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176册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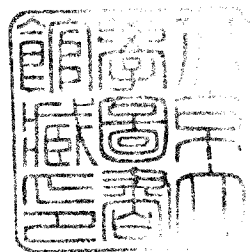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76 冊



第一七六册目錄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至卷四	一
顯考溫毅府君年譜	二二九
楊珍林自訂年譜	二六五
天均卮言	四〇五
再青先生年譜	四二五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蘊山王公年譜	四四一
笏珊年譜	四九一
黃公度先生年譜	六八三
先公年譜	七四七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十五年己丑 公年五十歲

正月十六日。弟熙甫卒於官所。

熙甫生於咸豐三年癸丑享年三十七歲公有祭

以先生友于兄弟伯兄病屏去僕役躬執煩辱季弟病羸服食藥餌必具必精苟可
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
省之兄弟沒孤寡皆依焉 二月二日卸冀州任。十三日挈家由新開之河航

行過天津。二十五日抵保定蓮池書院。是日詒甫卸汶上任。三月十五日答張

廉卿云。前在冀州接手書。未及奉復。昨至保定。又接都下轉遞續示。敬悉還鄂後

動止佳勝。德望彌崇。至慰跂慕。弟別後方以得遂私志為喜。詎料門祚頓衰。七舍

弟久病不愈。竟以正月十六日去世。五舍弟承乏汶上。頗聞輿頌。上官輒令還省。

昨二月二十五日解印矣。從兄康之任鄆城。今亦以子死乞休。數月之間。人事變

遷如此。他皆不甚關慮。獨七舍弟清才至性。皆非今代所有。遽爾殞逝。傷痛不可爲懷。門中向少歡趣。惟兄弟相守。以爲至樂。頓遭此變。折臂偏枯。不足喻此悽楚。猶復強顏酬對。苦不可言。五舍弟方鬱鬱而不得志。至今不敢訃告。恐其憂憂相接。更生災咎。每書來必問疾狀。吾竟無以答之。此哀更無可告。慰也。冀州以二月初二日授代。十三日挈孤幼就道。過津郡。二十五日抵保定。眷累四十餘口。老荒寡學。媿此臯比。三月初五日補齋課。昨已出榜。時文或尙能了。古課則極盛之後。無能爲役矣。四月弟詒甫來保定省問。十一日與景翰卿云。五舍弟聞七舍弟之喪。千里奔視。相見悲痛。非人所堪。渠亦自抱疾恙。某亦新得咳血之病。兄弟相守。彼此隱憂。都無歡趣。此間書院園亭之樂。全省所無。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歸康莊也。此近日一勝事耳。二十一日答馬月樵云。聞講求宋賢義理之學。弟前在都時。倭吳諸公當道。都中理學成市。弟頗厭之。及再入都。則諸老凋謝。求一理學而不可得。故有志之士。學不爲人。當爲於衆人不爲之時。乃可貴耳。今

則都中貴人以小學金石考訂爲號。趨者魚鱗雜襲。執事乃退藏於密。歸依宋賢。可不謂豪傑特立不惑之士歟。尙望博通載籍。以矯理學空疏之失。貫通大義。不涉近人瑣碎之藩。終爲命世偉人。可以副見慕之徒區區私望。五月十三日。上李相云。某自二月二十五日抵保定。應酬部署。於三月初五日。補二月齋課。十五日。加考古課。二十二日。考三月齋課。直至四月十五日始行閱畢。書院規矩。自李鐵梅先生以後。皆習爲寬縱。官齋兩課。從無扁試之事。某改於齋課日。親率提調。扁門擊試。竟一日之長。以二更爲度。諸生均恪守規矩。寂靜不喧。未至二更。均已納卷出場。足見北方士習之善。迥非南省所及。書院藏書頗富。尙恨說部多而集部少。古今名集流傳益希。良山高才。競尙口耳之學。述作之才。漸少。故也。此間諸生爲古學者。已有數人。造詣頗不凡。近恨經費過少。不足以養育成就之。爲舉業者。講求未精。科第減色。緣官課各署取舍不同。而齋課每次犒銀共止八兩。又不足示鼓勵。凡書院振興。舍寬籌經費。蓋無他法。若令齋課今古二塗。每歲共增千

金在通省公款所省有限。而諸生受益無窮。人才必有起色。若徒守舊來規模。難望成效。爲師者亦深慙尸素也。大約蓮池培養士子之費。尙不及冀州耳。五月十四日。答施均父云。惠示文字懿美。期待良厚。某在官時。先生誥書勸以吏事。退休則先生勸以文事。先生之交友。何其近似古人邪。抑某不能爲吏。病而求息。始衰之年。迫以憂患。廢棄書冊。自同農圃。聞先生高論。恍驚心魄。茫然不自知身世之何歸。媿負媿負。來示文字愁苦易好。能自制感憤不平之氣。一出於和平。視學道之所至。亮哉斯言。非世士之所與知也。抑有又難者。文字工拙。別有能事。能者居富貴而聲益閎。不能者在貧窮而氣愈餒。是故愁苦之遇。耳目所常接。而文之好者。曠代不一逢。其亦各視其人之自處而已。愁苦而感憤。動爲歎老嗟卑之詞。否則睥睨一世。罵譏笑侮無所不至。自以爲獨出冠時。追古人而相與唯諾。而不知其鄙陋殊甚。有道君子所深耻也。然竊觀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鬱不平之氣。屈原莊周太史公韓昌黎皆是物也。昌黎至特爲一書以昌言之。以爲物不得其

平則鳴。彼其感憤。視世之褊衷者。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要不得謂爲和平之音。彼其於道。豈皆概乎未有聞哉。有宋儒者。舍文而言道。道則是矣。而文乃疲茶而不可復振。此又何說也。某少不自力。今忽忽將老。而胸中茫無一得。自揣不復能追扳曩賢。將爲君子之棄矣。先生道德滿衍。尤潛心於千秋大業。方追取世資。究極當世之用。必有迭起門進。紛紛乘除之變。接於心而決於氣者。冥然若失。而一發之於文。將李習之所云文理義三者兼并。惟於執事是望。勉卒所業。以副夙期。幸甚。案施名補華歸安人時官山東道員公自是年始。每入冬季。即將書院課卷。先期檢閱。單車赴山東省。弟詣甫於官所。舉公私事悉爲料理。春後乃還保定。歲以爲常。迄汶上君之歿。不變。答姚錫九詩云。從今歲歲治行具。爲採風謠券兩賢。即謂是也。

十六年庚寅 公年五十一歲

正月十日。汪夫人卒於保定。

案汪夫人生於道光十五年丙申正月五日享年五十五歲

日記。十二日電信。汪宜

人亡於正月初十日。二女失母甚思之。

案時公在濟南汪夫人二女長次已嫁故云二女生

四月二十三

日與王晉卿云。在冀州時。接到蜀後惠書。是年秋試時。曾肅一函。託王用儀在京轉寄。其函內并封有施均父所刻詩集。及奉寄書函。用儀向來辦事結實。吾以此函爲必可到矣。用儀試後以疾歸。未幾作古。又數月。某亦乞病去冀州。七舍弟又在州殞逝。五舍弟補官汶上。又以解任閒居。弟到蓮池。疲於校閱。視在官爲尤苦。諸友書札。往往不報。八月至冀州。扶亡弟之喪至天津。附輪船南去。弟即由津至濟南。省視五舍弟。在濟南留連數月。頗與施均父往來。讀其未刻之詩。視已刻者更進。方勸其續刻。而均父入都展覲。今年正月。五舍弟奉檄回任。弟遂隨至汶上。小住兼旬。比歸保定。已及閏月。此兩月中。校閱之疲。過於去歲。曾不能伏案一理舊業。年過五十。每日竟不能多作事。以精神才力。事事遲鈍也。山東來書。謂均父出都。甫還濟南。遽已作古。殊可痛悼。當今詩才。如此人者。甚稀也。曾劄侯近亦薨逝。尤爲天下惜之。案此書尺牘不故介從晉卿家鈔得補入

十七年辛卯 公年五十二歲

公解官時。即薦范肯堂於李相。爲其子經邁課師。肯堂是年二月始到天津。四月十日。答范肯堂云。前接傅相書。深以得名師爲幸。旋接來示。敬悉賓主款洽。傅相英雄人。最善待士。世人往往謬議。正坐未見事耳。吾爲執事作合。乃自揣文學不足。以闡揚傅相志業。將以千秋公議。付之雄筆紀載。以正後來穢史。不區區爲目前計也。七月十四日。答馬月樵云。承惠寄近溪語要。弟向未涉獵宋明儒者之藩籬。今讀是書。未能窺測深處。近儒擯絕姚江。愚意常疑其過。執事乃欲提唱絕學。其用心固自超越流俗。敬佩敬佩。

十八年壬辰 公年五十三歲

九月二十六日。答余壽平云。前聞皖中議創古學書院。撫軍學使倡率捐輸。某用爲私喜。誠見中興以後。各省皆有學古之士。獨皖中頗希。亦從無先輩接引。誠恐淮壖武節極盛難繼。一傳之後。闕其無人。今得大吏振臂一呼。不難風雲協應。此書院若成。則後來才俊。日起有功。出則蔚爲國華。處則教授徒友。吾皖人士不忠

不蒸蒸日上爲惠不可勝言。往年弟嘗勸合肥師相倡辦此事。師相意不在此。而漫謝以山長難得。今武昌張廉卿。海內碩儒也。在鄂不合。流轉襄陽。今聞將有入秦之舉。此君年七十而入關謀生。蓋亦無術自給。出此下策。弟昨謀之南中舊遊。意欲糾合十餘人。人出百餘金。延此公入皖。以爲鄉里後進師表。則文章之傳。當復有寄。區區愚見。竊謂時局日棘。後來之變。未知所底。帖括之學。殆不足以應之。將欲振興人才。弘濟多難。自非通知古今。涵茹學識。未易領此。不佞日夜念此。至熟也。因敢誦所聞見。仰達左右。倘不見爲迂闊否。同日與吳季白云。此間有友人得劉仲魯書。謂張廉翁已定入關。前日冀州人來携有賀松坡致同州府一書。屬爲轉遞。詢其書中何事。則云張會叔有書。屬松坡爲渠父謀同州書院。據此則秦中尙無遺席以處廉卿也。弟擬日內作書致廉卿。告以吾皖人欲延聘之意。并勸勿入秦。未識有當否。張廉卿之文。必傳於後。今世人不知之。後世必有揚子雲能知之也。今人多講口耳之學。故自與爲異趨耳。文章自有真傳。廉卿死則廣陵

散絕矣。區區之意所爲必欲羅而致之皖中也。十月三十日與范肯堂云。昨聞

鶴泉檢討來。據云孟紱臣與直隸諸公商定。欲爲某請加京銜。殊可駭怪。彼謂議發之師相。吾竊料其不然。吾事師相數十年。師相待我向不如是之淺。如當道諸

公嫌我官職下。不堪任此講席。則我可即日辭去。又何必作此等轉折。案請加卿

相之意。後論兒書亦言之。此等氣節。雖然不願一切。與他人不能爲也。又案當時公與范公書皆送呈李相。此書所談無異與李相面爭也。往年天津

道吳香晚保我一知府銜。吾聞面辭。香晚謂文牘已詳院矣。吾乃至幕府。請景翰

卿調查此件文牘來。吾自將賤名刪除。其後在冀州勸賑。胡雲楣觀察又議定列

舉。吾度不可辭。乃怒激之曰。君豈欲收我爲門生邪。胡公乃已。此皆在官時事。豈

有在官不欲加銜。去官處館。反須加銜之理。若云賓主不稱。亦未聞主人延賓。必

求與己敵貴之人。今師相貴極人臣。又安所得一貴極人臣者爲之賓哉。鶴泉佳

士也。聞吾言乃笑曰。吾竊料其不可。當作書告紱臣。尼止之。據此則此議當可中

寢。萬一不能中寢。則吾惟有棄館而逃之一法。吾豈爲汪仲伊崔岑友哉。執事知

我尙望設法勸止此事。勿遽逐我遠去也。十一月十一日。答許仙屏河帥云。某少不努力。老而百無一成。曾文正門下。乃有鴛下如某者。豈不慙負聖師期待乎。來示述往年文正見愛語。文正當日固不料某了無成就如此也。今雖欲勉踪古人。而年過五十。精力有退而無進。殊用自傷。命譔梁淑人墓誌。頃始匆匆脫稿。文筆蕪陋。不足發明淑行。不必果用上石也。

十九年癸巳 公年五十四歲

三月二十三日。答賀松坡云。得手東。並寄示所爲論左傳一首。其謂左氏書但紀述事始末。而未嘗爲之條例。以解詁春秋之文。其條例而解詁之者。淺學自喜者之所爲也。此誠卓識。閎議。鄙人私蓄此疑於胸臆久矣。往與張廉卿論鄭莊克段篇。廉卿摘文中段不弟數語。謂爲飛鴻點雪。僕以漢人謂左氏不傳春秋。若開宗明義便如此云云。則愚人亦知爲春秋傳矣。蓋嘗疑之而未敢信也。今得大論爲之一快。凡此於文中增竄語言者。蓋不可一二數。史記載華元饗士。其御羊羹不

及古以斟爲羹。羊斟爲羊羹。而非御者之姓名甚晰。今左氏乃有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等說。此必經師講論時有疑。羊斟爲人者。而其師知斟之爲羹。故曰羊斟非人。豈知後之淺者入此語於左氏書中。而賡續之以私怨。殄民云云者哉。此與鄭莊克段篇。皆文中攙雜。膚受淺說。尤爲謬亂。恐全書中此類尙多。尤能疑誤後學。安得如執事者一一辨白。而刪雋之。如柳子厚之於國語。豈不快哉。至謂其事出於劉歆。則愚心尙未敢附和。歆雖引傳文解經。略如費氏之於易。未必遽有移易竄改。杜元凱序稱劉賈許穎。劉杜相去二百餘年。劉所爲書。杜猶及見之。若果改易左氏本書。杜豈不知。而顧從而阿順之。曾不一爲致疑。而辨諍之。尙得爲左氏忠臣哉。僖五年正月。視朔登臺。觀書雲物。歸入晉殺太子申生文中。使與前年所書事。離絕不屬。其爲後人攙入者無疑。而漢書已引之。其他釋經條例。或在歆前。或在後。今殆無能確證。要之非左氏本然。此可決知者。劉子駿學術。故自淵懿。孟堅蓋深服之。於其父子間。議論異同。時時有子駿觀所爲讓太常書。其毅然自守。

嗜古而嫉俗豈非真知古今閱博大雅之君子哉。班氏愛其文學而惜其附莽斯其爲不隱惡不虛美之信史。非如後君子惡其爲人則虛加之以惡名而詆誣之以本無之事。若望溪之以周官爲劉歆增竄者則尤爲無實不根一人之臆說不足引爲深據也。鄙見如此未識有當否有異同可相違覆。六月二十六日與川東道張藹卿云。往年誣諉以先靖達公碑文見託豈敢以不文辭。但執筆爲當代偉人作碑深慙才力薄弱不足揄揚萬一以此遲久不爲令弟翰卿觀察傳述盛意敦促速構某不敢再延謹依尊撰行狀以爲藍本草草成文昔人謂太史公書其所據依采摭皆高文故易佳某謏劣何敢自同昔人獨所采摭則史公底本殆無以遠過是爲私幸耳。文成經年尙以草稿未定遲久不上。昨經檢閱原稿稍稍更定謹錄稿呈教伏候卓裁是正。蜀中相知甚希求代抄二分一以示黎尊齋觀察一以示王晉卿大令均求一言評定勝千里面談也。

二十年甲午 公年五十五歲

七月二日與范肯堂云。病中成淮軍昭忠祠記一首。自知漫率不成文。通伯頗有議刪之處。茲錄稿呈政。務望痛加改削。海上多事。而吾輩乃從容而議文事。真乾坤腐儒也。前議光祿碑。容遲再奉復。相公此時軍國事重。吾此二文。但成稿。俟事小定再獻上耳。日本此次爭高麗。蓄謀已久。特乘俄人鐵路未成時發難。俄路成則日本無可措手。日本得之則俄必拱手分地。而吾國大勢去矣。高麗不能立國。無愚智皆知之。往年黎莼齋在英時。吾曾寄書莼齋。謂越南高麗皆當改爲內藩。遣督撫治之。否則必爲他人所得。黎復書服吾論爲英偉。而亦不敢堅持也。高麗亡久矣。此二十年來。賴相公經營保全之。是以彌留不絕。今難以虛聲守矣。詔旨詰責。言路糾彈。相公唯有忍辱負重。支此危局耳。八月朔日答姚叔節云。靜潭垂愛至深。來書代籌鄙况。欲令自謀。晚中講席。吾此席已屬自薦。豈可屢以毛遂自處。自堅辭李相幕府。當時已有始終相周旋之說。李相無謝客之意。某亦不便。忽然緣李相知待已深。未宜掉臂徑去。此區區師友之愛。非眷戀此鷄肋也。八

月十六日與賀松坡云。惠示祭廉卿先生文。矜練縝密。氣甚適適。祭文中能品也。謹評識附還。廉翁葬秦中。聞與橫渠墓相近。可謂得地。將必思爲一文。頃尙未落筆。大作出。亦使吾閣筆也。二十日答范肯堂云。近日內意似不信心。想師相意緒不能佳。竊謂此等皆在意料之中。豪傑當事任。惟有不顧是非福禍利害。專力於吾所能爲而已。獨惜國論如此。決無勝敵之理。舉朝憤憤。將有石晉之禍耳。曹子建云。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惜乎今之議者不能通此義也。二十五日答張筱傳云。東邊生事。吾內外異議。似非師克在和氣象。台端以爲宜添大枝水師。購鐵艦二十隻。需款二千萬。需時二十年。誠爲篤論。無如朝中不能知此。大率景延廣之流。將以十萬橫磨劍自許。宜其於前敵情形隔闕也。近聞平壤失陷。左軍傷亡。海軍血戰於鴨綠江。彼此戰艦皆有傷損。此後戰事恐無休時。勝之不武。敗則不可收拾矣。此漆室所爲隱憂也。二十七日與詒甫云。朝中不信李相。頗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尙倚重耳。然軍事棘手。君臣之間亦在危疑。李相心緒不佳。吾

與之情誼素深。雖不在位。亦不宜忽然漠視。擬九月初至津。一見。并在彼小住數日。以示綢繆之意。歸後再挈子姪到汶。九月二十六日。與張季直云。手示并惠寄卷冊。敬當襲藏珍貴。執事高文碩學。傾動公卿已久。此次褒然舉首。盛流折服。非取勝臨時者可比。聞始立朝端。便有藜藿不採之望。軍國重要。動見咨訪。公才公望。殆將兼之。獨時局益難。人才日少。識時俊傑已不多覩。弘濟偉略。未見其人。未來之變。不可勝窮。公名位日高。則所處將日難耳。答黎莼齋云。近十年來。自揣不能爲文。乃遞而說經。成書易二種。說書用近世漢學家體製。考求訓詁。一以史記爲主。史記所無。則鄧書燕說。不肯蹈襲段孫一言半義。當其得意。亦頗足自娛。不知其爲爾雅虫魚之芟芟也。廉卿見而善之。名之曰尙書故。其說易則用宋元人說經體。亦以訓詁文字爲主。其私立異說尤多。蓋自漢至今。無所不采。而亦無所不掃。此書成於廉卿別後。未嘗示人。人亦恐不謂然也。此皆經生結習。不足上告知己。所以嘵嘵者。要令故人知我無志於文。乃別出他塗。以自溷耳。

二十一年乙未 公年五十六歲

閏六月朔與范肯堂云讀來示並寄秋門書知將北渡復託辭以歸鄙意殊未謂然執事去年南歸其時後事不可知蓋受人託孤重寄去就不宜太輕若緣世人譏訕則流言止於智者雖在近親密友尊聞行知各有所守不必同也且與人交分豈得當羣疑衆謗之際隨波逐流掉頭徑去哉吾謂台從仍以北來為是非徒

吾二人驩聚有私快也案范公籍於李氏甲午之役李相有決死之志以其子託范伯嚴子師曾伯嚴之父陳寶箴右銘深恨李相必令范去李氏公固留之不能得故有近親密友不必同云云時李相已離任右銘來為直藩遂有與公面爭之事

十一日與陳右銘方伯云頃承枉過引與談說近事至為榮幸鄙論創立海軍在醇邸既出之後欲證二王進退發自清議未論李相是非也執事遽有孝子

慈孫等說聲色俱厲傍觀錯愕某深知執事忠憤勃鬱痛恨國耻積不能平有觸即發但聲色加人施之敵以上則為氣節為正色不撓施之敵以下則為嫚罵若某者以退休下吏留滯此土又不自揣量僭與諸公分庭抗禮非荷優容何敢忘

分攀附。踰伏草野。於世事多不通曉。尊論謂不佞以濁流自處。亦殊不然。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爲清流。以辦洋務爲濁流。其一老布衣。清濁二流皆擯棄不載。頃故以未入流解嘲也。前接范肯堂信。謂執事甚知不佞。異日去留當爲執事稍一躊躇。肯堂知某以家事將謀南歸。故來書及此。士仲知己。聞此亦爲氣王。某雖皖人。未受李相薦舉。其來直隸補深州。乃曾文正所成就。丁憂服闋。例補冀州。則李相疏題耳。然竊觀李相措注。無甚刺謬。若國勢積弱不振。殆非一人之咎。私懷此議已久。要未敢輒陳於執事之前者。以其爲人不耳之言也。某少孤立。無先達相知。攀聯於時。生不知遇。前惟曾文正。後惟李相。今雖外議籍籍。某誠不能隨衆波靡。爲吹毛之譏訕。但已退之人。無心富貴。豈復作權門之孝子順孫哉。案此語激射陳氏 據此席。久慙忝竊。若執事因憤恨吾國敗辱之耻。積怨李相。無所發怒。遷怒不佞。則某竊知罪矣。請從此辭。遲速唯命。十二日答陳右銘云。昨奉上一書。惶悚待命。深以見棄君子爲懼。頃承來教累紙。反復開示。一豁蓬心。至爲佩仰。某此次北

來實以獲侍大教爲喜。豈肯遽思離索。前函所稱請辭者。深恐以黨護李相。見拔賢哲。不如早自迴避。不謂執事不欲以居。停自處。乃有薄人於險云云也。執事以小丈夫自謝。若下走所云請從此辭者。雖非仁人誼士之所爲。揆以小丈夫之義。似亦有當。萬一來教既深譏此語。殆反言激之。使不得自申前請。又豈敢堅執初見。至開示李相各節。多某所未及知。豈敢妄辨。獨謂淮軍之敗。並無賊容。似非其實。某聞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此肯堂所親見。某親詢之者。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未聞其無賊容也。東事初起。廷議決欲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如水火之不相入。當時敵人索六百萬。李相允二百萬。後增至三百萬。內意不許。及平壤敗後。英俄兩使居間。則勸出二千萬。其時清議皆謂李相通敵。業已積毀銷骨。李相面告二使。謂大皇帝決計開戰。某係領兵大臣。和議非所與聞。請入都與恭邸議之。其後議卒不合。及十月初。不佞再至天津。其時旅順岌岌。詢知各國皆守局外。不復排解。有言和者。則敵人已索五萬萬矣。以上所言。皆某所親見。

旅順威海既失。海軍覆沒。中國決無能守之望。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去冬已索五萬萬。今春乃減至二萬萬。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見譏歐洲。兼得割地之益。乃減爲此數。至此次和約不容於清議。則西人已先事知之。不謂吾國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俄人代爭遼東。此自別有深意。豈吾國之福。日之許俄。正其伐謀妙策。此亦與吾國無干。若和約未定之先。則彼皆束手旁觀。決不肯代出一言以違公法。日人不遽入關。并非力有不足。去年內廷深恐日入瀋陽。李相料其決不深入。以其行軍全仿西法。輜重在海。不欲遠離。後果如其所論。若謂關內防守至嚴。日不敢入。殆非篤論也。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虛僞之論。以爲清議。雖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爲強。忠於謀國者將何以自處。李相之欲變法自強。持之數十年。大聲疾呼。無人應和。歷年奏牘。可覆按也。今斷國者持書生之見。采小生妄議。必欲與之爲難。使國事敗壞至此。反委過於外。不聞有一人議其非者。乃羣集矢於李相。而隱託正論以自附於

政府其意殆別有所爲。豈大賢而亦爲此。必不然矣。鄙見如此。知必不爲執事所許。要不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必強人同己。至於辨論。謹爭古人所有。執事之異於時貴。亦正在此。但拂衣徑去。使下走罔知所措。故不敢嘿已。既承來教。頓開茅塞。清恙不及走候爲念。答王子翔云。甥才質可以深入。但坐見聞少。而塗轍未明。吾無他長。於學問塗轍頗有聞見。必能於甥稍有裨益。勸甥無誘於勢利。凡在賤求貴。用貧求富。皆勢利之見。豪傑之士。安於時命。不憂貧賤。但一志力學。學有三要。學爲立身。學爲世用。學爲文詞。三者不能兼養。則非通才。非奉教賢哲。刻苦求進。不易成也。吾所望於甥者如是。若乃以姑息相愛。非所能也。案王子翔名光鸞。公第四

婿女

九月二十六日。與龍贊卿云。時局多艱。去年兵役忽興。遂至一敗不可收拾。

近來執政諸公。無禦侮之才。惟以汲引廉潔自好之士爲務。意謂拔本塞源。端在於茲。不知法令繁碎。束縛人才。賢者無可表見。又况強鄰環伺。自非高視遠覽。馳域外之觀。豈易坐談弘濟。咫尺之士。焉能爲有無輕重哉。七月二十一日。詒甫

病卒官所。公聞電亟往奔喪。爲料理身後官私事。九月乃還保定。諭甫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

年四十七歲

九月二十七日。答姚叔節云。某七月初。李相招令入都。念其徒黨散盡。

治裝徑往。到京二日。即接汶上急電。舍弟以病革乞休。屬令速往。匆匆遽出。道塗水阻。八月始抵汶上。則吾弟已於七月二十一日溘逝。不及相見矣。多年宿病。身已衰弱。及命盡之日。乃是時氣泄利之疾。受弔時。弔客紛紛持牌傘衣旗。有挂扁者。訊之則皆生存時堅拒不受者也。此亦賻贈之僅見者。知吾弟服官。不苟偷寸祿也。兄弟死亡盡矣。老朽孤生。痛不可言。又書云。近作孫積甫墓誌。錄呈左右。希與通白。及陳君時彥。諸公共閱之。指其疵病。以便改定。此事乃吾輩公事。不必各懷退讓。如以爲不必改。則請朋友之能書者。書丹刻石。樹之墓上。古人墓誌有刻之冢外者。不皆納於壙中。亦不必藏之廟室也。十一月二十二日與袁慰亭觀察云。秋初在李相坐中。獲接清塵。旋以私事匆匆出都。未得時親大教。九月自山東還。傳聞欽承簡畀。訓練強兵。中國新受大創。若令師旅遽燔。一蹶不振。此百

世之恥也。苟將帥不得其人。則辱軍濫竽。無橫草之用。徒擁笳鼓自衛。適足爲方外笑柄耳。執事久護屬藩。經略素裕。又激於去年撓敗之辱。奮然以練兵自任。取資西法。獎率軍人。行見蒼頭特起。大振威稜。使長城高與雲連。小醜皆知漢大。非執事其將誰望。抃賀無已。十二月二十二日。與袁慰亭觀察云。去年之敗。由陸師仍中國勦辦。內匪之兵。全未講求西法。其水師船少砲舊。不能禦敵。今經此大創。一切矯而反之。聞雄部專以西法教練。此最目前要務。若果練成勁旅。即遠鄰窺伺之漸。可以潛戢。此國家緩急足恃之長策也。諸將能一變中國自是之舊習。肯低心學西法。便是中國轉弱爲強之兆。草野下士。無任翹勤。

二十二年丙申 公年五十七歲

正月。李相奉詔出聘海外諸國。公入都送之。有送行詩三首。八月李相始還。三月十四日。與濮青士云。前歲日本之役。應待失機。遂致潰敗。不可收拾。中國積弱不能振。專以虛僞之氣應敵。當未事之先。西國人士衆知日本之日進無疆。而中

國之因循坐誤也。日日言之。蓋已大聲而疾呼矣。吾國士大夫閉目而不一覩也。及至事起。自應審量彼己。不得輕於一發。而中外以和爲恥。不度德量力。攘臂言戰。一敗再敗。至於遣使行成。割地殫財。而始得厝火片刻之安。則又洗手無事。上下相與優遊暇豫。以奉行故事爲務。由此觀之。人才不興。政令不改。習俗不變。殆未有可以轉危爲安者也。五月二十六日。答李季臯云。來示所述貴師范君之事。若果有之。殊可駭怪。來示絕交不出惡聲。矧從遊三載。得益良多。何敢妄言譏誹等語。足見篤於師友。風義可佩。某以貴師平日爲人卜之。竊恐亦有傳言過實之處。當今中外貴人皆以詆誹師相爲事。貴師進謁時貴。唯唯否否。不欲觸犯。則誠恐不免。以貴賤交談。稍有拂逆。則立見齟齬也。若謂推波助瀾。并欲痛詆執事。以影響之謗。似出情理之外。疑肯堂不宜出此。弟前聞肯堂謁香帥。欲圖館地。而黃漱蘭毀之。目爲李黨。若果痛詆師相。則黃譖必不行矣。即無黃譖。亦恐無益。何也。今之貴人亦具相士之例。譏若甫離門下。遽反眼罵譏。豈不懼聞者心薄其行。

乎。故疑告者之增益而附會之。以成此謗議也。

案季阜名經邁李相少子范肯堂弟子

七月九日。

答李季阜云。外間傳言師相歸仍還舊鎮。此誠國家之幸。吾輩重託宇下。尤為得所。依歸。去年夏。師相曾面約下走入幕。其時以師意鬱鬱。兼晦若等又離左右。未敢固辭。其後入閣辦事。前議遂寢。今若復還舊鎮。晦若等相從數萬里。自必重入幕府。無庸更呼下走。萬一師相戀戀舊人。則仍擬守其舊見。力辭辟命。緣弟離官場久。於幕府不能稱職。兼素性迂拙。今復衰朽。無復問世之志。既無益於師相。則止有藏拙之一法。即師相為某計。亦不如投之閒散為得宜也。久忝講席。諸生安之。師相有召。即隨時往侍。或旬餘。或數日。均無不可。國家有大事。弟有所見。必當竭智代謀。瀝陳管見。不復守出位妄言之戒。前年東事初起。弟籌之甚熟。獨以小疾淹留。不肯妄有論獻。其後似聞左右諸賢。無能出一策以相資助。曾無弘益之效。心甚憤之。後當改轍。不復自守局外。此亦所以報師相也。何必羈之幕下。始為相得哉。區區微指。敬先奉陳。八月四日。答李季阜云。奉朔日手示。知師相將臨。

來示謂覆命之日。即抗疏乞休。某則謂此時局勢又與去年不同。吾師所處。凡一身毀譽是非。皆可置之度外。但視於國家輕重何如耳。此次遠聘殊鄰。凡以聯邦交也。若政府能識大體。則覆命之後。必應重任師相。乃於邦交有益。若歸國即投閒散。則是我國以廢退不用之人。出聘諸國。尙何邦交之可聯乎。此朝廷不放歸之一說也。聞師相所至。必考其國政兵謀之得失利害。又頗定購船械。此乃盡瘁之誠。老而彌篤。環顧同列。殆如趙充國所云。無踰老臣者矣。國事雖不可爲。師意仍夙夜匪懈。歸朝以後。倘兩宮倚畀。計必矢孟明拜賜之言。成廉頗用趙之志。決不甘退老林園。終留遺憾。此師相不能愬然於國之又一說也。有此二端。雖執事幾諫勸休。亦恐於事勢不甚切當。萬一還朝之後。內意仍信先入之譏。棄之散地。屆時再徐圖引疾。故自不遲。初歸抗疏。愚意誠不見其可。十月五日。答李季臯云。師相入覲。計兩宮聖人天顏有喜。惟內用總署。無從展布。某意謂內意嚮用。不過回任。今時人財兩空。亦難指麾如意。則廻翔總署。未爲失計。但愚心所不能遽

釋者以師門左右有失意之人必且讒構於外而吾師素日言論風采咄咄逼人京城見者目贓耳回久之不能相安便恐有語罪心兵含沙射影者執事在左右應請隨機進言勸以虛與委蛇彼爲無町畦與之爲無町畦吾師近來好莊文必且會心於此孫仲謀周公瑾英風壯采宜少從韜晦也過庭之暇倘可以鄙意上達乎十五日答潘黎閣云自東事起至今傅相爲中國士夫所唾罵此由政府揚其燄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爲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具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尙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係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倩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者輯錄成書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具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輯成之後擬請周玉山廉訪劉香林觀察分任刊資似亦二公所樂爲者

二十三年丁酉 公年五十八歲

二月七日答嚴幼陵云呂臨城來得惠書并大箸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

足爲喻。比經手錄副本。秘之枕中。蓋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引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土之不競。思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譎諫之資而已。必繩以舌人之法。固執事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指。顧蒙意尙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此在大箸雖爲小節。又已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元書之爲尤美。區區謬見。敢貢所妄測者。以質高明。其他則皆傾心悅服。毫無閒然也。惠書詞義深懿。有合於小雅怨誹之旨。以執事兼綜中西二學。而不獲大展才用。而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此豈亦天演學中之所謂天行者乎。然則執事固自有其

所謂人治者在也。大箸恐無副本。今仍命小婿呈交。并希告之臨城爲荷。六月二十五日。答日本中島生云。頃讀惠示。猥荷眷愛。詞義勤勤。曩挹檀原風采。今接中島筆札。何貴國之多才也。承示慕仰素王。讀易學古。敬佩敬佩。方今歐美格致之學大行。國之興衰強弱。必此之由。吾國周孔遺業。幾成絕響。一二腐朽書生。斷抱殘守缺。於身世何所裨益。方自笑託業之迂謬。不謂吾子乃復垂意茲事也。顧荒陋失學如某者。內顧毫無所有。又何足仰副期望。遠勞下問。祇增慙戢耳。太史有言。同明相照。道與文二者。天下公物。非可敵帚自享。七八月間。倘惠然見過。敬當與吾子商榷舊聞。證明新得。欽遲無似。不宣。七月十九日。與左子異云。承屬撰擬文襄公神道碑。湖南能文之士。視他行省爲獨多。自揣謙陋。不敢詒笑有識。用此久未報命。繼念盛旨不可久逆。文襄公峻功偉伐。宜有貞石銘刻。以示後世。某雖謫陋。自少從事文字。挂名豐碑。與有榮幸。謹采據近人記載。證以舊聞。勉竭思慮。構成墓碑一首。錄稿奉呈。候卓裁進退。倘得善書者。大書深刻。或亦藉傳。

久遠。自東漢北魏以來。所傳碑刻。大抵字佳而文劣。以此知金石刻之傳不傳。在字不在文也。八月二十五日。與薛南溟云。傳聞去年行商耗折。至爲懸懸。亦不得源委。甥行商聞係繅絲。去年絲商均係折閱。以愚見揣之。大率數端。西人商學精深。中國全無商學。欲與爭勝。譬猶以弓矢與外國機器火器砲彈開仗。決不能敵一也。印度新加坡錫蘭等處。皆講繅絲。日本尤爲極盛。中國絲業日壞。西商買絲必取精美華絲爲所唾棄。二也。各報中論無錫買繭之弊。甚屬痛快。不能改除積習。絲業決無起色。三也。所用華人。用錢浮濫無節。坐蝕成本。於商業並不精通。四也。竊料商務去年之敗。四者必處其一。此乃中國通患。非一人一家之失計。外國國家保護商業。中國官場全不體察。全不顧惜。吾甥今年聞再辦理。想已默識其利害所在。改絃而更張之。鄙意欲求國家保護。既不可得。欲興絲業。似宜仿照外國考察蠶子之法。以清其源。仍與西商合立公司。彼有成本在內。乃不至羣起相擠。亦有術以禦之。又須延精於商學之西商爲之經理。務求工藝精好。絲業成。

色過乎他國。乃望暢銷。如寧波稅務司康發達。頗具深心。欲興中國絲業。不知尊甫在寧波時。此人已在彼否。曾相識否。渠會上總署條陳。欲國家籌數萬金。便可整頓華絲。而諸公置之不理。切當與此人往來。能羅致局中。必得大益。雖一年折閱。必可使後來大獲。愚見如此。未識有當否。他人謂仕宦家不應行商。乃妄說。切此舉具有大志。我所佩愛。不足為墨守舊法者言也。但行商之術亦應用能手講

新法。不應守舊耳。

案南漢名翼。無錫人。每福成子。公長女。塔。

九月二十六日。與柯鳳孫云。朝陽蠢

動。料蔚軍足以了之。雖有小挫。正自無憂。京朝無知軍事者。中國風氣不開。新學不出。與東西鄰國交戰。決無能勝之理。至若內地匪徒。則湘淮諸軍皆優為之。又况蔚袁諸公。近皆操練英德槍砲。此如鑿鼎燬鴻毛耳。何足介意哉。中國之憂。正坐勢弱財匱。鬚髮為強者所腴削。無人挽回。不在此等癬疥微疾也。柯鳳孫名劼。膠州人。公等。頗欲一見疏稿。柄臣誤國。自難辭咎。但以今日人才觀之。即使盡換政府。亦恐

第三女塔

祀竈日。答柯鳳孫云。來示於德人膠州之事。至為憤切。疏論七事。未識何

猶吾大夫貴同鄉公遞呈詞。開臣未上亦欲一讀底本。德若不還膠州。則瓜分之局立見。甥欲回籍團練。具見孤忠報國以愚見論之。尙宜三思事勢。未可徑情直往。團練止能防禦小賊。如往年粵捻劇寇。則團練便已無濟。若用以抵禦外患。直兒戲耳。以烏合之衆。當節制之師。以血肉之軀。當猛烈之槍砲。皆萬無徼倖之理。甲午之役。坐論者但知責兵將之敗逃。其實如衛達三之陸戰。丁雨亭之海戰。皆竭力死拒。故倭人至今以此兩人爲忠臣。無如中國倒亂是非競尙空談耳。近年時局不能復戰。三尺之童皆知之。而李鑑帥乃以敢戰爲號。此違道干譽。以求媚於清流。不顧事之是非。直一妄人而已。而貴鄉諸君子若深信其真能禦侮。將自京至滿城。一見其人。鄙意深所不取。膠州爲賢甥邱墓之鄉。一旦淪爲異域。無怪裂背腐心。但賢哲舉事宜參彼己。策成敗未宜奮不顧慮。專爲往與俱糜之策。執事好古詩。如陶淵明杜工部。當興亡之運。亂離之時。豈不欲一泄孤憤。而退甘窮餓。展轉流離。絕不圖力所未逮之功者。彼誠知所自處。而不肯輕於一擲也。又况

團練之舉。將以保衛鄉非也。若潰敗不可收拾。則爲山東造無窮奇禍。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噬臍之悔。豈有及哉。尙望勉抑忠忿。俯納鄙言。幸甚幸甚。盛怒豈能遽解。以婚姻之好。不得不竭盡拳拳。同日與柯氏女子云。德人攘我膠州。乃深知我不能戰。爲此強霸之舉。俄法連和。英日連和。暫事旁觀。若膠州竟歸德人。則四國各有分割之勢。吾國自此亡矣。此是敷天大憤。禍不專在一省。近來歐洲各國。不但槍礮日益新奇。其將帥之才。出自學堂。用兵方略各有師授。以西國兵法考之。吾國自秦始皇以來。歷代用兵。都是浪擲人命。全無紀律。全無學問。若兩敵本領畧等。勝負尙可得半。若以吾國爛漫之兵。與外國精兵抗。譬如賁育之與童子。豈能敵哉。國家懲於甲午日本之禍。今知一意議和。決不言戰。此是政府識見長進。而鳳蓀猶持故見。以不戰爲非。至欲回籍團練。團練之不可用。稍知兵者皆能明之。若鳳蓀果行此策。不但自捐軀命。并爲國與民造成不測奇禍。萬萬不可。吾書略陳鄙意。恐其不信。吾兒當朝夕勸阻之。兵戎大事。豈可以不料彼已而冒然

舍此身命哉。同日與李季皋云。保定僻陋。不聞時事。膠澳大事。傳聞異詞。或云德縱反間。不令吾師與議。或云政府信德人秘密之說。掩耳盜鐘。下走好與異國人往來。彼等於此事亦皆動色相驚。深恐稍失機宜。瓜分之勢立見。而於俄入旅順。尤視爲危機。皆言俄若在中國稍得便宜。英決不能坐視。日本挾英爲重。亦將相因並起。蓋德之攘我膠州。乃德主面商於俄。故俄一聽客之所爲。將乘機自逞所欲。此英之所大忌也。外國議論皆同心疾俄。以謂吾國和俄。不如改而和英。與日英日無割地之心。特見俄德法之剖分而食。則亦不能善刀而藏。若恃俄爲援。必至四分八裂。俄志在得地。諸國亦且各分一鬮。今因俄不能爲我保全膠州。一變前議。改結英日之援。不過內地通商。英之志願已足。吾國尙可瓦全。不致遽分崩離析也。論五洲萬國。無有能敵英者。吾國結英自固。亦多歷年所。徒以甲午之役。英人坐觀成敗。邦交由此而疏。究之俄之代索遼東。其禍心乃更不測。今吾復和於英。英樂於我之棄俄。必能助我一臂。雖因而結倭。亦不爲失策。劉先主敗於

孫氏而死。武侯不以此怨吳。反更與之連和。謀國之道。因時變通。不必拘牽舊怨。今我無海軍。諸國戰艦羣萃於吾國海上。一國得地。諸國并起而爭。明春海上必有軒然大波。此乃賢愚共見。已不能自立。則全視擇交。所謂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者也。存亡之機。閒不容髮。不知師相謀謨所主。外國似尚視吾師如何措注。若上下不交。噤不得畫一。奇出一策。則大事去矣。若猶可靖獻。則鄙見所列。有無可探。望密示一二。若所言未合。亦望詳告底裏。棟折榱崩。僞將壓焉。況神州陸沉。亦豈獨夷甫諸人之責乎。天下強國莫如英。而包藏禍心於中國者莫如俄。奈何不審擇所從。以蹈不測之患。某一室妄議。不敢自秘。欲藉以上聞於師相。以取裁。幸辱教爲盼。不具。

二十四年戊戌 公年五十九歲

二月朔。答洪翰香云。國勢日蹙。百里似聞。俄法英諸國海軍。麇集東方。此險殆不可測。吾小人不欲知國。竊謂吾中國士農工賈。從此皆無生存之機。真切膚之痛。

也。且五洲動植羣物，皆有以自遂其生。獨吾黃炎虞夏神明之胄，至漸滅以盡，豈不可哀矣夫！私獨以謂國家振興圖存之策，自有元凱盈廷，若乃民權之何以自振，則必自富民徧立公司始矣。公司徧立，而後推其中賢者以爲公司之董事，又推各公司董事之賢者以爲羣公司之長，又推羣公司之長之賢者以爲公議之首。久之庶有可以爲民主者出其間乎？未可知也。若如今日之民勢渙散，不可控搏，吾知其爲波斯哀蘭之續而已。不勝憤憤之私，聊一奉質，不宣。二十四日答廉惠卿云：時事無復可言，鄙意恐黃種將絕，頗思振興民權。中國民愚無能復振，其始起當自立公司肇端。公司之法，當詳採外國章程。一公司成，必於衆股中立數人，數十人爲董事，此諸董事皆由股衆推選，各家身命所寄託，其選必精，不似餘部之選官，鄉黨之選飲賓也。近來士大夫百務皆可徇情，獨居官之帳房，居家之筭租人，則必真知灼見，用不當其才者，乃絕無而僅有焉。以此推之，公司董事之必能得人也。一公司如此，推之十公司，百公司，無不如此，則又合十百公司而

推舉數人數十人爲總公司之董事。此總董事必其分董事之智且能者。其材智軼出乎羣衆無疑也。則又合羣董事而推擇一二人以主持民權。如此則民權之振興有望。而吾民族之利害。可以推行無滯。而其術必自先立一小公司始。不然

則西人之士農商工。無事不足以兼併中民。中民安所託命哉。惠卿名泉公從兄康之之女婿

三月二十三日答柯鳳孫云。尊疏底本。昨經子翔寄到。大致平適。其謂聶軍兒戲

亦誠有之。獨保薦董福祥。仍是耳食。董福祥至今軍中尙操練白蠟杆子。其爲兒

戲殆又甚於聶軍。政府倚此人爲大樹。蓋浪已極。而尊疏亦推薦之。此其識亦何

以加於政府哉。柄臣誤國一疏。想不輕以示人。未知偉議如何耳。四月六日答

李季高云。董軍調入畿甸。直督爲主糧臺。當年內地用兵。無此辦法。董軍專練白

蠟杆。人有諷令用新式槍砲者。輒瞪目罵曰。吾以此物平回。何物外國。豈能過於

回逆哉。政府倚任此軍。眞來書所謂酣睡不醒了。不知目今五洲是何世界。此最

可慟外議嘖嘖。謂董軍將爲西狩護蹕之用。恐亦揣測之過。乘輿一動。畿輔非我

有也。國不能自立，亦何地可逃威乎。開月二十一日，與廉惠卿云：康君自是時賢中俊傑，但所謂學會者，意欲振興孔學，實乃夷宣聖于邪蘇，吾不謂然。其徒所出時務報，謂西學不必講西文，謂軍國要務不在船砲槍彈，皆舍急需而求枝葉，全未得其要領，而舉世推重，不知其於世務全未閱歷也。陸放翁論詩云：秋毫未合天地隔，豈獨詩爲然。凡爲學爲治，無不如此。康公於學頗能乘閒攻瑕，獨襲方望溪、劉申受諸公以古書之僞，歸獄劉歆。康公尤大放厥詞，悉掃兩漢大師，而專主一何休，歷詆諸經，稱之爲僞，而專尊一公羊，彼譏紀文達之攻宋儒，而不知己之橫恣，過文達又百倍。惜世無正言以斥其非者，其論學偏駁如此，倘異日得志於時，必以執拗誤事無疑也。五月十五日，與李季高云：近日朝局一變，使人目眩神驚。韓公云：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古今一律，端午詔書竟廢去，時文不用，可謂大快。某竊有過慮，以爲舍時文而用策論，策論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時文，以其茫無畔岸，人競抄襲，而考官皆時文出身，不能辨策論高下。

宋世本號策論爲時文策論敵極乃改用經義今復策論不過一二年其弊已不可究詰矣弟素主廢時文者至廢時文而用策論則私心又不謂然正如陸放翁一生不主和議至韓侂胄北伐則放翁又深議其非此未可以皮相論也今朝臣寡學彼既不能知時文之佳惡又焉能以策論取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舉世大興西學專用西人爲師即由學校考取高才舉而用之庶不致魚龍混雜西學未興之前中國文學亦由學校選取似較用無識考官決得失於俄頃爲稍愈然此亦恐學校之師未能盡如人意是故此事未易得手言之甚易行之實難今一旦張下新詔得失固應參半耳五月十六日與周玉山廉訪云朝局倏忽一變國師黜黜南歸然此三年中所失不小以三尺法衡之似仍是情重罰輕不足相抵惜人才稀少繼之者未必勝之鄭五作相時事可知顧念時危惻然心悸案國師謂翁同龢六月三日與李季高云康有爲等雖有啟沃之功究仍新進書生之見總署所議大學堂章程多難施行國聞報所錄有蒼萃經

子史取精華。去渣滓。勒爲一書。頒發各學堂等語。皆仿日本而失之。此東施捧心以效西子者也。日本本國學問無多。可以撮爲簡本。使學者易於卒業。中國舊學深遠。康梁師徒所得中學甚淺。豈能勝刪定纂脩之任。斯亦太不自量矣。目前中國無師。又無可指之歎。嗚呼。立學是亦豈非亡機之說乎。八月五日。與日西村中丞云。虛漢鐵道。比商聞係借名。股本出自他國。恐道成之後。利權不能自操。附道鑛利亦將盡失。此事甚費擘畫。而近日新政旁午。獨未籌及收回權利善法。似是舍其大而謀其細。變法之要。首在得人。以所聞見揆之。似今日斷國論者。尙非弘濟之選。即如各省學堂。今之急務。不籌經費。不得教習。但下片紙。便謂事已興辦。豈非盪浪。九月二十七日。與劉博泉侍郎云。夏間書院議改。謬承執事期許。過當。率先貴鄉京朝官。致書揆帥。推辭下走。欲以學堂見委。內顧慚悚。懇不克任。會皖中傳書招延。既內顧家私。求南歸自便。又恐無實而獲浮名。久竊臯比。終必仰負期望。以此決計南返。皖帥議聘。介紹於合肥壽州兩相。書院諸生亦即電請

合肥代爲挽留。某恐事或中變。於是。有都下之行。其時歸志已堅。微聞貴鄉諸公。日夜商榷。羈留之策。以此不敢造門請謁。即貴鄉諸公見過。亦適未及迎晤。不謂公等老謀。竟有斫樹收窮。龐成算。委曲百折。卒取必於當塗。仍令老荒失學之身。覲據講席。公等厚愛。誠過越倫等。獨施之非其人。無以仰答盛誼。是爲惴惴耳。朝局一還舊貫。時文復用。竊謂於取士。無甚損益。於長育人才。實有妨礙。緣後生朝夕揣摩此業。即無餘暇。可以兼習他學。不惟西人藝術。不獲窺尋。即中國文史。亦復不遑探討。無以造就成才。蓮池雖向有學古課程。諸生往往取給臨時。并不能屏棄帖括小文。潛心孳悅。且時局多變。後生爲學。若不問津西國。終難成有用之才。鄙意仍擬請執事。與同鄉諸公。熟籌妥商。貽書當軸。再申前議。添籌經費。開倡西學。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其獲益必無限量。且省會學堂。固詔書所許立。不爲妄發也。區區愚慮。未識有當否。伏候裁示。某承過愛。款留。姚書院舊章。不能有益於同學諸子。故敢妄貢一得之愚。惟亮警是荷。十月四日。與吳贊臣云。昨日邸

鈔合肥相公有巡視黃河之役。此爲吾國要工。但守潘靳舊法。恐不足弭患澹災。謂宜師法西國治河新策。乃爲有濟。他人不能取資方外。獨合肥能裒集中西之長。廟堂此舉。殆審慎出之。不識此項鉅款從何籌措耳。

二十五日亥 公年六十歲

正月十六日。與李季高云。頃見師門致陳兩樵書。尙擬親勘河工。再行還京。計二月似尙未能言旋。又謂用西法須數千萬。無款可籌。某竊謂朝廷用吾師行水。自應吐棄庸常之論。不必校量用款多寡。必以用西法爲宜。若中法治河。則前此河帥著名者。各已竭盡才力。今即熟籌慎擇。似未遽遠過前人。隨事補苴。何必元老大猷。始能謀畫哉。且即中法計亦不下數百萬。百萬千萬。同一難籌。與其無大績效。而所費仍復不貲。不如決計大舉。雖未一勞永逸。要當勝於安常守舊萬萬也。西法之數千萬。諒非一歲辦成。似必分年籌備。倘中法辦工數年之後。又復橫決。則隄決之費。與民間漂沒耗失之費。賑災之費。合計數者。所損當亦不下西法之

工費也。愚見專主西法。若限於財力。不能舉行。此非勘工者之過也。師相舉事立議。要使外國聞而敬服。不在牽就時賢咫尺之見。區區愚見。尙望展轉上聞。三月二十二日。與方倫叔云。敬敷一席。竟未獲就。私衷懊惱。然亦恐鄉里衆口難調。當道未易交合。頗望而畏之。獨投老遠客。魂夢不安。家事全不能顧。大有夫差爭長黃池景象。是可慮耳。五月十一日。與李季高云。時文壽命不長。今年選得諸生十餘人。同從英人曰貝格壽者。學習英文。小兒與焉。約以五年爲期。五年之內。不許告退。或望有學成者數人。亦漸於學校中開此風氣。畿輔學堂所聘之英文教習。曾與英美人談天。吾問英美人。則皆言其說話尙未通也。中國官場堅執不用西人。吾皖中聞亦聘同文館學生往教。大概與畿輔學堂等耳。見報紙云。師相近延西教士教文孫等。自去年八月以後。大約京城中止師相一家。書院中兼習西文。亦恐止蓮池一處也。二十一日。與方倫叔云。前日作函李傅相。請將保定淮軍公所歲脩生息餘款中。歲提四百金。開一東文學堂。專教皖人在北者子弟。

傅相欣然樂從。已函約敵門徒曰：中島裁之者，請其來爲教習。料其必樂於從事。保定一城，由下走開成東西二學堂，并不甚多費，頗以此自喜。轉恨故鄉至今尙無聞見，子弟斤斤於小講半篇，欲求一遊泮水，一朝時局改變，無處求食，即恐黃種難存，此最傷心事也。二月十日答聶功亭尙書云：去冬由李贊翁交到惠書，降屈威棧，與一介小儒酬奮爲禮，反覆議論，開豁蓬心，想見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風度。至攀援戚公，歆然不足，竊謂搗謙之過，戚公所爲，乃中國之舊法，執事所當之敵，則前古所無，自行軍用兵之道，下至一俊一能一器一械，若稍牽於往古迂論，即顛蹶翹足可期。願明公時以外國名將爲師，不惟戚公不足挂懷，即韓白復生，亦不足爲吾國輕重也。若乃膠州之變，旅大威廣之辱，此乃政府主持，非封疆所得參與。外臺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勢難攘臂而爭，來示又謂倘干戈相見，不敢稍有瞻顧，此自烈士素抱，竊料時勢所極，不致復見干戈，果有斯變，則社稷生民之寄，非區區一死遂可塞望，愚以爲目前治軍于無事之時，即宜刻刻如臨。

大敵外國兵略。出自學堂。至于訓練齊整。則不過數月。便可告成。獨將帥本領。則必預儲於平日。今吾雖立學堂。尙止武備初槩。未能研究深處。必得有雄才大略之士。資之多金。使徧閱五洲軍政。得其本源。究其變化。而後歸而授以兵符。縱不能折衝雪恥。但令自立于不敗。使敵心知我國之有將才。則一將之任。賢于十萬之師。又或力難爲此。則宜廣求外國武備學堂中精深微妙之書。聘我國之能文有古法者。與外國之通習漢語能明武備者。對譯之。使主兵者從而授讀。其徒知誦讀不能超悟者。仍屏而不用。所用皆得其精華。棄其糟粕。其聰明機警。又足以展其所學。如此而後。我軍壁壘。煥然一新。不能如是。則平日操習步伐。足以警動耳目。萬一有事。仍宜爲國養威。勿輕言戰。其亦庶乎持重之選矣。國政頽放。僅軍旅有人。仍難振起國勢也。執事治軍嚴整。深得士心。蔚爲長城之望。翕然同辭。乃復折節下交。與布衣憔悴之士。往復問難。用敢獻其所聞。伏維鑒亮不宣。七月十二日。與周緝之云。劉公墓誌。擬稿奉呈。中多忌諱。以韓公撰王弘中張孝權胡

良公李邦張著等墓文皆不假借曲諱墓文蓋將告之後來非以告當時藏之名

山傳之其人可也

案此謂東海關道劉公榮銘文中紀東撫李秉衡事時秉衡勢方盛也

二十六年庚子 公年六十一歲

五月拳匪禍作京師不守公展轉避地深州留居數月成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

適外兵至深州收遠避公集人吏籌策以鎮安之始得無事李文忠入都議和十

二月公乃至京師 五月二十七日諭兒書云本日聞中外業已失和二十一日

俄意日比英法德美凡八國下戰書於制軍制軍計無復之遂請拳民頭目給予

軍火令與敵抗開天津獄縱囚令打頭陣水會繼之拳民又繼之官兵在後即於

是日開仗是後日日開仗天津市上死者甚多而紫竹林迄未焚燬既失和則紫

竹林乃敵國財物以能燒爲美而拳民竟無一能當路恃之以自速滅亡豈不可

歎日內外兵必且入都無可復挽保定暫可無事但防拳民敗而不散退據省城

則難免驚惶耳當相機趨避汝等毋庸懸懸到滿城定候諸事關愛至爲感紉汝

應在彼照顧不必速思還省也。案奉初起公擬告地方大吏謂亂民滋禍宜速

奉案與公一難奉案至剛劫書院公幸先事出走幾至不測各屬則先避至滿城

故作此書諭兒定侯亦速池請生滿城人張國昌也已而京師不守外兵至保定

廷雍遂為 六月五日諭云吾本擬與定侯同赴滿城窺定侯之意似憐於街巷

流言生怕我再到滿我思小心為是亦即不復赴滿矣昨日臬司收撫拳民逾時

便往燒福臨園無得脫者聞有一人騎驟飛奔追者不及然亦恐所到輒窮羅大

夫聞被拳民斷去一臂而死傷哉。案臬司耶廷雍福臨園乃美國教會羅大夫名

思羅醫院公所命名也 時局至此滿城不可久居有人勸入山中吾恐將來土匪盜起山中

亦非樂土我意定往冀州似較他處為安穩小亂小驚仍自不免吾取朋友較多

尚覺有恃目前車馬難覓兒自察看滿城情形倘三數日尚無驚擾即定侯弼臣

代僱可也吾今晨出城兩行到大激店劉福家此村無教民無拳民甚屬安靜擬

暫在此勾留俟將汝等送往冀州車行過此吾再他適亦不與汝等同行也 五

日西刻諭云頃發一函擬在此勾留數日去後有人自省來傳聞吾晨出後有拳

民六人追我未及而返雖未必可信亦不得不防我明日擬冒雨至唐縣王古愚處汝等不可久於滿城必應速出無論如何爲難可將人口先行吾令劉福送汝渠老成北半塗人眼極熟不識王觀岩處能勻出一老練人否渠深州人南半塗亦必熟也六日諭云吾本日冒雨到唐縣書院古愚請暫將眷口移至唐縣俟農務稍閒再定行止或赴冀州或竟不赴冀州并欲爲我覓車親赴滿與汝伴送眷累現以車不易覓令人赴滿送吾此信劉福謂倘不得車即暫移大激店近村今古愚議暫移唐縣似較劉福議爲善但勿告人所向何處止言有友請入山可也車旗寫戶部廉案公到唐縣後眷屬亦至唐縣黎民仇公者亦聞風踵至公乃州人修訂風土記既訖事八月一日與陳雨樵云兩宮蒙塵榮崇二公在保定歲暮乃還山保定入都

京師無人與敵議和但遠恃傅相恐誤大事傅相年老幕內有西人部下無兵陸行甚難若海行此時西船不肯運送彼自避求和之嫌也此時求和必有反首拔舍肉袒牽羊之概親赴敵軍自服前過乃能動敵情而挽奇禍若京師無人與議

徒有一老翁安坐上海。電告各國政府。彼直一笑置之。何能濟事。大計宜速定。愚意以爲宜請榮相慶邸等。轉求援手於赫總稅司。請其設法挽救。一面託赫轉商西使。准令招商船隻護送傅相北來。以便主持和議。如此似尙有一線望轉。若各紛紛散走。無人與客一言。不但釀成瓜分。且恐彼族安頓就緒。便復搜勦敗將。以宋帥在省。遂有保定一行。則直隸全省震動矣。以上各節。如尊意以爲不謬。似可擇其最要者。爲護院一陳之。此時存亡呼吸。機括甚微。不宜安坐熟視。杞憂如此。不惜時示一二爲荷。八月十九日。答賀墨儕云。傅相已北來。僕擬將志稿忽忽定正。便當赴京探候。以傅相曾電詢下走。私情不容已。若銳身入局。則吾不肯。吾寧曳尾泥中耳。八月二十日。與陳兩樵云。傅相計已至津。接篆後當即入都議款。傳聞西人已列有數條。皆難著筆。弟擬俟道路稍平。即北上一謁傅相。此是私情。若今日大議。非草野所能妄參。斐公所望於下走者。往年傅相曾面言之。辭甚苦懇。而吾駕已不可回。今老矣。國又顛危。豈敢更入邈耶。近日情勢如何。希密示。

同日與賀墨儕云鄉團勦匪最爲安良要策拳匪亦不能不懲一懲即散營勇不敢赴小范若縣官同行則必前往矣省中兵力恐難遠來當激厲鄉團自勦之良民一齊動手彼必冰銷瓦解也十月二十五日答宋弼臣云藩臬欲送關聘此時大局未定豈宜及此現已烏焚其巢書院已無居止之地來年練餉局之千金恐亦無從給發書院會須曠廢僕十餘年來實爲時文所苦近益頽唐無此精神書院一席萬難勝任若畿輔學堂則更無此本領一席尙非所能豈有一人兼領二館之理擬俟道路通行一見傅相商求南歸之策耳答李幼珊云前接惠書猥以勤恪公墓志寄聲見謝某老頽才退不能爲文迫於師命不能藏拙亦不敢泛泛諛慕知不足闡揚盛美荷蒙齒及祇益慙皇十月二十八日與宋弼臣云聯喜來接讀手示并洋字護照一紙領感無似曹深州於二十四日夜往獻縣教堂是夜城闌驚恐非常居民逃徙一空二十五日洋兵攻破束鹿舊城深州無官僕慙息教佐紳民等備禮迎犒別無良策教堂中有潘鳳臺者自寧晉之唐邱回

未到州城。聞舊城已破。即夜抵法軍。隨軍有正定鮑教士。不願洋兵肆擾。苦無阻
 止之術。適潘到舊城。力言曹官近來安撫教民。無微不至。鮑因領潘往見法帥巴
 堯。而陳一切。巴堯聞言。頓改初意。令潘回深。查看情形。飛速函告。潘至州西之杜
 家莊。作函寄鮑。謂深州城門四開。官已赴獻縣。住城官兵亦已遠避。現在城中官
 紳預備禮物迎勞等語。洋兵本定二十六日早九點鐘拔隊赴深。潘函八點鐘送
 到。巴堯得信後。竟自折而西還。此次化險為夷。係潘鳳臺一人之功。潘之所以出
 力阻止法兵者。則曹公聯絡安插。有以感動之也。案時深州牧曹某。湖北房縣人。其人勇於任事。初亦縱拳仇

教及公至深。曹禮待公甚。至公因書以縱拳仇教之非。曹聞命悚然。乃極意撫恤教民。卒免深州被兵之禍。 省城傳言曹曾助拳。傳者
 過甚。以致法兵專來與曹為難。今之臨境復返。則又聞曹之善而解前憾。蓋曹之
 後功。實足掩蓋前過。生民陰受其庇者不小。新任吳公亦自教堂得有葛函。送與
 巴帥。然已在二十七日。法兵西還已逾日矣。此函所言情形。可摘要一稟方伯。以
 釋懸系。案獻縣法教士葛光墜。深冀教會督其子。所轄當時傳言謂法帥巴堯為其弟子。 十一月八日。答高仲英方伯云。

差至接奉惠書。并寄到重幣。招令還省。違離已久。跂慕良殷。雖未折柬。亦擬裝束首塗。近依字下。况重以盛意之勲拳乎。奉緘後。即擬隨使就道。乃此間故友堅不聽行。再四婉商。始約定初八日登車北發。因暫留使者靜待行期。初六七兩日。留行者益衆。不論情理。一意苛留。所至前後圍繞。不令他適。又迭糾約往州署。懇州官勿爲僱車。不得已。祇有暫不成行。先遣弁勇還省銷差。一俟留行者之意少懈。再行僱車旋省。承發車價四十金。藉使奉繳。此次寓居此州。大類庚桑楚之居畏壘。老氏之所訶也。尙幸客軍未去。諸生流離未還。縱違召速還。亦無所事事。以此稍可自解。惟有方使命。殊爲罪歎。廉訪相見。并求道意不具。同日答李季高云。本月初二日。奉到十月初六日手書。以法兵即至深州。屬令迅速赴京。又屬張燕謀京卿。展轉函達法武官。請其派兵護行。詞旨迫遽。具紉摯愛逾常。此書道塗稽滯。直至上月杪。始由北倉教堂遣人走送。法兵上月初亦竟未來。惟十月二十四日。忽接省信。謂法兵自保定出轉。由正定拔隊。即到深州。與州官曹刺史爲難。並

送來護照一紙。冀可自免兵禍。二十五日。已聞攻破東鹿舊城。距深城二十餘里。定於二十六日早九點鐘。拔赴深州。弟堅屬州城官紳。備禮迎犒。而屬曹刺史自赴獻縣教堂。請教士設法止兵。久之兵不至。已而聞深州教堂有會長潘鳳臺者。夜往舊城。見隨軍之正定教士鮑某。力陳曹刺史安撫教民。周密妥善。鮑即領潘見法帥巴堯。堯聞潘言。頓改初意。但令潘回州查看情形。潘至州西十里之杜家庄。即作書遣人送軍。言城中官紳備禮迎犒等情。法軍八點鐘接到此函。遂折而西去。此次深州之不被兵。全由潘鳳臺一人之功。潘之所以冒險止兵者。則由曹深州聯絡教士撫卹教民。有以感動之也。曹非獨辦理教案盡心也。其威足以除暴。其惠足以安民。故窮鄉僻壤婦人孺子。無不稱頌。此不盡煦煦之惠。蓋亦實有吏才。近畿數百里。耳目所聞見。殆皆不及曹君。若令久置閒散。勢且大失民望。此時暫屈無妨。將來必宜有以振拔之。某雖無似。若久與人處。遂以好惡爲是非。變亂黑白。則生平所不爲。其所以縷縷如此者。欲令賢吏不壅上聞。亦以代達士民。

借寇之鬱思也。畿南近尙安謐。州縣近時畏教民。與六七月間畏拳民無異。國家不開新學。官場有識者稀少。不足怪也。十一月二十一日。答賀松坡云。外兵入關。蹂躪近郊。深州瀕危出險。居人之幸。旅人並受其福。乃州中士民謬歸功於鄙人。自笑平生浪得虛譽。大率類此。不謂來書亦徇俗謬獎。本無其實。敢居其名乎。教案須款過鉅。似可與之軟磨。不宜聽派聽出。冀州旣安撫有緒。此事儘可徐商。彼斷不能因議數不合。遽請法兵來劫也。案公於月砂還保定。小住遂赴京。

二十七年辛丑 公年六十二歲

是歲公在京師。亦時還保定。九月李相薨逝。公乃決意南歸。北方官紳攀留未允。十二月吏部張尙書百熙以京師大學總教相懇。堅謝不應。四月與周方伯云。省南之亂。非懸賞購線緝獲拳首。不能平定。若云解散。非破獲首要。亦別無解散之法。去年成此大禍。至今民間首匪未辦一人。安有不滋事之理。聞現今聚黨橫行。未受大創。謂爲匪散。殊難深信。此股亂黨不除。其餘未起事之處。皆潛相勾結。

隱爲應和。誠不宜姑息苟安。目前州縣財力不足。辦此謂宜由各統將出貲購線。給賞。準其作正開銷。至何縣拳首。本縣官役皆所熟知。即逃匿何方。亦必有可蹤迹。購線之貲出自各營。所用之線仍索之州縣。訪線不準。嚴議處分。若恐空文行。知閱者不知緩急。可遣深州知州曹景麟馳往各軍諭意。曹君才力足可勝任。凡深州安平饒陽武強武邑衡水各拳首。曹盡知其姓名。不致誣良爲匪。其口辨亦足以慫恿統將。使之專主緝拏賊首。一意破滅。不復寬縱議撫。此議似宜速定。近來匪黨千百成羣。尙恐一時未能盡殄。頃所論薦之孫萬林。實可倚辦此事。傅相謂某阿其所好。其實不然。呂道生鄭舜卿。皆去年在深時軍過相見。孫萬林駐深亦僅一月。不過兩三面之交情。何至遂有阿好。誠見其治軍嚴整有威。兵丁畏法。絕不騷擾。操練又勤。用以平定土匪。必能勝任。雖前有攻打使館之失。而非其罪。且使功不如使過。其餉又不須代籌。近來願歸直隸。不願東還。以爲可用。故敢縷縷伏望卓裁。 日記五月十五日。兒子阿啟從中島伯成遊日本。晨起小雨。雨止。

送之至火車傍同行者東文師生十六人吾與兒約別後父子郵寄日記 六月五日作王襄臣碑小航之兄也 七日雨過李季高近數月傅相時以薦舉相戲吾亦以戲言卻之今季高爲言人有欲薦君爲內廷師傅者於君何如吾答以大阿哥恐終不得立何用求師爲高云爲今上求講讀之師耳答曰此又康有爲之續也高云不干與政事但日侍講讀使上知外事答曰上本研求外事高云恨無正人左右答曰天子從師當取之宰相卿貳非艸茅所得與高云時應破格處師友之閒可也答曰此不可爲凡貴人各自是所見今若周方伯胡侍郎輩一旦虛懷下士禮聘吾爲其子師其子多已得科第出以道員候補吾倘欲抗顏爲師彼且自負其貴不吾聽也况尊爲天子乎高曰君自論病耳今將勒君使下藥當奈何答曰庸醫安能下藥今代高醫無若師相今請師相下藥亦不能起此疾也高曰嚴君已篤老答曰辦事自嫌老若下藥則老非所恤以師相所不能而謂下走能之乎吾以太平時辭官若以危亂時起復何顛悖若是師相愛我使我處一講

席或南或北。當令諸生畧識時務。萬一爲國家收用。不致愚謬誤國。是我所庶幾。出仕非所能也。七月二十六日還保定。八月十三日與李季高云。某還書院

後。肄業諸生流亡未復。然頗有官場應酬。師相臨別時。垂詢學堂報館二事。知下

走在都數月。區區以此二事爲私任。學堂生徒極盛。經費極絀。所恃僅師相每月

飭撥楊都轉百金。實不敷用。此外無可生發。殊無持久之術。案此謂中島裁之所辦東文學社實公所

也報館陸續集股一萬四五千圓。業已竭盡願力。臨行所上呈詞。師相遠和。稽

閣未批。目前可否批示。無任跂望。九月十三日與徐進齋侍郎云。別後過返保

定。八月遂已開課。十餘年來。深以校閱文字爲苦。今還理舊業。都乏歡欣。追溯在

都時。屢接清言。渺不可得。樂事一往。無可追述。悵結何已。所呈開辦報館一牘。前

聞慶邸欲俟回鑾後。奏定報律。再行准辦。現知邸意亦無欲定報律之事。旁人往

往妄傳。竊謂定報律一說。不過防報紙妄譏時政。此外無須定律。敵社議章。本守

庶人不議之例。同社皆讀書明理之士。決不似上海廣東諸報。肆爲狂悖之言。某

等議開報館業已旬月東西各國報紙久已喧傳外國人相見無不佩此舉之善而勸其速成今若竟被外部阻止必且貽笑強鄰以此卜吾國之不能興革此雖小事似亦有關大局仍求我公緩頰言之邸相二公俾得及時開辦不令社衆解體實爲至幸 九月十七日與陸伯奎學使云在都獲挹清芬慕仰無既輶車臨保定猥承折節下交至感至感定州試士拔識眞才頌聲雷動聞試竣仍傳集薦紳飭辦學堂王合之進士現赴都下見過談及曾屬其速歸王古愚孝廉現館清苑亦勸其還州與議前承屬開列學堂書目外國之書應由外國教習自行酌定現天津譯局雖自上海運到譯書七百餘種但中國譯手往往謬附己意西人見者輒訛爲失真不敢據爲定本至中國文學先後次第不宜紊失貽誤後生竊謂學徒致力之書不能過多以韓退之之高文其所稱舉六經之外不過莊騷史記相如子雲數家今人好炫博瞻實則徒事記覽無益心才昨見報紙謂禮部議覆舉場章程擬以九通試士窮鄉下里難得此書又卷帙浩繁不易卒業就中杜馬

二家最善。然馬書唐前。盡襲杜文。漁仲紀傳。全鈔正史。皇朝三通。彼此因襲。並非不刊之典。學者不讀正史。則三通乃凌雜叢碎之書。不能得其要領。若先攻二十四史。再讀九通。則無此日力。且用功煩難。而獲效殊少。使學徒盡能記識歷代制度沿革。亦祇已陳之芻狗。謂遂成爲政治之通才。未必然也。而况絕無盡記者乎。且九通制度之書。固非政治之學也。求政治之學。無過通鑑。而畢氏續編及國朝儒臣所編明紀。又不逮涑水元書遠甚。今不以通鑑試士。而用御批通鑑輯覽。豈不以通鑑繁重。學者難讀。不如輯覽之簡約而易竟哉。九通卷帙之多。過通鑑倍蓰。今史學用通鑑輯覽。而政治用九通。一何用意之自爲矛盾如此。愚見史學試士。當用史記漢書。李習之有言。前漢事跡。傳在人口。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功。學者讀范書陳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以此言之。後代之史。固不足熟讀。則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詳備爲事。則馬班之書之外。益以通鑑輯覽足矣。其政治之學。當以國朝爲主。國家紀載。流傳者希。無已則於

皇朝三通擇用其一使習國家掌故庶亦可也論者謂歷代以文取士爲下策不知科舉所取舍文字更無他策必去文字莫如廢科舉而專取之學校今學校初立所謂大中小學三等皆未能如法莫若先立師範學堂取成學之士延外國教習教之以粗淺圖算格致普通之學蓋不過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縣鄉俾以次爲中學小學之師庶冀推行漸廣不求師爲難竊謂當今急務莫先於此敬貢所疑幸辱教焉 日記九月二十六日聞傅相病篤人人惶恐 二十七日擬入都葉文樵來報傅相本日午刻薨 二十八日清晨上火車至京住沙陀原華北譯書局即擬開之報館也 二十九日至賢良寺聞仲彭兄弟電召以傅相身後文字見屬到幕中有西州之痛至相邸憑棺一哭移行李賢良寺 十月一日仲彭兄弟以奏陳文忠公生平事蹟見委欲得靜地稍閱文牘電報等 二日爲東撫擬奏建文忠專祠節略 三日撰祭李文忠公文 十日代周公擬臚陳李文忠事迹奏底 十一日跋西師意所著書 十七日擬江蘇請建李文忠

專祠節略。廿一日擬京師士民請建李文忠專祠呈稿。廿九日題丁維屏所

譯萬國地理。十一月二日成福建李文忠專祠節略。三日原富序成。十日

楊濂甫觀察傳述李氏兄弟要吾南歸收束文忠遺集已面許之。十七日還保

定。廿九日李右周王古愚入都謀留吾。案二人爲述池書院齋長本日袁行南觀察爲袁慰

帥留行吾有書寄行南辭館行南署清河道書院乃所專理也。十二月三日入

京居船板胡同周宅。五日汪劍齋大令立元來言張治秋尙書欲聘吾爲大學

堂教習吾亦辭之。定計與李氏兄弟南歸不願留北也。七日袁慰帥先施蓋書

院諸生轉求直隸京官函請袁慰帥諄留主講張治秋尙書亦先施執禮甚謙而

請余爲教習余面辭之。晚見慰帥慰帥留行甚懇坐客皆爲留行吾歸志已決不

敢許也。九日張野秋尙書又來談堅請教習吾固辭則拜跪以請吾無實而竊

虛名媿慙無似公卿不下士久矣尙書之折節下交近古未嘗有也。顧吾退已久

勢難爲尙書再出耳。十八日胡雲楣侍郎來爲張尙書勸駕告以稍有自知之

明非敢故作聲價也。二十五日，胡雲榭來書，謂已代辭張尙書，恐尙需奏請。又河南錫中丞令胡侍郎令副寄電，轉託侍郎聘吾主講，復書請侍郎代辭。

二十八年壬寅 公年六十三歲

五月，東遊日本，考察學制。九月歸國，先至安慶，籌議立桐城中學。歲暮還里。日記正月七日，聞張尙書奏薦爲學堂總教習，有旨賞加五品卿銜，吾不敢就，或當以徵士自處乎。八日，曾履初持張尙書書見示，且勸駕，吾終不敢應。遊廡肆，暮歸，中鳥在寓久候，爲張尙書勸駕，因允暫不堅辭，俟章程出後，度吾才能任，即就不能任，再辭。中鳥得此言乃去。張尙書寄曾敬誥兄弟書云：「摯公事不惟弟佩教有素，且爲學堂計，爲士流計，爲中國開化計，籌之爛熟，乃上聞於朝。去年屠梅君京卿以政務處借箸，渥荷上知，嗣留長安，上於薦者頗拂然。今摯公已奉朝命，若再固辭，是不翅効弟於廷也。即歸志萬決，亦乞暫留一年，一切章程待酌就大概，仍由摯公核定，尙希賢昆仲婉達爲感。」九日，致二曾書云：「昨承履弟持張尙

書函見示。勸駕甚殷。市中遇敬弟。亦勸勿再辭。薄暮歸。則中島伯成在。厲靜候。竟日。亦爲尙書遊說。小生不敢率爾應命者。厥有數端。京師大學堂。爲天下觀法之地。必得中西兼通之儒。乃能厭服衆望。某萬不敢當。一也。開創伊始。造端弘大。非神明強固。不能綜理縝密。某精氣銷亡。難自敦率。二也。賦性樸拙。不能阿曲事人。不通知世情。不識形勢。使居京師。尤與風尙背戾。三也。學堂英少及貴遊子弟。慮無不振厲矜奮。難可檢制。某來自草野。不足涵育珍怪。四也。京城大政出自樞府。雖張尙書蓋猶有不能自主者。某欲參末議。豈能驟望推行。強羈其身。有何裨補。五也。某無實而竊浮名。尙書過聽。必欲羅致。若見其臨事迂蹇。將唾棄之不暇。徒累尙書知人之明。使下走蒙純盜虛聲之誦。彼已兩失。六也。學堂始立。不能遽臻美善。要在見弊即改。至其收效。則在十年以後。若責效過急。或且廢於中塗。世必咎張尙書用人之不當。與其終累尙書。不如慎之於始。七也。欲開倡西學。必應徧採歐美善法。擇其宜於中國者。仿行之。此未可咄嗟立辦也。某於中國文字稍有

窺尋。至於西學。則一無所知。何能勝總教習之任。八也。退閒已久。忽辱卿銜。靦顏爲京師大學堂之師。出處草草。九矣。袁參政再欲挽留。某再欲卻聘。本謂衰老思南歸耳。今留北應大學堂之命。何以謝袁公。去就失據。十也。有此十慮。以故不敢自違本志。曲徇尙書。尙書若勉從鄙請。是謂重士。某曲徇尙書。是謂慕勢。與其使某爲慕勢。不如使尙書爲重士。尙書引屠君事爲比。竊謂不同。屠君膺薦。將入仕也。使不欲仕。可無赴行在。旣應徵而起。乃復偃蹇自遂。是兩失也。又展覲乞退。相距未久。貽累舉主。固然無疑。某縱應詔入學。尙非從仕。又未嘗覲見。進退仍自裕如。自奏薦至開學。爲時尙寬。其閒縱稍變遷。何渠上干訶譴乎。但尙書旣稱下走。再辭。是不翅効己於廷。某被尙書知待。豈敢令尙書爲某受過。即擬暫不言辭。冰泮南歸。未歸時。學堂章程議定。當視章程中總教習職事如何。內度材力能堪與否。再議辭受。乞鑒察不具。十一日。諭兒書云。南歸之計。因汝伯叔及汝嫡母均未葬。鄉里求葬地甚難。此事責無旁貸。又家事糾紛。有來書輒望我歸。吾欲歸久。

矣。止以失館便窮，不敢輕辭耳。適李氏兄弟約吾南歸，許以照蓮池束脩。此難得之機會，故決計辭北歸南。乃張冶秋尙書不通商量，遽行奏薦，恐吾再辭，渠之奏爲鹵莽，因允暫不言辭。張雖見愛，其辦事尙少閱歷。我言衰老精神短，彼乃爲我覓幫辦。幫辦不由我請，張自用人，豈能幫我。且兩人同辦一事，必至各執意見，或相忿爭。世言督撫同城，教官同印，妻妾同夫，皆成仇敵。故辦事必一人爲主，乃可成也。萬一就之，學堂既不能有效，我將爲中外唾罵。滿學皆張公自用之人，而我以一老翁周旋其間，安能有所作爲。目前彼以劾已於廷爲詞，卽難過執已見。雖云俟章程出再議辭受，便恐竟不得辭，終受其累耳。我嘗告張尙書，謂科舉不廢，學校不興。張云：今時雖孔孟復生，亦不能廢科舉。吾又言執事用我一年，四五月方開辦，其高才者必皆專意科舉文字，直至十月榜後，不能著實程功。張言科舉用策論，與學堂固一條鞭也。張不惜傾身下士，亦但爲名耳。其主見固亦自是而不能虛心者也。又其人出榮相之門，再與我相見，皆云榮相亦以請我爲然。前與

我言將奏加三品卿銜。今賞加五品卿銜者。聞榮相謂初來不必過優。吾早無意世榮。李文忠往年曾與孟紱臣等謀爲奏加卿銜。吾聞之極力懇辭。以爲在官不求薦達。豈罷官之後。仍以區區加銜爲榮。文忠乃止。若斤斤於三品五品之間。眞腐鼠之一嚇耳。然足見其人唯榮相之指麾也。李希聖妙才也。張尙書欲用之。榮相指爲康黨。遂止不敢用。張李湖南同鄉。然尙如此。吾此舉必以能脫爲貴。若不能脫。非幸事也。汝問國事。似難驟有興革。太后滿意維新。政府究少輔佐。東三省俄約。李文忠故後。我全權頗思翻悔。旣而無可商量。僅推敲於字句間。近聞美國照會。謂俄若得東三省利益。彼國皆欲一體均沾。而英日聯盟六條。汝當已知。其宗指亦專阻俄約。未知究竟如何結局。袁制軍索還天津。前聞各國似已允許。近日問日本參贊鄭永邦。則杳無還期。彼等固視吾進化與否爲行止也。張尙書百熙原奏文云。奏爲敬舉大學堂總教習人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大學堂之設。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總教習得人爲第一要義。必得德望具備品

學兼優之人。方足以膺此選。臣博采輿論。參以舊聞。惟前直隸冀州知州吳某。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臣素悉吳某籍隸安徽。同治乙丑科進士。爲前大學士曾國藩門人。其爲學一以曾國藩爲宗。任冀州後。潛於榮利。不復進取。前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尤重之。延主保定蓮池書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學者。以其門稱盛。允爲海內大師。以之充大學堂總教習。允無媿色。合無仰懇天恩。即派前直隸冀州直隸州知州吳某爲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處。伏候聖裁。如蒙俞允。可否賞加卿銜以示優異。出自逾格鴻慈。所有敬舉大學堂總教習人才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正月初六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張百熙奏派大學堂總教習一摺。前直隸冀州直隸州知州吳某著賞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欽此。時有直隸紳士魏鍾瀚等。糾集北方人士不列弟子籍者一千二百人。上書乞留。文曰。直隸紳士魏鍾瀚等一千二百人。謹上書桐城先生閣下。竊聞性之者不移。好之者不竭。伯樂

善養馬郭駝善藝樹。二人者其性之也。非性之不能好之。若是其至也。好之若是其至。則有時於事不適。於意不自得。而欲愒然置之。然終有不能置之者矣。先生善養才之伯樂郭駝也。得英才而教之。先生之嗜好也。今欲決然南歸。是將愒然置之矣。鍾瀚等竊以爲未可。共圖徇徇都門。臥轍請命。獨恐卒然非所以爲敬。用敢先訴愚陋。惟先生憐而察之。先生之來畿下。垂二十年矣。畿下人士所以知講學者。實自先生知深冀主蓮池播其種焉。今其萌漸發。而好學能文章。與夫通曉時務。能以其學饒當世者。且浸浸有人矣。試問先生未來以前。能有是乎。更設言先生自今而去。後此能復若是乎。皆不能也。中國之失學久矣。河北尤甚。士抱其固陋之習。八比律賦外。畢生不睹他籍。有稍稍涉攷據詞章者。即羣然駭之矣。若夫讀古書而知其意。講西學而觀其通。則二百年來寂然。先生來而藥其痞。發其盲。吾人所共覩也。鍾瀚等非先生交親。或言笑未一接。千人同辭。自有所見。豈阿其好者比乎。方今朝廷行新政。廣學校。京師大學堂實爲一國之樞主之之人。通

國所系也。鍾瀚等於此正有慮焉。夫古學西學當并通。人喻之矣。然必爲之定其程焉。無其程。如日言之。越而胡其途也。學者有二病。一曰重學古而輕知今。古之精意。即今之良法。彼弗喻也。一曰歌利名而無志識。見國家之尙新學也。競驅於西藝西語之學。其政治法律槩置不講。中國聖哲之傳文章之道。更就絕矣。教者一有所偏。二病必有所長。定其程而醫其病。舍先生而誰歸。故鍾瀚等聞先生去蓮池而張治秋尙書留之京師。主講大學。靡不奔走相慶。以爲天哀中國之失學。而欲使先生教人之術大其施也。歲之荒也。賑以救之。今之人荒於學矣。而救荒之粟儲於先生。顧忍置而去之。聽其不活邪。或曰。先生春秋高矣。中興諸賢凋謝已盡。昔之與先生游而知先生深者。年來惟李文忠公存耳。今亦沒矣。國勢日蹙。人事日非。先生之歸。蓋有情不自己者。然竊以謂孔子中國之至聖也。轍環列國。所如不合。以晏子之賢且擠排之。孔子期於行道。不遽自謝。讀孔子世家。其歸而著書。蓋年七十矣。裴司塏若藉氏。佛羅卜爾氏。西國教育改良家也。自創學校。數

成數毀。守舊僧侶百策阻之。而二氏者奮其孤志。老衰不已焉。孔子以及二氏。皆生衰季。冒艱阻。教人不倦。當世議之。而其所成就何如也。今朝廷毅然圖新。國事猶可爲也。先生年甫六十。精力健王。未爲老也。中朝如張尙書諸公。折節下心。恐不得當。未可謂莫知先生也。朝野同喙。祝先生勿去。大異於排之阻之者也。且孔子志於用世。猶知其不可而爲之。今先生主講大學。無官守無言責。惟以傳道授學爲天下師。自如不羈。亦何所吝而不以其學饒學者乎。亦何所避而決然以去此乎。爲學者計。則先生之歸必不可。爲先生計。又有實不必歸之理。此鍾瀚等所以敢爲先生一言也。夫使先生不北來。來而不誘人以講學。則此邦之人至今瞢然於先生之去。當無有言先生旣振起之。使不能自己矣。又將委而棄之。使中道廢然不復自拔。是猶食人者朝甘而夕苦之。不亦酷乎。是不能不還以請命於先生者矣。鍾瀚等自識辭旨蒙鈍。不足以動偉聽。而先生高躅。亦未必視下言爲作止。然私念集千人之智。或亦不無一當。又深恃先生教人出於性好。縱下言無當。

猶當鑒其愚誠。一副其依慕之切。故敢一盡所言。懇悃迫切。意不自達。惟先生憐而察之。日記。十一日。于晦若徐菊人過訪。各持吾像片一葉以去。李亦元與沈小沂趙仲宣繼至。沈名兆祉。爲張尙書門下士。趙名從蕃。在南洋公學。尙書電召來爲學堂總辦者也。尙書用于晦若爲總辦。晦若在政務處。不能常到學堂。則別用總辦二人副之。吾前言精神衰老不任事。尙書亦爲覓二人副之。其一人已奏定。名張鶴齡。某省候補道。一人未定。蓋意欲聽吾自用也。吾面問李亦元派辦何事。李云。俟學堂開後。入學讀書。據此則李固未派事也。耿鶴峯謂吾不應學堂之命。爲有卓見。十九日。李柳溪編修家駒來訪。柳溪曾到日本訪詢學章。刻成大冊。今張尙書用爲總辦以助于晦若者也。二十三日。紹越千趙仲宣諸君傳張尙書之命。欲約余赴官書局。同議章程。余辭不往。廿六日。紹越千來言。肅邸約以三十日下午五鐘來吾寓。與秦教士相見。三十日五點鐘。肅邸來寓。與美國教士秦恒端一談。二月二日。跋西師意實學指鍼。七日。李亦園來談。吾前託

陳伯平轉告張尙書請往日本一訪學制尙書甚喜惟不能遂辭教習此遊吾所自請不能不往晚作書告啟兒以將東遊九日張尙書來訪至東遊歸不入學堂則主客各執一議不能定也常濟生來言據陳伯平言近日尙書似不堅執初意然則面言固未便徑露本意也十三日作曾履初夫人黃淑人墓銘徐菊人外祖劉笠生先生詩序二十日肅邸招飲張尙書爲客同坐皆學堂有事者尙書相語似東遊之舉將變二十七日撰謝衛樓富國策序三月一日還保定連日諸生來見皆依依十九日蓮池書院諸生二十五人餞吾於北郭朱氏花園四月十二日將書院書箱移歸會館十四日督家僮檢點書物應留應挾之件諸生屬至不能裝束飯後至西關客棧候車諸生皆來送晚到京居譯書局十五日出訪中島遂赴官書局學堂諸君皆在留飯暮歸倦甚十六日胡梅軒來告以張尙書已代備一切惟請自定行期因與議定二十五六日成行紹越千與榮竹農皆同行

案越千名紹英竹農名榮勤皆大學堂之提調也

吾告胡君擬挾二學徒往遊

案公所挾學徒

一為廣宗社之堂顯閣一為桐城李德齊光炯後光炯在鄉里頗得重名并挈中島同往明日尙書見招定往會 十

七日張尙書招飲坐客盡教習監督及學堂有事者 廿五日李文忠樞歸送至

齊化門外 五月一日辭別張尙書 三日晨五鐘至火車站學堂諸公皆送行

十一鐘至唐沽 四日附支海丸 五日船抵牛莊 十日船入高麗灣 十一

日至仁川食於日本客廡旋赴漢城一遊作過朝鮮王京詩 十三日船至松島

十五日到長崎 十六日抵馬關作一絕句 十七日抵神戶領事蔡運南蔡

公使之弟也到船相候告余松方伯之哲嗣松方幸次郎在此造船約往觀船廠

旋上岸赴領事府小坐遂至同文學校一覽至商話別所一坐午後至松方造船

廠徧閱各廠繼觀船澳鍊鋼所因至松方第筵宴作謝松方幸次郎詩 十八日

閱神戶小學校住吉御影師範學校抵大阪歡迎會即席賦詩遂赴造幣局砲工

廠 十九日閱集英尋常小學校師範學校農學校大阪朝日新聞報社在大阪

兩日是日晚六鐘啟行八鐘到西京 二十日閱高等女學校午後遊本願寺得

十絕句。二十一日。赴大學校。高等學校。觀武德會。赴歡迎會。即席賦二十字。
二十二日。赴西本願寺之招。賦五絕一首。出赴盲啗學校。晚八點登車。二十三
日晨十點。抵東京。住三橋客廬。二十五日晨。赴大學校。閱視法科。午後往拜小
郵外部。晚赴蔡公使之招。二十六日。閱視工科理科。觀其使空氣成水法。二
十七日。赴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晚赴交詢會社。社長大鳥圭介。今爲樞密顧問官。
社員請留話及詩於留音機。倉卒成二十字。旋至時事新聞報社。觀其機器。二
十八日。赴高等師範學校。美術學校。二十九日。赴華族女學校。六月一日。閱
視大學醫學校。音樂學校。晚赴東邦協會歡迎會。席間黑田侯爲主人。二日。三
島君毅。乞假來爲主人。席上贈詩。余與越千皆次韵答之。細田謙藏與其友佐倉
孫三皆爲贈序。臨席演說。余亦寫三紙答之。補和土居香國詩一首。三日。閱農
科大學。四日。閱工業學校。遊淺草公園。觀動物園水族園。出遊陵雲閣。遂赴八
社之招。八社者。各銀行及人命火災海上各保險公司。均安田善次郎一人爲主。

五日長岡子與片山國嘉同來拜。辻新次繼至。旋赴盲暗學校。出觀植物園。晚

過使館。訪蔡公使。不值。疊韵答土居通豫詩。和關義臣詩。六日。閱常盤小學

校。女子美術學校。午後赴使館。與毓將軍蔡公使一談。七日。晨訪嘉納治五郎。

旋赴大學校。觀卒業給憑儀式。是日明治天皇臨幸大學。旋赴上野精養軒之宴。

在會者六十四人。得詩九首。森槐南最善。文七首。重野成齋最善。案重野名安

槐南名大來日本詩家第一今錄其精養軒燕集非迎吳先生詩於下詩云九餘

之外瀛海涵海外更九天包函此言雖出鄰衍口本非燕齊迂怪談如何四下餘

載史宛如馮穴管區探有山海經遺裔娶刑天于戚空趁越安壁訓鄒元注徒

爾奇譎恣嘲哈馬班以來外國傳遺裔娶刑天于戚空趁越安壁訓鄒元注徒

疏差參鮮卑氏羌晉借偽吐蕃回紇唐子男運古所誠叩諸學者何嫻媿雄爭陳

瑞具謂聖太平賞耽宇供搜河闕一括地象星宿耿元精含雅以古文定伏勝亦能

學潛心典籍非玩耽宇供搜河闕一括地象星宿耿元精含雅以古文定伏勝亦能

新論追桓譚行已用世魏源顧絳並君三燕山昨遭百六會兩宮快檣迷池如書院

林萬馬饌首菴廣厦一棟推樓前戒眾八行見偉人至先生乃出藏書彙治安新策

扶桑暫稅虬龍觀風便從日驅青按隨老聘蓬萊真人行緊來御列仙僞爭接佩

一管是時雨。龍閣風。敵琪樹。翠拖神。山嵐。幸志。嚮往。敢望。傾蓋。如之。郊先生。胸座。有年。難保。戎馬。倭雲。龍子。廿方。今兩。國士。相見。動稱。所齒。母乃。慈鯨。各努力。有剝。斯復。如祛。痰何。用詢。史。再疊。韵答。土居。香國。八日。晨與。統將軍。同赴。宮省。覲見。

明治天皇。

案北江先府君事略云先君官不過大夫非盟聘專使無親見國君之例日主明治特延見示敬谷鍾秀所作祭文云先生至東櫻花敷等鈞

玄索倪青休昨作中顯鼻血既避弗擬天皇親之貴以天傳男英女傑踵問起居費欵之細喧達賓區 歸應日戶招遊江島。是日為

主者三省堂主人龜井忠一。夜宿最高樓上。席上賦詩贈龜井。九日晨坐樓上。

望富士山。已而霧起。出至海濱觀打魚。早食後。上山觀廟。廟藏古器物。有唐宣宗

所頒銅鏡。暮至留學生會館一談。次韵和岡正一。十日。閱富士見小學校。午

後至弘文學院。同文書院。晚至華族會館。赴東洋俱樂部之會。近衛公為主。甚殷

殷。依韵再和土居香國。依韵酬土屋弘。十一日。閱東京市立師範學校。

十二日。閱東京第一中學校。出遇統將軍。同赴橫濱。應正金銀行之招。歸赴小石

川植物園。同仁會宴飲。依韵答土屋伯毅。十三日。閱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

午赴大倉之招。大倉者東京富人。也。席間答長岡護美詩。十四日。閱東京共立女子職業學校。十五日。移居永田區森有禮宅。依韵答森槐南詩。十七日。出拜陸軍大臣寺內男爵。出拜參謀本部總長次長。及青木中佐。已而青木答拜。并議定排日導觀各學次序。午後訪伊澤修二。亦教育名家也。十八日。赴富士見町雅樂稽古所。觀雅樂。十九日。閱陸軍幼年學校。成城學校。森槐南前贈長篇。今依韵和之。二十日。閱仕官砲兵戶山三學校。晚至銀行集會所宴飲。二十一日。閱近衛師團第四聯隊。野口多內屬題儲貳金鑑。二十二日。訪山川健次郎。一問教育事。旋赴近衛公之招。遊御植物園。長川子爵贈詩。即席和之。二十三日。和永坂石球用森君移居韵詩。二十五日。赴巢鴨風病院一遊。院長索詩爲書一絕。二十六日。約來考學制諸公。并留學生十餘人。議學生與公使爭持之事。責望於我甚至。廿九日。題伊藤稻子扇。七月一日。諸生陸世芬等來見。商吳稚暉事。作周易象義辨正序。二日。赴上野六書展覽會。永坂招至向島。

即席答菊池君森槐南詩。晚歸聞吳敬恒被警視廳捉捕回國。與蔡鶴願夏梯山往見蔡公使論之。三日晨起。聞日本解吳敬恒歸國。敬恒途間投水。復折還。文

部參事官田所美治來談。許為轉求文部挽之。晚歸則聞下午二點吳敬恒等已

起解。吾目見此變。一籌莫展。憤憾無極。案北江所作馬佳君紹越千傳云是時滿

廷深以為憂新政雖頒行而禁防殊密大學為新政之首政府以先公性豁遠致

禮聘而兩提調皆滿人為之左右借行雖曰扈從亦寓防維之意先公性豁遠致

不為意日人所輕屬有私函稱府論留學生事於日本使蔡鈞素無行以阿附論大譁

位夙為日人所輕屬有私函稱府論留學生事於日本使蔡鈞素無行以阿附論大譁

抑蔡鈞不遺餘力而先公適以此時東渡東邦朝野歡迎歸國待者輒數千人備致敬

命慶王挽留充使鈞益大憲疑先公將奪其位乃馳書慶王誣先公率留學生倡革

亦銜先公不據於志揚相結從而助之提調榮勳者先公榮祿私人以先公遇之無加禮

吳某披爾還當置重辟日人規圖者不為動也適留學生吳敬恒孫揆均先公在

事與蔡使抵東即移居使館不與先公相見獨馬佳君日侍左右每書達慶王及諸

要人為先公剖釋甚力先公在東得安然還國無意外之虞者馬佳君之力也先

肯遽就而事端相逼。謗侮紛乘其困。既已如此。況欲頡頏當世之務乎。

五日晨往訪田所美治。遂同訪菊池文部。

六日答結城琢詩。跋蔣湘帆尺牘。又寄西京知事大森鍾一絕句。寄木下先生

一絕。上午訪大隈伯。其人精爽。所論教育甚當。贈小村俊三郎詩。九日廣東學

生有毅然欲退學者。胡衍緒。字展堂。番禺人。十日。和福原公亮七絕。依韻和森

槐南。答永井士居北條三君。依韻和北村。十一日晚赴加藤正義郵船公司之

招。席間和毓將軍六言。十二日赴文部省商論聽講之事。十四日長岡子爵

來談。據稱因學生與公使相持。出爲調停。十五日遊築地活版製造所。十六

日赴長岡氏之招。長岡即席贈詩二絕。依韻和答。十八日與服部宇之吉約於

文部大臣官舍相見。遂定文部應講事目。十九日見留學生所記此次與使館

牴牾事。其記鄙人多失實。二十二日作金子濟民周易本義啓蒙筭要序。次韻

和酬新岡旭宇。二十三日作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二十四日日戶先生招

遊觀水上放火花。槐南有詩。依韻奉和。二十五日木村知治晨送詩來。依韻和

答作高橋白山詠經子史絕句千首跋。二十六日查閱日本銀行。二十九日
 查視地質調查所印刷局。八月一日查視電話交換局。晚謁振貝子與唐畏之
 李友山二君久談。二日查視電報郵便局。午後往訪前文部大臣濱尾新。談教
 育甚久。多切要語。疊韻和答槐南媧字韻和答岩崎奇一七律。三日查閱東京
 區裁判所。午後查閱議院。四日查閱東京地方裁判所。下午查閱麥酒株式會
 社。題辻武雄萬國誌略用媧字韻。五日查閱控訴院大審院。下午研經會招飲
 于星岡。次韻答池田精一絕句。六日晨訪細田謙藏與同過田中不二齋。途間
 車子傾跌。吾受傷鼻破流血。赴近地醫家洗治。案北江所作先府君哀狀云嘗獨
 中不二齋田中符為日本巡訪各國學制日本教育多其手定相距甚遠府君又
 不肯乘馬車獨以人力車往中途路滑車子傾跌府君傷鼻血流如注昏不知人
譯人大驚扶掖至近傍醫院用冷水療洗血止即馳車至田中之宅與談辨詳甚
 又過教育家辻新次等數人乃歸歸後數日傷處猶隱痛也其勤事不顧身大率
 此如
 七日晨查視警視廳。午後往查慈惠病院。八日晨往視監獄。出視養育院。
 下午與小村同訪井上哲次郎。巖谷孫藏席上索詩。寫付一絕。九日遊日本橋

區警察署下午至文部省聽講。作岸田吟香萬國輿圖誌略序。十日文部聽講

此後每日往聽

十一日。閱東京府。又出觀度量衡各器。十二日。閱區役所。十三日。

訪長尾楨太郎。市村瓚次郎。夜歸已十二鐘。次韵和本田種竹五律二首。十四

日。作高田忠周古籀篇序。十五日。松村茂助所講教育大意已竟。至學校衛生

局。其課長略示衛生儀器。晚赴江木冷灰等檀樂會之招。得贈詩十九首。吾與

啓兒各和答三首。又次韵和江木一絕句。十六日。與長尾楨太郎。及章仲和吳

止欺。訪副島種臣。甚款洽。其談鋒甚快利。喜稱吾舊史。十七日。午後文部聽講。

其講學校衛生者。三島通良衛生之專家也。晚赴教育會學制研究會二社之招。

其教育會。全國教育家盡在。爲日本最大之會。足以見其興學之盛也。作日本學

制大綱序。十八日。午後文部聽講學堂管理法。講者野田義夫。次韵答菅了法。

高橋作衛屬題其尊人白山翁詩文集。爲賦一律。十九日。訪外務省政務局山

座圓次郎。論留學生事。二十日。訪外部長官珍田捨己。論留學生事。晚赴永井

久一郎之招。坐中分韻賦一絕。濱邨衰爲刻竹印。求題其印譜。爲賦一絕。二
十一日。訪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午後文部聽講。二十二日。遊高等商業學校。晚
與日戶君同訪太田。坐上遇法學士今關皆治。齋藤木前贈詩索和。今卻寄。二
十三日。市橋虎之助來訪。晚赴手島知德之招。手島作五律二首見贈。席上和答。
二十四日。早遊東京府第一中學校。二十五日。閱大橋圖書館。晚赴外部小
村大臣之招。同坐者菊池文部。大浦警視監。名兼武。餘皆文部外部屬。福岡縣
有二村嘯菴者。好藏名人書畫。貽詩索字。依韻答之。二十六日。長岡子爵過訪。
廿七日。大風拔樹。下晡赴華族會館。應躬行會之招。會中皆華族。贈躬行會叢
書叢志等。遇青木少將。問兵制。廿八日。體育會卒業。招往觀藝。暮赴郵船公司
近藤廉平之招。森槐南即席賦詩。依韻和答二首。二十九日。晨與野田義夫往
上野遊覽博物館。出觀動物園。午後文部聽講。是後皆視學官野尻精一所講。晚
赴上野精養軒。應文部之招。飲罷久談。有馬祐政作絕句索和。昨日文部爲宣講。

者也。三十日。田所美治文部秘書官有紙索詩賦一絕句。德川家達索字爲賦一絕。九月一日。與章仲和吳止欺等。飲西京大學總長木下廣次於偕樂園。次韵和關義臣三絕句。二日。晚赴信夫祭之招。祭字文則。號恕軒。能漢文。同坐者岡本正輔。亦通漢學。席上次韵答信夫贈詩。次韵答本田種竹。三日。訪菊池文相。午後校勘發印各稿。晚赴本田種竹之招。席間次韵和其七律。四日。早赴留學生會館之招。午後婦人協會請往演說。晚携兒子往訪小野愿。年八十九矣。聞吾至。爲一絕句。依韵和之。五日。晚應新聞記者社會之招。六日。午後文部聽講。自八月廿九日至此。皆視學官野尻精一所講。普通學校粗畢。其專門學校大學校皆未講。以時日迫促。不能終講。遂止於是。七日。訪伊澤修二。留飲久談。同觀貧苦學校二所。伊澤夫人悟竹求詩。爲賦一絕。八日。訪大隈伯。遂至早稻田學校一觀。歸過辻新次。不值。過高橋作衛。既去而高橋歸。追還一談。過嚴範孫。留飯。是日菊池晉見招。余適忘之。比到已九點鐘。盡歡而散。歸寓已一點鐘。席間菊

池憫字修軒。菊池管之父也。作詩見贈，依韻和之。又謝菊池管一律。九日與嚴
範孫遊慶應義塾，歸廬簡料行李，晚赴江木衷檀樂會之招。席間次韻和答江木
一律。十日赴外部辭行，見小邨男爵、珍田次官、山座局長、石井參贊，爲山座再
言留學生官私宜用一律。十一日與森槐南同訪伊藤博文，其言絕痛。十二
日至文部辭行，遂徧辭各處。見日戶勝次郎、下田歌子、蔡公使，歸已入夜，作北京
信至十二點鐘畢。與張尙書書云：某頓首上書野秋尙書閣下，辱承尊命，渡海
東遊，視察學制，居此三月有餘，仍未得其要領。緣到時適各學已放暑假，教育家
亦多避暑他往，及入秋開學，又因文部聽講，不能四出遊覽，惟學校規模，日本全
國一律，得見數處，可以推知其餘。謹將文部所講及閱視各學日記鈔呈台覽。竊
謂吾國開辦學堂，苦乏教員，又壯年入官諸人，不得不粗明新學。尙書先開師範
學校，仕學院，實爲扼要辦法。所延服部巖谷二君，此邦上下皆賀我得人，皆望能
盡其用。某素持私論，謂救急辦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學，數年之間，便可得

用。查日本初時。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學。謂之貢進生。意亦如此。今所開師範學校。適與符契。即明年開大學堂。恐仍須扼定此指。此等學徒。中國文學業已成就。入學功課。宜專主西學。俾可速成。其中學不復過事督責。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鼯鼠以五技而窮。正此類也。但此乃一時權宜之策。欲令後起之士與外國人才競美。則必由中小學校循序而進。乃無欲速不達之患。而小學校不惟養成大中學基本。乃是普國人而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各國所以能強者。全賴有此。今日本車馬夫役旅舍傭婢。人人能讀書閱報。是其證也。中國書文淵懿。幼童不能通曉。不似外國言文一致。若小學盡教國人。似宜爲求捷速塗徑。近天津有省筆字書。自編修嚴範孫家傳出。其法用支微魚虞等字爲母。益以喉音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損筆寫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婦孺學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畫。彼此通書。此音盡是京城聲口。尤可使天下語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謂一國之民。不可使言語參差不通。此爲國民團體最要之義。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

不可不仿辦矣。至於將求成學，則必教讀華歐文字。此是造就成才，與普教全國人民，當分爲二事。而中學校普通科學，爲之階梯。某竊疑日本科學太多，每日教肄時刻太少，學徒無甚進益。而論者並謂此乃歐美所同，不可缺少。昨詢之文部菊池君，君謂此事尙無善法。今天下各國學校，皆師法德國。德國之中學亦未完善。此學於教育爲第三義。中國尙可緩辦。其第一義以造就辦事人才爲要。政法一也。實業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即小學校所以教育全國男女者是也。至文化漸進，再立中學校。各國初行教育，先建大學，次立小學，次立中學。菊池之言如此。某竊深服其言。又久從事教學，知學人才力不能泛濫。今約計西學程度，非十五年不能卒業。吾國文學又非十五年不能卒業。合此二學，需用三十餘年之日力。今各國教育家皆以爲學年限過久爲患。羣議縮短學期。今我又增年限一倍。此乃教育之大忌。然則欲教育之得實效，非大減功課不可。減課之法，於西學則宜以博物理化算術爲要。而外國語文從緩。中學則國朝史爲要。古文次之。經又

次之。經先論語。次孟子。次左傳。他經從緩。每人每日止學五六時。至多止能學五六科。餘則無暇及矣。此中學之辦法。私意如此。其效約在十餘年之後。非救急之用。若初辦大學堂之專科。前聞尊議延師西國。未審所聘何等師。以私意測之。政治法律之外。則鑛山鐵道稅關郵政數事爲最急。海陸軍法砲工船廠次之。此皆數年卒業即可應用者也。凡某所欲上言大略如此。其尤要者。教育與政治有密切關繫。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終望鼎力主持。至於學成之後。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等空銜可以鼓勵。伊藤相國謂中國事勢危急。教育人才已恐迫不及待。必四五年可學成者。乃可收效。菊池文相言。外省學堂宜爲專門教育。學成即令辦事。不必再令入京師大學。此皆斟酌時勢。力求速效之辦法。並以奉聞。至奏定章程。此間尙未全閱。率臆妄言。以備采擇。某此次來遊。實未盡其深處。文部亦未講完。徒以時日迫促。不敢久留。此邦多明達之士。所言多可採。某未及徧訪。獨刻書版權。聞欲與我國定約。此事請公告知外部。慎

勿與之定約。於開化有益也。服部巖谷諸君爲講師。必應有人通譯。此閒范靜生名源濂。湖南留學生。弘文書院講演。范生因係教吾國生徒。自願爲之通譯。能暢明未盡之緒。聽者悅服。近日以事回國。公若用爲通譯。范必樂就。希卓裁不具。

十三日。作字。至下午三點鐘始止。六點鐘上汽車。交遊集送。是晚眠食車中。十四日。九點鐘到西京。冒雨至西村旅館。復冒雨至大學校。見木下總長。取所作木型學校式。晚會諸君多席上贈詩者。依韵和答三絕句。十五日。遊商業學校。出遊紡織局。福原昨贈詩。今聞索和。依韵答之。光炯催和湯原來詩。勉徇其意。十六日。上午至東西本願寺。下午訪嚴範孫。遂與同遊書肆。十七日。晨自西京西村旅舍發。八點到神戶。直上博愛丸。遂至船頭遠眺久之。晚飯後。未幾遂睡。蓋自東遊以來。白晝閒適無事。無如昨十六日之在西京。夜睡之酣。無如十七夜之在船上也。十八日。船至馬關。前來時未及上岸。今船人約往一遊。至春帆樓。李文忠與伊藤議和處也。依韵和田邊爲三郎。十九日。抵長崎。四點鐘開行。二

十一日晨抵上海。二十二日張季直來談。羅叔蘊振玉亦來訪。二十三日蕭敬甫來談。二十五日毛實君送菜。因留飲。晚與阿多廣介同赴蔡鶴頤之招。二十六日上船赴無錫。視辭南溟病。廿七日晚四點鐘到無錫。南溟病已愈。十月三日晨到上海。賦一絕寄謝下田歌子。五日早四點鐘開行。七日到安慶。船中和早川先生詩。十一日與早川謁聶中丞。中丞上午先施也。出謁聯方伯。十一日拜客。見毓廉訪。及撫幕江叔海。十四日李仲仙中丞過談。出訪余壽平。十六日午後赴聶中丞之招。廿一日擬桐城興學呈稿云。呈爲開辦學堂。懇請批飭遵照事。伏查近年迭奉上諭。飭各行省府縣興辦學堂。現經京師管學大臣奏定大中小學章程。頒行天下。鄉曲後生。自廢革時文。不知應學何等。五洲列強。又復蟻附中國。風潮絕大。自非通曉歐美公學。不足竝立於萬國之間。應詔興學。刻難延緩。惟中國風氣未開。師資難得。求師歐美。所費不貲。非一縣一邑力所能逮。獨日本維新三十年餘。教育規制不亞歐美。其學校卒業人員最多。與

中國鄰近。招延甚易。職等公同籌議。業由日本聘到教習一人。擬即招考生徒。刻日開學。民力彫劬。經費難籌。遵旨將書院改爲學堂。書院所入甚微。萬難敷用。此外舊有查歸公用之廢庵田。及崇文洲業。向設五鄉公局承辦要工。現經公議。裁撤此局。以租入併歸學堂。其文廟考棚各田租。亦一律歸併。文廟歲修及考試卷費桌橙。由學堂支付。其一切浮費。悉數裁除。近日加墾崇文洲地。與省學堂中分利入。合此數項。歲收中稔。約可得四千金。一有災歉。即難如數。開辦之初。止延得一師。又無寬敞校舍。止能收教生徒六十名。仍須給與火食。以廣招徠。別延中國教習。以崇德育。以稔年計算。出入僅僅相抵。所有各項租入。係屬民捐民辦。應請俯允批飭立案。免其造冊報銷。此祇肇開端緒。俟將來別籌經費。仍應設法拓充。庀材相地。建築學舍。增延數師。推廣學徒名額。乃能仰稱詔書。投合程度。學校爲一縣大政。經理雖由紳民。主持必賴官長。擬請飭派縣主爲學堂監督。庶冀維持扶植。有所依仗。所有擬定章程十七條。理合隨稟上呈。伏乞批示祇遵。某等謹呈。

廿一日。作書寄江叔海。請向聶中丞借舊武備學堂。二十三日。聞中丞與方伯議許借舊武備學堂。遂與叔節光炯等同至此堂一視。早川同行。二十五日。史恕卿吳受益房秩五等議立齋長。皆願自爲。其未到的者。公議姚慎思宋釺初張翰臣。吾與通伯主議定請。二十六日。贈江叔海七律。即送其之浙。二十八日。前上公呈。得撫院批答照議。送蔣縣公閱。廿九日。蔣縣公來。留飲。因與議招考事。三十日。因馬通白爲李仲仙所堅留。議改請姚叔節爲中文教習。兼代總理學堂事務。請方常季爲學堂副監督。常川住學。十一月二日。午後出拜聶中丞。五日。疊韻再答江叔海詩。七日。料理行裝。倫叔治具餞送。王子裳太守贈詩四首。率賦一律答謝。八日。自省附小輪船至樅陽。一視白鶴峰書院。九日。自樅陽歸家。十日。親族聞吾歸。皆來相見極歡。應接不暇。十一日。展謁馬家冲考妣墳墓。暮歸。十二日。展謁五里坊祖考妣墳墓。午後歸塗。一視亡妻浮厝地。遇雨至柿園冲。暮歸。十三日。大雨。展謁黃公山曾祖考妣墳墓。途間雨止。聞山

中有虎時出食人。頗有戒心。山峻高無人徑。少時不覺其險。今老矣。須人扶掖。及歸途所經別徑。其險略同。吾得家驄扶掖。然喘息不寧。屢休乃上嶺。自知衰老。恐不能屢省此墓。擬令石工爲修階級。自守墓家至墳域。或易拜掃。自家至守墓家。當別取平路。庶於老憊稍便。十四日。自家至縣。主馬通白家。十五日。縣公蔣少由明府來談。元約諸紳是日結算五鄉公局帳目。是日竟無至者。十六日。諸紳仍未至。開單約諸友明日結帳。不候未來者。十七日。鄉中諸紳亦至。午後結帳。遂公議提縣捐租歸學堂。十八日。自縣歸家。路過楊樹灣。楊伯衡之幼子亮甫來見。略告以須學四夷之學。暮歸。十九日。雨雪交作。與紹伯同往全莊。康伯亦至。略議康之兄立嗣事。二十日。晨展康之墓。飯後展謁高祖考妣墳墓。五世祖近裏公墳墓。歸舍衆客在門。至夜不休。題馬通伯所藏姚惜抱手跡一律。二十一日。晨展謁六世祖聰四公七世祖爾昌公墳墓。便道一視亡弟詒甫浮厝地。撰冬至祠堂祝文三首。二十二日。上午雨。午後至祠堂。人多至屋不能容。子夜

祭祖宿祠中。二十三日。質明祭祖。子孫合食者多。自晨至日晡。食者不絕。族人立議修譜。以此事屬余。余令各支先自開稿。彙齊送余編次。但恐身老精力不逮耳。薄暮自祠堂歸。二十四日。赴保慶股新祠祭祖。遂赴河西。查視張璞生所買各山。二十七日。晨與康伯一遊君子谷。飯後與康伯分手。康歸。吾至省城。徑投學堂。早川聞吾至大喜。三十日。作武強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十二月二日。東歷除夕。召客觴早川。三日。爲東歷元旦。再爲早川召客賀歲。四日。作姚慕庭墓誌銘。五日。王子緝以其父畏甫遺文見示。求爲序跋。因跋數語。八日。倫叔用拙詩答王子裳韻見贈一律。疊韻奉酬。叔節用前韻賦謝墓文。再疊韻奉答。十日。再疊韻答倫叔。十三日。倫叔疊韻贈詩二章。賦答。十四日。五疊前韻答倫叔。十七日。六疊前韻答倫叔。十九日。欲撰李文忠墓誌。客多不能構思。避至潘璿華廡中成之。二十日。七疊韻答倫叔。成李文忠公神道碑銘。李文忠公墓志銘。武備學堂教習佐久閒浩。贈日本刀并絕句。次韻答謝。八疊韻答

答倫叔 答范肯堂書云。弟歸皖籌辦學堂。勾留省城甚久。歸展先墓止十日。旋又到省叔節交到惠書。具承一一。敝縣學堂鄙意欲求速效。在東所聘教習。長於法學理財學。此二學者。時所急需。又與吾國向日講空學者相近。足以漸開文化。又見日本近年專仿西國公學。其中學校所謂普通學者。凡十四門。學生不能久用心傷腦力。每日僅學五點鐘。故不能徧及。於是一禮拜一周。此十四門中。有一禮拜僅學一點鐘者。學四五年。仍毫無所得。以其門類太多。時刻太少。課程太淺。鄙意深所不取。嘗以問文部大臣菊池男爵。菊池云。方今各國學校。均奉德國爲師。德之中學校尙無善法。中國初興學校。於各國未得善法之中學校。可暫置後圖。吾以其言爲善。不敢遽議中學校。又其教習甚多。一時無此財力。故愒置之。就吾教習之所長。使學徒專力赴之。冀久後當有成者。此下走私見。非盡用伊藤言也。至若學成之後。尙宜資使游學外國。以求進而與東西學者爭勝。不宜令得少而止。至於學已大成。國家取而用之。固可收效盡力。不用亦可持其學以自立於

世不至淪爲奴隸。凡鄙人立學之宗旨如此。此固無國學鄉學之分。要以能自行其志爲貴。來示鄉邑學校。齊民所有事。學子之初級。蒙意不然。齊民所有事。學子之初級。乃西國所謂普通小學。此小學不過讀書作字算術體操唱歌數者而已。此宜一村一里便立一學。吾國教法未定。教師難得。一時尙難徧立。若乃一縣所立之小學校。豈得專教此等。漢志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以學年分大小。今西國所謂小學大學者也。所云諸侯歲貢少學之賢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此以學地分大小。今吾所謂京城大學州縣小學者也。不得合併爲一事。西國小學專教九歲以下之幼童。無一人不入學。故可曰齊民所有事。學子之初級。州縣雖小。百里之內必多能入大學之人。美國大學數十區者以此。豈得一縣之大立一小學堂。僅教九歲以下之幼童哉。然則造育之道。京師鄉縣一而已。來示謂僕宜早北上。無使外人絕望吾國。所見極是。僕此遊。日本人屬望甚至。雖不敢冒居總教習之任。固不能徑歸臥家。使方外輕藐吾國。但北去亦止委蛇數月。徐謀奉身

而退。誠不宜自忘已量。強所不能。貽羞知己。執事倘謂吾言不謬。望并轉告伯嚴。幸甚。二十三日。與李伯行季高兄弟云。前在桐城城中。肅上一函。交來使登投。計達尊覽。是後塵事紛冗。在舍中不及十日。又復至省。因往年洲案。請當道丈量。在此久候。恐明正此案不定。則不能詣府撰文。葬期迫促。文成尙須寫本上石。再有遲延。必至緩不及事。近日在此營構。幸墓志神道碑皆已脫槩。先師實我國前古未有之偉人。恨筆力孱懦。不能摹繪萬一。徒以函丈無恙時。謬蒙誣誣。加以賢昆仲以宿諾見責。殷殷付屬。誼不得辭。又頗自謂在門牆久。於吾師性情識略。及辦事甘苦。少有窺尋。視他人所知獨深切。惜此文成於塵勞之中。又衰退失學。不能自達所見。今特鈔稿上呈。墓誌似應速刻。神道碑封墳之後。徐徐樹石。不爲晚也。寫手計當有佳者。誌蓋得善篆者書之。尤妙。某本不善書。加洲案近日始得院批。仰司委員會縣勘丈。明正適有丈洲瑣事。難抽暇敬書。兩公若必以見委。亦不敢固辭。應請文中名諱日月姓氏官爵等一一填明。并寄紙稿尺寸。當遵示繕寫。

或先書誌石。墓碑從緩。悉聽指揮。誌須入土。尤望多搨數百本。并求以二百本見惠。幸甚。明春擬趨前會葬。若丈洲官事未能結正。則恐不能如願。時局紛亂。大學堂不敢苟就。南方亦無容我之地。前議蕪湖設立紳捐學堂。伯兄已立有基緒。不過從而增益。此事若成。諸公出財。弟可竭盡知能。在中襄助。既爲本省培養後進。下走亦藉爲菟裘。此事專望兩兄倡導。並請偉侯襲侯同力觀成。夏秋在日本考察學制。稍有見聞。知吾國各行省學堂。大率強不知以爲知。行之數十年。不能收效。曾見伊藤博文。彼謂吾國事勢岌岌。即從今實力興學。五年速成。已有鞭長不及之勢。其言極爲危切。聞之心悸。故尤望紳捐一學。盡力造育通才。或冀緩急足恃。以免波蘭印度之危。此尤急何能擇之日。兩兄幸加意此事。以副衆士之望。成先師未竟之緒。振此難繼之家聲。使天下聞風忻慕。皆曰此葛侯之所爲也。則門下馬走與有榮施。不僅自謀養老之私計。幸垂意鄙言。二十七日。諭兒書云。北京安得有書相問勞。吾自覺此次不宜輕去耳。汝十八日來書。謂張尙書盼我等

語。殆是中島所言。中島不能知中國人情之變也。大約張尙書并無倦意。惟政府主持學權。張殆不能自主。昨得常濟生書。謂袁慰帥到京。告人謂大學堂請我爲非。又謂趙從蕃主張革命。沈小沂乃票匪云云。張尙書見榮相榮相告之如此。今趙已告假。沈亦出京赴滬。袁又參學堂學生皆革命黨人。張香帥亦有摺參學生。濟生勸我宜於此時函致管學辭退。汝亦勸我明春竟不北上。吾意橫豎不就。遲早似皆可自由。吾眷口書籍均在北。不可不到北取歸。屆時堅辭。彼亦不能強我。以不爲。但近來人心熾險。去年袁莅任時。留我甚堅。我固辭不就。彼遂挾嫌至此。此公叛今上叛李文忠。何論老夫。聞張巽之語人曰。政府所以恨吳某者。以經濟叢編所言。皆民權革命。此局吳某所開。其議論皆吳某宗旨也。此語蓋不獨傾我。且又擠華北譯局。此等人皆腹有鱗甲。不可近也。張尙書當無此等猜忍。若堅執不就。其怨我亦必甚。亂世真不易處。所貴乎君子者。自處一衷。諸義不能盡。顧利害。汝謂不北上。自亦省卻煩惱。但北省書籍眷口。無人運歸。以此長慮。卻顧耳。此

抵汝蜀後可戡去勿使他人見之又生無數波浪洲案明正當可丈量二月李文

忠葬互擬往送十二月二十七日摯翁書日記二十八日自省附小輪船至樅

陽是日風雪交作案公以此行二十九日風雪益甚自樅陽啓行過官埠橋抵

暮到家三十日家人多來相見吾二十餘年未歸度歲今日始獲薦享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公年六十四歲

正月十二日公病卒於家日記正月元日祭先祖後家人爭持茶點相奉下午

身體不適二日體中仍不適先約今日往全莊竟不能赴約案全莊即鶴隱山莊公從兄康之所

居康之已逝此謂其夫人也三日將赴全莊家人苦留遂改定初四四日家人仍勸勿赴

全莊因約全莊改至吾莊議事五日召集族姻為鄆城君議繼用君昂次子超

為鄆城嗣孫案君昂名千里熙南君之子小名駒諱兒審中所謂駒啓兩兒也吳門弟子集有君昂詩文中六日摘鈔戶部則

例案北江云先公自元日得病至五日益健能進飯矣以立繼議定家人之悼

晨朝遂以不起六日病已劇矣猶欲籌增縣學堂資本查丈洲田歸公摘鈔戶部則例至九行疾作不能舉筆遂止烏乎痛哉公卒後日本早

川新次在安慶。寄邦人書云。小生去秋隨吳先生到安慶。從事桐城縣學堂。今茲所經營者。報名入學生千名內外。已考取七十人。陰歷正月二十日開校。不幸先生病逝。諸事阻滯。悼恨何限。先生歸國後。謀設桐城縣學。會諸紳於安慶。說以教育之切要。力排紛議。定學堂資本。安徽巡撫亦贊成之。借安慶舊武備學堂爲校舍。先生乘暇歸桐城舊宅。掃父祖墓。十二月初旬。再來安慶。爲開學準備。餘暇應故友之請。著序文碑文四五篇。有李文忠公墓道碑墓銘等。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生離學堂。冒風雪。乘小汽船至樅陽鎮。又冒風雪歸家。小生等力勸留住學堂。先生必欲歸家度歲。此發病之近因也。先生由安慶至本宅。凡百清里。其前半過樅陽湖。平波渺然。後半山路崎嶇。方今晴暖。寒風尚烈。而鄉曲所用竹橋。不能遮障寒風。先生六十四歲之高齡。自以壯健。風雪中行此長路。固平生精悍之氣象。亦由懷舊之情深也。先生之家室在保定。一男子今在早稻田大學。桐城唯兄弟遺族兄弟皆久逝。此次開宗族會議。定其兄之嗣子。先生卒前八日之事也。正月九

日突有先生兄子某

案此即君昂先生弟之子云兄誤

遣使送書報先生病狀且言先生不信漢

醫專望西醫之診視乞伴米國醫偕來小生不敢暇即與米醫交涉十日晨發安慶夜半到吳氏宅直抵病牀詢問見其容態已非現世之人驚其病勢之急激知非等閒之病親戚輩具述疝氣之亢進腹部膨脹如石熱度高米醫不能確定病名小生疑爲腸膜炎也是夜及次日米醫種種治療病勢益惡先生遂自覺難起招小生及門人李光炯至枕邊握小生之手撫胃腸心臟之上爲長歎託以學堂後事及三四要件小生酬知己之恩正在此時與米醫議良策奈傳教兼通醫術之人內科非所長先生病勢益惡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絕小生之遺憾殆無可喻兼又不通言語真有斷腸切齒之思先生於衛生醫術生平注意小生譯學堂章程中禁室內咳唾一條先生加筆云此各國所兢兢也又屬譯文部省發布學校清潔法一節大掃除至少每年一度施行先生改云至少兩三次又前時寄書保定家人言中國房舍不適通風採光之法強小兒終日讀書習字其中乃小

兒早逝之一大原因。警告親戚小兒。宜以爲戒。今茲之病。斥一切漢醫不用。辨漢醫之不足信。特由安慶奉迎西醫。聞生等一行到宅。甚爲欣喜。豈料米醫毫無效驗。米醫云。若在上海或日本。得與他醫協議良法。小生亦覺此地有日本醫士一人。或可奏功。遺憾何極。先生生平以日記爲一課程。苟當記憶之事。無不記載。文尤簡雅。所作詩文。間亦記載。數十年來不廢。前時印行之東遊叢錄。日記之一節也。小生此來。請其親戚。得覽先生之日記。正月元日記云。祭祖先之後。家人爭以茶點相奉。下午身體不適。蓋由此日發病。此後每日續記不輟。至六日絕筆。其六日所記。乃學堂資本所冀得洲田。記載極周密。此皆病中之筆。無病人之狀。越六日而先生遂逝。其病情之急激可知也。先生自言。二十四五歲。師事曾文正。與李文忠亦於此時相知。先生一生超逸勢利之外。氣節高潔而精悍之氣象。見於日用常行之間。一有憤激。則聲如鳴鞭。貫人心臟。足見英豪之性格。且先生方今中國儒林中。最有開化之思想者。去歲遊我國數月。考查我國學校制度。財政衛生。

軍事商工業等蓄滿腔之經緯歸來務振鄉里之教育來月將到北京大學考查所得逐一報告且伸己之素志不用則毅然勇退以歸鄉里從事南方之教育今後十年二十年之事業胸中具有規畫不謂疾病之魔力遽促先生於死蓋先生一身之遺憾比之小生等不知幾百倍也我國文部大臣兩大學長其餘在朝在野爲先生爲中國歡迎東遊盡忠以資其便利之諸君子得先生之凶問寧不悼歎痛惜顧先生之所考察其大端已由書柬幾度報告管學大臣其意見殆可實行又東遊叢錄及先生之日記皆刊刻行世凡諸公之厚意皆記載其中以爲念謹舉先生臨終之狀以告諸君清國安徽省安慶府桐城學堂早川新次頓首

蓮池書院諸生公祭由李剛已撰祭文云維年月日爲桐城先生既卒之十有八日門下士李剛已等設位於保定蓮池校士館先生舊時蒞講之堂哭而致祭曰烏乎昭代盛文方劉濫觴降姚迤曾斯道益光我公後起遂無對者排盪百川日夜東瀉萬代茫茫鎔於一冶自昔幽冀賢喆代產鉅製閎文紛騰載典宋氏以還

道窮運蹇。千歲寂寥。古風不返。衆雌無雄。其又奚卵。泊公之至。大啓門庭。手携皓
日。燭我昏冥。刪條落蔓。鑿牖培扃。蟄蟲欲蘇。震以雷霆。山澤雨霽。萬彙萌生。非公
之力。終古晦盲。方公始至。己丑之歲。下逮癸巳。士風愈厲。四遠來學。絲聯縷繼。是
時寰海。內外熙和。日會多士。俯仰嘯歌。商經推史。進退百家。咸韶窈渺。破彼淫哇。
名園鬱鬱。盛自乾嘉。連岡跨谷。樓觀巍峨。古藤老木。華蔓樛加。蛟龍鬱起。籟霓拂
霞。炎風吹水。獵我蒲荷。激紅蕩綠。猗靡清波。林泉旣勝。徒友旣多。追從游行。爲樂
無涯。歲月幾何。人事遽變。虺蛇噓毒。徧於郊甸。樓閣潭潭。盡付煨炭。花木毀傷。徒
黨漂散。公亦旋去。萬端冰泮。撫念盛衰。悼懷理亂。誰爲戎首。構此多難。公旣去此。
爰客京師。國家興學。以公尸之。不獲固辭。遂與逶迤。問道東海。一攬靡遺。擷其精
華。撥其糠粃。方期歸國。次第推施。高揭斗柄。以正四時。如何半駕。斬轡推羈。吾黨
之痛。天下之憂。昔聞公去。憂心如結。百計牽挽。公志愈決。送公西郊。慘愴不悅。顧
維兩地。密如庭闈。猶指後期。以慰離索。及公東遊。山海遼絕。念公旋歸。曾非久別。

百事紛紜待公剖折。豈謂人生倏忽變滅。西郊一散。竟成永訣。傷心遠望。涕淚交揮。山川變色。日月無輝。茫乎安適。忽乎何依。悠悠天地。莫足以歸。載陳醴酒。載薦芳菲。望公不見。徒增我悲。烏乎哀哉。尙饗。同時諸生作祭文者甚多。韓虔谷德銘哭桐城先生詩云。文芒鬱百丈。有時燦九天。天風吹之東。道術攝萬千。長途送公去。形影猶目前。登車首頻廻。知公意留連。嗣聞公在東。異邦同屬目。麟鳳與蛟螭。摩之輒馴伏。剖腹出文珠。持以貢吾族。竊喜學界昌。天錫斯文福。東瀛百菁華。一髮橫大陸。厄運鑄妖異。青蠅聲似鐘。衆嫉比頑鐵。神州匝地封。國覆身爲虜。此見死不鬆。垂暮破浪歸。乃爲衆謗衝。夫子氣橫天。百折抗不弱。尙欲騁逸足。一蹴超巨壑。學子齊咋舌。憂虞爲公作。天南號悲風。電音千里落。哲人終必萎。曠古原如斯。同人詫夢幻。不謂見此時。翻憶數年前。振羽八荒馳。矰繳人天滿。千飛萬不。宜。夫子憫我瘁。棲我指一枝。時復醫我躁。坐而浴薰之。風塵三十年。得此于人寡。平生知已淚。不覺愴然下。駿骨價一錢。于今棄九野。欲求問道處。一痛拚余哀。四

年劫火飛。池館化寒灰。灰中奮鳥革。樓閣又崔嵬。往復成今昔。茫茫五內摧。公
歿後。行狀碑版文字。皆出一時名手。具見各家集本及傳狀中。今不復甄錄。惟范
伯子嘗作吳先生六十壽詩。風格甚高。而詞旨尤極湛至警切。茲錄於下。以殿本
篇。詩曰。人生百年一剎那。賢愚貴賤同一科。絜長量短其如何。祝禱稱頌皆私阿。
要使日月無空過。聖哲自比庸愚多。有儒一生高嵯峨。墮地便與書相磨。浸潤滋
灌成江河。放之一州勤民痾。晝執吏事晨自哦。即飯仍與賓搓摩。賓者范君自謂
所途皆范君所
親見判簡批牘如交梭。不肯俯首慙羲娥。此二句謂
盡心民事猶嫌一官遭網羅。於世無補
身受瘥。立起自劾投煙蘿。從此一意知靡佗。嗟彼豈誠書有魔。方今儒術資搨訶。
腐士不識真邱軻。死守徒以來倒戈。後有萬年寧可訛。濯而出之渾渾波。奠置高
阜平不頗。用此憂勞鬢亦皤。獨與往聖留純和。我年十九付蹉跎。矧今傷心至蓼
莪。忍死惜淚吟庭柯。感念身世終滂沱。會以生日觴東坡。類引更爲先生歌。方今
以下八句。述先生志業。頗得深處也。清史本傳論曰。先生遠紹旁搜。好學不倦。

實總古今百代之學而集其大成。俾真理日出。新學舊學得以轉相發明。引而益上。由是措之政治。施之教化。皆能有益於人類。以臻郅治之極軌。所著尙書易說。自太史公揚子雲外。蓋莫與並。其文章高視千載。詩則兼綜諸家之長。而一範之以文律。四言詩上追雅頌。而尤多經世閎指。雖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何以尙茲。斯蓋千古學術廢興絕續之樞機。非獨一代人文之所繫已也。

此文史館協修李景

周濂作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文集箋證

案先生詩文淵奧。初學苦難窺尋。北江有先集箋證二卷。今附錄於后。以爲讀先生書之一助。

臺箴 案此文列讀荀子前。當亦同治五年丙寅。在曾公幕府時作。曾公乙丑十一月致弟沅浦書云。言官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詞甚厲。令人寒心。此文明諫爭之大義。責臺諫之妄言。與曾公意旨略同。又公作王益吾母鮑太夫人墓表云。自今天子嗣即位。太后再臨朝。務博覽廣包。開通言路。不偏聽爲治。在廷諸臣爭言事。已而言者益多。經筵臺諫氣益厲。高者一歲九遷。後進小生聞風慕嚮。各往往上章論事。或未深曉事利鈍。一切排根恣意。取直聲爲快。至樹立標志。

號曰清議。自樞輔大臣外及封疆將帥。下至州縣吏。皆拱手承事之。唯謹。益吾於是時爲經筵講官。間獨以爲此非國家之福也。於是拜疏稱。莠言亂政。宜稍裁抑之。疏奏。薦紳間傳其語。皆竊罵益吾。表文雖在後。所論亦與相合。賀松坡云。仿子雲得其神似。而命意尤高。明清八大家文鈔云。同光閒言官競尙風厲。實無裨於大局。此文蓋爲是發。

讀荀子二篇 同治五年丙寅十二月在曾公幕府作。曾文正公日記。同治五年十二月八日。與吳摯甫一談。渠本日作讀荀子一首。甚有識量也。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與前後文當同時。八家文鈔云。集中駢儷文字。止此一篇。其波瀾意境。則從太史公報任安書來也。

答陳樸園論尙書手札 同治七年戊辰五月十八日。公是日日記。擬復陳樸園信。樸園名喬樞。侯官人。陳壽祺恭甫之子也。官江西。著有今文尙書考。此稿擬上後。頗爲相國所賞。蓋相國之不遺小善。令人心感。往往類此。

張薊雲墓碣銘 與蕭廉甫同客曾幕時作。賀松坡云。奇趣有似韓處。

合肥相國五十壽序 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官深州作。

湯勉齋墓誌銘 光緒元年乙亥里中作。八家文鈔云適鍊。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張靖達公樹聲之母。光緒二年在江蘇巡撫任歿。文當作於是時。

送蕭渠卿序 賀松坡云。先生爲政。蓋如所言。八家文鈔云。此韓退之伯夷頌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千古豪傑之士。未有不如此。特非恒人所知耳。其是非可不顧。猶不可勝聽。案可不之不讀否。或讀不顧爲句非。

高郵董君墓誌銘 案日記。董君卒於光緒元年。公二年閏五月過揚州始知之。此文當在二年後。其子對廷請作。八家文鈔云。古文中四言體。至公而造其極。開閩震蕩。變動鬼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繼者矣。

黃氏族譜序 光緒元年。

附祧議 光緒三年六月。在李幕議穆宗升祧典禮作。賀松坡云。此與劉子駿毀

廟議。韓退之禘祫議。歐陽永叔濮議。曾文正公郊配議。皆有當於人人之心。

送曾襲侯入覲序 光緒三年七月。

馬太夫人壽序 光緒五年己卯九月。是月公攝天津府事。蓋馬君遭憂去。遂代

其任。此文必先期作也。張廉卿云。極意刻畫昌黎。乃甚肖似。尤愛其陳義遺言

之雅。

贈太僕卿故福建臺灣兵備道吳君墓銘 光緒三年丁丑。賀松坡云。譎宕。或

往往孤特獨立。賀松坡云。自道。

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 光緒四年戊寅。張廉卿云。全篇極意經營。旨在詞表。

賀松坡云。此與曾文正季公碑同一妙遠。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光緒五年己卯。張廉卿云。前路叙次。純用昌黎家

法。末乃自出新意。綴孫侍講書以亂之。甚妙。

祭丁樂山訪廉文 光緒六年庚辰。丁名壽昌。直隸按察使。本年卒官。秋七月日子。案日子連讀。十日十二子也。見南史劉之遴傳。

朝鮮貢使集讌圖記 光緒六年。張廉卿云。前面敘高麗貢使登郡樓數語。最間遠可愛。後幅字句聲響。無一不酷肖退之。至奕弱不自葆就。男閩生謹案。文專就藩屬立言。而國家失於控馭。自見言外。

安徽按察使豐潤張君墓表 光緒六年。張廉卿云。篇中提頓旋折鉤勒處。一一有法。

答王晉卿書 光緒八年壬午。以下冀州作。張廉卿云。酷似姚惜抱與人論經學書。閒雜以詼詭之趣。則惜抱之所無也。又云。承示大箸。此一首尤服膺不置。必傳無疑之作。

李相國六十壽詩 光緒八年。張廉卿云。驅邁之氣。瓌璋之詞。足以嗣響揚馬。伏見往古歌詩。張廉卿云。其氣古。其詞雅。最近似班孟堅。

讀文選符命 張廉卿云此文高卓奇礪前無古人 又云此與李剛介誄蓋已軼姚梅而上之矣 范肯堂云公之斯文非唐以後之文也至其學問之弘毅剛正亦庶幾乎太史公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 張廉卿云文甚奇縱 八家文鈔云瓌奇偉麗似周秦諸子此等文體乃先生獨創非他所家能有也

福建臺澎道剛介孔公碑銘 光緒十四年戊子二月 賀松坡云此文初稿統論臺灣大勢其說甚具已而謂濤曰其人其事不能稱此文濤曰韓退之送鄭尚書序非其例乎先生曰送序可也施之碑志則不可乃改爲之 又云頃讀張先生孔公臺灣祠碑記乃如先生初稿所言兩先生皆亡殆無從質所疑矣 張獻羣宗瑛云宗瑛妄意張先生文乃臺灣祠碑故可就全境立論先生此文乃剛介墓碑故以不稱爲嫌也 男闔生謹案銘尾六句乃一篇大旨所寄仍注重臺灣大勢立言特通篇抑鬱不發至末始一及之文章之道固無定律可循至其精微之

蘊則亦不能外也。

清河觀察劉公夫人詩序 光緒十三年九月 劉名樹堂字景韓時爲清河道。

張廉卿云。僂傑廉悍。橫厲恣肆。此等題乃能爲此奇文。作者故乃具絕大神通者耶。

李相國夫人壽序 光緒十三年正月 八家文鈔云。奧博醇厚。近西漢人。

記寫本尙書後二篇 光緒十三年七月 賀松坡云。因揚韓之說。神游其境。與之

冥合。而文之雄譎。遂與揚韓相類。亦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八家文鈔云。

二篇氣體醇厚淵懿。蔚然西漢之文。

范蔭堂先生壽序 范爲肯堂尊人。肯堂以乙酉三月至冀。七月南歸。此當其南歸

前作。八家文鈔云。擷揚馬之精華。而變其貌。奇闢雄麗。獨有千古。藏鏹百萬。

刻本作纒誤。下人之耆尙有不齊。案用筆突接硬轉。

孔叙仲文集序 光緒十四年戊子。張廉卿云。用意甚佳。范肯堂云。淡而有鬱。

致。賀松坡云。疏朗秀逸。

李剛介諫。光緒十一年乙酉。張廉卿云。此文自曾文正外。無能為之者。公於此

體。蓋專長獨擅矣。又云疾讀一過。使人變色失步。其高奇殆非近世所有。閣下前

書謂肯堂有萬夫不當之勇。吾於公亦云。吁可畏哉。八家文鈔云。英偉跌宕。光

芒四射。於四言中。翔闢奇境。先生獨擅之作。

論語叙贊。賀松坡云。刻意摹子長子雲。男闔生謹案。論語孟子皆集錄之書。其

編次先後。皆有微旨。孟子七篇次第。公既於平本詮發之矣。論語之旨。則於此文

闡之。

祭蕭君廉甫文。光緒十四年五月。廉甫名世本。官終正定知府。張廉卿云。姚

惜抱氏謂哀祭之祠。楚人最工。大底鬱勃煩冤。虛無縹渺。不可方物。韓退之祖之。

其祭朋舊之作。所以獨有千古者也。文乃深得此指。故不襲其貌。而神獨似之。

答張廉卿書。光緒十三年閏四月。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光緒十三年七月。

答張星階書 當與上篇同時作。星階名映樞。官冀州州判。

送張廉卿序 光緒十四年。廉翁南行。計始於是年六月。至九月成行。此文必六

月後九月前作。張獻羣云。此文乃先生自道之辭。李文忠公之於先生。蓋如是也。案此評未甚恰當。八家文鈔云。此義實前人所未發。持論精覈而名通。

祭方存之文 光緒十四年十月。存之名宗誠。桐城人。官棗強知縣。以文學名於時。八家文鈔云。風趣絕高。

祭弟文三首 光緒十五年己丑正月。八家文鈔云。沈鬱冤憤。騷些之遺。

張筱傳六十壽序 光緒十五年。以下到蓮池後作。張名紹華。桐城人。官至江

西布政使。賀松坡云。風神蕭灑。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光緒十五年。范肯堂云。此文出而功名氣節之士有不以

先生爲然者矣。固當獨令當世誦之耳。賀松坡云。先生既能官。無復再出之意。

木抄上卷之三
故其言如此。余嘗與范肯堂論此文曰。先生此文所謂其中有我在者。肯堂曰。然。吾與張幼樵同讀此文。幼樵不以先生之說爲然。以爲國家有事。復召而用之。寧得自甘安逸而終不出也。此亦所謂其中有我在也。

銅官感舊圖記 光緒十七年辛卯八月 范肯堂云。此惜抱先生評峴山亭記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堪絕世之文也。其曰神韻縹緲。真善讀歐公此文。然頗議其人爲誰。二句爲俗調。欲依海峯改之。當世則不以爲然。二句正歐公神韻起處。特其調爲後人用。俗耳若依海峯。則似強而實促矣。當世以讀彼篇之法讀先生此文。自謂能得先生深處。

張靖達公神道碑 光緒十九年癸巳六月 八家文鈔云。叙次一本史記。銘尤淳古奇峻。他家所無。李公伉爽不爲謙。范肯堂云。此昔時尊論以董公行狀等作。惟其人肖之。無容心者。然文斯妙矣。然公雖執謙讓。范肯堂云。相資濟云云。開拓之筆。此則關紐後半篇。好在皆以澹語經營。蓋果能自然矣。

誥封淑人梁淑人墓誌銘 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一月。案許名振禕。字仙屏。時爲河道總督。八家文鈔云詭雋。銘詞直偏屈宋。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光緒十七年。賀松坡云。先生讀漢書諸王傳。於發覺反謀處。皆用紅勒。即此篇之意也。又云。先生嘗言賈生閒人骨肉。乃小人之尤。吾嘗有文論之。而不敢示人。恐駭人聽聞。濤請一讀。堅不許。即此文也。今讀之。文筆雖奇。而理則確切。乃世閒不可少之文。且可因此而悟讀史之法。

題玉露禪院 光緒十八年正月。在涉寧作。八家文鈔云。流連感歎。歐陽子得意之筆。

策問二首 光緒十五六年閒。蓮池課士作。

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記 光緒十八年十月。賀松坡云中。幅用韓公體。益加恢奇。前後古雅頓宕。其神亦絕似韓公。公於江南節。賀松坡云。仿鄆州谿堂詩序而變其貌。八家文鈔云。銘詞風神宕逸。宛轉多姿。韓公不能逮也。

袁望清詩序 此篇疑亦在壬辰年。范肯堂云。無波瀾生發。亦並無意思掉弄。只若就事論事。平放數十語。澹折一二筆而已。深遠綿邈。不可攀追。讀此才知歸熙甫題張幼于文太史卷。尚嫌俊快。而王介甫挾道德待世等文。真不免淺滑也。

賀松坡云。筆勢鬱盤。

旌表節烈張太宜人碑銘

胡氏譜序 此下二篇當是癸巳年作。范肯堂云。公評叔節文。以爲空翠撲人。此自深洞中古時綠也。是非久而後定。男閩生謹案。公於舉國蒙昧之秋。獨立主張開化。不屈不撓。其所守正自如。是此絕大識議。特借譜事發之。

姚公談藝圖記 姚公名瑩。字石甫。桐城人。姬傳先生弟子。姚仲實叔節之大父也。

范肯堂云。曠然千載之感。實切於身。遂爾恣意唱歎。此已上與太史公六序精神混合爲一。下與歐陽公抗手矣。我無蘇氏之才。王曾氏之學。何以爲弟子乎。三復悵然。豪傑之士二句。范肯堂云。悲咽從此起。是後中國多故。范肯堂云。不

知者謂是姚沒曾未興。有如是之叙次耳。則未喻其筆下所以悲放處咽斷處橫掣倒轉處。純是太史公歐陽永叔勝境。收句范肯堂云。用筆有宜向盡處盡者。此類是也。避之反失。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序 光緒十九年 范肯堂云。纏綿往復。外集中爲人取法之文。先生之弟鐵君。賀松坡云。先生謂濤曰。子嘗爲叔父乞余文。余訖未爲。故於此文及之。濤敬應曰。得此數言足矣。末段木假山記一節。八家文鈔云。案先生二子皆知名。與明允相類。故引木假山記作收。妙極自然。非泛設也。范伯子云。質之先生當知中峯魁岸踞肆。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凜乎不可犯。雖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云云。若喻已與二子。則不能爲是言矣。

題范肯堂大橋遺照 作此文廉翁尙在。當亦癸巳年。賀松坡云。此文之佳。固在有談諧妙趣。尤當玩其節奏。已上四篇。疑皆同時作。

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光緒二十年甲午六月。八家文鈔云。前半有關清代兵制。

後半所以開迪新學。矯切時論。文之英光瑋氣。與曾相諸祠記埒。一旦有事。男闔生謹案。文作於中日戰事以前。而淮軍之必敗。已若燭照數計而決之。後幅學校未廣。人才未出云云。若代爲惋惜。實即所以箴之也。

贈光祿大夫合肥李公廟碑 光緒二十年六月。

程忠烈公神道碑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六月。答賀松坡書云。來示謂收束蘇州事後。宜綴以克復金陵數語。使文勢闊遠。自是卓論。鄙意有所劫。蓋功名之際。至爲難處。政府自來成敗論人。當蘇州克復後。金陵尙未到手。朝旨嚴催李公會攻金陵。文正函檄並催。而意旨則深知沅帥足辦此事。金陵固且垂克。惟慮李相果來分功。而忠襄不能無介介也。李公知之。左右支梧。不肯遽往。已而金陵成功。其事始解。故文字中。欲將蘇州專屬之李。金陵專屬之曾。使二事分明。程公事中不敢涉及金陵功績者以此。賀松坡云。一氣奔瀉。而節節收束。紀律謹嚴。而提頓蕩漾處精神洋溢。自馬班陳范及韓歐王外。皆不足語此。八家文鈔云。全篇皆

從旁而側面煊染生情。是爲加倍寫法。尤以戈登陪襯。奕奕有神。時出時沒。如史記平準書之有卜式也。

武安縣孫君墓誌銘。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九月。賀松坡云。其體勢及自醒作意處。皆似韓公孔君勝墓銘。

題馬通白所藏張廉卿尺牘冊子。廉卿先生卒於甲午年。此必甲午以後作。贈別馬通白詩。在甲午秋冬間。此蓋與同時也。賀松坡云。奇情逸興高韻。非復人間所有。

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銘。光緒二十年。賀松坡云。質健奇古。惟韓公有此筆力。國家柔遠。賀松坡云。憤世之心。乃時時發露。

姚節婦贊

從兄鄆城知縣吳君墓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月。康之名寶三。公從兄也。

八家文鈔云。有逸趣。義法尤精。教授其弟。案本集第字皆作弟。此弟亦第字。非

兄弟之弟。

跋五公尺櫬 李相出聘列國。在二十二年丙申。此當丙丁閒作。賀松坡云。抑揚吞吐之閒。其風神絕似史記。

黃來庭墓表 光緒二十二年。八家文鈔云。聲色並茂。先生治冀之精神。讀此可以想見。

弓斐安墓表 賀松坡云。此熙甫歸府君墓銘之類。然彼論古。此言今之外國古所未有之事。其創端造境極難。而文之古奧淵雅。乃過之遠甚。

石埭李氏族譜序 賀松坡云。叙次分合順逆。復疊處。皆似史記。論尤精確。

榮成孫封君神道碑銘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

左文襄公神道碑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八家文鈔云。氣勢瑰偉。震蕩六合。而意旨所寄。尤在筆墨之外。公既成軍而東。賀松坡云。此段初讀之。以爲既稱公不

爲曲謹小讓。此二事似不必書。已乃悟此文皆推本於曾胡之知公。書此二事者。

非言公之謹讓。乃言曾胡之喜公出也。或欲刪貽幕事。尤不可。篇中皆曾胡並舉。此處自不得獨言胡公。男闈生謹案。刪貽幕事。乃蕭敬孚丈說。號曰恪靖定邊軍。八家文鈔云。先生嘗謂恪靖者。國家褒異之稱。豈可自以爲號。記此蓋譏之也。汪星次墓銘。光緒二十二年。

誥封一品夫人葉母徐夫人墓誌銘。光緒二十二年。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伯平名啓泰。長沙人。官終江蘇巡撫。賀松坡云。先生所見者大。不以早退爲高。論雖奇創。實則通澈和平。故以橫絕古今之文。而婉曲乃爾。蓋有湯鑊以徇之者矣。男闈生謹案。時在承平。而公已有危亡之思。故著論悚切如此。

潘藜閣七十壽序。光緒二十三年。賀松坡云。雄駿簡峻。夫不習外國之情勢。男闈生謹案。謀國偉略。於閒澹出之。後來庚子之禍。已若預見。又案潘名青照。桐城人。與公交甚厚。潘卒。公作挽聯云。我聞彭澤將歸。得一郡小留。遽至於此。世

與君平相棄。幸夫人無恙。今其奈何。

鄭筠似八十壽序。光緒二十三年。筠似名驥。一字雲史。其興武邑書院。公爲作聯云。明公家法。有禮堂寫定之經。異日當成通德里。此地昔時多燕市悲歌之士。爲我一弔望諸君。以武邑有樂毅墓也。賀松坡云。滑稽。

送季方伯序。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季名邦楨。字士周。江陰人。閩浙總督芝昌之孫。賀松坡云。斡旋絕有力。八家文鈔云。先生之文。多經世閱識如此。

天演論序。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自此以下。皆有手稿。其叙次先後。釐然不紊。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云。接二月十九日惠書。知拙序已呈左右。至乃以五百年見許。得毋謬悠其詞已乎。賀松坡云。古今中外著述。得此斷制。學者乃得心有所主。文之反復盡意。似曾子固。而傲睨之概。俊逸之詞。則子固所無也。祭翁大家文。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賀松坡云。以奧折之筆。運古質之辭。往往數十百言。如一句。而接換伸縮。在在不測。先生四言詩。蓋獨有千古。即此短篇。已足

駕韓王而上之矣。

祭姚漪園文 光緒二十四年。姚桐城人名爲霖。字錫九。公嘗與唱和。見詩集。

王中丞遺集序 光緒二十四年 中丞諱植。會稽人。安徽巡撫。賀松坡云。道緊

矯變。烏乎世運之遷流。男闈生謹案。文作於庚子亂前。其時上下狃於治安。以爲無事。公獨深思遠慮。欲謀所以維之。故詞意警湛如此。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贊 光緒二十四年。

會里朱氏族譜序 光緒二十四年。八家文鈔云。綜散分合。其法一本史記。

翁大家墓碣銘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廣昌縣城隍神廟碑 賀松坡云。先生四言詩。皆空所依傍。自我作古。斯文乃仿九歌。大招招魂而爲之。其盤鬱之勢。深婉之韻。詭怪之詞。足與之埒。山沈淪兮爲淵。男闈生謹案。四句叫起下文。繡畫兮山河。男闈生謹案。敷天奇憤。鬱極一洩。非爲城隍作也。賀評深婉云云。尙有未盡。

通州范府君墓誌銘 范卒於戊戌十二月。文成於己亥三月。三子繼起。男闔生謹案。文以孝親爲主。特於三子榮拂生情。倍饒風致。

裕壽泉中丞六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壽泉名裕德。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之兄。張獻羣云。意含諷刺。而文特婉曲。八家文鈔云。先生文不特詞旨淵懿高古而已。實有經濟當世之偉略。以故聲光並茂。蔚然有關世運。此文亦其一也。案裕公實畏邊疆難處。樂河南無事。不知腹地之治正不易言。此文既揭其隱。因舉內治之要以箴之。贈言之義然也。其後庚子之禍。卒起於內地。民變文固若洞見矣。

柯敬孺六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柯名劭懋。劭恣學使之兄。清賦非令典也。案公抱經世之略。噤不得施。於當世所稱善政。多不謂然。偶一發之於此。

贈內閣學士東海關道劉公墓誌銘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賀松坡云。李文忠之受謗。以當時忌之者多。而曉事之人少也。先生嘗引以爲恨。劉公既沒。先生向其

家索取事狀作爲此文。不但爲劉公及文忠辨謗。以自洩其憤。蓋欲破天下之愚也。男闔生謹案。公挽劉公聯云。如明公可謂才臣。鄙夫謬附清流。能毋杜門齟舌。知太史當成佳傳。賤子欲求行狀。一爲鑽石埋辭。當時詆毀李文忠者。皆以清流自詡。此鄙夫謬附清流。即謂李秉衡等也。七月十二日。與周緝之學熙書云。劉公墓誌。擬稿奉呈。中多忌諱。以韓公撰王弘中張孝權胡良公李邦張署等墓文。皆不假借曲諱。墓文蓋將告之後來。非以告當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也。蓋名實之眩疑於世也久。賀松坡云。將叙公之不得志而去。先發此論。下文云云。乃益令人抑鬱不平。李公去位。文正治事之學。歛絕於天下矣。男闔生謹案。李相見此文。使人傳語先公曰。文章極似曾公。曾公治事之學。雖絕。而文章之傳。固未絕也。聞以爲一時佳話。而山東巡撫。故李公所拔識。男闔生謹案。時山東巡撫爲李秉衡。先公作此文時。秉衡勢方盛。方倫叔來書。引慶歷聖德詩爲戒。先公答之曰。此國之大事。不敢曲諱。然亦願知好之勿宣播也。今此書已佚。故不見於

尺楨中。世如波騰。男闔生謹案。公此等銘詞。足以橫絕百世。

龍泉園志跋。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賀松坡云。此文蓋歎兩先生之文采不足自彰。而此志亦不足賴也。低回往復。有弦外之音。

裕制軍六十壽序。光緒二十五年。裕祿字壽山。時爲直隸總督。庚子之亂。爲外國聯軍所敗。殉難而死。某獨顧視公諸子句。男闔生謹案。文若曰。國家大難。公及身或可自全。諸子殆必不免。然孰料不期年間。公已躬嬰其禍也。可慨也已。

方曉峯八十壽序。光緒二十五年。雲畊名汝翼。貴池人。官直隸知縣。人莫不喜順而惡逆。案雲畊賢者。故爲陳此義以勸勉之。亦贈言之所宜也。

仁和王尙書七十壽序。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王文韶字夔石。時官戶部尙書。軍機大臣。案此文不無譏嫺之意。蓋王公之休休有容。非真有益於國。故後幅有善類盡植。緩急足恃云云。所謂更進一解也。

鹽山賈先生八十壽序。光緒二十五年。賈名拱宸。字星垣。恩綬佩卿父。

記校勘古文辭類纂後 光緒二十五年。

胡問渠墓誌銘 光緒二十五年。問渠山東按察使胡景桂月舫之子。八家文

鈔云高古特出。不顯造請高門男闔生謹案非不造請也。但不顯顯事此而已。

此古文用字法。

誥封太夫人陳母熊太夫人墓誌銘 光緒二十五年。

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袁文誠公神道碑 光緒二十五年。賀松坡云長篇文字。

須多用提筆束筆。觀此文可見。左遷鴻臚寺少卿賀松坡云以上隨父治軍。

至是始謝兵事。賀松坡云以上佐李左軍並收束兵事。用廕補戶部員外郎賀

松坡云以上京朝事及河南振事。曾不登于中壽。悲夫。賀松坡云以上結束。

維後之昌四句。男闔生謹案末四語專爲慰庭而發。乃全篇精神之所注也。慰庭

方爲東撫。其野心公已逆見之。

贈道員直隸州知州陳公墓碑 以下三篇已亥庚子間作。

江安傅君墓表 賀松坡云。有謂此文傷繁者。先生以爲知言。然叙藏書事極酣恣。其豪情逸趣自足動人。

誥封夫人張方伯夫人墓表 八家文鈔云。矜練中特著風趣。

李勤恪公墓銘 此下二篇。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月避地深州作。勤恪公名瀚章。字筱泉。文忠之胞兄也。賀松坡云。局法筆法一由心造。而動合自然。與道大適。老年化境也。

深州風土記叙錄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八家文鈔云。公此等文。自馬揚外。無能爲之者。

馬佳公夢蓮詩存序 光緒二十年冬在京師作。賀松坡云。離合禽縱。純以神行。誥授武顯將軍王公墓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五日在京作。九月七日諭。兒書云。前撰王襄臣碑。文本不工。老衰筆退。殊不稱意。其起處叙曾祖死難。因與襄臣事相發。故揭明。其收筆言兄弟之累者。乃一篇微意。襄臣小航之兄。小航乃

新黨。吾疑去年襄臣死事之慘，乃舊黨深恨小航，波及其兄，故縱拳黨毒害之。然不可明言，故前言教其兩弟皆成進士，小航其一弟也。後言已別不復見，見他兄弟多奇氣，恐其難免於亂世，所謂他兄弟者，即小航。小航不可露，故於其少弟之痛其死，借論兄弟之累。此所謂草蛇灰綫文法，但恐未能佳。其銘詩歸重文字，則是吾與襄臣相交之迹。銘詩與前文固可不別出一意，此亦古法也。與之語時事，多與人意合。賀松坡云：朝鮮之役，公獨是合肥；越南之役，則不以彭左爲是。所謂多與人意合者，殆指此類。

祭李文忠公文 光緒二十七年 李公薨於九月二十七日，文作於十月二日。

賀松坡云：李公薨，斯文先出，而李公之生平亦以斯文而定。先生讓左公碑，注意其得名。此文論李，又注意其得謗。知左之得名，即知李之得謗。知李之得謗，即知左之得名。讀此兩文而國論亦定。八家文鈔云：嶽峙淵泓，俯視一切。

丁維屏編修所輯萬國地理序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丁維魯字奎野。

山東人時為東文學社生公文作維屏蓋筆誤。八家文鈔云奇情遠想憤慨而出。今未三十年而如俄如德當時強大之國轉瞬皆已破壞讀先生此文可謂有前識矣。

原富序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古之生財之塗博矣。賀松坡云其說甚精。

與牽引古義以比附西事者不同。然終非自造境界。蓋非先生文之至者。案賀公此說亦

拘 八家文鈔云識議閎偉。歸然經世之言。

黃淑人墓銘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月十三日。八家文鈔云後幅慨深而神遠。

案後幅低徊慨歎悠然弦外之音。

劉笈生詩序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劉名敦元女適天津徐氏即徐總統

世昌之母也。八家文鈔云後半奇逸妙遠不測。男闈生謹案後半以山水喻

文學以大龍喻先生詩委宛深微用意使人不覺文章奇妙處也。

謝衛樓所箸富國策序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八家文鈔云此文鍼切

晚清時事而發。詞旨警悚異常。男閨生謹案。時大亂之後。太后方舉萬壽慶典。而中外百僚爭求供獻珍琦。以希媚寵。故文中特著召賓上壽娛遊玩好云云。以見意。

周易象義辨正序 以下八篇在日本作。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日。賀松坡云。語近詼諧。而義則通澈。文筆之譎詭。殆不可方物。八家文鈔云。持論閎通。必如是乃可以言易。

跋蔣湘帆尺牘 七月六日。

金子濟民周易本義啓蒙纂要序 七月二十二日。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七月二十三日。八家文鈔云。沈鬱頓挫之文。

高橋白山詠經子史絕句千首跋 七月二十三日。

岸田吟香萬國輿圖誌略序 八月八日。八家文鈔云。用意絕佳。

高田忠周古籀篇序 八月十四日。八家文鈔云。閱識偉議。得未曾有。

日本學制大綱序 八月十七日。八家文鈔云。筆力橫健特甚。具見採世苦心。

冬至祠堂祝文三首 以下還國後作。十一月二十一日。八家文鈔云。三篇高格。皆在西漢以上。

武強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十一月三十日。

姚慕庭墓誌銘 十二月四日。慕庭名濬昌。父即石甫先生也。八家文鈔云。文境清遠。一如其人。

跋王畏甫遺文 十二月五日。畏甫名嚴恭。桐城人。與公同年鄉舉。

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十二月二十日。

李文忠公墓誌銘 十二月二十日。賀松坡云。祭文專言公之被謗。蓋慨中國人之不曉事也。此篇則絕不言其被謗。專論外人之傾服。而謗者之不曉事。益可於言外見之。其寄慨尤深。銘辭乃自明其作意。跋五公尺。櫝言中外之是非不同。亦即此意。又曰。祭文言被謗。墓銘言外人傾服。神道碑言人必壞其成。不能大展。

功能。然已能措柱艱困。三篇用意不同。雖同言一事。而精神各別。

詩樂論

以下外集

案詩樂論。漢表讐字序。三易異同辨。益稷辛壬癸甲說。伯祖逸齋先生文後序。讀內則辨。讀漢書古今人表。二十八宿甘石不同考。詩序論二首。讀盤庚。讀項羽本紀。漢王劫五諸侯兵攷。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書鄭康成詩二南譜後。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共十六篇。當皆癸亥以前。研精學術文字。尋孔顏樂處論。爲里中舉節烈引。二篇當是癸亥年入學後作。

贈蕭君敬甫序 同治元年壬戌。敬甫名穆。桐城人。晚客滬上。以校刊書籍得名。著有敬孚類稿。

尋孔顏樂處論

漢表讐字序 以上二篇。說見前。後放此。

左忠毅公畫像記 咸豐十年庚申冬。避地作。

章冠整傳 咸豐十一年辛酉。賀松坡云。適緊簡勁。無一懈筆。賊亦以是怨東

同或或七上上書

卷三

十五

鄉未發。賀松坡云。未發二字。住而不住。忽插入章氏於東鄉爲巨族數語。伏下戰事。乃突接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二句。言怨而未發者。因誅求不報而乃發也。其奇處在中閒插入章氏一段。若以常法爲之。賊亦以是怨東鄉下。便徑接又所誅求輒不報。某年月日。擁衆大掠東鄉。其下乃接章氏於東鄉爲巨族云云。文法非不明了。然無此奇妙矣。

伍烈女傳 咸豐十一年。

三易異同辨 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案此出國語。刻本三作之誤。

益稷辛壬癸甲說

爲里中舉節烈引 文云庚申辛酉之間。則在同治改元以後。當癸亥甲子閒作。

伯祖逸齋先生文後序 逸齋名廷輝。字建標。府學生員。見日記家譜。

王烈婦墓表 同治元年壬戌。至於勢窮事迫。男闔生謹案。桐城陷賊最久。再克再失。此文意皆有所指而言。特借二烈婦發之耳。

矮栝說 文云後經兵亂環吾居栝柏爲一空蓋謂庚申辛酉二年又云前年吾叔父斧其下枝之輪困者又縱其上枝之萌蘖者踰年而是栝且高於牆丈餘矣前年當是壬戌則作文當在甲子年也 男闈生謹案此文公蓋以自喻

讀內則辨

讀漢書古今人表 男闈生謹案此文公之特識後來賀松坡先生多近此種

廿八宿甘石不同考

遊大觀亭故址記 同治二年癸亥應試安慶作 賀松坡云意想高遠風神跌宕

先生少作已能追步歐公 然則非有不朽之實男闈生謹案方先生方負盛名詞旨蓋有所激射

原烈 意在糾正方先生之失當與上篇相先後

銘十一首 疑癸亥前作

左忠毅公父母像讚 此文當是庚申冬與左公畫像記同時作

楊壽山先生墓志銘 同治六年九月。泊大通舟中作。

錢楞仙駢文序 同治六年十月四日。此下二篇在曾幕作。錢名振倫。字崙仙。

烏程人。楞仙其別字也。

靈谷龍神廟碑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賀松坡云。曾公集中有此題。前文即

就公作稍加刪節。入後借寺宇興廢。發抒偉議。感歎深至。遂爲曾集中出色之文。

菊農先生七十壽序 當是同治六年四五月間回里時作。八家文鈔云。意思真

至。發前人所未發。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略 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從曾相在京時作。

朱嘯山六十壽序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曾幕作。嘯山名富春。見曾集。

黃侍御墓表 同治七年。獨自編修遷御史二句。賀松坡云。今不然矣。

魯莊公納子糾論

痘神考

讀韓非子 以上三篇疑亦在曾幕時作。世之閉戶著書。男闔生謹案。公此文亦實有所指。

蔡烈婦傳

題彭孝女册子

與朱肯甫書 以上三篇疑乙丑上第後在京師作。

汪府君家傳 公於同治七年九年皆嘗歸里。此在里中作。知非遭憂後者以言葬親而未及遭憂事也。

李太夫人壽序 同治八年己巳正月五日在京作。殆易所謂自天佑之者也。男闔生謹案以太史公表序證之。蓋不無譏諷之意。

籌洋芻議序 光緒十年薛爲甯紹台道時。

尹處士傳 在里中作。

吳太夫人墓表 同治九年閏月過揚州作。

李氏譜序

王氏譜序 同治十二年遭憂後作。

戴氏族譜序 以上三篇疑皆同時。

題葉氏家誠詩冊子 公於同治八年二月從曾公到保定。文當是時作。男闔生

謹案。用意在其當否。姑不深論句。

李相國五十壽序 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在深州作。方存之云。文體近韓。有奇

崛之致。又云。亦是前叙後論文體。而氣自凌厲。

題深澤王琴航遺令冊子 此下二篇當亦與前後諸作相先後。

洪夫人傳 出硯篋給賊案給刻本作給誤。

曾文正公神道碑 同治十一年八月深州作。

求闕齋讀書記序 光緒二年丙子八月後。在李幕作。

石匣龍神廟記 光緒二年。公是年八月始到津。廟雖成於七月。文則當少後也。

廬州會館記 光緒二年九月。

蔡篆青詩集序 與前數篇同時作。

安徽通志序 光緒三年丁丑。方存之云。雅潔有蘊藉。是豈執簡之士二句。方

存之云。用筆甚妙。漢之彊也。案彊當作疆。

慎菴圖記 光緒二年五月以前。居憂里中作。慎菴名起升。馬其昶通伯父也。

鮑太夫人墓表 光緒八年十月冀州作。乙酉三月與王逸梧書云。往年委譔老

伯母墓文。曾山驛遞寄長沙。並論及叙述閩德。昔人所難。不善爲之。易入塵俗。故

不敢刪拾年譜。而別出一義。冀稍脫凡近。文既不足觀采。立議又頗涉憤世。無周

身之防。執事取其意旨。不須勒石墓道也。

記太史公所錄左氏義後 光緒十年甲申十一月。八家文鈔云特識。何至乖

異如是。案手稿至作自。至乃刻誤。八家文鈔本亦誤。

二許集序 光緒十四年戊子九月。八家文鈔云。中幅鬱然特起。千載常新。

記姚姬傳平點漢書後 光緒十六年庚寅十一月。以下三篇蕪池作。

書滄州王希岐所著切韻書後 光緒十五年。

記古文四象後 光緒二十四年。八家文鈔云。此公晚年文字。老勁殊不可及。

辨程瑤田九穀考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避亂深州作。

跋所書柳子厚詩 以下二篇庚子十二月亂後入都作。

題董文敏選錄史記真蹟

遵旨籌議摺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正月。

尾崎字說 光緒二十七年正二月間。

抱一齋記 二十七年二月。

跋西師意所著書 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西師意實學指鍼序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月二日。

李文忠公事略 直督臚陳事跡疏 辛丑十月十日。其於兵謀利鈍卓有遠見

如此。八家文鈔云。句勢如鐵鑄山立。

山東請建專祠事略 十月二日。

江蘇專祠事略 十月十七日。

浙江專祠事略

福建專祠事略 十一月二日。

河南專祠事略

上海專祠事略

天津專祠節略 賀松坡云。甲午敗後。濤嘗請先生紀海軍始末。言其創立之艱。而

惜其輕於一擲。先生諾之而未及爲。讀此文可知大略。是時中外定議。賀松坡

云。以上摘論籌議語。以下實辦。自未購鐵甲之先。賀松坡云。練兵用人並爲一

段。又如險固地形。賀松坡云。六事外附益一條。八家文鈔云。文勢至爲閱駿。

忠文身後。先生爲之辨謗最力。無如此文之詳盡者。

京師請建專祠呈稿 十月二十一日。

詩序論二首 以下八篇說見前。且有古序抵牾不合者。案公手稿。古上有與字。

刻本誤脫。

讀盤庚

讀項羽本紀

漢王劫五諸侯兵考

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 伯衡名澄鑒。與公同年鄉舉。見前楊壽山先生墓志銘。後

以進士爲湖北知縣

書鄭康成詩二南譜後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北遊紀略序 同治十三年。清逋決疑獄。案逋下當脫賦字。

代李相自陳衰疾難膺重寄摺 光緒二十一年。賀松坡云氣體似潮州謝表。

祠堂祝文三首 光緒元二年間里居時作。

祭汝上府君文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

錄歐陽公詩本義跋以下補到 光緒十二年二月。

題王晉卿注墨子 光緒八年。

都司白君墓誌銘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八家文鈔云。此篇集本失載。其奇古非

他人所能及也。

對制科策 同治四年。八家文鈔云。此乙丑廷試對策。行狀所謂不用當時體。倭

文端欲置一甲。而某公抑置三甲者也。文稿久佚。集本亦不載。今從其家搜得。以

關先生出處大節。故特著之。風簷寸晷。中弘瞻如此。豈常人所易及哉。於是

三考六計之法。以馭其臣。八家文鈔云。制策所問四事。今以講學爲主。而餘三事

胥納於其中。不惟義理允洽。而文字亦有條不紊。此所謂義法也。將何以仰副

陛下求言之意乎。文鈔云。以上總冒。並申明不循制科格式。俸薄而無以自給。

文鈔云。議論極似大蘇。敢臆列而敬陳之。文鈔云。以上條答所問四事。天下幸甚。文鈔云。以上歸本君德作收。與起處相映。

附佚文存目考

禘祫議 案日記當作禘祫考。

讀墨子 案即補刻之題王晉卿注墨子。作讀墨子誤。

劉猛將軍考 以上三篇。原刻目錄所載。

明堂考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日。見會文正公日記 日記。吾少時作明堂考。頗見賞於曾

文正。今其稿已佚。

三正辨 已上二篇目。均見日記。今補錄之。

與曾履初兄弟書 八家文鈔云。此書關先生出處大節。文集中不載。今從尺牘鈔入。

與弟書二首 八家文鈔云。以上二首。尺牘中亦不載。茲從其家藏遺稿搜得錄之。

以見賢哲之用心。與恒人相去千萬也。案此二首尺牘續編已收入。

附八家文鈔所錄深州風土記四篇

河渠 賀松坡云。河渠賦役兵事三篇。嚴密而縱宕。蓋兼漢書史記之長。而遠識孤懷。傲睨今古。則子長所獨擅。孟堅不能也。

歷代兵事 八家文鈔云。千餘年來兵事。纖悉備載。而歸結於近世之拳敵。自首至尾。如一筆書。中間提頓轉摺。處處有法。自史漢外。蓋鮮見此大文。

流寓 八家文鈔云。奇逸蕭散。

物產後叙 賀松坡云。物產後叙。仿貨殖傳叙。叙錄仿法言。奇古皆足與埒。而識力過之。八家文鈔云。聲響采色。酷似史貨殖傳。已上尺牘三篇。風土記四篇。皆文集所無。爲八家文鈔所增入者。案公尺牘中應入文集者正多。今不遑搜輯。後賢必有能辨之者也。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詩集箋證

答劉省三軍門見寄 此劉公平賊後乞假歸里有詩寄公公作此答之 日記同

治九年庚午九月初二日丁中丞回蘇與劉省三軍門同去省三軍門因六月下旬樞廷頗議防禦故諭令來營及是事緒少定劉公徑回皖中此公近日頗希冀督撫不能鬱鬱久居此也詩疑即此時作君王近日方嘗膽指外交棘手而言謂主上憂勞不得自安逸樂也劉爲淮軍第一名將此四詩皆極意慰勉之作首章勸其勿以功名自滿不言功者猶言不可言功也次章勸勿久留鄉里豈多時者言不可久延也三章勸勿沈湎聲色末章勸其再立新功而語皆含蓄不盡婉而多諷有關時局甚大非漫爲酬酢者比 公在曾李幕府壯肅以武人極佩仰公

時風氣固塞。朝議不知外事。公勸壯肅上疏。請開鐵路。爲定疏稿。中國鐵路之建。實始於此。李文忠與張幼樵書云。此乃鄙意所欲言而未敢言者。見李集朋僚函稿第十九卷。公輓壯肅聯所謂芻言繆采。入朝曾草早囊封者也。湘淮軍平賊功雖高。皆戡定內亂耳。海寓大開。必雄飛域外。方足增重國家。四章用意在此。章法一貫而下。若劉之悻悻乞身。更爲不足道也。公初出時。本有天下自任之志。故劉以定遠爲比。公兄肅甫曾佐劉幕。故有孟堅入幕云云。

題吳桐雲城南飲餞圖 桐雲名大廷。公嘗爲其墓誌銘。見文集。銘云。曾文正公

再鎮江南。薦起君自助。益重知君。此詩當同治六七年間與吳同客曾幕時作。

題蕭廉甫望雲圖 蕭名世本。與公同客曾公幕府。交誼甚厚。後爲正定知府。卒官。

公有祭蕭廉甫文。詩當是同治七八年。在曾幕作。山谷詩。北窗風來舉書葉。

又竹枝詞。我家白髮問烏鵲。姜維母以當歸寄維。見三國志注。

成都楊研星惠贈二詩。依韻奉酬。並徵壽言。公於同治七年冬。作家嚴慈雙壽徵。

言略。八年元日定稿。此詩當是同時所作。前首末二句。勸其勿輕出。次首起二句。自謂無意與人爭功名。荀子。鯀鮒者浮陽之魚也。眩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注。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山谷詩不應太玄草。晞價咸陽市。謂呂氏春秋懸咸陽市。門一字千金。揚子雲恨不生其時。取其金而歸也。身世雞蟲漫短長。一本作商蟲。論衡有商蟲篇。

題張柏溪採芝圖 同治七年戊辰正月三日作。紹京桐城人。與公同鄉舉。零陵句以喻文學。末二句以文章之傳自任之意。再世夔臯。謂文端文和公父子。末二句謂紹京不以累世聲華易其儒素之業。而屈宰小邑。故可貴也。龍伯高見後漢書馬援傳。援誡兄子書。宋史文苑傳。李公麟字伯時。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

謝丁筠卿惠茶墨用相國贈吳南屏韵 戊辰五月朔。在曾幕作。玄圭句。以上叙丁贈茶墨。餽殮句。以上言二物皆爲主人所有。主人謂曾相也。腐儒句。以上

言不用茶。窮鼠句。以上言不用墨。薑芽斂手見劉禹錫詩。窮鼠空嘴見東坡黠鼠賦。鼠在橐中空齧欺人。冀人見釋也。山谷詩處處煮茶藤一枝。東坡煎茶詩。蟹眼已過魚眼生。磨盾見北史。荀濟不服梁武帝。謂人曰。會楯鼻上磨墨作檄文討之。封藏句。以上合寫。分似似即贈也。退之詩寫吾此詩持送似。賈島詩。今日把似君。玉堂用杜詩焉得置之貢玉堂。晉書王羲之傳。如紫春蚓。如縮秋蛇。爲試句。以上借茶墨發揮抒升沈之感。江平二句。應章首。會澆二句。總結作收。

東阿道中和曾劼剛公子別李佛生元韻 注庚午九月 是時送曾公回江南。蓋與惠敏同行。據日記爲十一月。九月乃十一月之誤。佛生名傳。湖北孝感人。曾公幕客。有詩名。張濂亭有送李佛生序。燕草句。謂曾公去後。公留官直隸。明年仍不能歸也。

馬通伯求見張廉卿以詩介之。末以曾公作收。寄慨深遠。言曾公之門。尙有如此。

之散才。則馬生汲汲求師。亦未爲得也。左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莊子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馬求見張。當在金陵鳳池書院。此當癸酉至丙子間。遭憂里居時。下一首並同。

方菊裳以其先人麟軒太守冬夜課子圖見示索題。麟軒名錫慶。桐城人。官臨江府知府。菊裳名寶彝。舉人。刑部郎中。育泉公有方麟軒太守行年錄序。略云。麟軒與余髫齡交。秋闈不售。援例任京官。改縣令。管牧守。歷任以來。隄工海運。捐輸量田諸政。盡心於國。因力主減賦。與方伯抗爭。一經句見漢書章賢傳。萬言不值一杯水。太白詩。淮南子。聖人不重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旅舍勸許八飲酒。許亦桐人。公作二許集序。有雲卿秀才。其族也。此詩似公有行役。以許偕行。故於旅舍作詩勸之。元規庾亮字。晉書王導傳。導不平庾亮。每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藏神。五藏神也。此即山谷詩藏神夢訴羊躑。蔬之意。而小變之。日飲無何。漢書袁盎傳。

蒙陰道題壁 公於光緒三年服闋後。四年戊寅。在家營葬事畢。五年五月赴部驗放。此當是五年三月北上塗中作。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公由江南移督直隸。公隨行。曾公日記。二十六日傍夕。與吳某甫至野觀泰山徂徠諸峰。詩所謂朔風吹雪記從征也。曾公初見公。以漢禰衡爲比。此追記其事。五句言曾公已逝。六句言海國多事。末二句言今日無復曾公之人才。惟其遺烈與山斗同永耳。次首片雲句。公自喻。怪石喻世難。末用山谷詩意。言知己已逝。無可復言。惟對酒開顏而已。

答王鼎丞元韻 王君原作自注云。丁丑八月十六日夜對月奉柬。丁丑光緒三年。公時在天津李相幕府。距丙寅歲初從曾相時。已閱十年。鼎丞名定安。湖北人。與公同客曾幕。公輓鼎丞聯亦云。當年定交在太白樓頭。共看人敬張君嗣。案公初從曾公在濟寧。濟寧有太白樓。然金陵亦有太白樓。故公題金陵湖廣會館聯云。邀太白樓一千年明月。不必定言濟寧也。晨裝搏曾廳大謝詩。荀子非相篇。

臯陶色如削瓜。傳說身如植繡。枚乘七發。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因墀國在西域之北。見拾遺記。玉卮無當。見韓非子。西洲即晉書王導傳羊曇過西州門痛哭事。公詩皆作洲。北行七哀詩亦云。征驂昨與過西洲。洲州同字。出看句。以上叙在曾公幕府。書成發凡謂定安所作湘軍志也。水經。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至臨湘縣。東入于湘。一統志。漣水在湘鄉縣。此言定安作志時。閉門句。以上叙十年後再見。元戎謂李相。末句指王君侍姬。言君喜我來。君之侍姬當亦爲之歡笑也。與起處綠鬢紅袖。中間美人紅顏。相映爲章法。

冬晴奉和李佛生元韻。此下諸詩。皆曾公歿後公與佛生同官畿輔。在天津所作。詩云。小吏有時排雁鷺。又云。八尺畫堂褰章服。則已卯九月後。擢天津府時也。謝靈運謝瞻皆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侯與馬借對。唐人多此例。隨事改。謂曾相已逝也。

次韻李佛生。三國志。徐邈嗜酒。自稱中聖人。韓詩。不到聖處寧非癡。蘇詩。臣今時

復一中之南史王融傳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詩首句酒。次句詩。三句總五句。飛揚。六句濩落。末復總結之。此章法也。至於意興瓌奇。精采飛動。則非尋章覓句所能拘矣。山谷詩。春溪蒲稗沒。覺翁說文。翁頸毛也。此以覺翁與虎子作對。設想甚奇。詹尹端筮見屈原卜居。

又黎侯謂萼齋。方隨使西域。張謂濂亭。世上浮榮今已空。佛生晚而好佛。故云。

又詩云。小吏有時排雁鴛。知爲攝天津府時。又云。新年冰水漸滔滔。則光緒六年庚辰正月間也。時佛生將南行。故有故園兄弟如相問之句。馬曹用晉書王徽之事。坐曹見漢書薛宣傳。日坐曹治事。

次韵李佛生兼示哲嗣和度。拄笏看山。亦在官時語。停雲佇月。謂李之意方有待也。家雞野鴛。則兼爲和度而發。五句自謂。六句謂李。鷄音見莊子。此以喻和度言。吾曹涉世已深。但望兒輩繼起耳。和度名嘉璧。佛生第五子。工書。書法六朝筆意。適古。公嘗傳印所著寫定尙書。和度筆也。

次韵許涑文觀察擬諸將五首 此五首皆詠伊犁議俄約事。當是光緒六年春間。曾惠敏奉命使俄時作。首章總叙。首句言邊防久懈。次句言敵情多詐。後漢書隗囂傳。棗弓臥鼓。莊子。猶應響景。又云。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此言平時既無先事之防。臨事又張皇不能鎮定也。三句言西北形勝。四句言通商要道。梁書裴子野傳。西北遠邊有白題國。杜詩胡舞白題斜。五句言當年征服金川之成績。六句言藏番臣貢。漢書郊祀志。天馬歌。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見漢書王莽傳。末二句言國權所關。不可放失也。國語守固不媮。節度不攜。節度攜三字本此。次章詠崇厚以議約獲譴。大何用賈生疏。大譴大何。何即訶字。次句譏其辦裝時未辦懸河之口也。三四言新約失平。國論反對者衆。縛馬書見漢武帝能輪臺詔。五六言國權一失不可復得。而棄地太廣。尤不可從。末二句追憶祖宗開國之盛。而承平已久。歎應變之無人也。三章詠左文襄。是時左公主戰甚力。務收人望。故首句云云。次言其新有平定新疆之功。三四恐難再操勝算。

五六言其部下將領均未能迅赴機宜。故用遲渴二字見意。李文忠與譯署函稿。

議及左軍。略云其所恃劉張兩軍。毅齋劉錦近狀如此。朗齋張亦以久役乞假。軍

心不固。外強中乾。設有決裂。深爲可慮。詩意與此略同。謝艾張重華將。見晉書重

華傳。陳安事見晉書劉曜載記。皆切西北邊事。藻不妄抒。末二句譏其勇於任事。

當時以主戰爲清議。左公持論正與之同。所謂扶清議也。四章詠曾惠敏。望其

能以口舌收功。折衝尊俎語本國策。漢書終軍傳。軍無橫草之功。元裕之詩。百二

關河草不橫。五六追述文正生平外交政策。常持和節。以不戰制勝。孫子兵法不

戰而屈人之兵。屈人兵三字本此。末二句計惠敏必能折衝禦侮。望持國者俾得

展其所長。後惠敏改定元約。卒如所言。五章詠李文忠。起言李公爲國家所賴。

潭潭大度如臥虎。用山谷詩。言范忠宣之臨事持重。不輕開邊釁。守便宜用史記

周勃世家。太尉卒守便宜。不肯出兵。以喻李公對時局之意見。三句言其平定粵

捻之功。四句言外交事繁。亂絲見北齊書文宣帝紀。五六言將相盈朝。末言今日

之事仍非李莫屬也。此詩五章一氣搏挽而下。當作一篇讀之。首言事絕重大。次言中朝無能勝任之人。三言左公方一意主戰。以得時譽。四言曾侯出使。宜且聽其所爲。五言大計終當決於李相也。詩中且字仍字。乃極旋斡有力處。

和王晉卿雜感元韻 此下均在冀州詩。案伊犁俄約六年冬始議定。此詩當七年

作。晉卿於八年壬午到冀州。然公與結交已久。不必壬午後始有詩也。前首起

三句叙在曾幕助平內亂。四句言成功後鼎貴者之多。五六句言俄約議定。中外當可漸安。末二句望惠敏還朝。能虛己以讓同寮。卒成弘業。抱朴子寸膠不能止

河流之濁。義山詩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鬪心。次首起句用東都賦。散

皇明以殲幽。菟醬見漢書西域傳贊。好冠見穀梁春秋。薦紳句。公自注。用漢書匈奴傳贊。案漢書原文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

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數語與方今情勢極合。故引用及之。二句連讀。又見

海外各國風氣已近大同。而吾方斷斷爲域內之爭。尤可歎惋。癡不郵其緯而髮

宗周之隕。見左傳。

依韵送范肯堂南歸。范公以十一年乙酉三月至冀。是年七月乞假歸省。此七月
中送范作原詩見范集。起十二句皆謂范。首句言范之學詣。與道大適。前無古
人。次句言其才氣橫出。空所依傍。三句言心知其才非可力强。鉅海句言其家近
海。得清淑之氣。聖遠八句自叙。以爲學涉世二義兩兩相承。以寫己之懷抱。尙得
四句喜其來而惜其去。覲省六句言其歸省之樂。文度王坦之字。父述愛之。常
抱置膝上。事見晉書。長公。張釋之子張摯也。見陶公詠貧士詩。此喻其尊人。末言
罷官後欲相就謁也。

晉卿用韓孟會合聯句韵見寄依韵奉酬。此蓋晉卿在冀主講。赴京應試。還寄之
作。故有從賦魚赴壑之句。晉卿以丙戌春捷南宮。詩當在其前一科。起四句總
挈。三句承首句。四句承次句。百罰用漢書陳遵事。夫子十二句詠王。顧余十
六句自叙。初從亞夫營。謂在曾幕。褰韉二句功成身退。國棟句謂曾相逝世。專

城十二句叙到冀州。求師得王。樸斲見書梓材。微虺見詩巧言。傷燔即闕茸。史公文。在闕茸之中。公詩又云。鬼瞰高明出燔傷。音塵八句叙會合之樂。歡棕四句叙王去應試。從賦謂王守官自謂。治安四句言世難文學無用。當時晉卿方治考據之學。詩云無益箋蟲魚。後又云捨要摺碎瑣。後生滋眩疑。皆所以箴之也。吾衰四句。祝其遠到。慎莫句。寓規戒之意。末四句收束。並望其再來。

晉卿垂示新詩依韵奉酬。晉卿云。詩在八年壬午十二月。此亦箴砭當時治漢學者。意謂乾嘉諸儒破碎經義。無當大雅。仙藥瓊漿。非深通文事無由得預也。次韵王晉卿蠍。屠蒯揚解見國語。淳化見史記五帝本紀。魏勃見史齊悼惠王世家。巧噉二句。公自注。酉陽雜俎。蝸牛食蠍。蘇詩。黃雞啄蠍如啄黍。君不見以下。以他蟲陪襯。略似山谷演雅。詩意借此有所刺譏。謂蟲豸之姦。有甚於蠍者。蠍猶不足誅耳。末寓戒勉之旨。照壁喜見蠍。韓退之詩。

北征別張廉卿即送其東游。案日記丙子五月。公自家起復。北上過金陵。留七日。

廉卿在鳳池書院臨別尙依依也。然詩云鍾阜秋雲酒共傾。則詩非此時作。蓋其後公歸里營葬。再過金陵別濂亭矣。

依韵奉酬廉卿 廉卿於光緒九年癸未四月北來。主講蓮池書院。元詩作於八年秋間。詩載本集。所謂直北孤雲是冀州也。此和作疑在十年十一年間。十一年春日本遣伊藤博文爲全權來議朝鮮亂事。樓船句謂中法越南之戰。史記大宛傳使端無窮。此詩窮字所本。東歐甌越之地。即今越南。詩意國家多事。當用行舍藏。而未能決然引去。媿不如濂亭之芥視一切也。使風醜見退之訟風伯文。雙鳥見韓詩。朱子以爲謂已與東野。

題姚伯山木葉庵圖 伯山名柬之。桐城人。官大定知府。請劍除姦。漢書朱雲事。

三國魏志。時苗爲壽春令。去官留其犢。曰是淮南所生也。杜詩杜曲幸有桑。

麻田。世說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題劉拙菴雪灘行李圖 赤舌燒城見太玄。桔梗也雞壘也是時爲帝者也。見莊子。

縱與孫劉不平。不過使我不爲公耳。三國志辛毗語。

題拙存集劉焯詩稿。詩云閑棲小巷。則非在官時。疑光緒六七年。天津需次時作。第六句追憶曾相。

范无錯生日次韵奉賀。乙酉年七月。范詩見本集。

答范肯堂詩四首。當在乙酉夏間。是年七月答潘黎閣書云。前此飛蝗過境。所遺蝻子現均蠕動。正在盡力搜捕。不識能不成災否。又云。河工微倖粗成。一昨居然有津郡貨船來泊西關。殊以爲喜。零星各工尙未全畢云云。又與新河令言。應千云。蝻子最宜留意。雨後禾地泥濘。頗難插足。然吾輩視此事最重。或不令其遽致成災。若聽民自便。則彼皆目爲神蟲。諱飾不問。未有不自誤者也。皆與詩所言相合。公在官日。盡心民事。此四詩略見一斑。而每篇皆有奇思遠感。寄於筆墨之外。不顯顯於本事。所以高古。首章言捕蝗。公在冀八年不遷。而身亦將老。公生平文字。從不作窮戚語。此詩起二句。因節序偶及身世之感。其來無端。最爲深

鬱薄德二句氣息似文景諸詔。小人以下借以感慨時政。箴砭當道之玩愒忘大禍之將至者。次章言勸農。天地四語感慨非凡。從人二句借以刺當時之治漢學者。末四句又示人修德進業之方也。三章言開渠。浚深二句。駁上或人之言。亦以喻學術也。成敗四語亦同。實卽填字。此邦故漳絳。漢書地理志。信都。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四章言興學。范公在冀。倜儻不羈。士論多毀謗之者。故有耳語云云。公延范至冀。本欲以爲書院山長。因此而止。范詩亦有南方謂我三禮精。北方傳我狎佳麗。我以兩言微訟之。北語何傷南語戾之句。

范君大作弟姪皆有和章老夫亦不能再嘿勉成一首。光緒十四年六月。此下三章同時和者甚多。所謂冀州唱和詩也。范詩見本集。李公兒謂和度也。佛生之子。以遭父喪來冀。逝爲二句總結張李。豈况字。見後漢書東平王蒼傳。麋鹿性自謂。吾寧二句。公在官時時有解組之志。此必因時事有所不自得。故微及之。不羈人謂范。

酬張采南兼呈肯堂 采南名頴輔山東人壬午孝廉與和度同時來冀 命世豪

謂曾文正 景罔兩見莊子一障見史記酷吏傳韓文下猶取一障而乘之 夫子謂采南陶謝手謂范 會成二句唐書陸贄傳貶忠州別駕爲集驗方十五篇 放翁詩叢書坐懶無由讀且補忠州手集方

諸公倒川前韵要和勉答盛望 羔雁句謂范公乃重聘得之者吾弟謂弟熙甫公 有祭弟文三首賀松坡有吳熙甫先生墓表述冀州唱和事甚詳 張侯謂采南 李生和度 拔戟句總結左傳拔戟自成一隊又云舍偏兩之一焉歐陽棐字叔 弼文忠公子趙叟字亦見左傳此謂鐵卿名宗抃深澤人過是欲少味矣後漢書 馬援傳

次韵答肯堂采南 十四年 吏卒句見羲之帖欲極遊娛而吏卒守之可歎耳 更憶句東坡百步洪引王定國掉小舟游百步洪余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 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 後四句用杜牧之詩江涵秋影

雁初飛。黃山谷詩。金狨繫馬曉鶯邊。皆紀遊詩也。今老子婆娑。蓋有媿焉。兩盛流謂杜黃也。開笑口驚遨頭。皆原詩中語。

次韵奉和錫九并呈采南肯堂。十四年六月。錫九名爲霖。桐城人。公在天津時。幕客時已策仕。來冀謁公。後爲獲鹿令。卒官。公有祭姚漪園文。漪園錫九自號也。此詩范和作見本集。宋書謝靈運傳。何長瑜譏染髮云。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乘槎句。謂派遣各國聘使。越南事議和已三年矣。

次韵奉酬錫九。起二句謂姚。樂天詩。試玉要燒三日滿。東坡文。木有癭犀有通。皆物之病也。乳臭句。借以刺時流之暴貴者。方李蕭張。皆僚友之新逝者。方宗誠存之。蕭世本廉甫。公皆有祭文。李謂佛生。張未詳。佛生十三年七月逝。廉甫十四年四月逝。皆見尺牘。存之之逝。是年五月公始聞之。

錫九叠韵見示敬再奉和。郵無郵王良也。絕學謂南青惜抱。荆公詩。人間榮願付。苓通。方虛谷律髓云。馬矢爲通。猪矢爲苓。韓詩。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漕讀去。

聲。案此四詩。蓋姚於官場新有失意事。故多慰藉語。

錫九用杜公遭田父泥飲韻賦詩見贈。十四年七月。日余客金陵。左傳日衛不睦。日謂前日也。排印本作日誤。相然否猶云相唯諾也。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次韵謝星階送菊。星階姓張。名映樵。時官冀州州判。事跡見深州風土記。范无錯有贈冀州判張君詩。孟嘉謂張樊川公自謂。

澹齋將求官淮上賦詩爲別。同治十一年。澹齋姓齊。名光國。桐城舉人。育泉公弟子。亦嘗從曾相者。公在深州延爲書院山長。未幾解去。爲鹽務官於淮上而卒。此四詩賦以送之。時在同治壬申官深州時。集本列冀州詩中誤。首章追憶曾公。同治七年隨曾公入都。九年十一月送曾公回江南。起四句記與曾公臨別之約。是時曾公已逝。故末句云云。次章詠齊。旭日句謂兵亂新平。穆宗親政也。此詩當與上章連讀。曾公既逝而齊方求官。是白璧輕投也。蓋必有不得已之故。

但望其早退耳。然積薪之歎必不能免矣。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見史記汲黯傳。三章論學。後漢書馬援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言趨時者之過也。末二句公自謂。惠連謂熙甫。末章公自詠。起句用東坡罷徐州寄子由詩。次句用漢書龔遂傳。五六二句言當官欲有以自見。不得意則當引去耳。丑君亦謂熙甫。

送薛南溟南歸 光緒十四年。南溟名翼運。無錫人。福成叔耘子。公長婿也。時偕其夫人來冀歸寧。將去時作此送之。噓絃用揚雄羽獵賦。沈沈容容遙噓乎絃中。顏注。絃古絃字。枉汝句。以上言欲教之而不聽。真若句。以上言范能誘之使進。聽瑩用莊子。言惑也。析朝醒見漢書郊祀歌。我言句。以上惜別。文綳句。以上薛翁促歸。殿馭海謂為浙海關道。末段存問其尊人。兼勉勵作收。別久心忡忡。心排印本作生誤。

送朱舜琴南歸 朱名延薰。太湖人。時為幕客。後與其弟延熙皆得翰林。舜琴旋卒。

延熙官至湖南布政使。天柱峽之天柱山也。即灤嶽。歛三百里見戰國策。謂不及三百里也。王右軍誓墓文。見晉書本傳。北山移文。孔稚圭作。見文選。

和趙鐵卿七夕詩。戊子七月。鐵卿時在冀爲幕客。後公至蓮池。鐵卿乃著籍爲

諸生執弟子禮。五六二句就乞巧言。公弟熙甫有次韻。見四十家詩鈔。

次韻答秦昌五即以留別。戊子十月。昌五名熾。姜冀州吏目。范伯子集有秦昌

五詩序。此公辭冀州。秦有贈別詩。因答之也。搶榆見莊子。刻楮見韓非。問

雁呼卿。王符見雁門太守語。見後漢書符傳。行年今已化。用莊子蘧伯玉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然公是時甫四十九歲。詩但取化義耳。何時二句。公去官仍留

北主蓮池。未能歸里。故云。令弟謂弟詒甫。時爲汶上令。汶上即中都。孔子作宰

處也。杜公詩。令弟雄軍佐。李頎詩。吾家令弟才不羈。余病句用韓退之與李翱書。

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用典脫口而出。令人不覺。君情定許長。許者幾許也。

問之之詞。風謠句用後漢李邵傳。分遣使者各至州縣觀采風謠。公在冀詒甫在

魯各有官守。不得相聚。罷官後每歲晏必一至東省。弟留連數月。及春乃還。終其身不變。此詩蓋初決此計。答姚錫九詩亦云。從今歲歲治行具。爲采風謠券兩賢。神仙尉謂秦。閑官亦謂秦。言其微官。不必從我而去也。

次韵答趙鐵卿兼別諸子。戊子十一月。鐵卿時爲幕客。故有迎趙德之句。然其意欲納贄受業。執禮甚恭。而公不肯受。故有結韞云云。王生公自謂也。及到蓮池。鐵卿乃著籍爲弟子。子廉仲蔚並見陶公詠貧士詩。張仲蔚黃子廉也。東家句。公是年四月與趙鐵卿書云。若吾子無意於此。而斤斤焉以學文爲事。則僕非其人也。有范肯堂賀松坡諸公在。與此意同。賀老謂松坡也。時范公已去。賀留冀爲山長。故獨言之。

棣村詠堂前丁香賦此和之。己丑三月。案公自去歲乞病謝冀州。今年正月弟熙甫卒於官所。二月十三日始去冀州。二十五日到保定蓮池書院。自此以下皆到蓮池後作。棣村姓吳名寶。芻桐城諸生。公夙與交厚。時延爲館師。棣村一

字敬諧。父菊農先生。文集中有菊農先生七十壽序。述與敬諧交甚詳。棗村又嘗因事繫獄。公寫其一詩爲乞哀於曾文正。且以百口保之。遂得釋。里人傳爲盛事。並見尺牘續編。時公弟熙甫新喪。海棠以喻熙甫。丁香兩株喻已與詒甫也。絳衣謂詒甫方爲縣令。玉質公自喻。噲等伍。見史記淮陰侯傳。相如車服雍容閒雅甚都。見司馬相如傳。

汪菊坡名如金。持示劉海峯贈其大父汪寶書先生詩冊。屬爲題跋。己丑冬作。時在沛南省弟也。儻何即擔荷。贈句以上叙題。五鼎句以上借私印發慨。干人何事。排印本干作于誤。雙鳧二句言富貴無益於時。與貧賤何異。楊雄解嘲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山谷詩。或辱五鼎榮半菽。嗟豈句。以上歸入詩冊。末六句總收。韓詩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左傳。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

抵冀州。己丑八月。子由一字同叔。東坡詩每呼爲阿同。陸機弔魏武帝文。戢彌

天平一棺。五六二句言蓮池風景甚佳。又有西醫足以療疾。冀可起弟之病。此公乞休時本願也。醫僧謂西教士兼行醫術者。

海上。杜公有舍弟歸草堂檢校詩。末句公兄弟四人舊約同葬一冢。見七哀詩自

注。庚寅四月。公與王晉卿書云。某乞病去冀州。八月至冀。扶亡弟之喪至天津

附輪船南去。弟即由津至濟南。省視五舍弟。在濟南留連數月。今年正月五舍弟

奉檄回任。弟遂隨至汶上。比歸保定。已及閏月。此下諸詩。多此兩年間作也。

余居蓮池。姚錫九用杜公何氏山林韵見贈十首。山東道中依韵答之。己丑秋作。

前二首詠蓮池。泉傍句。公嘗語人曰。古人言樹拂霄。皆虛言耳。唯於泉傍則

可。蓋觀水中樹影也。後和桑甫詩。袞裳投岸浪吞天。亦同此意。心跡二句。公雖

罷官。未能遽返山林。故言之如此。弟四首後四句意亦略同。答康之云。近遊物外

未離忙。皆一意。鷄首二句開拓。末句收回。杜牧之詩。願為閒客此閒看。第三

首紀巡幸。蓮池本為行宮。多康乾兩朝御題碑碣。後四句感慨無限。第四首。

述在官時。春歸不見花。言地僻事繁。坐曹句言非素志。畫地句言無成功。末句用杜詩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第五首憶鄉里故居。三友竹栝梅也。栝梅久枯。今唯竹存耳。第六首憶吳中舊遊。末二句折回。漳濱字用劉楨贈五官中郎詩。第七首詠荷。花多故衰又盛。下三字與上二字相生。此句法也。下句亦然。絕豔四句蓋以自喻。第八首答姚。輕魚袋謂忘官爵。唐時功臣有賜紫金魚袋。太白詩倒著接離花下迷。即詠山簡習家池事。見晉書本傳。世說注。習家池。漢侍中習郁魚池也。此以借喻蓮池。杜詩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亦用此。末二句言姚方有知己之薦。能常從我遊乎。能者豈能也。問之之詞。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杜詩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第九首詠鴉以蓮池叢樹鴉最多也。范詩亦云蓮池密樹萬鴉攢。姚叔節又有經過馴柵鹿黑白熟枝鴉之句。及民國後。叢樹猶在。不見一鴉矣。黑白四句亦自喻之詞。末首總收。用意似蒼客難。末二句託意尤高。十首一氣舒卷。自爲章法。凡一題多篇。皆

當如此。公則以古文之法行之。晉書孫綽有遂初賦。采芝歌。商山四皓所作。康之同遊佛峪。有詩依韻答之。己丑冬。沛南作。康之公從兄。名寶。三官鄆城知縣。公嘗爲作墓表。佛峪在沛南。起三句憶浮山。浮山桐城之名勝也。去公家十餘里。爾謂康之。石磴句謂佛峪之景。大有似於浮山也。古詩安得車輪生四角。不肯方。即生四角之意。康之時將解組南歸。故末句云然。公已罷官。尙留蓮池。未得即歸。故遊物外而未離忙也。

擬任邱令君張琴府以東坡雪浪石銘屬題。己丑年保定作。高齋句。以上記東

坡雪浪石銘。事見坡集。離堆在蜀江中。東坡供雪浪石。摹寫離堆之狀以慰鄉

思也。岷峨四句言東坡既不得歸。復有渡海之行。而此石亦不可問。石芝詩見

坡集。閻浮二句凌空特起之筆。閻浮提梵語中國也。唐牛僧孺封奇章郡公。

李德裕有平泉山莊。二人皆嗜石者。去入句。以上借北齊墓誌陪襯。意亦句。

以上叙張。豈會句言東坡之意非張君所能解也。題桃源圖。豈伊再往迷。一入

且有待與此同。兩孫謂孫位孫知微皆工畫水石見雪浪石銘序。末五句以宦成歸里作收。並就平山堂作波瀾。平山堂歐公守揚州時所建。元次山有窰尊銘。東坡詩所謂石上杯飲無尊罍者也。仇池九華皆東坡所蓄石名。

次韵和姚錫九二首。已丑年保定作。首章公嘗告甥蘇必壽云。此詩八句。句句轉換。故章法不平。末二句言同一羈旅。作客未必勝於存官也。此段字六朝人恒語。右軍帖。此亦一段奇也。南史宗室傳。此段殊得蘇兄神力。次首惠連謂詒甫。公兄弟皆長身鶴立。韓文。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竦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長身字本此。漢書長沙定王傳。有詔稱壽歌舞。但張衷小舉手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故人程伯真之子恭甫投詩二律頗驚狂言依韵和荅。己丑秋天津作。伯真名鴻詔。亦曾公壽客。題云頗驚狂言者。公時力倡新學。士夫多駭爲未聞。次章申明此指。世說注引江表傳。孫權見諸葛恪。謂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閒

何闕逢諸葛。見漢書諸葛豐傳。雙眸句。公嘗語范肯堂云。其人無他長。惟雙目

炯然有光。故戲及之。擁百城謂書卷也。次首公嘗謂人。此詩頗自喜。公向不自

書所爲詩與人。獨此詩則嘗爲人寫之。生子當如孫仲謀。三國志曹公語。

正月三日爲詒甫新婦李宜人生日作詩賀之。光緒十六年庚寅在濟南作。次

句若使新婦得配參軍。世說王渾婦鍾氏語。鷓鴣句用山谷戲書秦少游壁詩

意。詒甫側室凡三人。晉書葛洪傳。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

詒甫生子喜而有作。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汶上作。詒甫四十餘始得一

子。公爲狂喜。時方以事解任。因作此詩。汶上有張仙祠。公以其禱祀而得。有類老

泉。名之曰蘇官。字曰似瞻。逾歲殤。後乃生子。盥而卒。又令句。以上詒甫宦况贈

證。使家謂布政使符亦檄也。韓詩。州家申名使家抑。玉麟句。以上述里父老

感頌之詞。嗟茲即嗟咨也。國策。嗟嗟乎司空馬。乃反見謂才。謂排印本作爲誤。

漢書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已聞句。以上述生子。竟死句。以上述先德。剖此句。

以上言子姓稀少。願汝句。以上祝詞。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東坡洗兒詩也。家有句至末。論古今學業。望其繼述。漢書郊祀歌。籥浮雲。晡上馳。周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

次韵和范仲林。范集有此韵。辛卯先立秋一日作。題云同至父先生舍弟仲林登。腐園臺玩月同賦。明日舍弟行矣。伯子謂肯堂公辭冀州後。肯堂南去。自己丑至此三年。公薦肯堂於李相。爲其子課師。因得復聚也。鞍馬句。公在冀州嘗與肯堂同策騎至保定。訪濂亭先生。肯堂有燕南並轡圖及詩。犀角謂弟熙甫。東坡獄中詰子由詩。眼中犀角眞吾子。次首憶濂亭。時以窮困展轉入陝。極不得志。故有會見長飢死。淵阿之句。所以深痛之也。商頌猗與那與。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謂崔瑗蔡邕也。

題姚慕庭詩集。壬辰年。慕庭名濬昌。石甫之子。公爲作墓誌銘。狂花見南史。梁始興王鑑傳。蘇詩。不比狂花生客慧。脫躡用史記封禪書。末句慨其詩境清。

冷知之者少也。

題姚叔節西山精舍圖 壬辰年。叔節名永概。慕庭第三子。時在蓮池為館師。

西山桐城之西山也。披雪洞在焉。詩翁謂慕庭公在里中嘗與同游。故有舊事

重論之句。後和慕庭口字韵詩。亦專述此事。西山精舍別業也。再有畫圖。則三

窟矣。後漢書王符著潛夫論。

藤花一歲再開。用歐公韵示姚叔節。癸巳六月。驚莫原見韓詩。言其理不易推

也。世說軒軒如朝霞舉。留芳以下自喻。

依韵酬姚仲實。癸巳七月。仲實名永樸。叔節兄也。蘧軸見詩考槃。謂隱居之

樂。賊杞柳謂方教授。疏廣疏受事。見漢書本傳。遽古遜字。易遽卦上九。飛遽无

不利。九師云。遽而能飛。吉孰大焉。飲上池。見史記倉公傳。

次韵答姚叔節。癸巳。相親友謂慕庭。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乃知其信然。見楚

詞九章。

季臯公子屬題相國臨本聖教序册子三首 癸巳七月 季臯名經邁李相少子

祇疑寫論付官奴。祇疑稿本作新看。那見仲將題殿榜。那見稿本作豈有。

周越法書苑云。羲之書樂毅論一篇。後題云書賜官奴。官奴子敬小字也。寫論付官奴。劉夢得詩。管書王羲之傳。太宗制云。獻之雖有父風。拘束若嚴家之餓隸。

世說。謝公問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云。故當不同。仲將魏章誕字。題榜見晉書獻之傳。此言古之名家不肯題殿榜。而卻願換鵝羣。故欲求其書也。誓墓文兼寓已不肯出仕之意。三首全用右軍故實組成。而皆從季臯公子生情。既典切著題。復饒文外風趣。故爲筆妙。

題吳蘭石畫册 吳名煥采。善畫蘭。有名於時。時以知府待闕居蓮池。與公比鄰。一時求公書翰者。多乞吳畫以爲配也。北方地氣冷以下。雖寫畫蘭。亦自喻其教澤。見之句。以上叙畫蘭。吾皮句。以上述吳言。以下答詞。子稱豹留皮者。公嘗爲淮軍公所楹聯。有一堆黃土豹留皮之句。故吳述之以爲請也。收處寄慨深

遠。

題趙贊臣桃源圖 贊臣當時之仕宦者。此詩以淵明白喻。而歎趙之非同調也。

桃源句。以上述淵明作序本指。以下戲趙。豈伊句。公嘗評古詩云。廣雅伊惟也。

凡言豈伊。皆豈惟也。詩言漁人再往則迷。今趙一入尚且不能。其不如此漁多

矣。挈音見莊子漁父篇。

和范肯堂元韵 壬辰閏六月。范元詩見本集。時因李相夫人之喪。公函問范須

往弔否。范作公卒不往也。行止句。以上先叙原委。欲追句。以上述近來

瀨漫。惠莊句下段。真誥。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鑽。使穿一石槃。四十七年

而石穿。遂得神。詩云穿木槃者。謂穿木之石槃也。牛鐸見晉書荀勗傳。此喻

在蓮池教授也。在年句。公素喜晨遊。在保定每晨起必携二子出為郊遊。經

十餘里乃歸以為常。誰能句。以上叙范。漢書王莽傳贊。紫色鼃聲。餘分閏位。

聖王之驅除云爾。刻日句。以上叙其婦翁。婦翁慕庭也。慕庭諸子皆從公受學。

故云周旋逮羣紀。時慕庭以江西縣令失官。來謁李相。三國志。陳羣父紀。孔融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世事句斗折。昔疑句。以上叙臨行復止。末六句。言良晤有期。並屬轉語。偉長。三國志徐幹字偉長。此謂慕庭也。

壽徐椒岑。癸巳九月。椒岑名宗亮。桐城人。嘗遊東北。著黑龍江紀略。其尊人殉粵寇之難。首句從殉難事起。作壽詩如此用筆。奇險驚人。

贈別馬通伯。通伯名其昶。公弟子。嘗著桐城耆舊傳。悲歌客。公自謂。盧敖見列子。來者難誣。魏文帝與吳質書。此二句以箴通伯。蓋通伯於文學殊未至爾。通伯終身未得鄉舉。故有一名未得之句。此甲午秋冬閒作。羣飛刺天見韓文。新恨謂中日戰事。

山谷口字韵和姚慕庭。癸巳六月。章貢口。慕庭嘗爲江西知縣。披雪洞名。在桐城西山。見前詩公自注。榮字韵最爲奇雋。榮啓期九十帶索。見陶詩。南海句用莊子。謂姚從南來與公相會也。末二句。慕庭垂老復出求仕。蓋不得已。詩意

亦以箴之。

前韵和范肯堂 白哲甚口見左傳。天下才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謝康樂語。乞音

氣。即與也。論才謂揀選人才。忍子句。以上勸范入都應舉。或辱五鼎榮半菽。山

谷詩。建鼓求亡子。見莊子。未必句。以上述范言。我聞以下解釋前語。取子

句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丁敬禮嘗作小文。令僕彈之。鶴鳴二句。用相如難蜀

父老文。

次韵答趙菁衫 癸巳十一月陽信作。詒甫自辛卯冬解汶上任。壬辰冬調署陽

信。公亦偕往。明年冬復至陽信省弟。作此詩。趙名國華。豐潤人。官山東道員。有

文名於時。濟南二句。杜工部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云。海內此亭古。濟南名

士多。參尋猶參謁也。韓詩由來駮鈍癩參尋。世說。謝尚聞袁宏詠詩聲。歎美

不能已。明珠按劍見史記鄒陽傳。千里句。以上叙久聞趙名。新得其文集。以下

歎美其學。兼答來詩之意。後半一句一轉。愈轉愈深。所以蒼勁而沈鬱。詩言

文章仕宦不可得兼。趙乃兼而有之。左畫圓而右畫方。豈能兩擅其美。然官高不用。亦與無同。但贏得詩壇盟主而已。雖然。乘除相較。所得已多。又何必以長往爲嫌邪。不見龍眠潛客休官已久。落魄燕市。至今求歸不得邪。

趙詩 前半叙公贈以寫定尙書及漢書平點。吐屬名雋。運詞典雅。設尊句謂嘉惠士林。其道必由乎此。四譯句謂見之報紙。同心句謂知音者少也。雙魚落空與憑虛句。皆言初未相識。雙魚以下造語最奇。松窗句尤奕奕有神。生氣迸出。蒼茫二句。斷對尤有工力。蒼茫句謂彼此意氣相投。上下句謂公之學識上下千古。能銖兩悉稱也。歲闌二句。謂歲闌天末。本憶人之時。而今乃憑虛使我復長離懷。末四句。預期後會。而漆書大簡切尙書。游俠切漢史。不脫本題。自然熨帖。其典蔚渾成如此。

次韻姚慕庭冬柳 癸巳十一月陽信作。

爲詒甫和范肯堂冬柳韻 通首代詒甫自喻。

同我起已上F皆

卷四

十八

甲午冬至 以下四首均汶上作。詒甫於甲午二月回任汶上。是冬公遂赴汶上。集本注云陽信誤。前首起四句謂國兵連挫。次首末二句仍承明此意。自爲章法。而以壯心豪飲置於中聯。以見懷抱。選奕字見漢書。注云怯懦不前之意。奕即輓字。與巽懦通。義山詩。日薄不蔦花。此謂已蔦之花逢春又盡開也。

金掄甫送酒賦謝 前四句喻李相以遼東之敗而爲時論所劾。牛雖瘠。債之豚上。其畏不死。見左傳。

弔戴孝侯 戴死節在乙未正月。詩即於是時作。孝侯名宗騫。甲午之役以道員守威海。力屈而死。史記匈奴傳贊。世俗不參彼已。又云惟在擇任將相哉。此參彼已及後擇任字所本。漢書趙充國通知四夷事。畫餅句。以上言國家昧於機宜。輕啓外釁。頽敗原稿作力屈。捐糜原稿捐作身。青油船也。舟中之指可掬。見左傳。節士句。以上言國兵連屨。遺禽句。以上言戴守威海之績。閒氣句。凌空特起。空群句言公會與相識。對峙句言旅順大連與威海相望。爲北洋之

門戶偏携句言旅大先失。遺禽句用左傳使羣臣往遺之禽言無人救援使名將坐困爲可惜也。危急句以上言朝廷舉措失當。閱歷二句謂李相面欺謂

翁常熟等主戰者漢書匈奴傳季布曰樊噲可斬也乃嫉主戰之辭牧謂李相也。

史記李牧守邊不肯出戰匈奴以爲怯雖趙國之士亦以爲吾將怯公送李相出聘亦用此語。末學膚受謂自附清流者高言腹誹謂有忠謨至計不能聽也。

國論二句折落用杜公章法。

左膏二句謂左寶貴死於平壤水師鄧世昌死

於海上句法精鍊奇拗驚人。三益友也古詩開徑望三益此言戴之死節儕友爲之增氣。二離見文選傅咸詩注云二離日月也。

白桃花

乙未春汶上作。

第四句用退之李花詩後半亦公自喻。

北行七哀

乙未七月詒甫卒於汶上官所公聞赴犇往經紀其喪還保定歸途作。

轅馬句攝下僕馬二首爲聯篇之章法。

前死句謂詒甫因病篤乞休未幾遂

卒。入手二句詞旨最爲驚拗驚心句謂塵世可驚之事甚多從此長辭不復與

兒曹相競也。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見賈生鵬賦。方死方生用莊子。王子敬亡。子猷哭之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見世說新語。休論二句及三年句。塾筆均不堪卒讀。汝非二句從旁襯寫。悽惻動人。

送李傅相出聘海外五國三律 丙申春在京師作 韓致堯詩。敏手重開造化門。

國語。其勳銘于景鐘。戰國策。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吾君句。姚錫九云。當時李公

失上寵眷。投老遠征。實有屏諸四夷之意。而措詞和平忠厚。深得詩人敦厚之指。

第三首漢主渾忘充國老。語意亦同。卻笑二句。言班生壯節如彼。臨老尙思生

入玉門。爲不達也。昨歲句。甲午之戰。軍略皆由內定。此句略爲表白。趙國句

見前弔戴孝侯。楊雄文。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桓伊事見

晉書本傳。公又有與李公尺檮云。好戰求功。孫叔食伍參之肉。爲臣不易。桓伊識

謝傅之心。白日浮雲亦寓君門萬里之意。末二句有味外味。亦爲李公微泄其

不平也。

答姚疇九元韵 丁酉秋作。疇九名廷範。錫九之弟。官山東嶧縣。被劾歸。圓光

二句喻國家殘破。素娥二句刺孝欽后。羊仲求仲為蔣詡三徑之客。詩云失

羊求。則不以二姚為可與也。

元韵答姚錫九 南樓蓮池之高樓也。太行句突起。嘉招句。時錫九官獲鹿令。

有山水之勝。約公往遊。

再和疇九 首句用史記天官書。阜其財求。見國語。求與賅同。此詩所謂以曠為

憤也。

依韵答蔡甫兄 蔡甫名汝縉。公再從兄。繞樹二句亦喻世難。孤憤字用漢書

匈奴傳孤憤之君語。以與大圓為對。傳寫多作孤憤誤。君見二句謂朝貴多倖

進。無能立功業者。次首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

疇九用杜韵見惠依韵奉答 藻詠樓即蓮池之南樓。棄相印著書。史記虞卿事。莊

子吹劍首者一快而已。

依韵酬桑甫 太白詩三尺童兒唾廉藺 時桑甫在寓抱恙末二句情至則不當

疏闊而又能疏闊故云雜易于也禮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日本梅原融寄示近作十許首卻寄 戊戌年

往歲六月藤花再開作詩示姚叔節今年多雨藤又再花仍用前韵 有若句國策

嬖女不敵席寵臣不敵軒言不久也心知二句寓危亡之愆

日本有前田九華者寄詩一章叠韵奉酬 漢書賈誼傳淮陽之比大諸侯厖如黑

子之著面麟遊見禮記狗功見史記蕭何世家

日本西京本願寺武田篤初持寶刀見贈賦此奉謝 二十五年己亥 此首最見

公之壯懷 莫干謂莫邪干將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古湛盧劍之價值見吳

越春秋 王藩四句言此刀本王藩貴主以自裝飾者愛客而脫贈之今以轉贈

公似即贈也 今以句以上客語 多客句以上謝詞 吳越春秋干將妻乃斷

髮剪爪投於鱸中遂以成劍 操戈句東方之學本自中華不獨一刀然也 天

地以下自抒懷抱發爲遠感。 攸飛斬蛟見呂氏春秋。善刀見莊子。注云善猶拭也。 衛不然見相如喻巴蜀檄。謂防意外之虞。

吳振齋同年出其尊人家誠冊子屬題。 振齋名繩曾。河南固始人。官直隸知縣。被劾罷。三子箋孫。笈孫。質孫皆仕宦有聲。 連收句。案公詩雖有此言。實則振齋三

子僅箋孫得乙科。餘子均無科名。後箋孫以道員任京師警廳丞。笈孫民國初爲徐世昌秘書長。質孫亦爲山東河工督辦公。已不及見矣。 大貝句。以上言振齋

子弟多佳。 那用句。以上言子弟之賢不關己之困躓。漢書酈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劾去。 世業句。以上叙家誠冊子。 青牛經老子。白馬笈佛經。漢明

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見北齊書韓賢傳。著鎧入障。佛經中語。 儻僂謙恭也。見孔惺鼎銘。鬼瞰高明。揚雄解嘲。 謂闕句。以上言其家風斂

退。故後嗣盛昌。非但闕而必遂也。 作生日公自注云云。或謂公詩多不自注。此非難解。自注何也。曰作生日者。慶祝其生日之謂。此固非注不明。 吳君父子以

生日宴飲爲戒。此詩祝其生日。故云犯嚴。

日本詩人本田幸之助來訪賦詩送之。前首三句切樓桑。四句切易水。人才包新舊。山谷句。散皇明以燭幽。東都賦。中國二千年詩家。本田君皆能歷歷言之。故次首起二句云云。後六句言近來斷斷有新舊之爭。此非大雅之論也。真得於文學。豈有負國者。但恐偏才小慧不足名家耳。觀日本維新之後。舊學彌復振興。非先聖之教澤乎。公自注用韓非事。排印本脫公自注三字。看君屈指。排印本君誤花。

日本上野岩太郎自輦下來保定見訪。卻寄維摩經。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荆公詩。異域山川能斷取。神仙傳。費長房有縮地術。一掉鼈頭炫海田。公初稿炫作變。炫與變同義。唐書白居易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曹深州出其師陳蘭洲先生手札屬題。庚子八月。曹名景。郈字東屏。湖北人。時任深州牧。公避地深州。頗與相得。起四句公自謂。五六切主客姓氏。越人

方謂其師札。徐君劍見史記吳世家。蓋公堂見曹參世家。

題山谷真蹟 辛丑三月在京師作。

日本金子彌平見示近作二首 甲午戰後李文忠憤收屺之辱欲聯俄拒日公謂非計不如與日本結好作書論之甚詳此詩隆中策指此詩指壯偉日本士夫多能誦之前首管葛句蓋隱以自況即通次章消息。

題龔仲勉古印徵 說文序繆篆所以摹印九阡見楚辭即九州也 晉書謝混傳。

卿莫近禁巒西京雜記五侯各致奇膳婁護合以爲鯖謂之五侯鯖 漢元帝寵弘恭石顯殺太傅蕭望之蕭生字見本傳 李蔡謂李斯蔡邕。

詠秋草 辛丑七月十七日

寄題湖南俞虞軒中丞臥遊圖 壬寅二月十六日 俞名廉三時爲湖南巡撫。

張振卿侍郎耿鶴峯太守各用拙題臥遊圖詩韻投詩見贈依韻卻寄 三月廿八日 張名英麟公同年進士。

新瀉縣視學官湯原元一投詩見贈 五月八日。此下遊日本作。廣武狂談謂

阮籍登廣武而歎時無英雄也。白題斜舞見前諸將詩注。

謝大阪麥酒株式會社村田彬贈扇。五月九日

過朝鮮王京 五月十一日。首句言中國。次句言日本。三四句用漢光武賜資

融詔及南越王趙佗答文帝書。末二句言時人多以高麗擬中國者。此目論也。

中國豈亡韓之比哉。然以魴鱖枯魚爲言。則其勢亦危矣。

船泊釜山追記昨夜海行風甚一絕句 五月十四日。此痛中國經此大創而不

寤也。

過馬關 五月十六日。公過馬關訪李文忠議約故址春帆樓。主人請題榜。公爲

書傷心之地四大字。一時報紙轟傳以爲名筆。願君無忘在莒也。見管子。

謝松方幸次郎 五月十七日。時觀松方造船鍊鋼等廠。晚宴於其邸第園中。

化工句謂船廠。餘興句謂園林。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公時方徘徊於出處

之間。因歎彼邦賢哲。無論出處皆有益於國計。而今則不能。故兩驚心也。

赴大阪歡迎會會者七八十人。五月十八日。

遊本願寺十詠。五月二十日。公遊日本。欲取師法以救危亡。十詩中多此指。

第三首追憶蓮池。釣魚臺即蓮池之君子長生館。第六七八三首皆自謂。公晚

年得大學教席。頗欲振興教育。而滿人之無識者如奕劻榮祿輩。多方以箝制之。

此樊籠局促諸詩之所以慨也。第九首謂日本變法。

赴西京歡迎會是日會者七十餘人。五月二十一日。

赴西本願寺之招賦五絕一首。五月二十二日。儒佛之教皆已無用。故末句云

云。意奇語雋。得未曾有。

赴交詢會會卒成二十字。五月二十七日。

土居香國昨日席上贈詩。六月二日。尙秉和云。先生在日本酬答之什。共七十

餘首。皆能於無形之中。發抒大邦風度。名儒胸襟。一種睥睨海宇之神。往往於口

角間溢出。使人不覺知。深得杜公神髓。爲國際間絕唱。首二句言中國當年文明之盛。三句自謂。四句祝其復興。五六言日本不與中國俱微。末二句以開新自任。詩無羊。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三島侍講贈詩席上次韻奉答。六月二日。王母謂西域。詩意東來觀光無異西遊歐美。後森槐南贈長篇古風。即承此意極言之。末二句即左傳與君代興之意。故特用和清字見意。言欲繼日本之盛而起也。

土居通豫送詩疊韻答之。六月五日。通豫香國字。三四二句言爭門則俱窮。和好則競勝。

關義臣字湘雲惠贈大詩依韻奉和。六月五日。怒鼓與江東。公自謂從曾公平內亂事。次句言日本此時亦正在衷甲。三句承日本。四句承中國。五句言同時共功名者皆已喪逝。六句謂關。末二句並收。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吳質字季重。雲長關羽也。

再疊前韵答土居香國 六月五日。五句言中日可並盛。六句言道一而已。收尤雄偉。日本詩人森槐南等極歎賞之。

應日戶招遊江島 六月八日。公早有雄視八荒之志。今已垂老。惟望後生有能繼志而起者。故一再申言之。以見其意。

三省堂有岡正一者遊時賦二絕句 六月九日。次首末二句。公在日本極被優禮。而中朝達官多忌嫉之。此詩微露其意。

昨自江島歸得土居香國二詩 六月十日。

精養軒之遊所得序詩均未及答。土屋弘昨補一詩索和奉酬 六月十日。勝遊

句。顏延年作五君詠。去山濤王戎二人。以其鼎貴也。

土屋伯毅用前韵見寄依韵奉答 六月十二日。

赴大倉之招長岡護美爲二詩和答 六月十三日。一士句公自喻。

移居永田町森有禮宅和荅森槐南 六月十五日。槐南名大來。日本詩家第一。

與公交甚篤。原詩在傳狀冊中。

森槐南前贈長篇。今依韻和之。六月十九日。芝英句。以上中國自古視東海爲

蓬萊仙境。羨門高誓皆古仙人。見史記封禪書。雉鳴句。以上總言西域各國。

一女句。山谷詩。徵側持戈敵百男。後漢書。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

威靈句。以上言本朝盛極中衰。年以句。以上日本變法圖強。殊鄰謂西方各

國。雄邦謂日本。所晞句。以上奉使來遊。世說注引出經叙云。僧伽提婆姓瞿

曇氏。妙於說法。莊子。黃帝遊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那用句。以上訪詢所得。

卻望句。以上遊覽。至言句。以上述來詩之意。努力變化不沿襲。乃來詩所主張

大旨也。末段冀國勢復振。然後歸隱。精衛二句。自喻。完鄰走敵。見歐陽公范

文正碑。文著此四字。亦用意處。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見維摩經。雞壅句。見莊

子。此言隨時變化。甘遂句。言新法足救時弊也。

野口多內。去年在吾國。得古今儲貳金鑑一帙。六月二十一日。此詩用意甚精。

儲貳金鑑本內府秘笈。庚子之亂爲日本所得。故以聖主傳賢爲言。謂本朝歷有明訓。不立儲宮。此書無可用。適足以資日本也。國語君作故。西京賦。自君作故。何禮之拘。

赴近衛公之招遊御植物園 六月二十二日。第五句。公往日本。適當國兵連屺之後。以一彼一此爲言。不餒其氣。前詩齊秦莫漫問雌雄。亦此意。疆場字排印本作場誤。

昨森槐南偕永坂石埭來訪 六月二十三日。永阪詩見傳狀中。玉池日本詩人梁星巖所居。永阪爲其弟子。又居其故宅。故有傳衣之句。補處見楞嚴經。衙官屈宋用杜審言語。末四句謂欲興中國必先除姦邪。此來詩之旨。欲從問其詳也。

赴巢鴨風病院爲賦一絕 六月二十五日。我中國也。山谷詩醫得儒生自聖顛。自注云。出素問。蓋儒生多自聖。實乃病顛耳。

題伊藤稻子扇 六月二十九日。稻子伊藤俊三之夫人。侍奉公甚周至。杜詩

黃四娘家花滿畦。千朵萬朵壓枝低。

永阪招至向島有菊池君即席贈詩次韵和荅 七月一日。公晚年出任教育。有

意興化。而阻於時勢。恐不能勝。時用懸懸。三四申明此指。儒以詩禮發家。身在

江湖心在魏闕。皆見莊子。

森槐南即席有贈再疊再和 七月一日。

結城琢寄詩索和又寄日本刀 七月六日。次首後四句。蓋言中國取法歐西。乃

勢不得已。究難強合。而大小迥殊。野心者亦未必能遂也。韓詩。高詞媿皇墳。左

傳注。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螺師吞象出釋典。

又寄西京知事大森鍾一絕句一首 七月六日。

中島勸作字寄木下先生因作一絕 七月六日。

小村俊三郎索字途閒爲一詩贈之 七月六日。小村俊三郎。日本公使小村壽

太郎之姪。精華語。爲外部派遣接待公者。公與楊蓮府士驤書云。近因留學生與券使違言。竟將吳孫兩孝廉驅逐回國。侵奪吾國權。侮辱吾志士。皆令見者不能復堪。某不勝憤怨。屢欲拂衣還國云云。又與常濟生書云。此間禮待甚優。至吳敬恒驅逐回國。知其於吾國甚無禮。以此不願久居。所言皆與此詩用意相發。

森槐南招飲坐客西京福原公亮有七絕見贈依韵答之 七月十日。

槐南即席賦詩依韵和之 七月十日。

永井士居北條三君皆川一韵贈詩依韵並答 七月十日。

北村前贈詩而詢曾見否亦依韵和之 七月十日。東西并一堂。公生平之所嚮向也。

赴加藤正義郵船公司之招 七月十一日。

赴長岡氏之招依韵和答 七月十六日。霽月薄雲。與下章永夜清吟看玉繩。皆以喻開化之迹。

新岡旭宇前贈詩書扇 七月二十二日。

日戶先生招遊觀水上放火花 七月二十四日。五六句謂歐西文明以裨益中

國則可。若欲相侵陵。殊非易也。末謂欲弭釁端。須綢繆於事先耳。晉書周顛傳。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木村知治晨送詩來依韻和荅 七月二十五日。赤壁以喻戰釁。髯蘇公自喻。

森槐南書示與本田種竹唱和媯字韻詩疊韻和荅 八月二日。此詩成後。公頗

自喜。本田見此詩被稱為田生。意乃大迂。闔生時在傍告之曰。漢人稱生皆老

師大儒。此田生字亦本漢書也。田終不懌。公乃改田生為竹君。且告曰。稱竹君與

老槐相配也。然稿本未改。二妙見晉書衛瓘傳。

和荅岩崎奇一七律用元韻即效其體 八月二日。此詩句格奇剗而精整。前無

古人。

題辻武雄萬國誌略用媯字韻 八月四日。隋書禮儀志。記里車有木人執槌車

行一里則打一槌。

研經會招飲于星岡次韵答池田精一絕句 八月五日。

巖谷孫藏席上索詩寫付一絕 八月八日。此亦借喻時事。巖谷爲北京大學所聘之教師。公作此詩送之。故有酒樓送客之語。通首皆以託喻。

次韵和本田種竹 八月十三日。首章前四句。因本田於庚子亂前曾來謁公。故云。末句蓋謂其學猶未至。次章首二句。言宇宙日新。學者難得真諦。三句謂中國。四句謂日本。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章亥見山海經。郢書燕說見韓非子。僕緣見莊子。兩行二句用左傳臧武仲事。風趣絕佳。

赴江木冷灰等檀樂會之招 八月十五日。第五句自謂。即陶詩衣露不足惜之意。六句謂國勢。葦菘事見荀子。末二句歎開化之難也。

次高島張韵 三句自負之詞。四句言毀譽皆不足校。末二句亦同此意。公在日。本極受歡迎。而中朝倭幸時有謗言。日人多爲不平。故詩每及之。許猶如此言。

何必惹此等愁也。世說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次岩溪管韻 五句言光不明。六句言賊在內。末言不必大奸慝。即此昏庸蒙蔽。已無如之何。慨朝政之非人也。

又次江木一絕句 此又作自解之詞。肯者豈肯也。

赴本願寺之招席上次韻答菅了法一首 八月十八日。公還國後擬先回里一

行。首二句述此意。魚粥。僧寺於粥時擊木魚召衆也。蘇詩半夜不眠聽粥鼓。

高橋作衛屬題其尊人白山翁詩文集 八月十八日。傍行謂傍行斜上之文也。

末二句述白山翁遺事。

赴永井久一郎之招坐中賦一絕 八月十九日。

濱村袞爲刻竹印求題其印譜爲賦一絕 八月十九日。末句歎大雅之不作也。

傳芭見屈原九歌。

齋藤木前贈詩索和今卻寄 八月二十二日。首二句言所見聞者不能施之實

事。末二句寄慨國事。

赴手島知德之招席上和荅 八月二十三日。後首末二句東家謂東家邱也。

福岡縣有二村嘯菴者貽書索詩依韻荅之 八月二十五日。譏其所藏之不精。

赴郵船公司近藤廉平之招依韻和荅二首 八月二十八日。陽微句公自謂。

五六句即所謂不能爭也。棲鴉喧爭指吳敬恒之獄。北斗句謂國論不定。末

二句魯陽揮戈之指。

赴上野精養軒應文部之招 八月二十九日。末二句期與日本文化一律而歎

小人之蒙翳也。

田所美治索詩賦一絕句 八月三十日。首言東方文明由中國之漸被。末借秘

書官名發慨。

德川家達索字爲賦一絕 八月三十日。德川幕府世握朝權。明治初遜位。此其

後裔也。

關義臣前寄三絕句勉次其韻 九月一日。

赴信夫粲之招次韵答信夫贈詩 九月二日。末謂力微難挽世變。

次韵答本田種竹 九月二日。前四句叙中國新政五六自喻兼寓牢騷不平之

感世說。山簡爲荊州人爲之歌曰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

赴本田種竹之招次韵和其七律 九月三日。本田亦日本詩家時有與森槐南

爭名之意次首第二句蓋以箴之。

携兒子往訪小野愿年八十九矣 九月四日。

伊澤夫人悟竹求詩爲賦一絕 九月七日。伊澤修二之夫人。東坡詩平生謬

作安昌客安昌侯張禹也。

菊池管見招余適忘之席閒謝菊池一律 九月八日。五六就忘約爲言皆用漢

書故事末句宕開言天下事反覆者正多不獨此也。

菊池個字修軒作詩見贈依韵和之 九月八日。末句謂朝政之無序。

赴江木衷檀樂會之招次韵答江木一律 九月九日。

到西京往拜福原周峯亮和荅諸友三絕句 九月十四日。次首末二句借以忘憂之意。

福原昨贈詩依韵答之 九月十五日。前四句恐此行無益實際。末二句謂一身利害不足校。所惜者交鄰之至計耳。固圉固即罔字。左傳使許叔居許。東偏聊以固吾圉也。

三鳥先生賦詩贈行途中卻寄 第四句言開新之難。王良公自喻也。

光炯催和湯原來詩勉徇其意 九月十五日。詩言遠遊專爲國計。而謀國無人。然終欲得英豪之繼起也。漢魏叢書有東方朔海內十洲記。專記神異之事。

有備中玉島人田邊爲三郎投五律一首依韵和之 九月十八日。此詩用意深婉。三四言波神如果上陸。富媪亦太無才矣。故不如共海瀾回也。山谷詩黃落

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獻功裘。詩意蓋取諸此。五句言彼此形勢相連。六句言

中國不久開化。

船中次韵和早川先生 十月五日。公之薨也。早川侍側。作函赴告其國。措詞絕

痛。旋辭歸國。以事感憤自裁而卒。亦烈士也。

贈江叔海即送其之浙 十月二十六日。安慶作。叔海名瀚。福建人。頗負時譽。

時在皖撫幕中。叔海與張黎二公皆有戚誼。故第六句云云。宰木見公羊。謂

冢木也。肺附見史記武安傳。一臺二妙。晉書衛瓘傳。已見前注。

江叔海叠用前韵爲二詩贈予亦叠韻和答 十一月五日。第三句謂江膺薦應

經濟特科。第六句江嘗從使日本。末二句惜其有逢時之才而不用也。拭玉

論兵見哀江南賦。

王子裳太守贈詩四首率賦一律答謝 十一月七日 子裳名詠霓。黃巖人。時爲

安慶知府。

馬通伯出示所藏姚惜抱手跡屬題一詩 十一月十四日里中作。山谷詩往時

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謂子瞻也。

倫叔用拙詩答王子裳韵見贈一律叠韵奉酬 十二月八日。以下均安慶作。

倫叔名守彝。存之之子。首六句皆謂存之。韓詩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螭。朱子

以爲即毛穎傳。蓋謂筆也。賞不酬勞。毛穎傳語。山谷詩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

斑斑在兒孫。此言倫叔不失家法。况又可相招借隱也。

叔節用前韵賦謝墓文再叠韵奉答 十二月八日。公作姚慕庭墓銘叔節賦詩

爲謝。作此答之。挂車山姚氏故居。栲栳山父墓所在。

叠韵再答倫叔 十二月十日。三四句歎時論之蒙昧。五六句望英才之繼起。倫

叔二子皆學於日本。故七句云云。

倫叔叠韵贈詩二章賦答 十二月十三日。前四句謂與存之交誼。同舟謂與存

之同在曾公墓。公任冀州。存之方令棗強。爲冀屬縣。聞公來即謝病去。六句言

曾胡中興之業去今已遠。

五叠韵答倫叔 十二月十四日。舍人口無毛。漢書東方朔傳。

六叠韵答倫叔 十二月十七日。後四句公自謂。公晚年優遊京邸。本無意復出。

張尚書百熙苦求總教大學。至於拜跪以請。始有東瀛之行。乃輜軒未返。而都中

嘖有煩言。奕勛榮祿輩至欲致不測之禍。公夷然不以爲意。歸塗先回故里。爲本

縣立學。而進退故自裕如。此詩所以詠也。

七叠韵答倫叔 十二月二十日。此首專據謀國悲憤。左傳。皮之不存。毛將焉

傅。與豕俱焦。見莊子。

八叠韵答倫叔 十二月二十日。第四句言已力微薄。詩招招舟子。人涉叩否。

本集失詩一首。今從日記鈔得。補錄於後。

武備學堂教習佐久間浩贈日本刀並絕句次韵答謝 十二月二十日。

銅柱扶桑舊百尋。風濤萬里恐難禁。贈刀不是封公意。爲有屠鯨碧海心。起二句

謂世難非舊法可禦。贈刀封公王祥事。見晉書祥傳。末句自寓壯懷。

和陳伯平太守詞四闕 光緒丁酉年。

附聯語勘誤

題武強賀氏家祠 祖宗詩書之教 案祠刻當作詩禮之傳。

輓陳伯平母 生存百年 案年乃歲字之誤。

著述表

案公生平幼學不倦藏書萬卷皆手自釐定考證評騭丹黃盈篋然不以撰著自名公歿後子闔生鈔輯遺稿陸續刊行今分別已刊未刊列目如左

桐城吳先生全書三十六卷家刻本

易說二卷 尚書故三卷 夏小正私箋一卷 文集四卷 詩集一卷 尺牘

五卷補遺一卷諭兒書一卷 尺牘續編四卷民國後續刊 日記十二卷單行本 傳狀一

卷 清史本傳一卷

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深州官刻本 東遊叢錄四卷日本排印本又上海續印本

寫定尚書一卷天津石印本 姚氏漢書平點一卷同上 姚氏老子章義一卷金陵刻本

曾文正公古文四象五卷保定刻本 以上六種公生前自校刊者

羣書點勘百有二種排印本

周易 尚書 詩經 四書 左傳 穀梁李右周云公羊亦有點勘本但今已佚 三禮 國語 國策

以上經部 老子 莊子 管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說

苑 新序 法言 太玄 晏子春秋 孔叢子 文子 靈樞 素問 抱朴

子以上子部 史記 漢書 後漢書用賀松坡評本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

書 隋書 新唐書 新五代史 通鑑 明史稿 一統輿圖以上史部 楚辭 文

選 古文苑 漢魏百三家集 全唐文 宋文鑑 古文約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瀛奎律髓 唐詩鼓吹 王姚古今詩選 劉

氏歷朝詩約選 十八家詩鈔以上總集 蔡中郎 陶淵明 徐孝穆 庾子山 李

太白 杜子美 李元賓 韓退之 柳子厚 李習之 皇甫持正 孫可之

李長吉 李義山 杜牧之 韓致堯 唐諸家 歐陽永叔 蘇明允 蘇子

瞻 王介甫 曾子固 黃魯直 晁叔用 宋諸家 元裕之 歸熙甫 方

靈臯 姚姬傳 張臯文 梅伯言 曾滌生 張廉卿 黎純齋 薛庸庵以上

專集 說文 隸釋 金石錄 漢隸字原以上金石小學

史記點勘一百三十卷附諸家評語一卷初校本點識一卷刑刻本又保定初印本評選瀛

奎律髓四十五卷 評選唐詩鼓吹十六卷 以上三種南宮邢氏刻本

古詩鈔二十七卷附目四卷 李長吉詩注四卷外集一卷 韓翰林詩三卷香奩

集一卷補遺一卷 以上三種武強賀氏刻本

諸家評點古文辭纂七十四卷 漢魏百三家集選七十二卷以上二種

尚書讀本二卷課見作保古文讀本二卷課見作日本初印本保定續印本桐城吳氏古文讀本類纂選本有

點有評點門人常增璋校印 以上三種選教初學者

經書點勘八種易書詩四書左傳附子書點勘七種老莊管晏荀韓太玄保定排印本呂氏春

秋點勘 淮南子點勘 國語點勘 戰國策點勘 以上十九種兼印原書者

漢書點勘六卷附後漢書評點一卷海鹽徐氏刻本又深澤王氏印本諸史點勘一卷深澤王氏印本楚辭點

勘一卷 文選點勘五卷 古文苑點勘一卷 古文約選點勘一卷 古文辭

類纂點勘四卷以上四種奉天萃升書院刻本 以上六種點勘之單行者

歸震川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望溪平點四卷武昌張氏刻本 劉海峯歷朝詩約選九

十三卷上海刻本 以上二種公生前與友人合刊者

李文忠公全集一百六十五卷李氏自刻本 通商約章類纂三十五卷公辦議編輯由他人續纂刊行 學古

堂文集二卷蓮池課藝 冀州公事章程一卷 以上四種官私典籍公所拊議纂訂者

節本天演論一卷修正嚴譯北京初印本 上海續印本 韻學一卷 以上二種已併入日記中

文選司馬長卿 楊子雲 班孟堅 韓退之 王子淵 詩選全目在古詩 鈔存目中 太史公所錄左氏義三卷 以上三種

寫定未刊者

寫定春秋左氏傳十二卷 以上一種公寄滬擬刊未果遂并稿本失去今稿本復

出惟前五卷已佚

歷代都邑表 禹貢疆域表 導山表 導水表 虞十二州表 爾雅九州表

職方九州表 尚書地理表 詩十五國表 春秋列國地理表 以上十種稿

本佚而復得未及刊行者

門弟子表

案公施教歷年門徒不可勝記今冊籍均已無存僅采輯其可考見者

嚴修範孫天津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

賀濤松坡武強進士刑部主事信都書院山長保定文學館長

賀沅芷村武強翰林院庶吉士福建上杭知縣

閻志廉鶴泉安平翰林院檢討蓮池校士館長

孟慶榮黻臣永年翰林院侍讀學部右丞

劉若曾仲魯鹽山翰林院編修大理院卿直隸省長

傅增濬學原江安進士吏部主事

傅增湘沅叔江安翰林院編修直隸提學使教育總長

劉春堂治琴肅寧進士甘肅江蘇知縣

劉春霖潤琴肅寧甲辰狀元翰林院修撰河北教育廳長

王瑚鐵珊定州翰林院庶吉士京兆尹江蘇省長

路士桓尙卿南宮翰林院編修監察御史

范桂鄂棣臣彙城翰林院檢討

紹英越千滿洲度支部侍郎清室內務府大臣

周學熙緝之建德舉人財政總長

李剛已剛己南宮進士山西知縣代理大同府知府

吳鏜凱臣武邑進士
安文瀾翰卿定州進士山西知縣

張以南化臣滄州蓮池書院齋長張繼之父
劉乃晟萃西衡水舉人江西知縣

谷鍾秀九峰定州國會議員農商總長
韓德銘度谷高陽勳三位虔威將軍

尙秉和節之行唐進士內務部科長
王延綸合之定州進士山東知縣

李景濂右周邯鄲進士國會議員
閻鳳閣瑞庭高陽進士直隸諮議局議長

籍忠寅亮儕任邱舉人雲南財政廳長國會議員

常培璋濟生饒陽兵部郎中國會議員 賈恩紱佩卿鹽山舉人

王振堯古愚定州舉人國會議員 李廣濂芷洲深州山西知縣國會議員

鄧毓怡和甫大城國會議員 劉培極宗堯任邱深縣知事

梁建章式堂大城舉人浙江道尹河北實業廳長

吳箴孫彭秋固始舉人京師巡警廳丞 吳笈孫士細固始大總統府秘書長

吳箕孫詠湘固始山東候補道 何雲蔚豹丞定遠舉人河南知府

趙宗抃鐵卿深澤舉人 賀嘉栢墨儕武強舉人 劉登瀛際唐南宮舉人

趙衡湘帆冀州舉人 王篤恭琴南河間舉人 武錫珏合之深州

宋朝楨弼臣南宮舉人濰縣知縣濰池書院提調 齊福丕懋軒南宮舉人武定知府

高步瀛閻仙霸縣舉人教育部司長 徐德源潤吾清苑濟寧縣知事

邢之襄詹亭南宮山東知縣法部參事 王恩紱繹如清苑舉人太康知縣

馬錫蕃用三定州鑑澄父 馬鑑澄曉珊定州舉人廣東知縣

黃鳳翹來庭冀州舉人

錫齡父

黃錫齡春圃冀州舉人

樊榕蔭孫清苑舉人

吳鼎昌鼎臣清苑舉人

張鎮午麓雲清苑舉人

張坪榮坡獻縣舉人

陳之煥星海滿城舉人

楊越月村鹽山舉人

李諧謙備六冀州舉人

于鳳閣桐山冀州舉人

于鳳鳴廣桐冀州舉人

步其諧芝村棗強舉人

馬鎮桐璽卿新河舉人

李景濬匯東邯鄲舉人

李吉林薪珊深州舉人

崔謹子餘祁州舉人

張殿士丹卿宣化舉人

白鍾元長卿新城

蔡如梁東軒文安

李春暉

高陽

胡元留存叔延慶

紀鉅湘海帆獻縣

劉汝賢竹坡獻縣

胡源清問渠永年

張志滄伯蒼豐潤

崔莊平子端任邱

籍郇恩雨南任邱

梁建邦芝封大城

谷鍾琦右韓定州

王儀型式文滄州

杜之堂顯閣廣宗

張步瀛攀坡安州

王寶鈞

安州

崔棟上之無極

王孝銘西渠深澤

張國昌定侯滿城

劉彤儒翊文鹽山

崔炳炎蘭溪鹽山

何之鎔冶園鹽山

蔣耀奎冶亭慶雲

張廷楨

易州

段宗杜棣華蠡縣 以上河北

冒廣生鶴亭如皋 廉泉惠卿金匱 言有章審博常熟 陶炳午書常紹興

柴維桐琴堂 葉崇質文樵懷寧 丁維魯奎野日照 丁汝彪孔彰日照

李嘉鈺玉度孝感 李嘉璧和度孝感 王賓基堇廬海鹽 以上各省

馬其利通伯 姚永楷閑伯 姚永樸仲實 姚永概叔節 張誠篤生

史推恩恕卿 房宗嶽秩五 姚孟振慎思 吳汝澄守一 吳燕來夢繼

宋振鴻蘆初 吳廷佐士俊 李德膏光炯 嚴釗翊亭 唐爾熾雨梅

鄭召臣肖伯 以上桐城

冉楷式齋 蘇毓琦鏡韓 姚壽昌丹坡 崔琳潤齋 孫大鵬振汝

以上清苑

張廷楨溯周 張廷棟陰千 王家範調元 李箸元九彰 康依仁靜山

魏斐成 律星垣 劉仲楷 康思恒亨菴 郭增慶子餘

郭增廓 以上深州

賀錫珊鐵君 賀家杰 常熙廉讓卿 常熙敬冠卿 常熙庸俊卿

以上饒陽

賀澎心銘 賀德深竹泉 賀葆經 以上武強

弓汝恒子貞均父 弓汝勤子釗 弓均景崔 弓汝昌

張毓英 門以臺延閣 以上安平

張廷湘楚航 張增豔雪香 李喆生鑑波 劉步瀛旋吉 王孝達用儀

魏兆麟徵甫 胡庭麟子振 羨繼儒雅堂 王玉山含章 閻鳳華

馬維周 李愷義 司熙坊可亭 司熙利煦彩 李書田子畚

以上冀州

鄭有鳳 李慶年雲甫 孫毓芭稷生 劉祖培植亭 魏履祜用五

齊庶芑子周 齊庶芑憩南 以上南宮

馬景麟仁趾

尚椿莪逢春

謝喬年遐齡

馬鍾魁炳文

劉玉山

以上衡水

步其灝柝孫

步其澤惠泉

步以紳笏峰

步以塘崇之

步以峻

齊立震峙青

李琳昌崑圃

以上棗強

陳毓華蓉堪

國普恩

章夢庚

以上武邑

邢瑞龍靈祉

范松山嶺秀

孟有慶君燕

韓殿琦雲翔

以上新河

吳汝舟少棠

見日記
品藻門

劉壽山

楊潤芳

劉煥章

劉吟臯

高彭齡

趙績曾

趙顯曾

趙炳麟

王餘慶

劉汝棨

馬鍾杰

李鴻林

李駿聲

黎炳文

邢襄

以上祭文中列名者字籍待考

中島裁之伯成

野口多内子厲

早川新次東美

以上日本

案新城王樹柎晉卿通州范當世肯堂侯官嚴復幾道林紆琴南四人皆執贄請

業願居門下而公謝不敢當曾公所謂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者也附記於此

跋

家大人編輯桐城吳先生年譜。既成。且印行。命崇元爲跋於後。以述其意。乃敬作而言曰。嗟乎。經濟之學之不大行於世也久矣。吾國學術。向以尊經爲重。而數千年來。訓詁之儒多泥於章句箋疏之末。於古聖賢窮變通久之義。往往滯而不通。於經邦治國之道。有益蓋鮮。其爲諸子之學者。亦不能探幽發微。著爲篤實可行之論。俾有補於家國。而徒爲門戶黨派之爭。政治學術。幾割爲兩塗。不相聞問。甚矣學者之蔽也。前清中葉而後。外人紛入。而舉國士論。狃於故常。茫然不識彼此強弱之所在。徒敖然自大。尊己卑人。以致禍患紛乘。迄無寧日。其貽害於國家者如此。夫治國之道。莫要於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所以救弊而起衰者。宜悉本於理勢之當然。未有可以漫然應之者也。桐城吳先生。生當世運劇變之初。時外國之學說。尙未大行於中國。先生曠觀時事。已深不以斤斤於攷據義理者爲然。而獨專力於經世有用之學。於是徧察各國大勢。並取其政治經濟學術。以與吾國古經諸子之說相印證。乃以爲

不師人長。不足以救弊圖新。於是振聾發聵。力倡採用泰西之學。蓋以爲彼強而我弱者。必有彼得而我失之處。若不深求其得失。以截長補短。則彼強者必愈強。而弱者愈弱也。則將來之趨勢。亦惟有聽其侵削凌辱而已。此國家興亡關鍵之所在。非可以苟然已也。及庚子而後。世人熟於先生之論。又得目睹敗潰之恥。自德宗以下。全國輿論。亦莫不憂世變而亟圖救亡之策。乃始有一再變法革新之舉。而先生竟以赴日本考察學制。勞瘁以卒。嗚乎。有志未竟。此誠天下之所共痛惜者也。雖然。近四十年來。民智開發。科學昌明。亦寧非先生之遺教有以啓發之也耶。先生之學。博涉旁通。不拘於一家之說。晚年尤力崇西學。主張開化。且旁搜遠紹。以益其文。故先生之文。晚益博奧醇懿。雄奇閎肆。多有關於治道之大。非徒爭勝於楮墨間。至其高見遠識。實能扼安危治亂之樞紐。爲百年以來未雨綢繆之計。惜世未克盡用其言。而先生殷殷憂世之心。其議論固未嘗虛發也。豈世所謂文章家之所能比擬哉。先生逝世於今四十年矣。世之人徒奉先生爲一代文學大家。而不知先生之犖犖大

者其生平事蹟之詳及議論之大端亦多不加深察此豈獨一家學術顯晦之得失歟先生掌教保定蓮池書院最久家君嘗私淑其學行以爲先生之生平多有繫於當世不可以不詳於是乃有年譜之輯崇元方從先生哲嗣北江夫子學故間有疑義輒命往爲詳詢而稿本之編訂崇元亦得從事其間閱二載書成即付剞劂以公諸天下斯編一出庶幾先生之志因是作而益彰而其治學之始末亦可因而得窺其全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興起者國家之前途庶幾爲猶有望此家君編輯之微旨也校印將畢爰命崇元粗述涯略崇元後生末學媿不能更贊一辭以迫於嚴命謹稍抒所見以質諸當世景仰先生之學者甲申孟春男崇元敬跋



勘誤表

卷一 五頁 十一行 二月丁外艱

二當作三集本亦誤

十一 十九 劉雲生比部

案即曾集之刑部員外即劉錫鴻

十五 五 元具

元上當增日記二字

十九 十四 載籍

籍誤藉

二十 七 在冀州

冀當作深

二十七 三 至德州

句下當增十九日至天津五字

三十四 十二 啟格

當作恪啟

卷二 九 七 不入耳

誤倒

十八 十七 聶軍

當作新軍 新軍兒戲乃奮黨之嫉詞非於聶軍有所不滿也

十九 十九 聶軍

此軍字乃袁字之誤集本亦同由當時有所避改當改正

二十一 四 二十五年

脫年字

三十一 四 桐城中學

中當作縣 時詔州縣皆立小學公但稱縣學後乃改稱中學是時尚無中

卷三 四七 一 答倫叔
三 一 廉訪

重一答字
二字誤倒

三 集謚圖記

案游使君智開字子岱公在深州前政也

十七 非他家所能有

家所誤倒

十二 二一 光緒二十六年

脫六字

十六 十三 同治六年九月

當作六年六月九日

十九 十二 文忠

二字誤倒

卷四 三三 十二 注以上四種

四當作五

以上六種

六當作七

三六 十四 賀銘賀家杰

此二人當在賀澍之上排列錯誤

顯考溫毅府君年譜

男錫田謹述

受業孔祥百填諱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六月十七日府君生

府君氏秦諱榮光號炳如初諱載瞻號月汀宋龍圖閣直學士
諡文憲少游公諱觀二十五世孫文憲公五世孫節齋公諱知
柔宋末渡江卜居滬瀆一傳微甫公諱良顯元至順初遷陸港
八傳諱鉞贅居陳行又七傳見心公諱益衍太學生是爲府君
之高祖曾祖羽卿公諱夢鶴府庠增廣生祖贊堂公諱廷燮補
佾早卒考蓼園公諱誦莪太學生贈奉政大夫蓼園公方嚴正
直望重鄉里府君生時公年三十有八矣

二十七年丁未 府君年七歲

臨港宗老欽賜副貢六皆先生諱本椿於蓼園公爲兄弟行公
延之家中課府君兄詩與公諱載賡讀府君時往問字穎悟異
常兒先生奇賞之

二十九年己酉 府君年九歲

六月詩與公卒

三十年庚戌 府君年十歲

六皆先生辭館歸蓼園公親督府君讀公幼失怙恃棄學過早
居恆輒自憾府君聞之稔慨然厲志讀書公見府君慧期望益

切

咸豐二年癸丑 府君年十三歲

府君初學作文蓼園公延同邑孫古香先生諱海教之先生雅
重府君時出舊稿相商權府君指其疵輒中肯先生許以遠大
後先生殉粵匪難府君爲序聽雨樓詩稿行世

五年乙卯 府君年十五歲

外祖父南匯張惠筵先生諱兆熙碩德博學鄉里推大師聞府
君慧字以季女是年府君游先生門有尼之者曰周浦風俗浮
薄恐非所以求益也府君引以自警課餘足不入街市

七年丁巳 府君年十七歲

四月府君補縣學生員督學使者李小湖先生聯琇也時主郡

試者袁漱六先生芳瑛主縣試者黃荷汀先生芳皆衡文鉅眼

府君試並前列

八年戊午 府君年十八歲

十二月母氏張宜人來歸

十年庚申 府君年二十歲

五月粵匪陷郡城七月攻邑城官兵拒卻之邑令松巖劉公

勸辦民團吾鎮局設武廟族叔祖椒雨廣文補為總理

園公為司餉局中有事公遣府君代往府君辦地方公事蓋自此始焉

十一年辛酉 府君年二十一歲

八月賊由乍浦海塘攻陷金山十二月十五日犯南橋守兵潰

二十一日竄周浦鎮浦東悉被蹂躪府君奉蓼園公避居浦西

之關港

同治元年壬戌 府君年二十二歲

二月青浦賊東竄關港亦報警府君奉蓼園公宿舟中僞師帥
胡某偵知之率賊登舟公及府君悉被繫脅授僞職誓不屈三
月十九日官軍復周浦府君侍公歸仍寓關港五月五日歸家
二年癸亥 府君年二十三歲

二月濬吳淞江府君往督工 浦東賊蹤已靖青浦戴小亭君
高僑寓吾家吳門許穎叔溧陽呂芝山諸君皆寄居吾里府君
日與唱和

三年甲子 府君年二十四歲

六月官軍復江甯十一月舉行鄉試府君與火硯齋

龍章邢蘭

舟樹棠張韵風亮諸君結伴同行

四年乙丑 府君年二十五歲

鼎軍統領潘公鼎新聘府君襄文案未幾蓼園公命之歸

五年丙寅 府君年二十六歲

周浦塘者南匯縣運河也自雍正迄道光八次開浚皆由南匯通縣均役是年南匯又浚是河忽派吾鄉廿一保之十六十七二十廿五廿八廿九三十等八圖協浚吾鄉援前案不赴役邑令王宗濂檄椒兩廣文衿勒限協挑七圖津貼方價錢八百四十千文經南匯代挑完案府君時亦隨辦河工不能補救引爲憾事

六年丁卯 府君年二十七歲

邑令葉廷彝由南匯調任會同南令羅嘉杰詳准七圖永遠協

浚周浦塘立案勒石

八年己巳 府君年二十九歲

十一月學使童薇硯先生華科試府君一等補增廣生

十一年壬申 府君年三十二歲

先遠從祖景容公諱裕伯元至正甲申進士官福建行省郎中
延平路總管明太祖御書三聘不仕相傳公爲邑城隍神墓在

長壽里是年彥華宗老原名端 改惠林請官修復邑侯陳子莊其元葉願

之廷奔兩公先後捐廉諭邑人捐建專祠府君日往督工又在

墓前起得翁仲石羊石虎各二建立如舊制祠成葉公委府君

董理祠事

十二年癸酉 府君年三十三歲

府君改今諱學使彭味之先生八餘科試府君一等二名補廩膳生

十三年甲戌 府君年三十四歲

四月學使林錫三先生天齡歲試府君一名

光緒元年乙亥 府君年三十五歲

八月府君自省試歸患飲症甚劇九月杪病閒而蓼園公病府君侍湯藥不暇調攝十月十八日公棄養府君益哀毀故飲症終身不瘳十一月奉公葬三十圖十八畝圈新塋

三年丁丑 府君年三十七歲

邑令莫侯善徵詳芝編造保甲舉府君爲東二十一保社長府

君嚴查匪類凡煙館賭徒蟻媒土棍扣給門牌另造名冊送縣

五年己卯 府君年三十九歲

三月錫田補縣學生員 浦東蟻媒黨羽繁多誘拐搶逼無惡

不作題橋市吳如松如林兄弟及其族銀臺爲之魁是年府君請邑令莫侯嚴懲之銀臺瘐斃獄中如松適以他案斃青浦縣獨如林幸免 邑有書吏某欲假府君名包兌漕米許府君坐享其利府君面斥之

七年辛巳 府君年四十一歲

府君二十歲以後泛濫詞章之學爲時文必溯源於成宏正嘉故聲希味淡試輒不利後雖稍貶其格然仍不屑爲時下墨是年學使黃漱蘭先生體考科試得府君文特賞異之以爲汪洋恣肆深得龍門遺緒

八年壬午 府君年四十二歲

吾邑棉花連年歉收而風俗敝壞少年子弟不務耕種專事作踐業佃交困府君請邑令黎侯壺山光旦禁止之 蓼園公卒

後府君絕意進取時族叔祖冬餘典簿編平清釐貧興計偕諸

費議定新章科試前三名經發賓興費強府君行因挈錫田赴

試此後不復踏槐矣

九年癸未 府君年四十三歲

四月黃學使歲試府君一等 次男錫圭補縣學生員 吾邑

積穀款徵自同治七年除辦穀二萬餘石外悉存邑境各典核

至是年息款已有八九萬串棉花連年歉收府君創議借息放

振黎邑令謂冬漕止減八釐例不能准府君爭辨曰此民間所

積不得與帑賑同例時先大母趙太宜人病痛府君不能遠離
手繕教荒條陳倩朱聘珊茂才繩祖晉省投呈黃子壽方伯彭
年批條陳可采仰府縣核復遂得議准支借府君復請禁秋冬
賽會以節糜費 九月二十九日趙太宜人棄養逾月合葬蓼
園公塋

十年甲申 府君年四十四歲

中法釁起沿海戒嚴大吏委前邑令莫侯善徵勸辦民團府君
與書略謂宜嚴查保甲以清漢奸分守口岸以扼險要 是年
府君撰陳行秦氏支譜一卷家傳一卷

十一年乙酉 府君年四十五歲

二月府君上書蘇松太道邵觀察友濂請派重兵防守川沙及

南匯之一團以顧吳淞之腹背觀察不能用 浦東棉布內地
本不抽捐唯過卡完釐而已是年嚴家橋卡員以偷漏者多議
令布鋪各認月捐司事遂假公營私月索規費商民嗟怨府君
致書布業董事王子焯孝廉奉 命 歷陳其弊事得中止 是年

府君始屬稿撰上海縣志札記兼輯梓鄉文獻錄梓鄉雜錄

十二年丙戌 府君年四十六歲

吳如林既漏網日益肆橫私購軍火兼通鹽梟結黨橫行魚肉
鄉里官不能懲府君乃託故館於召稼樓奚氏先後三年

十三年丁亥 府君年四十七歲

府君撰補晉書藝文水利學校三志 學使王益吾先生先 謙

科試府君一等 府君以近日新出書多寒士力難徧購爰合

同志立購書會每歲釀錢若干酌購有用之書輪流取閱

十四年戊子 府君年四十八歲

河決鄴州飢民南下黃方伯札提各屬穀息備賑吾邑息存五六萬串官董咸擬全解府君力爭始留一半 九月邑令裴侯

浩亭大中來祭先靈佑祠過題橋市見大木橋欹側垂傾捐廉

百千囑府君募貲重建府君以舊橋中曲議移東五丈正對南街兩岸添砌石墩橋身全購洋檀題橋市小而貧鉅金難集爰議四出募貲緩至明年興工

十五年己丑 府君年四十九歲

二月題橋市大木橋興工四月工竣計費千餘金又議定常年修理章程并籌常款 吾鄉素產木棉肥料概用牛莊豆餅爾

時子花滯消因軋成花衣由航船運滬仍裝豆餅回鄉零星散
貨例不納釐而釐卡統一航并計之遂各抽稅民受其累 錫田
兄弟赴省秋試府君撰稟稿命投節侯曾武襄公籲懇豁免格
於釐局之議事不果行 是年又大歉府君赴省條陳救荒事
務并請發還前提穀息備賑 時周浦塘漸淤塞南邑議重浚
府君商請裴邑令代求免役邑令難之復議援廿四保頂浚三
林塘楊溜漶免協蒲肇成案請免蒲匯塘肇家浜邑令又以吳
淞工大稟求免役奉水利局批七圖役重苦累自應免協周浦
塘方爲公允府君遂歷訴大吏求免協浚周浦塘奉批上南兩
令議復 浦東地本產鹽緝私各營向例不准駛入浙西鹽捕
水師左營違章私入奉賢縣境內船燬勇戕幾致民變府君稟

請護撫黃中丞彭年申明舊例禁止鹽營入港

十六年庚寅 府君年五十歲

府君修葺市西古廟以爲陳行局辦公之所并請裴邑令設義塾其中是年正月開塾 二月提積穀息借給貧民籽種 邑境黃浦白龍華嘴至鄒家嘴俗名長十八里浦面最闊風濤最惡沿浦東西向有義渡一十五處三四年來巡鹽船誣指裝私迭將渡船獲去勒令居民出費向贖有贖至四五次而仍不免者居民被累不堪大半停歇浦東西往來隔絕民尤苦之府君稟請巡道捐貲脩復分飭鹽捕各營嚴禁誣拿巡道據稟移詢鹽捕營各渡造船有無窒礙情事據覆並無窒礙聽憑照辦義渡局委以經費支絀稟稱官不能辦聽民間自行捐置府君募

造車溝渡船以爲之倡後鹽營勢燄漸衰各渡得次第規復矣

是冬南邑復浚周浦塘仍移請七圖協浚今江蘇撫院陸中

丞元鼎時署縣篆府君歷訴役重苦累情形求遵水利局批免

令協浚中丞據情通稟各憲督撫水利局咸批七圖不應協浚

陸公邀南令袁公海觀樹助會同兩邑紳士議准由官捐協七

圖遂得免役請巡道聶公仲方緝槩捐銀二百圓陸袁兩公各

捐銀三百四十圓儘充本年濬河經費又由本年上海辦漕之

縣官捐銀四百圓移交南董存典生息此後濬周浦塘時留本

動息抵發方價七圖永不預役稟准各憲定案勒石

十七年辛卯 府君年五十一歲

二月陸中丞將卸邑篆墊銀四百圓發典生息充日後挑費並

會南邑出示勒石南匯碑石立周浦鎮城隍廟上海碑石立陳
行鎮武廟府君復紀此案之本末撰免役記勒於碑陰 洋商
租地曾文正公任江督時議准每畝收錢一千五百文除完忙
漕外畝餘九百文近來租界日闢餘款日鉅未奉指撥徒飽官
吏私囊十五年邑境大歉而條銀尙帶徵吳淞工費府君請撥
此款抵允縣未核准是年棉收又歉而穀息僅及二萬積穀止
三千石府君又請提此款備賑不果 浦東地本產鹽而鹽巡
鹽梟紛擾閭閻府君檢南匯舊志前令欽公述有鹽課攤入地
丁之議府君以爲正本清源國民兩利手繕說帖偕胡雲翹祖
從朱聘珊兩君面呈蘇撫剛中丞毅中丞卻不納

十八年壬辰 府君年五十二歲

四月學使溥玉岑先生良歲試府君一等 先是南邑紳董以周浦塘河工築壩取泥上民索錢排車戽水上民阻撓稟請南邑令自後開浚周浦塘上民如有抗違即由南匯縣飭差提究毋須關提南令移請上令核議邑令黃侯愛棠承照會府君議覆府君以爲未洽輿情有妨政體逐條議駁

十九年癸巳 府君年五十三歲

積竊沈葆春住陳行鎮南里許窩黨數十人擾累鄉里上年冬間顧姓抄獲原贓他姓從而認得真贓者又十餘起顧控諸官沈到處運動黃邑令亦爲熒惑僅以貪小得贓了案府君爭之力大相齟齬然沈黨亦少衰矣 九月錫田與錫圭同舉於鄉

二十年甲午 府君年五十四歲

四月府君考補戊子歲貢 吾鄉貧瘡頗知依戀子女甘心苦
守而力難自給蟻媒構說百端誘逼交至及入穀中則此身不
能自主賈恨終身良可憫惜府君晤塘南周碧山先生知其曾
創保節會因偕康田監學博逢吉往詢章程歸而仿辦沿浦分
四局一在魯家匯一在杜家行南董經理之一在三林塘一在
陳家行上董經理之稟府飭縣由兩縣會詳立案府君捐田十
畝以充常年經費閱二年購得沿浦漲蕩收租充費並卹老嫠
邑境水道一日兩潮渾入清出最易淤塞府君講求水利嘗
議徧開支港築隔港口不令渾潮灌入潦則啟洩旱則啟納俾
內地田皆可稻是年朱聘珊茂才等籌浚鶴坡塘府君到工相
度令留北口壩基以遏渾潮至今通流農田賴之

二十一年乙未 府君年五十五歲

四月錫圭捷南宮入詞林 七月四弟錫芷卒錫芷性狷介經

史詞章均窺門徑屢試不售鬱鬱成病竟以瘵歿府君傷之爲
哀遺稿錄藏副本將俟孤孫之銜長授焉 湯蘊齋文學劍

周景溪姑丈希遠各倡捐田五十畝議爲浦東建立書院府君

亦捐田十餘畝各善姓助之集田二百餘畝府君稟准道縣就

三林塘文昌閣設三林書院並請設三林義塾 九月漚上米

業木業舉府君爲董事辦理善公

二十二年丙申 府君年五十六歲

正月請黃邑令甄別三林書院并開義塾 南滙觀濤書院因

蕩田易佃訐訟二年停課不舉是年郡尊陳蓉曙先生通聲訊

明結案南邑紳士公舉府君爲經董 三林塘楊溜漚兩水由浦入口曲折十餘里至添漲橋合流東貫南邑之陳村港三林楊思兩局各圖互相協浚是年建議兩河合浚共設一局於三林書院并代南邑帶濬陳村港第兩工並舉役重累民因先借道庫撥款充用逐年帶征以紓民力公舉府君爲總董府君痛革浮費土方由局募工包挑而悉裁圖董段董諸名日日往河干督工嚴寒不^息殫惜一冬多雨春霖尤甚而又朋黨紛起訐訟不休工程未臻完美 邑廟後園向歸各業承糧後門口一帶由錢糧拒書承糧俗名錢糧廳同治季年總書龔某將其地私押於張姓府君撥書院公款贖回月收房租以充書院經費呈縣立案 本邑積穀自十六年借給籽種之後僅儲穀二千餘

石各鄉董請積穀董事將倉穀變賣倉屋出租以節經費詎該董堅執不聽六年之中馬家廠一倉共糜千串法華倉顆粒無存仍每年支費錢一百三十千文府君函詰穀董始得節減浮費

二十三年丁酉 府君年五十七歲

二月三林塘楊溜漉兩河工竣府君議留三林西壩使潮不能灌入庶可永遠深通歷舉舊典呈請府縣立案奈本地居民各顧私利竟私毀之官亦置不問纔四五年三林塘又淤淺矣巡鹽船託名緝私強劫客商大爲民害府君常謂此營不裁吾民無安枕之日時南邑民人嚴順樓自上海售花回至周浦塘口南突有姚魁伍所帶槍船胡志得攔阻嚴行誣指販私嚴呈

驗行票胡置不閱竟攫去銀一百五十餘元嚴梟水得生訴之
府君府君請陳府尊詳撤鹽營并將姚胡治罪兩人旋被譴而
鹽營卒未裁焉 三林書院添課經史時務擬延劉乙笙師元
楷爲掌教劉師固辭府君躬自校閱南紳顧丈邨侯忠宣等公
請府君爲觀濤山長脩脯所入府君悉以充獎賞 是年府君
請設保赤分局以卹貧家之無力舉嬰者

二十四年戊戌 府君年五十八歲

吾鄉義塾止陳行三林兩處貧寒子弟不能讀書府君憫焉是
年籌撥書院餘款就長壽宗祠及排馬廟射獵廟興福庵章馱
殿餘屋添設五塾手定塾規按月考校以記塾師之勤惰而懲
勸焉 上海素不產米實恃外埠接濟上年米販私運出洋多

至數千萬石本年五月米價驟昂松江常熟禁米出境米無來源人心惶駭府君以爲列國紛爭猶禁遏糴今值大一統世而強分畛域是猶欲飽肚腹先絕咽喉愚孰甚焉力請當道電囑漢口蕪湖米商運米來滬復諭飭各商招徠暹羅安南之米米源漸旺人心始定洋種入境之議蓋創自府君焉 五月 錫圭

散館二等改官知縣六月選授山西壽陽縣知縣十月之任府君撰作令箴言一卷勸以興利除弊 府君遊姑蘇作蘇州竹枝詞虎邱竹枝詞游無錫惠山歸極言蠶桑之利勸鄉人植桑

邑中以米貴民窮請提積穀正息發給四鄉貧民府君移開支港三十六處 上海城內有官設牛痘局種痘者不取分文顧隔浦鴛遠浦東鄉民均以爲不便府君請於官爲設分局於

三林書院

二十五年己亥 府君年五十九歲

浙右鹽商以上海租界新設鹽公堂請鹽巡水師入港緝私府君偕南滙紳董稟請撤出六月鹽槍船過陳家行槍斃平民凌元觀汪阿五二命并傷五人管帶吳家正給家屬銀百圓勒令具結棺殮府尊濮公紫泉子適聞之札縣查辦吳大恐邀人向府君緩頰復挾重贄來謁府君皆峻拒之吳厚賄邑令王欣甫豫熙通詳各憲力爲開脫華亭宋養初侍御承庠上章彈吳弁目吳憲鴻坐抵罪伏法府君遂賈衆怨焉 十二月廣蛋踞周浦鎮四出擄人南滙汪令蘅芳以誠至鎮彈壓蛋黨舉槍拒擊汪懼而逃蛋益肆橫近地無賴悉入其黨居民咸有戒心

二十六年庚子 府君年六十歲

正月府君偕南滙王丈鼎伯應銓謁護院春江陸公請發穀息

借給貧戶籽種陸公叩以周浦廣蛋情形府君據實對遂撤汪

令任并派兵驅逐蛋禍少熄 府君六十壽辰錫圭將稱觴遙

祝府君不許爰移其資鑿平要羅山道勒石山口以誌之 六

月拳匪亂北方沿海戒嚴上南兩邑紳士公稟道憲舉府君爲

三十八圖團練總董府君請帶徵畝捐以充練餉收押棉布以

蘇民力邑尊汪瑤庭師懋琨請府君勸餉捐府君以大義曉鄉

民咸踴躍輸將汪師聞之大府列入保案府君力辭 拳匪擾

壽陽英國教士請錫圭送入太原晉撫毓賢悉殲之府君誠錫

圭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罪戾之來在目睫矣國辱

如此牛馬奴隸皆意中專願汝修德讀書毋墮初志錫圭竟坐
是遣戍 浦東上南錯壤本多姦宄黃汪兩前令懶於理事以
致民不畏法各地莠民結黨橫行敲詐劫掠無惡不作而周家
蕩幫蘇家橋幫勢燄最盛其次則橋頭三林兩幫塘口中心河
陳家行各幫又次之睚眦之怨聚衆數百戈矛林立槍彈紛飛
或挖人雙眼或擄人拔牛搬花米攫門窗家具勒令贖至至於
械鬪聚賭拐販婦女數見不鮮良懦慄慄危懼輒託故遷徙浦
東幾不成世界矣府君密陳於當道巡道余公聯沅設巡防保
甲局於三林塘鎖查拿浦東匪類局委孫羹梅君調鼎廉明勤
幹捕各幫魁首置之法閭閻始得安枕府君臚陳孫委政蹟請
於大吏記功給獎以資鼓勵

二十七年辛丑 府君年六十一歲

積穀存款前被典董黃某挪移府君夙與交好第以事關閭邑公款未敢徇庇請官追繳是年始繳清云 府君聞聯軍西逼

固關恐壽陽難免蹂躪急馳書錫圭勗以毋逃死毋受辱三月

聯軍入關平定州牧白某孟縣令張某皆驚走錫圭獨保危疆

屏蔽晉東皆府君教也

二十八年壬寅 府君年六十二歲

正月三林學堂開校移三林義塾於西昌庵改爲初等小學陳行長壽二義塾亦改爲初等小學府君手定章程請縣立案

遣志怡孔君祥百敏侯朱君繩武游學東瀛朱君因事先歸孔

君畢業於弘文學校歸執三林教鞭 周家渡者遙對製造局

爲八長渡之一奉南境內之遵陸赴滬者多取道於此渡夫貪而橫船至中流勒索鉅貲行人苦之府君請於官爲設義渡不取渡客分文而募貲以充工食府君月輸千文以爲之倡

二十九年癸卯 府君年六十三歲

正月改良三林學科 遣三男錫芝偕周佑初君岐鳳孔志訢

君祥里游學東瀛 廣蛋又踞周浦羽翼日多勢燄日熾大戶

遷徙一空謠言四起一日數驚親友咸勸府君暫避滬城府君恐搖人心屹然不動然蛋船之放哨者竟不敢越題橋市而西

六月龍葆珊軍門鎮國會同汪瑤庭師下鄉搜捕蛋黨 南

邑新令戴侯子邁運寅謁府君叩靖匪安民之策府君以爲安良必先除暴爲政尤貴得人能使丁隨胥役無權賢紳士始肯

出而共事矣戴侯甚嘉納之 七月府君又病錫田襄校鄂闈
府君扶病書家訓示以衡文之法纖悉畢備病中撰自述詩三
十二首病後撰上海竹枝詞七百首新樂府一百章陳行竹枝
詞八十首淮海先芬詠一卷 先數年府君捐田八畝復籌款
產設除棺局以殮貧者購鎮東隙地架屋數椽存儲棺木是年
倩胡雲翹君祖德建樓於鎮西古廟後爲各項公益辦公之所
名曰彙善堂而以初等小學堂移入焉

三十年甲辰 府君年六十四歲

三月錫田長男之望補縣學生員府君游郡城 五月府君赴

魯滙議改觀濤書院爲學堂 府君以浦東地狹民稠無業者
衆始僅游蕩街市繼竟相聚爲匪成羣結隊誅不勝誅爰議設

課勤院收集流氓教以工藝汪瑤庭師以經費無着止之 府
君議浦東梟蛋縱橫非實力團練不足以資守禦爰就三林陳
行楊思三局各選紳商子弟八十名閒日赴三林學堂研究武
學請汪瑤庭師稟求上海道袁公海觀樹勛頒發洋槍八十枝
配齊子藥由體操教習錢孟材君桐認真訓練至十二月初汪
師蒞閱步伐整齊槍法嫻熟大加獎許而府君已不及見矣

七月府君患泄瀉然不甚劇日起坐行步如常十一日傍晚忽
呃逆復氣喘酉刻易箆神明湛然十二月十日葬南匯縣二十
一保二十四圖一百六十七號田內府君五世祖雲章公墓左
蓋府君志也門人私謚曰溫毅越二年商約大臣呂鏡宇尙書
海寰以府君創辦三林學堂著有成效專摺入奏傳旨嘉獎府

君幼而嗜學至老彌篤手一編寒暑不輟於經史漢宋學駢散
體文古今體詩下至小說稗史詩餘曲本佛經梵呪罔弗竟委
窮源務窺精奧爲文極敏捷下筆千言立就少喜讀西堂雜俎
湖海樓集有正味齋集故爲沈博絕麗之文繼務廉潔峭勁而
又汪洋恣肆兼學韓柳二家晚益樸老高渾駸駸乎入兩漢室
矣詩文數十卷稿三四易手自寫錄字細於蠅行密如蟻史漢
文選六朝駢文唐文唐詩悉有鈔本累累然積數十鉅冊尤長
教育講學四十餘年斥空文期實踐因材而篤吾鄉通達古今
之才多出府君門下性廉介嚴取與勤於自修儉於自奉愛才
甚摯而嫉惡甚嚴持躬甚謙退而遇事甚勇敢律已甚方嚴而
接物甚和易告貧乏者施予之訴曲直者排解之求撰述者以

著作相質正者皆鑿所欲而去故人爭赴如歸市戶外趾相錯也熟於梓桑利弊規劃務遠大計慮極久長嘗謂吾鄉布利將竭而稻田不開年年仰食於人必有扼其吭而絕其食者矣近數年來其言漸驗居恒詔錫田輩曰天地萬物與人一體儒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得志則致君澤民恩德及天下後世不得志則激濁揚清興利除弊亦足造福一方壯往須具俠士之骨悲憫必存古仁人之心事苟當義踔厲奮發堅忍卓立不達其目的不止若夫瞻顧禍福首鼠兩端見難即退見小利害即止或且潔身自好無舉無非此直鄙夫耳鄉愿耳吾不願汝曹爲也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養嘉禾者鋤非種牧良馬者去害羣汝曹身歷仕途毋但顧一家哭而忘一路哭也旣而經庚

子之變吾鄉梟蛋肆擾官不過問兵不痛剿府君益慨然謀自立之策先卒二月致奉賢朱昂若孝廉書曰中國自義吳迄今易姓數十有滅國而無滅種何料白種西來蠶食鯨吞舐糠及米試以波蘭埃及例之四百兆黃炎子孫將盡爲黑奴之續矣近來熱心世界之志士大聲疾呼實抱此恨無如頑錮之滿人瞽瞍之政府甘投肉以餒虎憚嘗膽而丸熊歌漏舟中飲焚屋下真所謂衆人皆醉一國若狂致激而談革命講流血則禍愈烈情愈可悲矣某悟舊學之所習非所用不得不采用新法爲救時良藥旣絕望於上之有以保全我不得不自謀保全於下謀保全在務自強務自強必結團體團則力厚團則心堅古稱衆志成城俗謂衆擎易舉皆團效也然蚩蚩之氓見近不見遠

知因不知創能和不能倡蓋責任全屬我輩矣我輩既忝爲一方表率便當致力於公義自私自利之見不可有同胞同與之念不可無開學堂習武備興工藝此三者皆教養之資卽富強之本也而廣設蒙學勸戒洋煙收教流氓尤屬開辦三者當務之急願吾同志有力者勿吝財有才者勿辭勞怨盡一分心力必收一分功效爲地方謀卽自爲我身家謀昔程明道令學者先讀西銘范文正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從可信大儒理學名臣經濟總不許人爲自了漢焉某連年多病老態益增一息尙存壯心未已學堂已開現習武備天假之年必將創闢一院名曰課勤收流氓而教以工藝願師移山之愚公誓不效居於陵之陳仲子雖以是貽笑於乖人蒙謗於猾吏所不悔也蓋府

君熱心公益至老不忘天不假年賣志以歿鄉人士思慕不置
爰醵金鑄象立於彙善堂之西再傳弟子黃君炎培爲之贊云

自訂年譜序

樹自弱冠 先中憲公殉於官為羣子弟累家中落 商太淑

人以憂卒黔中大亂受室後舌耕糊口橐筆依人於蜀於江右

十上公車援例入內閣居京師二十餘年得一官遭變家口隕

喪庾子山云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往見前輩晚年樂

叙生平為後人告余百嘗辛苦德薄無以裕後然一生憂悲愉

悅時繫於心而不去在京曾自訂年譜一卷守蒲稍暇取而補

綴完書竊計坎坷多故 余初應童試以中憲殉難輟考及丁

為冒籍又以為匿喪郡守趙鐵筠先生察其誣取冠軍補廩時
文書為學較禮書歷擢婪索文宗陸淡吾先生核准鄉試中後

無人報捷遣僕往探言無名越三日始知公車十上無成兼襲世職以俸養家遭大府通裁世俸補侍讀為人奪吏部行查經大學士麟文慎援例駁正京察三次始記名授蒲州值京師被陷在城中幾不脫已而元配王淑人歿宜昌孫男女二人相繼殤丁酉保送御然居内外官四十年有不為習尚者二十餘事史亦未記名

不拜認師生不與人換帖稱弟兄不為人作壽序墓銘求財禮不請人分資不向堂官求差事不代人擔賤不向人賒欠不拉賤出京不招妓狎優不夜宿於外不飲酒至醉不賭博不當典衣物不失色於人不向人誑語不占人便宜不向人指誓不與人互相代倩作文不代人求竿牘不結交部書票號鋪伙不與方外人往來外任後不以己事干求上司不求朝貴函牘不以節壽生育家下事招客稱賀不受同官屬員餽遺不薦幕友家丁不濫用車票馬票（同鄉通判莫自賢往歸化鹽大使陳鳳儀往河東皆求車票余各給車價以去緣太原府向筦津貼有欠解者差員往提向來候補官皆向府干求府亦以此見情余到任後一律裁去）事必躬親案無留牘獄局無延擱之案班館無久押之人官廳無守候之賓衙門無游食之客並無官親

族黨在署亦不招納往來閒散之徒馬夫府役
裁縫剃頭等人皆朝暮隨時雇用不私蓄若輩
自著書三十餘

卷皇朝謚法表四卷
支程式八卷
內閣撰擬文一卷
重訂內閣票擬簽

齋札記四卷
安順楊氏譜一卷
自訂年譜一卷
手繕書約百卷
古文

句二卷
松窗小誌三卷
自訂年譜一卷
手繕書約百卷
古文

讀本三十二卷
古詩選四卷
紀評蘇詩八卷
李杜陳后

山陳簡齋陸務觀詩各二卷
虞伯生劉靜修詩各一卷
古

今誌訓錄八卷
駢體文八卷
水經注摘
是皆於古人無能

錄八卷
唐詩選本八卷
晉書抄雋四卷
是皆於古人無能

為役然立身行己求無忝於先人者庶幾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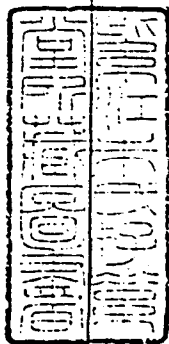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有九年六月初七日珍林楊樹自序

老
子
三
言
一
月

--	--	--	--	--	--	--	--	--	--

楊珍林年譜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八月十五日未時生



楊氏由山西遷河南又遷安徽

舊傳故宅在歙縣石灰巷

明初以指揮從

征入黔 國朝康熙中世雄公以守備官安順是為始遷祖

三傳以武職世其家高祖諱正

郡廩生

曾祖廷柏偕弟廷枏從

軍緬甸戰歿

乾隆二十三年死 將軍明瑞之難

曾祖母羅孺人以守節

旌

廷柏生祖中憲公經朝中憲生父中憲公春發

字蓬芬號暢園曾祖母羅

孺人祖中憲公府志均有傳暢園公崇祀鄉賢

中憲以嘉慶甲子入府庠戊寅

恩

科副榜就職教諭始娶祝淑人繼蒲淑人戴淑人生子皆不

育道光二十年商淑人來歸

淑人籍浙江外曾祖買遷至黔相傳為涪安商文毅之後為浙

望族外祖承濟公號晴軒妣藍宜人無子生五女淑人其季也後以其官馳封

以道光二十一年

八月十五日未時生某於南街本宅

小名汝成取西銘玉汝於成意就塾後名復榜

名樹始生甚弱乏乳多病

先高祖住宅在今梓潼閣街

後為中憲公售去價作羅孺人建坊

之用坊在東門外牛場

先祖起家後移居元壇廟街

宅後分與三弟枝今售去道光

十五年中憲以食口繁衍舊宅不能容購南街蘇氏宅改建

時仲叔父奉政公春榮已歿叔母陳宜人生伯兄豫

小名汝長嫂

李氏豫早亡李孀居生子長開元

小名庚寅號伯啟娶胡氏

次均元

小名龍驤

號仲平娶吳氏

女一

適安平黃鳴珂任江西南安府

三叔父奉政公春魁

武庠號梅亭

叔

母張宜人生子長楨小名汝恆派名娶周氏生子掄元小名善慶

更名培元號灌三續娶趙氏生子體元次升小名金桂娶梅

氏無子適黃明三豐小名汝達娶劉氏生子三元張宜

人歿繼梅宜人無出道光十七年移新居南院五楹兩廂各

面三間為典肆有門通蔣街南街府學文廟落成先是廣

籍見廟基湫隘且就傾頽有興修意向與中憲公同學約出

欵首倡屬中憲公董其事及升都轉後致千金交郡守宋慶

之春華從祖兄健菴乾各捐資四百金均議叙八品銜某父寶

時猶及見營事數人梅升庵克秀梅我香克薰陳太原道汾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寒家猶書香綿延卽此見祖德之厚後世郡守朱德燧修建子孫宜永永戒慎勿替中憲公栽培也

冬濟堂飭中憲公經理

公捐款七百金在東嶽廟左每年十月初一日起收養貧民二月初一日

止人日給米一斤有鑪火草薦備用又立有施棺會貧不能葬者給之有葬費數百文經理年餘至次歲始告成修

始祖二世叔高祖石墳改始祖山向豎大碑

二十二年壬寅二歲

弟汝開生後殤中憲公捐建縣學文廟兩廡禮門泮池

預修縣學

者爲邑紳劉某諸人以虧累停工邑令多齡飭中憲公成其終於是捐資補修不募他人約墊款三百餘金

二十三年癸卯三歲

弟汝闢生庶母胡孺人出後殤

二十四年甲辰四歲

中憲公為從兄升娶梅氏

二十五年乙巳五歲

五月初十日弟井生

小名六一時中憲公六十晉一因以命

訓導升瑞鳳儀書院落成

郡舊有習安書院在城西南隅後改為縣城隍廟地故卑隘中憲公

相吉壤於蓮社堂街居

萬壽宮故也龍亭後請於提督張壯

舉吾可不玉成之移咨賀中丞耦庚長齡捐畀興工經始於

道光二十一年至是落成凡為院九屋百四十餘間有倉聖

祠尹公祠講堂齋舍山長住宅書斗所居及倉廡庫藏書
之樓具備計捐銀八千餘金又捐洞口租穀四十餘石為膏
獎費後洞口田為齋長周澤鐘賣去得銀八百
餘金郡守周竹樓夔因提辦軍務去遂無存

二十六年丙午六歲

郡守朱德燧重修習安試院飭中憲公董其事捐銀四百金

二十七年丁未七歲

七月附陳太原宅

在同知卷

從師郭先生

元勳邑庠

郡俗午節從師弟子許展

假一日師歛之各給以康某見之向中憲公索公曰是非讀書不能得區請入學以七月上館及冬歸授大學中庸論語

孝經皆成誦

二十八年戊申八歲

附吳開福宅

在東街

從師趙省山先生

鍾械邑廩生居城外華巖洞為明通政趙至剛

公侃後訓迪甚勤四子詩書為講大義於是漸解文理

中憲公以修文廟涉訟

郡紳李錦屏等

八人控侵蝕學宮款項經郡守胡公詠芝林翼湖南益陽人
後升湖北巡撫謚文忠訊斷具稟撫藩斥其誣獎中憲公急
公好義為地方難得之郡守胡林翼飭中憲公挑濬河道
紳士深堪嘉尚云云
居南幹龍之麓甚高無通津巨川有兩溪澗自東西城角入
匯城中沿南門出歲久失修河腹淤與岸平胡公檄中憲公
濬治於是與郡紳分段修理中憲捐建黃古井石橋石堰各
一挑挖望春台碧漾灣東嶽廟南水關等處又以餘力添建
銅匠街鋪面十間按歲抽租為濬河之用有石碑嵌中憲公
牆壁間後以經管數易其人租銀乾沒不可稽察矣

為從姪開元娶胡氏
二十九年乙酉九歲

從趙先生讀 九月侍商恭人省外祖晴軒公於貴陽

外祖
歿葬

湯家山地在邑令魏承祝將侯湖南改建縣城隍廟於習安

省城東門外

書院故址飭中憲公修理

捐款四百餘金

季弟濟生

小名得三榜名枝安南庠庶母

胡孺人出號炳南

三十年庚戌十歲

從趙先生讀仲弟附焉

先生督課每日使有餘間散學或早中憲公常以所誦叩之不熟仍命攤

書朗讀以數十百徧為率自後稍強記得力又常以題私作破承中憲公見之越一年始命作八股文

咸豐元年辛亥十一歲

從楊子襄先生讀

變堂郡廩貢設帳本街授四書集註易本經畢作起講先生故貧士嘗出聯屬某對

云眉然宜急救初出無意比

邑令邵鴻儒梅村修圓通寺後

山文峰飭中憲經理

峯建自明代累輒以成至是改用石工捐款百餘金

從兄升歿中

憲為從姪均元娶吳氏

二年壬子十二歲

從顧雨亭先生讀汝霖己酉拔貢館於顧府街從叔實之宅授左氏傳先生以六月赴鄉試擬數題約

歸郡交卷同學者均作一二塞責某逐一仲弟侍商淑人往

省外祖母 定婚王淑人王氏為江南鳳陽人其先避吳三桂亂來郡住蔡官屯後徙入城外

舅子才公銘英道光甲午武舉入營游升畢赤營守備外姑孟宜人有子五人女二人長適同郡周右屏之翰丁卯同年

桐梓縣教諭外兄長名復字七來號芳亭聰異好讀書有淹貫名嘗著金鑑錄四卷外舅官於外主婚者為芳亭先是從

叔實之女許外舅之弟四子衛某議婚時王氏之親友皆以中憲年老子幼且與弟姪等同爨食指甚繁恐後貧芳亭執

不可中憲公選授施秉縣教諭

三年癸丑十三歲

從袁升之先生讀

紹堂邑廩生先生叔父鳳喈文祥庚辰庶常由檢討遷御史截取授甘肅平涼府故

與中憲同師齊先生超渭鳳喈先生官京師以升之先生暨子紹華紹英從中憲學中憲將適施秉念某無師往延趙省

山先生趙以年老不入城因延先生館於家上館後三月中以鳳喈先生先年借券三百金并抵借田契歸之

憲公之施秉任

從兄楨侍之瀕行以王罕皆八集吳穀人試帖及唐宋人詩文集數種交袁先生授某讀

十一月中憲公赴鎮遠送考畢乞假歸

在家住一月

四年甲寅十四歲

從袁先生讀

授禮記

從兄子幹由施秉回

另課某文

庶母胡吳兩孺

人偕弟濟往施秉

中憲為施秉令吳德溥

眉生四川人後升雲南臬使

聘主講珠泉書院

從游弟子有廖斌雙峰王用霖慰三曹貞吉謙六王懋昭李木森常步霄朱漢章朱

大壘吳宣李天資等皆知名

中憲公捐建施邑小河木橋

計費二百金

從

兄豐娶劉氏

從姪掄元娶易氏

遵義楊隆澹變

下游

黑白變

五年乙卯十五歲

從袁先生讀

五經俱成誦制藝完篇

子幹兄以中憲年老欲某應試博一歡出家藏名人稿文編鈔

誦子幹於文律甚疏授某以剽竊之法終年無開悟

從兄豐歿

遺腹生子三元後入庠旋夭

貴州賊

大熾清平黃平一帶有何二強盜潘名杰諸股黎平鎮遠有

黑苗又有燈花教獲安湄潭遵義有黃號白號玉華山尚大

坪俱為巢穴大定有龍楨平遠有巖大武相繼煽亂破城攻

劫無虛日貴州因此奏停鄉試 中憲公以亂甚遣庶母胡

孺人及弟濟閒道歸郡 孔旗堡曾三浪變 曾貢生以征糧不公村民約其

訴寃地方官辦理不善遂據屯自守官 郡守修城 以捐銀二

稟其叛屯破寃死數百人曾歸獄瘦斃

六年丙辰十六歲

七月二十九日中憲公殉難於施秉 貴州亂甚黃平等城均

破驛路不通商淑人遣 人至施秉請中憲告歸不允八月初府試之期某始入頭場

門斗李升由施秉奔告城破中憲公殉難家中不欲某知出
場要至從叔實之宅飯畢夜分歸商淑人以告痛幾絕所食
盡嘔出時叔父梅亭公遣從兄子幹往尋忠骸某欲與俱商

淑人止之族叔春盛同去十月子幹回忠骨未獲具言賊破城後凡屍骨在城內者投諸火城外投之江子幹去後庶母吳旋至述被賊狀蓋吳從曹貞吉家逃出中憲公歿何所渠實不知吳後亦改適同治九年賊平後同里任寶之煥奎丁丑庶常改官金山令言其入鄉闈時遇下游某生述中憲死事後有人收葬甲戌某請假過施秉具呈鎮遠令鄭鵠春江湖南人施秉令孟尚志崇軒四川人出示懸招帖賞格勾留月餘終無告者遇中憲及門廖雙峯斌王雨三用霖常步霄等具言中憲守城久爲賊認識城破賊迫中憲入學署攢矛刺之殉於大成殿左側因舉火熱之某至施秉時學宮已改建舊學署在今城隍廟殉難處在後園擬於斯地樹一碑未果也中憲屍未得商淑人以親友言刻木肖像取生前齒髮藏於中擬葬祖塋以山向未利祀像於
遭家難袁先生辭館家四年及商淑人歿乃同葬馱寶山

戚友關切者勸某輟學理家某不願自是益刻厲讀書

七年丁巳十七歲

從何萊仙先生讀

開瀛郡廩生清鎮巖上苗人其尊人何榮章雪階己丑庶常改官廣平令與中憲有

舊先生故有家學勤講解某至是八股家分爨

中憲去任時以家計付仲

平渠故年輕不務本業為人誘另以財與人合夥販賣多折

本家用大愈虧歎安順經亂故地方官捐輸繁數愈不支乃

分爨月以十金作家用三房人多支四金余長房支三金二

房支二金餘一金作應用仲平於本房私為津貼家以是不

可問矣典肆資本鉅萬始中憲別延人司出入及寅谷差

長入鋪以計構得力鋪伙去因主持私自封殖旋天中憲乃

自經理赴任時梅亭叔老不任事且與子幹俱吸洋藥子姪

中伯啟昏庸灌三尤無狀其子仲平掌家者亦家中實無人

也營中官弁閉城勒捐兵餉不時給提督禦賊下游去標下

支放聲勢洶洶罷市時謂之閉城籌餉事定大吏劾去游擊一人守各二人

八年戊午十八歲

從黃笛樓先生讀

鶴鳴郡歲貢

十月釋服商淑人請於梅亭命某

完婚

九年己未十九歲

從何萊仙先生讀

先後館於西街趙籬雲宅三年

應童試

府終覆院報罷

叔母梅宜

人歿

仲平姪往江西

同仲平以家累虧空挾數百金販洋藥

三灌三先以不謹為中憲斥出鋪設估衣局使照管本又折

仲平急欲脫身灌三因緣為利不慮後患挺身任之性奢蕩

寅谷持家久死後蓄積多梅氏無子灌三心豔之渠妻易氏

尤黠故認梅氏為母子以繼母趙氏非所生大不睦子幹雅

不願然上屈於老父下忍於弟婦孀居無如何梅氏以子掌

家業益厚自奉養家以是淪落矣開局聚賭來者贏錢各

携去負則假鋪中錢償之訖無一還者又喜彈唱

窮日夜不休肆中有佳物取入私室眾不敢問也

十年庚申二十歲

從楊梓園先生讀茂材永甯閣嶺人癸未進士官廣東西甯州乞養歸時主講鳳儀書院先生於制

藝通籍後猶不輟門徒甚眾著有存心章制藝二十一藝行世未刻稿尚夥文境甚高不輕許可某前後呈數十文無完

善之作取者或一兩行或數句不似何先生之獎予過優某於足知文律求細後先生子文彬癸酉拔貢文暢丙子舉人

平越州學正 粵匪由湖南寶慶竄貴州歸化廣順等廳州縣俱破

郡守周夔參將全福往禦賊於連陞關敗歿郡城戒嚴城外賊日

與官兵接仗令城中挨戶出人登陣站街警守某亦往守城凡數月圍始解 仲平由江西回 八

月初九日商淑人歿淑人體素豐歸中憲公後操持家政內外無間言遭家多故調和姊姒撫馭諸

子婦人眾口雜甚費心力世亂家落恆鬱鬱體以是虧咳嗽多痰誤投翻痰藥以是減食先去秋省墓微傷足春增劇

頻年有氣厥疾作時不省人事至是遂寢疾不起彌留時檢
 屬纊衣衾筭飾有金銀者付銷之以為棺殮費凡附棺物皆
 先為中憲公備者取用之命某勿向眾爭喪葬禮祖塋山向
 不利族姪起元請葬馱寶山地東關左起元祖母蕭氏葬
 此以本月合葬中憲公木像 淑人病亟以書致外親姨母
 謝氏來視比及郡葬己一日矣 叔母繆氏以中憲公衣物
 經眾剖為三分 伯啟灌三往江西 先是仲平所攜數百金在
 分某兄弟三人 升辦木植仲平還伯啟等往索徐己往餘干令周瑞生鴉司
 閻矣周得印山信始為扣還嗣伯啟等回己將銀支銷淨盡
 阿桑寨狎匪變郡守戴鹿芝商山攻數月未下

十一年辛酉二十一歲

從何萊仙先生讀 中憲公歿後某兄弟讀皆自擇師叔父從
 兄無過問兵愈亂道不通六一弟親赴巖

上苗廷師先生不欲出其弟俊生名開英言世亂如此楊氏
 昆仲好學禮恭宜可從始允許館設圓通寺後院開窗見山

晨起灌木中鳥聲相應和午後登山眺望村落田圃遠近周
匝水繞城根地為城中勝處有樓名原閣前名人謝君采三

詩秀有 叔父梅亭公歿 伯啟灌三由江西回 仲平復往

江西 庶母胡孺人請分居經族眾斷以玄壇廟舊宅與之

約公私債兩無所與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二歲

十月釋服應府試冠軍郡守趙鐵筠先生 崇慶己酉拔貢
江蘇太倉人 院

試第二名入庠宗師陸淡吾先生 仁愷壬子庶常以吏部考
功司員外郎督學廣西臨

桂 人 姑母秦歿 中憲公之姊祖母謝淑人出姑丈無業
早逝極貧無子喪具皆中憲公早備 長女

霓裳生

二年癸亥二十三歲

省何萊仙先生於平遠

清鎮因抽釐穀變團長何望山芸為人構於大吏被殺望山為萊仙先生

從弟避難挈家至郡住余家四閱月後適平遠館上水牛宅某進學後往叩謝因游虎場各處

二女雲裳

生 科試一等二名古學一等一名補廩 從莫芷升先生

講求古學

名庭芝獨山人己酉拔貢其尊人猶人先生名與傳為陽湖洪北江高足洪督學貴州時所拔士也

後登乾隆己未科庶常改知縣復改教授選遵義以古學倡導後進遵義鄭子尹珍及先生子子偲友芝皆淹博有著述

湘鄉曾文正表其墓稱為西南儒宗某外兄王芳亭復向與子偲先生游某嘗聞其緒論至是先生署府訓導又署教授

因受業借郡守陳鶴莊提官項備軍需促差急因售大屯關

田償之

繳清後以釐金歸還又促領之余堅拒甚苦灌三欣然領出田去債存可歎也 灌三自歸來持家乾沒

愈甚與繼母梅氏商改典肆期以十二月為滿牽六一共事約三房出資本長房三百金二房二百金三房四百金無銀以首飾及衣物準折充公月用全裁去各自籌度用至此搜括一空矣 庶母吳氏改適陳是先

家用由六一吳疑有贏餘因索掌管後以公中不能資給交出又家貧視某弟兄終不成謀改適某弟兄苦留不從延叔母繆氏及家中人諄勸皆不允帶一從嫂劉氏歿遺一子妹去不久殤後某成名吳泣悔無及 三元入

庠後 弟枚娶黃氏 平遠虎場人 時賊熾甚攻城無虛日家出丁

登陴家無錢不能雇人某因持戈隨眾守城柴煤不進城率毀木器作薪糴米須由城上縫銀下聽賣米者估量與之米貴糝野菜和粥充飢

三年甲子二十四歲

歲試一等二名宗師黎文肅公

培敬號簡堂庚申傳臚湘潭人後改署貴州藩司升巡撫

瘟疫流行

病號麻脚瘟有往人家赴席者席未終歿送葬者葬未畢相隨死墓側道路踣斃纍纍不絕城門

日出柩二三百售棺轆者市為空餓草無

拾縛十年即去

官因出示於七月初一日

何萊山

平遠亦亂先

太夫人吳並其昆仲亦避亂

與先生均卒於安順子棠芬

亂後歸清鎮旋夭遂無後

四年乙丑二十五歲

館閣敬軒宅

翊振貴筑人主府署刑名席教其子仲源姪善源住東街

三女蓉裳生

子幹由江西回

子幹以家落往貸於黃印山不行往吉安月餘回伯啟灌三復往江西時黃氏姪女已歿

遺一女灌三去時六一向梅氏苦止之令勿行母子定計決
意行卒之灌三在江西數年無所成而老父與繼母等貧困
以終無所依 清鎮安平鎮甯先後為賊破 時雲貴總督勞莘
倚可歎也 急賊冒為役並假兵勇號衣混 階崇光過境索夫
入城夜啟門招外賊以次破

五年丙寅二十六歲

三月赴川避亂 貴州徧處皆賊城朝暮且陷從叔母繆氏之
弟星垣緯以貴州候補同知委辦鼓鑄局設

於仁懷廳因來安順招股以三百金為一分姪起元建名各
出一股六一與叔母繆氏共集一股隨繆行至川余擬到局
後看其成否如何六一留在郡時道不通會貴州藩司裕石
卿麟過境始得行至定南後肩無站宿無店人齋米升餘以
銅盆代釜薪則撒人屋椽雜燒之臥則住輿中至熊家塲某
夜起覺有索絆足起挽之則人髮辨尚未脫腦骨也抵蘆葦
坡曛黑見燐火滿山鬼嘯聚羣呼虎狼嗥叫不絕雨後泥瀟
脚夫不能抬下與徐步走至平遠校塲息石碑下有雨點浙

浙滴頭上拭聞有血腥氣方怪異俄僕呼曰是碑上有人頭
 蓋午間所戮賊懸頭於上未乾淋漓落血也至獬獬坪有賣
 糍粑者衆爭買食役夫惡秤小舉拳毆之急解勸呼攢行比
 上山賊突出將賣糍粑人殺矣抵平遠五日不敢行平遠協
 道梁枋亭正春以兵護出境至大定城新收復無人請於貴西
 寐至畢節人煙稠密闐宛然有平時境像矣抵永甯水行
 下江門灘甚險三月入瀘州得三姪與繆公赴成都余與叔
 母作三寓銀錠橋叔母旋移水巷子四月余與作三赴仁懷
 陸行二日到盛夏炎熱居址湫隘作三及二僕皆病人地生
 疏醫藥款少呻吟聲日夜不絕逾月始愈有卸事猿猴汎把
 總鄭海山占菴安順人向與寅谷友寓此款接頗得其力
 八月赴瀘州時鼓鑄不行叔母撤股余半股先已墊出爲繆
 三先售馬堡田有餘價約寄信將此銀還交六一後作三母
 蘇氏與雲達措不還而此項終未得六一往討大受氣並得
 三與繆所借典肆歇業郡守聲言欲追官項家中挪移失物
 同負約不還

不少弟婦黃氏以憂急縊 九月仍赴仁懷為繆司筆墨

十二月叔母移居仁懷

同時委員黃契之紹贊候補府浙江人喜為詩仁懷直牧周養恬守正四

川人亦相與唱酬 伯啟由江西回

六年丁卯二十七歲

二月赴松坎釐局委員武冠三聘

俊江蘇銅山人貴州開州牧先是武過仁懷繆屬武

攜其子小垣庸去小垣尋以縣丞赴成都稟到因薦某大委員為高鑿山本仁雲南昆明人辛丑進士由內閣中書補長察同知以署平越褫職後保升知府筦松坎釐局為人寬厚有長者風賓主甚洽聞貴州舉行鄉試勸理應試工夫因出題作文為刪改前後約得文十五六篇 先是釐局抽鹽每十包取一鹽船到局局丁搜剔甚苦需索遂者放去否則全行折包不堪其擾余向高武二公約鹽商領鹽十包之外檢上等淨鹽另作一包到局交納合什一而取其一鹽商既便

局丁無所用其
挑剔商人
大悅
七月辭館回省鄉試
高鑒山亦請假省親回

賊駐五日遵義令孫儒堂
避卻之住店寂寥早睡未起僕朱升出店遇人入店朝餐識

其音爲安順人問何往答以主人命往松坎接楊某鄉試朱
不識也邀與見余則舊僕羅林爲六一遣來因問大路情形

羅言賊劫後二三日間必放人行過此則不可知乘此速往
宜無事余因部署脚夫衣物皆以背兜負去與以竹兩竿懸

板坐之示賊無有並約見賊則棄其所有添用夫數名有一
人力弱不任念爲安順人以物少許令負之次日啟行至息

烽楊柳壩骸骨縱橫大道荆棘參天住宿處斷礎壞椽踉蹌
至省典試者以路爲賊阻不時至改於八月十六日入場

余到省後遵義令孫公來路果遇賊
同行頗有傷害蓋去余只二三日也
提督趙輝堂戰歿於

蘆荻哨名德光鎮甯人戰甚勇積功以總兵署提督謚剛九
節時城外接仗城內進場竟晏然無事殆有天幸

月榜發中式場中首題君子正其衣冠三句次誠者不勉而
中三句三君子反經而已矣二句詩淨洗甲兵

長不用得兵字座師廖西崖先生坤培四川會理人壬戌翰林于殿侯先生建章廣西臨桂人乙丑榜眼房師喻芳余先生懷信雲南甯人丙午舉人郎岱同知監臨張石卿先生亮基江蘇銅山人以雲貴總督署巡撫時補行乙卯戊午并本屆丁卯為三科又廣額十名共中額乙百二十二名某列一百六名場後欲歸郡以無川資留聽榜未揭曉一日有邀入闈探聽者以事闕例禁卻之夜至貢院見候報者成羣路擁不開兩兩附耳問消息微雨更深喚六一歸睡至次日日高喚羅林備早餐羅林曾充練勇與提調道樊鄂樓希棟家親兵認識見持有題名因叩安順中幾人有楊某否具答之遂引與來六一由門隙取錄閱之見余名乃啟關納之以無資謁主司遲十日文雲衢天駿同年過余曰何不見主司告以故借銀十金有程寅階雲焱湖北人候補通判在鼓鑄局時相識亦借十金始見西崖先生殿侯先生以病辭留贄帖附巡綽官進次日見芳余先生又二日同叔母歸郡大路不通走小路抵太子橋前途報賊焚屋宇火光透空叔母退回省余曰賊適竄小路大路宜可改由龍場至場口被賊所殺之人氣未盡所燒之椽燼未滅至家則妻女菜色

蓋兵亂年荒典賣一空米價至銀一兩一斗磨苞穀和野菜
煮食日為常鶉衣百結可憫請至公會十人約定百金為
川資親友中饋贈者至多乃三二兩少至一二錢不等惟族
兄或之茂金助二十金雲達作三以念不致賀折東招之亦

不
至
十月初一日由郡取文申臬司領火票藩司領咨文一六

借至省有姨表兄周伯思祐貴筑廉以貧告貸余初意省中
親友有饋贈者許分潤己而絕無人資送無以應其所求今

耿耿在心 在省識顧梅南履均本科同年黃子衡詩聘在
癸酉舉人錢 莘民衛 癸酉拔貢朝考一等分發河南知縣

省住半月領火牌由四川北上 是科安順中八人王玉森琪
林鎮遠縣訓導徐春陔寅定

番州學正唐鳳梧開模周佑平之翰桐梓縣教諭趙仁山祥
麟周文軒之冕辛未進士直隸即用知縣改選鎮遠府教授

董清畬春暉吳伯蘭禧傳與余 湖南驛路不通改由四川
同行者玉森春階鳳梧渠等初欲走平遠余聞中路可行決

計走遵義至扎佐有陳某帶練查隊伍同行者欲與偕余曰
練丁多壞人且與賊道不如遠之行三日將渡烏江尚離十

餘里修文令閱團帶兵多人駐紮同人謀宿此與夫停不進
余曰此去江不遠不如攢行過去方為穩當地因重犒脚夫
把火行比渡江登山入店晚餐未畢望隔岸火光燎然鎗礮
聲不絕逮曉人來問之乃修文令遇賊開仗此次非早離危
地則令之拒賊勝負不可知也而
余等倉皇中不知進退何計也

慶雇五板船十二日抵宜昌
馬湖北境川資甚少入川後由夫
局折驛頗豐計從綦江至宜

昌除船價飯食外尚有饒餘
適有天幸廟磯阻風半日新灘
一日船家另雇舵工並梢工

放船余等上山過灘後上船
灑灑預堆遇大船其橈將余船
碰損欄落水船欹側欲覆得他
舟救料理半日始行至三峽

一無所見惟天光一線水黝然
東湖水行至松滋過荊州陸
州以下復有灘至東湖始平

行走當陽抵荊門州可省二三日
因雇驛一頭旁戴行李素
不能騎馱鞍尤不便驛又老憊
鈴聲郎當中煩苦過甚除夕

初更至
樊城

七年戊辰二十八歲

正月由樊城起行

河南捻匪充斥恐索驛車不出衆皆自樊城雇車余與唐鳳梧合雇三套棚車一輛

價五十餘金抵襄城聞賊竄衛輝改道由許州至汴梁留三日復由陳橋至柳揚津渡河至汲縣合大路河南雖各處戒

嚴然市井安然較貴州之毫無淨土者大別至正定間賊竄唐縣方順橋道阻他省公車紛紛退回同行者問計余曰

某等旅費且盡回黔不能只好前進至新樂適左文襄援軍入與之偕時保定駐軍十萬容軍十餘萬不能禦賊任其衝

突賊騎一晝夜馳三五百里如迫京旦暮且及乃天假之緣賊尋殄滅至京絕無人詢及賊情者上下熙熙晏然太平可

怪也 二月十二日至京

十六日向例新舉人覆試在舉場因貴州解文卷者未至於二十四日赴

會館保和殿補行余考列一等五十二名住櫻桃斜街貴州會館為周漁璜起渭宮詹住宅歿後其尊人玉山先生捐

為公產舊地無多後擴充始大見先達石少司空襄臣贊清景宮詹劍泉其濬周侍御竹生鶴蕭兵曹潤宇庭滋譚太史

序初鈞培李太史 四月二十五日出都 下第後餘川資十

持向會同館得無棚廠車一輛至良鄉換二套轎車顧梅南

唐鳳梧結伴三人並車以一折價供火食過衛輝等處見賊

去後情形亦復荒涼抵南陽以火票交僕陸行折價余三人

旋黔余之江右相別舟次頗惘惘云 由沙市搭船往湖南

羅林不知所搭船尚未裝載在船住五日不行天氣酷熱晝

夜不安登岸烈日當空斯須不能徜徉狐客傷心寢食都廢

乃另搭船將開者見多婦女復易一船住艙尾舵邊晝則捲

鋪夜始攤宿蚊蚋極多船上人嘈雜不堪平生未嘗之苦盡

於此矣 先欲由長沙陸行赴吉安有沙市同船羅某販貨

至湘潭與談甚洽渠鋪開設十五總因約余往原船同往湘

潭渠為雇夫甚妥過醴陵袁州分宜萍鄉盛暑苦耽延留羅

林解行李 五月至吉安 仲平姪設豐美錢鋪住花巷 八

余先行 先函致黃印山渠聞某至約過南安仲平送

月舟行至南安 至贛州 印山館余於三十株梅花書屋園

甚雅淨饒有花木亭臺 灌三亦由上猶來相見到署一月
閱童試卷得修金五十金 遣羅林下吉安交仲平匯至家

外舅王公歿

八年己巳二十九歲

二月上館印山留課其孫康吉

四日至贛州

印山因部文催俸滿引見

卸任家移贛州 羅林由安順至贛得六一函郡中催官項甚亟子幹兄押追向印山支修金一百五十金仲平出一百

金灌三五十金 交羅林寄回 五月至江西省 游百花洲滕王閣諸名勝晤彭小山年伯鍾岱壬午

庶常改福建知縣洊升江西饒州 府與中憲鄉榜同年時年八十餘 七月回贛州 六一入

府庠 炳南入安南庠 時興義至安順招考 姪婦易氏歿

九年庚午三十歲

正月黃印山歿

後歸葬萍鄉南安平定後印山到任百廢具舉修東山書院濂溪書院以地當入廣衝

捐廉數千約紳士出貲設典肆以濟貧歿後新任姚體茶山東人提公項置印山歿不問贛州守魏瀛湖南人憫黃氏無

人約某往南安率其子婦收賤留三月得三千餘金從姊夫吳浩然來南安同游梅嶺

十月回贛州

羅林由黔賚火票六一函至知官事解藩庫歿以中憲祭各葬卹賞銀抵清兌繳道庫歿繳實銀俱批准立案郡中書院

欸以鋪面十五間並當舖一所抵之此事全賴六一經畫有方故債悉清留住宅十五間全家不至失所 十一

月由贛州赴京

至吉安住仲平處十餘日至南昌灌三以縣丞稟到同寓

六一補廩

十年辛未三十一歲

正月初四日由南昌啟程

雇二把車二輛陸行至九江手車頭重脚輕甚不好坐未至九江下

坡車急傷前拉車脚夫足覓人不得以車載脚夫羅林任前拉車余步行四十里始至店自九江搭輪船以銀易洋邊六

元買票店主告夜半船到遂晚餐三更餘客紛紛出店主以
二人持余行李偕羅林至江岸等船上黑暗中見前山火光
迸露船倏到岸搭跳板寬二丈餘由江心輪船至頓船約十
許丈上下人爭逐喧聲鼎沸步履驟馳如奔下視江鎮黑無
底余偕衆奔入船有二洋人守門客持燈者皆被吹滅入船
迷去向覓同行羅林皆不見喧嚷一時許聞哨笛一聲已開
船人始定各尋各伴羅林由前艙趨出同移行李住散艙船
忽攔淺不行又時許始駁開天明見湖口小孤山過東流安
慶采石又次日望江甯至鎮江余見上下船費事不敢渡海
遂由鎮江下船未到岸十餘里船上人將行李移第二層艙
門哨笛呼一聲刻子紛來離輪且十餘文拋行李下刻不問
其墜落撞壞否豎小船如梯使客下梯去刻且數尺須跳入
余懼甚百說向洋人得巨綆繫欄杆手挽足登緩緩落刻
輪船一開刻子在江心掀舞一葉翻轉移頃方定下刻入瓜
州七濠口次日登金山妙高臺長江帆出沒放船焦山覽焦
先蝸廬憩自然菴讀瘞鶴銘撫周鼎忽溜覽不能徧也晚
回遇風潮來浪湧舟小翩翹揚子江中心快甚次日雇邵伯
筏子至揚州過高郵湖游露筋祠抵清江浦雇二套轎車一

輜價三十餘金山東道由蒙陰以上至齊河皆山路有石難行過泰山欲登以巖寒同伴不肯往遂止沿途多馬賊有湖南某至富莊驛被劫同行俱有戒心 二月至都先住店遇周佑平徐春階為

被賊害文雲衢移余同住驪駒胡同是科同寓七人惟趙著堂擇雅平越癸卯舉人中式下第後以四十金交周佑平帶回致六一時欲歸則貴州亂未靖道路既阻謀事極難出外省就館不能一心用應試工夫因謀留京先聞世職可改京曹叩周竹生不行雲衢贊愿捐中書出幕囊付之捐後身無一錢食費皆典衣致之謀就館數不成函致江西告貸未允

極艱 五月遵籌餉例報捐內閣中書六月到閣行走 六

一娶杜氏

十一年壬申三十二歲

二月館高壽農宅

蔚光雲南昆明人丁卯同年戊辰進士戶部員外郎改禮部住香鑪營頭巷課其弟

二人子
一人

十二年癸酉三十三歲

館高宅 姪吉官生

十三年甲戌三十四歲

館高宅

先是羅林甚樸實自江西兩次帶銀數百金回安順均無失到京習壞余衣物向交伊手比入閩劉青溪

續寵更名朝縉龍里人辛酉拔貢朝考以兵部七品京官用丁卯同年約住其宅場後歸館開篋取衣失大半再三詰問

出當票六紙因斥去渠為公車司爨余 八月辭館乞假旋謀南旋渠主人不能用始求余攜歸

黔 同行黃鏡虛明癸酉拔貢陳雨村澍癸酉舉人安 十月 由直隸河南至南陽坐船至沙市入黔

至鎮遠 陳黃先歸余留鎮遠見郡守惲伯方鴻儀江蘇武進人縣令鄭春江鵠湖南鳳凰廳人具呈均請出示訪

收葬中憲公者徧黏招帖重許謝金見王雨蒼作霖鎮遠歲
 貢主縣署刑名曾識中憲公者楊卓六瑞光癸酉拔貢常步
 霄邑庠皆施秉人住月餘無耗始至施秉時天大雪行二日
 始至見施秉令孟崇軒尚志四川人亦具呈請出示見王澤
 三用霖廖雙峯斌皆中憲及門并諸邑紳得盡悉中憲死事
 狀而收葬之說訖無告者乃付託諸人倘有消息乞為函致
 安順延至十二月初八日始行 十二月十五日抵貴陽省
 見吳清臣寅邦
 人仲平外舅羅質菴文彬辛未進士貴陽人禮部主事二人
 皆記事局纂修謁易笏山太守佩紳湖南龍陽人壬子優貢
 戊午舉人先署安順有治聲時主修 除夕至家
 黔中紀事局因懇其作中憲公傳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五歲

姪婦胡氏歿 羅林薦往雲南 開館圓通寺
 及門者董翰
 臣玉卿等十

餘人 從嫂梅宜人歿 六一赴鄉試 辦理兼襲
 呈請黎文
 肅師得行

知謁郡守周自菴步瀛直隸永平人由吏書胡蘭生辦稿自繕請郡守用印並宗族冊結凡八套賚至藩轅投遞藩科房費廿餘金蔭襲向歸兵房余以中憲公墓誌刊成先在京函致六一祈文職故改由吏房圖少費省事獨山莫子升撰就至省請書丹摹石皆子升先生為之六一於九月載石藏於家 易笏山為作中

憲公傳羅質菴書刻成十月寄至郡十一月初十日啟程北上

時黃子衡約同行余因候兼襲文書王淑人行分娩在省姑待請黃先行 二十五日恩元生十三

日得炳南信與六一別 十二月初一日自省行

二年丙子三十六歲

至常德府度歲 二月到京銷假住劉青溪宅周竹生侍御延課

其子煊保姪永保康保移椿樹二巷周宅劉青溪子鑑七

十九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月初六日兵部帶領引 見奉 旨准其兼襲雲騎尉俸由

貴州領 花部費四十金勅書在內 外姑孟宜人歿 姪三元入庠 伯

啟由江西回 六一為祖塋與王玉森構訟 地在牛場上

三年丁丑三十七歲

得六一函得領世俸五成 寄六一銀信 先六一匯銀三十金至京信付楊肅

菴文暢丙子舉人永甯楊梓園公三子至肅菴回交銀六十金與六一家用又交銀十金由任實之煥奎丁丑庶常寄與

從嫂趙氏

四年戊寅三十八歲

姪慶官生

五年己卯三十九歲

接六一函世俸為岑中丞彥卿毓英廣西西人謚襄勤奏准領全俸

八月二十六日派充委署侍讀 姪三元歿

六年庚辰四十歲

楊肅菴至京六一匯銀三十金兌還外交銀五十金寄回

谷予三夢齡補行辛酉壬戌舉人先同從事何萊仙先生歿於京捐資由其同年劉

錦章奎辰庚辰進士即用河南知縣遣人送柩還安順

七年辛巳四十一歲

八年壬午四十二歲

仍館周宅移琉璃廠

作公啟與林中丞貞伯

肇元廣西請賀縣人

以貴州歷年捐輸義穀援案廣鄉試中額十名旋奉

旨俞

允時起稿時志叙副榜故舉額增而副榜仍取八名

九年癸未四十三歲

張仲達

煥文壬午舉人永甯人

至京六一匯銀三十金兌還外交銀四

十金寄回

董樹屏

懋藩己卯舉人翰臣從姪

歿於京為同鄉告奠得銀

一百二十餘金交楊肅菴黃鏡虛顧受唐履中送柩回 六

一出歲貢 均元姪歿於江西其婦吳氏旋歿於家

十年甲申四十四歲

周宅移南橫街

地為戶部公產前兩淮運使廣順但雲湖明倫先生典居其壻景宮詹劍泉韓典於人後

李莖園倉場集資交戶部十年租又交典價千金改建為貴州會館

三月二十六日補中書

缺黔撫李菊圃用清山西人奏俸世俸遂食中書俸

十一年乙酉四十五歲

為六一捐以教職本班分缺間用

余補缺後劉青溪函問欲為捐歷俸余以世俸停有

內顧憂六一出貢就職訓導因囑為捐一花樣劉以壬午分發福建甌泉州釐局帶辦捐輸遂助銀三百金得捐分缺間

以實收寄京換部照註冊並印結去費六十餘金緣青溪子鎰海從余八年余以劉貧窘堅辭其束修故以是報也

八月辭館

周竹生以兵科給諫截取選廣西桂平梧營道余自丙子館其宅至是十年就館之次年見其子弟

難成力求解館周堅留且語余曰余盡父兄責耳先生難得子弟才質我自知且先生去我當別求館某亦難擇師賓主

易參本

二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相洽均無舍其舊而新是謀不亦善乎緣此益脫形迹周不
善理財頻年告窘始而修金按月給繼則每節饋後余目極

艱狀將銀璧回收空東而已其姪永保於庚辰往山東康保
壬午往江西煊保多病不時入館余住其家乘其車僕其僕

上下驩然告別移貴州新館先生捐建在棉花七巷時威甯
留贈五十金

饒芝庭愷官兵部主事家大女霓裳歸袁瀚清號玉冰平
居此饒向與相得為供膳

陽己入庠匯熊奮滋景劍貴筑人侍御至京六一匯銀十
銀百金辦糶辛未庶常

金還之從嫂李宜人歿李孀居子開元娶胡氏無子購一
姓子乳之名小福又名堃長游蕩胡氏歿後李老病凡衣物

皆為小福偷賣箱籠扁錘如故渠知事且敗奔省從公車至
京投余余廉知其事斥去及李

病亟檢其蓄無所有以恚卒

十二年丙戌四十六歲

姪開元歿 高壽農復延余課子 先欲邀至宅余辭 黃伯

香 桂 荃 癸 未 庶 常 鎮 甯 人 至京六一匯銀二十金李雲莊 世祥 癸未 進士 官 禮 部 主

事 貴 筮 人 匯十金均還之易悅山 簡 更 名 鎮 震 丙 子 舉 人 董翰臣 玉卿王海

帆 學 淵 王 為 王 淑 人 姪 孫 與 董 皆 以 拔 貢 來 京 朝 考 來同寓 董 旋 以 朝 考 一 等 以 京 官 用 分 戶 部 八

月請修墓假南還 與 翰 臣 同 行 十一月至施秉於中憲公殉難

處祭之 十二月初至省謁叔母繆氏及從妹於尚節堂饋

以金 從 妹 適 繆 小 垣 庸 為 叔 母 之 姪 以 四 候 補 縣 早 歿 從 妹 孀 居 遺 女 二 人 培元姪歿於江

西 十二月至家

十三年丁亥四十七歲

易參木戶書

二二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炳南弟歿葬小營盤改後院牆垣如舊從嫂李氏分爨後修前院

牆屋漏室添補糝漏費工月餘 展墓行焚黃禮 至省城

為二女雲裳許婚唐爾銳號省吾遵義人寓貴陽前湖北藩司威恪公樹義曾孫雲南巡撫鄂

生炯姪孫郡人公請中憲公崇祀鄉賢 唐鄂生中丞奉 旨以

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聘余入幕 三月上雲南 九月得

六一選廣順州訓導函六一赴省城稟到聞施秉紳士公請

中憲公入名宦後文書到省巡撫潘蔚藩司史念祖以不知教職入祠名宦歷經有案被駁余至京後同

鄉有為余言可以由禮部遞呈者余以事十月偕唐中丞

勘迤東廠地至東川府車路箐阻風一日雲南多大風尋常與馬吹仆多被傷土人忌言風呼風為浪子又

有飛石緣山高重重有牧羊者羊觸石下墜小石牽動大石如拳如盃奔落擊人重則碎頭折臂肱時有勇丁包布於首如笠飛石中之帶傷破皮人踣於地然幸有布護之否則不堪問矣

至昭通府 署守劉綺山春霖丁卯同年由

編修 **抵魯甸勘樂馬廠** 先鄂生出獄時閻文介保辦廠鄂生改官 借其戚于德楷商召其弟德林於日

本聘礦師二人工匠通事又數人所費不資礦師入滇局中期望甚切而訖不行又約構各項機器余向鄂公曰朝廷舉

事以民為本廠地居民借礦謀食者衆今棄此輩不用恐生事為患且中外異宜外洋人工貴機器便故舍人用器中國

則不然又小機器不中用大則山深路峻載運極難其何以行鄂公乃止比余旋京聞礦師亦歸國又議商民聽自開洞

採礦局中支以銀米得礦照價償還不取其利又創收銅之法得銅者以時價賣之官秤以部頒為準無折扣廠民大悅

十四年戊子四十八歲

至永善縣金沙江邊土人家度歲

縣治離江四十里過江四雷波廳地與蠻人接壤

易蠢動間渡江抄掠雲南設游擊重兵防之地熱甚上山重
綿下山穿單相去十許里耳時節氣尚在雨水前如此菜蔬

甚乏惟胡蘿蔔洋芋甚賤至
茶煎白菜等物皆遠地致之
晤華健安
丁卯同年時以四川

敘永同知告終養回黔唐
鄂翁招以來同至獅子山
三月轉昭通過東川之礦山廠

至威甯州炸子廠事竣辭唐中丞回家
去時唐饋川資百金
歸亦致百金北上時

以二百金交
健安惠余
十月送二女歸唐氏
十一月由省啟程北

上親丁三人未得婢女以
江西人曾五作僕過施秉挈恩元
往中憲公殉難處致祭
過辰州灘船觸石破底家人以

未經坐
船受驚
至常德河下度歲

十五年己丑四十九歲

由常德過洞庭
至布袋口
阻風三日
至漢口乘江寬輪抵上海
有江西
公車老

少二人同店約同雇招商局船乃渠等不謀先往間日余將
上船少者倉皇至述其衣箱被人竊去擬報官請老者為之
助老者不理及余登舟始知少者初坐輪船不知利害方到
船老者擇善地安置已物委少年行李於外致被賊噫擇伴
非人致妨行坐海定輪船包內艙渡海入黑水洋無
路可勝太息

初八日至京

到天津已有火車可由大沽至津旋聞失慎傷人因坐輪船候潮上至紫竹林由天津雇轎車

二輛至新館館後饒芝庭為主人

初九日往內閣銷假

十六日移居魏染胡同劉姓宅

八月十八日復補中書缺 十二月初七日上通本

十六年庚寅五十歲

留鬚 與恩元締姻華健安長女

先是戊子余歸健安由滇過郡至余宅恩元見之出

詩題面試到省懇莫並升先生議婚余以南官跡靡定約稍緩比余到京友人欲為婚者紛紛內人向余言不定恐開

罪多人適唐壻爾銀復以華氏言因代懇其叔楚隱執柯致首飾數件交健安姪相其名鈞者戊子舉人公車之便帶回

黔由楚隱致 八月移貴州新館與饒芝庭前後院同住 健安為定 派

充會典館圖上校對官辭之 侍讀王幼霞鵬運廣西臨桂人 回堂額中堂笑曰世乃有此辭

差事之官乎

十七年辛卯五十一歲

欽派文淵閣檢閱官 管理稽察房事務 庶母胡孺人歿

十八年壬辰五十二歲

是科不入闈 九月十九日上部本 為王伯衡告賻於同

鄉權丁卯同年選開州學正己丑公車罷歸至湖北城陵磯落木歿淺厝江干同鄉楊儀卿鴻勳者亦丁卯同年楊海

樓文瀾之弟為作啟致余達鄉人先後集資八十餘金交儀
卿謀歸櫬至黔後丙申年儀卿改官至京始聞歸櫬儀卿以
壬辰登第授 六一保薦大計卓異
內閣中書

十九年癸巳五十二歲

三月中書俸滿截取引 見 記名外用 為恩元納監入

北闈下第 袁壻瀚清中式舉人 十一月移居袁家街小福

游蕩逐之十二月周穉軒錫光乙酉拔貢 保送京察一等

派充 萬壽慶典總辦

二十年甲午五十四歲

二月京察引 見未記名 袁瀚清會試來京 與弟澄清 辛卯舉人

恩元從程少珊閱文核林思南人 四月華健安以道員來

京引 見為租校場頭巷住之 九月初十日恩元中式北闈第七十

五名舉人 房師段春巖友蘭江西永新人乙丑庶常座師薛雲階允升陝西長安人刑部尚書丙辰進士徐頌

閣鄴江蘇嘉定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壬戌修撰長季昭萃滿州鑲藍旗人內閣學士丁丑庶常楊蓉浦頤廣東茂名人左

副都御史 乙丑庶常 六一俸滿保題

二十一年乙未五十五歲

正月華健安往四川送至長 四月十一日揭曉恩元會試

中式第二百六十一名貢士 房師許介侯晉祁廣西臨桂縣人庚寅庶常座師徐蔭軒桐正

藍旗漢軍協辦大學士庚戌庶常啟穎之秀滿州正白旗人理藩院尚書乙丑進士李葯農文田廣東順德人禮部右侍

郎己未榜眼唐春卿景崇廣西灌陽人內閣學士辛未庶常
覆試二等九十二名殿試二甲九十七名朝考二等七
十九名引見以主事用
籤分禮部祠祭司行走
袁瀚清丁內艱回九月移椿

樹下二巷華健安令內弟陳松濤送女由輪船來十月初

五日至京十八日恩元親迎過門完婚

二十二年丙申五十六歲

二月送陳松濤燾回川八月初十日得唐爾錕函六一於

七月初七日送考至省歿吉官至省扶柩歸葬十一月二十六日升

補侍讀十二月初六日京察過堂保送一等

二十三年丁酉五十七歲

二月初二日吏部過堂 初六日引 見奉 旨圈出 十

五日覆帶引 見未記名 五月保送御史十八日考試列

十七名廿五日引 見未記名 八月恩元入順天鄉試充

外簾收卷官 十一月鼎元姪偕唐爾銀至京 唐以廩生兼襲騎都尉加

捐知縣分發廣西

二十四年戊戌五十八歲

袁瀚清至京會試榜後丁外艱回 燮元姪入府庠 四月

會議恭忠親王配享 太廟次序撰奏稿呈堂 列於東廡位在怡賢親王

之上起勇襄親王額駙 饋許予九 長齡戊子舉人場費 梅幼
策榜之次奉 旨依議 四金川資二十金

竹汝茶壬午舉人大挑趙璧臣熾辛卯舉人大挑恩元引湖南知縣川資十金

見奏留歸候補主事用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以馮桂芬校

邠廬抗議請 飭大小臣工條議具稿呈堂 鼎元患手足

痿痺延數醫治未效 七月同官薛小雲俊戊午同年庚辰

升禮部郎中奏補是缺者為勞績班劉小山振鏞丙子進士

奉 旨歸併衙門交大學士六部會議具稿呈堂旋以通政

閣派總辦滿侍讀五人漢侍讀一人余回堂力爭添派漢侍

讀一人滿侍讀一人共八人又派漢幫辦四人是役惟有滿

票簽侍讀德乾一元與余議合一切章程皆經余手定六堂

皆照議行 又奉 旨內外大小各官許封奏言事署中年

少見幸進者不次超擢紛紛條陳日凡三五輩舉國若

月十一日奉 皇太后懿旨各衙門照常辦事

復奏通政司已接收文卷

清楚摺

十六日長孫女蟾圓生 鼎元服馮了性藥酒貼湧泉

膏有效 十月奉 皇太后懿旨加復京中王公三品以上

文武各官俸銀撰謝 恩摺呈堂 又榮中堂祿面諭前在

京王公文武各官所捐昭信股票銀兩請作為報效摺稿旋會

同戶部具奏奉旨俞允 又會議河工剛中堂毅派由內閣主稿余以不能

侵官破例辭以由軍機處辦理

二十五年己亥五十九歲

正月復會議河工辦法 鼎元病愈能行命購攝生要旨練

習 三月撰堂諭飭直房校籤逐日進署並早中夜班按時

入直有遲誤者回堂記過

約同人無便
衣入直公啟

四月捐陝西賑款

合同事樂輸者集銀五十金交薛小雲禮曹 五月會議直

省釐金關稅及鹽價各項裁汰冗費以充國用令大學士三

品以上大臣各抒所見交內閣彙呈軍機處採擇 具奏

六月自撰年譜 八月撰勅封廣濟禪師扎木養呼圖克圖

文 寄吉官並族姻老人銀五十兩 十月撰 皇朝謚法

表成 十二月奉 殊諭為 穆宗毅皇帝立嗣封多羅端

郡王 漪子溥儁為大阿哥撰賀 皇太后 皇上表各一

道先二十四日召見御前王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內廷行走各官某入謁榮徐二相詢無交派事件回舍後馮三鼓滿科房趕城出至舍傳堂諭間日進如意須擬賀表因促恩元倉皇起草遲明入內持謁榮王徐三相甚獎許

尋奉 旨撰 皇上三旬萬壽恩詔一道 賀表一道

二十六年庚子六十歲

正月進呈 萬壽恩詔並賀表 詔用朱彭壽表用魏允恭底本均為改纂大半 進

奉 上諭京察滿漢三品以下京堂官照舊供職謝 恩摺

二月初三日京察一等人員吏部帶領引 見 初六日

奉 上諭此次京察一等圈出人員著該堂官出具切實考

語交吏部帶領引 見 初八日經中堂點出考語品端行潔通達治體 十五日覆

帶一等人員引 見 十六日奉 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

府用

滿三十九員
漢二十五員

十七日軍機處交內閣轉傳各部院衙

門本日面奉 諭旨所有此次京察一等記名各員自本月

二十一日起按照名次先後每日二員呈遞膳牌於寅刻預

備召 見

二十二日赴瀛秀園預備召

見 子時由宅起
身寅刻入內

西苑門辰刻至 儀鸞
殿召 見至巳刻退出

二十六日進頒 詔後滿漢大臣

加級謝 恩摺 又進滿漢大臣六十以上加紀錄二次謝

恩摺 三月回徐中堂奏留典籍王繩留閣辦事

號孝緒
山東諸

城人癸酉
舉人

四月王中堂諭提戶部鼓鑄利息銀三千兩津貼

內閣頤和園駐班公費

後滿二千漢一千

五月義和拳匪變

起不問提督聶士成梅東益等辦理失宜上命剛相毅至

涿州趙司寇舒翹至保定解散未就而端邸莊邸及數大臣主持之遂至不可收拾另有庚子紀事 六月謀

移眷口出京

恩元欲挈眷隨王孝緒內眷赴山東聞孝緒車至門被練軍奪去恐沿途皆有兵以是不行

又結伴四川鹽務奏銷委員唐永裕由河南至四川以恩元媳有娠車及驟轎均雇定將起身日胎動不行 又江西人

曾五先從余入京者時在城來商赴海道曾行至通州被亂蓋海道早阻曾由通州奔回大受苦

七月徐

崑二相至署查點漢員過堂

御史劉家模奏漢司官多有潛行出京者酌予處分故各衙門

紛紛查點過堂

廿一日恩元鼎元徒步偕王孝緒昆仲奔西山磨

石口

孝緒弟綽號孝寬丁卯同年甲戌庶常改部曹現官御史村有承恩寺為禮親王家廟同被難者有山東京官

數家間日有僕來往通
消息離城三十餘里

洋兵入城 聞 兩宮由貫市西

幸 八月崑中堂與稅務司赫德晤商奏請慶邸來京議和

奏言洋兵入城情形並聯滿大臣七人銜上
請安摺滿司官在城者三十餘人亦與焉 同在京漢員具

行在請安摺 領銜者徐頌閣冢宰 同寅宋子山 廷模雲 為

覓美國護票 洋兵入城各分段地余所居椿樹二巷先為美

德界於是程少棠者先為同文館德文學生龔鏡初時為德
兵辦糧台二人均為覓德國護票十四日洋兵入宅取衣數

襲並衣物數件去洋兵入城半月來未至余宅是日有同寅
陸午莊嘉晉廣西臨桂舉人來訪遂聞入又得護票後洋兵

有認本國票不認他國票者又有本國票亦不識者其間良
暴不齊遭有幸不幸爾 德兵初至頗騷擾同鄉殷子和詵

貴陽人時在順天候補知縣頗受其擾來與余謀移居因看
校子胡同鄖陽館并南橫街貴州會館俱不妥二處俱為美

界後殷移繩匠胡同余始
終未離本宅殆天幸云

內閣設公所於柏林寺
在國子監東先設於

法華寺洋兵不允始移此
各衙門皆就占其屋分駐

閏八月十八日全權大臣李傅

相至京

寓賢良祠時鼎元先由磨石口回宅而各城門均有洋兵守行人時或搜括財物城外路上常有劫匪因

飭恩元與相全權至京再來公所設後孝緒
來恩元與相伴回傳相亦於是日恰入城

二十五日孫太

平生

王淑人喘促症甚劇
數年前已有此症亂時未及調治受驚太甚延醫甚難治少痊

訖未大好

九月間 兩宮幸太原 東南救急會許代送官眷

漂海回南者同識來約以未穩便中止

時由通至津無客站飲食無賣者鐵路皆

洋人主之

各省同鄉官匯銀入京接濟 十月間 兩宮幸西

安

紳士設協巡公所
先由洋兵巡邏甚擾夜挨戶點燈畫水灑道至是始由紳士招人辦理

地方稍靖

十一月和議條款頒行 十二月初十日授山西蒲

州府缺

二十七日於公所
得行在上諭

二十七年辛丑六十一歲

正月初一日以內閣前後簿據并遺款一百餘金交劉曉山

侍讀

內閣任侍讀者自鮑子年以後各了各事贏縮不問歷
來甚久余為此曉山詫為奇力辭不許乃索余著謚法

表去謀事
定刊刻

二月二十八日赴

行在謝

恩

先放福建泉州府萬本敦薇生

來約與廣西恩府杜慶元江西饒州府齊蘭江甯遺缺府
鈺斌聯名請吏部代奏謝恩可免赴行在余以諸人皆

南方缺余之蒲州去西安僅三百餘里可以赴任不可以至
行在於理不合因辭之是時行在咨起內閣批本處滿

股人員欲隨行不果又戶部朱伯平有基浙江蕭山人由
內閣改官奉調赴雲南由海道走與結伴不成遣人往

天津探海道來言鐵路皆洋兵主持店口未設飲食費事而前此由京赴陝者皆走北路因定計陸行向同鄉陳小石京

兆覓日本出城護票陳名夔龍貴陽人丙戌進士二十七
日入夜兵部李侍郎昭煒內閣前輩安徽人甲戌庶常忽

貽書言洋兵定期赴山西萬不可行余以車價數百金付訖
索之不得商同行者改期不允遂與恩元商定余持行李偕

鼎元往晉恩元侍王淑人與同鄉謝汝鏡泉仁懷人新選
四川鄰水令結伴走海往四川隨余行者劉子嘉永亨甘

肅秦州人丁丑庶常時官少詹又雲南臨安府黨仰山蒙眷
口并廣益公鋪伙郭紫峯寶琛及其他客商十餘人車用貫

市李光裕標局至貫市間居庸關有洋兵駐紮標局
因遣人至昌平覓德國護票并約一譚譯生同行
三月

初三日至宣化府見口北道靈壽芝椿前滿侍讀時洋兵出
沒不常壽芝為言須繞道數十里至張家

口宿胡家屯間前數日洋兵亦在屯傷人過
此標局始展旗出兵器同行者稍免戒心
初七日至枳

兒嶺入山西界初九日至大同鎮見鄰守李子丹桂林直
隸臨榆人丁卯同年丁

丑庶常由翰林侍讀簡
放以教案牽涉旋解任
十七日至太原府
始聞洋兵至故

太原為毓中丞縱拳匪
欲至城中遷徙一空
由貫市至太原人民
百餘人訛言洋兵

居無店歲數斤草須錢
九空人家門窗戶壁均
折毀不存路過潰兵
日凡十起十數

起不等同行有懼心
油麥火麻油外人不
能嚙白麩及香油白
鹽均難致行者苦

極至并垣岑中丞正
雨有應在省阻雨三
日十八日命鼎元押
行李赴文水西

韓村即廣益公鋪
伙郭紫峯宅
二十一日赴西安
二十八日至平陽

府平陽一帶尚未有
初二日至北鄉鎮為
安邑屬聞安邑新被
電災至此宿阻

雨一初五日至蒲州府
見署守李峻丞崇洸
長安人丁丑

路安府太蒸鎮同知
令項子林則齡安徽
太平人初十日至西
安寓東關中和巷
前四川黔

江今黃俊臣兆麟宅黃時以丁內艱 十一日移書院街田

宅名玉廣號美堂鎮甯人甯夏總兵奏調入京帶武衛軍隨

將撤兵有電諭至京言撤兵期定即下回鑾詔見署

吏部侍郎陳瑤圍邦瑞浙江人丙子進士由內閣改官引

見一切俱 十五日赴 行宮謝 恩即舊陝甘督署自辰

託其辦理 已刻 五月初二日回太原 派差尋次日抵華陰廟潼關廳

退出 焦雲龍司馬派差來接告知 初六日至潼關 見潼商道

家人等已押行李在潼關矣 瑞鎮遠人壬辰庶常游道署後養園有高台及水亭 初八

倚城而望中條前聳黃河繞城曲曲東流頗具勝概 日抵蒲州 二十四日渡汾河 信至祁縣城時鼎元以久無余

祁過西韓 二十六日游晉祠 離清源鎮 二十七日 至太

村見鼎元 離清源鎮 二十七日 至太

原府

見首府吳書年

五月初一日稟到

初二日署藩台

涇縣人持帖傳見為言調署澤州余以澤州教案甚重力辭

不可至初五日見撫台岑雲階春煊廣西林人乙酉舉人署臬台恩雨三霖滿州鑲藍旗人冀甯道胡揆甫湘林江西新建人丁丑庶常十七日由太原赴

澤州

拳匪肇亂澤潞為烈鳳台高平殺教民至數百人燒毀

惇卒繼者江正甫忠立撤任孚子安仁革職教士要挾不己索賠款甚鉅同官視為畏途故以余承其乏十九日住

祁縣遣人往西韓村招鼎元帶行李來同行自祁縣入紫洪口進山路不容車人坐騾轎行李用馱 二十七

日至澤州府

七月接印

初五日遣散鄉勇五十名

前任設鄉勇四

百名攤派屬下各出餉四五百金不等眾苦之歷次裁汰僅留五十名月餉約二百餘千派城內外鹽店當商及鋪戶按月支應皆不願而鄉勇附名為府中管帶一切教士往來委員出差鳳台催糧皆用之太守出不過十人八人執械侍從

壯觀瞻余以地方安靖不必
擾民毅然裁之人情欣說
議教士賠款高鳳台三萬餘千串

陽城八千數百串陵川乙萬餘千串沁水一千有餘串賠款
一宗五縣辦理不一律高平則數自下議款自上給鳳台陽

城有先斷百姓出錢後以產業抵者無錢以產業抵之陵川沁水則
著落百姓出錢後以產業抵者教民又不願抵欲得銀紛紛

訴告不休時教士席開蒙和蘭人多有拖累席盡欲駢首余堅
各縣亂後經教民控為拳匪者多有拖累席盡欲駢首余堅

執不允為通飭各縣凡有教案均須原被到堂質對確實始
議罪如僅有被告而原告不肯到案者皆釋回交地方官取

保候質余在澤半年微特始終不戮
一人并以教民牽控者亦未妄責
勸紳富捐鳳台三萬六千兩高

平三萬兩陵川四千兩陽
城三千兩沁水二千兩
八月二十四日往陵川勘電災

皆山路去郡一百四十
里一站附城次日至縣
九月十三日赴陽城過考
經奉匪牽涉者

鳳高兩屬停考餘三縣以陽城為適中且有考棚故飭赴
陽城過考離府一百里宿周村一日次日至縣半月而畢

十月初八日移居府署余至澤行台設試院前守孚子安去官眷屬久留署至是始遷 十

一日恩元至署余出京後恩元侍王淑人浮海至宜昌暫住王淑人於四月十四日卯時病歿恩元扶柩

住重慶健安恐余聞久無信至是始知媳華氏及孫男女均寓瀘州鹽局恩元以余旁無人故來未久蟾圓亦夭

十五日往南寨勘棲流所地基二十一日聞高平縣於二十

日聚眾抗捐事起派管帶練軍傅都司德生李驛丞祖祺往高平密查見教士席開蒙阻其勿赴高平

暫住澤州連日席來署亟言高平百姓欲殺教民奔來澤州者約百餘人悉求安置保護甚切二十四日派巡檢楊福昌

率練軍送教民回高平出保護告示多張令其各歸各里切無生事二十九日札高平令訛言仇教有無其事并飭鳳台

令查拏外縣傳單過境按律懲辦時潞安教士翟守仁亦函來急言教民異常驚惶懇請保護余回言高平聚眾係抗捐

不服與責教無干力保無事 寄吉官袁氏女等銀五十兩 十一月初九

日赴高平查辦聚眾案

高平去郡九十里首站宿長平次日
至縣省城派路安府俞久甫恆浙

江山陰人候補直牧陳葆初繼良浙江會稽人俱至高平先
後獲犯牛文炳李東梅押解長治縣陸槩之叙劉大興人究

問十三日見百里社首先是省中通飭勸辦善後捐係指定
紳富而言高平令高峻峯凌霄直隸天津人庚辰庶常為岑

中丞特保急傳紳士派定捐銀乙萬二千意以為竣事矣乃
旋奉省檄派高平三萬金遂乏策而紳富不能再出乃議將

不足之一萬八千歸於里下按畝攤派各里情形不一有一
畝派至百五六十文數十文不等眾始譁然劣紳郭士基者

甲子舉人以廣靈訓導大計革職素不安分因勾結棍李
東梅光棍牛文炳謀斂錢肥己於是煽布難毛傳單糾集千

數愚民以捐重繳農器求護票出境逃荒為辭人多勢眾以
書院經教士住過折毀之開班館放出被押者十數人逼令

縣官出豁免一切捐輸告示百張始散次日後糾眾斂錢票
留高令余以高平屢次聚眾不重懲一二人不行適委員俞

陳二君意與余合於是諭百里社首約畝捐斗捐照章抽納
紳富捐不准攤派里下眾情帖服是日得藩署牌示飭余赴

蒲州本
任信

十四日聞陵川陽城均有聚眾事

壹關黎城均然

十五

日具會稟稿
郭士基等援
例就地正法

十六日回澤州十八事通稟陽

城陵川聚眾事

陽城令熊方煥江西高安人癸酉拔貢素與
劣紳段貞吉相契以熊生日段為召優演戲

併徵民力未逮余函飭上年上下忙及本年上忙又借還倉穀
時以捐輸賠款帶徵上年上下忙及本年上忙又借還倉穀

仇者約是日入城擒段毆辱并挾制縣官出示免輸如高平
故事熊得信閉城命他紳諭散陵川縣代理者為澤州府

經鄭寶書直隸大興人恒怯無能亦以捐輸過重
眾入城燒毀戶書房屋逼其出示豁免一切捐輸
十九日

赴潞安府
離澤州二百二十里經高平長子行三日住府署
二十二日提審牛文炳李東梅招出郭士基於二

十五日拏獲郭士基覆
審招認畫供遂具會稟
十二月初一日回澤州
初十日

定明道書院章程出示

書院經費不足歷任皆有虧歎余見
膏獎皆以錢而各屬所解息銀以銀

易錢漲落無定遂議改以銀
發膏獎對酌損益以免生弊
樓流所落成余間以夜出城見

街市久無存訪於南寨得廢地一區為當年故址相地擴充
添建屋八楹有炕有鑪集銀二百金交鳳
台縣發商生息作常年經費至是告成
十七日送印至

新署李峻丞得交代結即日啟行赴蒲州由澤至蒲約七百里

翼城曲沃聞喜猗氏臨晉等縣出澤皆山路至翼城始通車
各縣有由大路不經其城者間離十里二十里不等凡行九
日起身日姪允元至同由澤州赴蒲
二十五日至蒲州二十六日接印

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二歲

正月初九日姪孫奎及戚黨周厚坤王連元至署 十五日

祈雨萬固寺有應寺為唐建久頽離奉飭查辦萬泉縣聚眾

抗糧事二十八日行

去郡二百十餘里經臨晉榮河三日
縣蒲州六屬萬泉民情為悍放賑時已

聚眾毆委員前任未與深究差徭一局自閻文介定章後各
屬遵辦惟萬泉陽奉陰違蓋官與紳均牟利討自便也署斯
缺者為俞寶奎雲南陸涼州舉人明斷不足該里民局經劣
紳把持一切賤目朦蔽上下官民俱不過問為協濟臨晉兵
差虧空議欲於畝捐中加抽賠俞受其欺定章每錢糧一
兩抽畝捐一錢五分火耗一分五釐勸其出示作抽一錢七
分經藩司駁斥不行而北鄉太朝十四村以冬季天暖青苗
間有蟲食黍眾稟請報灾俞又不允遂於錢糧起解時堅不
給車俞提劣紳解元輅等戒飭而張象離等遂抗不支平糾
集多人上控河東道稟請委員來萬泉收糧余由澤來蒲解
元輅等於往過北鄉鎮時遞呈余交臨晉姚令楷查辦姚本
萬泉實缺兼署榮河於樊橋見伊得悉顛末而俞令通稟抗
糧懇請查辦撫憲派余以情節甚輕隨到萬泉次日傳見
紳士甯康等七人又傳見新舊里總百餘人令其具結限二
月內將下忙錢糧掃
數全完眾皆允服

二月初五日通稟查辦大概情形并

札萬泉臨晉催提上控諸人來府審訊辰刻起程旋郡

六至里至

猗氏六十里至運城見署河東道張仁甫毅天津人行
四十里至解州五十里至虞鄉初九日五十里至署 族

姪慶元來署 十七日提審猗氏縣挾嫌栽贓威逼人命之

盡役許順合等到案

先任擬許罪輕被駁余按情節頗重擬許以縲首旋奉批立斃杖下

十

八日派委員李慶元鄭允誠帶練勇雇夫揜埋城內外骸骨

大稔之後道死者衆貧乏無棺隨便淺厝山郡多狼率被殘食又屠行及開湯鍋者牛羊等骨皆散漫拋棄余巡閱所至白骨纍纍目不忍見因捐廉數十千約為分別人畜就地刨坑深埋凡五六日計檢人骨十餘擔獸骨三十餘擔

二十一日提審萬泉聚眾抗糧案 以茶行供應茶十八斤

交書院作為獎賞

蒲州例辦貢茶經前任杜崧年飭解州平陽一帶茶舖津貼蒲商大受其利遂案歲

以六十四斤細茶支應府署年久易以粗茶後任惠約以細茶三十斤折收繼任李受茶商請託減為十八斤余到後該商仍以粗茶十八斤繳府
余以情節可惡改為獎賞
二十七日得吉官歿於正月十日

一日之信 三月初十日再訊萬泉聚眾抗糧案 十四日

稟河東道萬泉監生李庚申上控職員王大成案
先是王大

咸豐年間在潞安一帶開設土舖以數百金積貲至數十萬
金李庚申父為其舖伙多年陰移貲本私開舖亦積貲至富

王大成父在時辭退李庚申父不令掌事李因故牽掣致王
大成父於賤期時不能會賤且捏控其父係開創舖伙須分

餘利數萬王亦控李虧欠乾沒兩造均殷實巨戶控經前萬
泉鮑令俞令又上控道轅批由臨晉姚令不能結又批由蒲

守李峻丞李因斷王以二千金給李并以千金分其伙朱某
又飭兩造往潞安會算餘利後李以外有間言不敢作主稟

請鄰封訊斷而張道以事關銀錢兩造巨富遂批准立案不
行己一年矣而李庚申不甘復呈道轅張忽准申理批交余

訊尚未具提卷宗人證條來密札以有賄求批准情事飭余
 密查牽連候補鹽巡檢吳機得受李庚申賊款五百金余因
 稟此案歷經數任不結者以兩造均殷實巨富暗中各有訟
 棍指使在李庚申以無論行賄多少只求斷准所費之款皆
 就王大成取償王大成意與其破產於李庚申不如以此為
 訟費兩家又各造危言贊惑致使歷任袖手余以事隔多年
 賬目難清即照賬清算各執一說仍不了結李之父本非開
 創鋪伙斷難分利且代人管事私自營運保無乾沒王某為
 富不仁致夥友具控亦有不合因就李守斷王大成所出之
 二千金李庚申所出賄准之五百金後罰王再捐五百金俱
 作為開辦中學堂經費其另伙朱某以貧
 故斷王大成以百餘金給朱通稟了結

四月二十七日

派府經張綽重修萬固寺龍王廟落成

捐銀三十餘金扁曰
因雲灑潤聯曰神淵

瀉時雨膏
澤多豐年

五月奉飭查辦永濟東張村張琪被役威逼自

戕案

張琪之子十餘歲偷折鄰瓜姚某以村規送張子至社首
處而張琪妻潑悍尋社首不依眾將張妻送縣縣令項差

提張淇入城淇因自戕項令社首出錢埋葬了案而社首楊一富等將埋葬張淇之項并入城構訟費約銀二百餘金攤入村中村民不服遮省派密查太守何鼎來村訴狀隨派余查辦余斷令各項用錢均着社首繳出不准任意攤派差役賈丁己等監禁五年
十一日往夏陽鎮至匿河一帶查勘
并通飭立案了結

搜捕蝗蟲時麥秋已過秋苗甫出四月以來歉雨故有蝗旋六月大雨蝗悉溺於河 十三日上

萬泉聚眾抗糧案通稟凡穠草拔貢解迪功生員解元輅暢安仁張象離里總張化南五人

六月二十日得劉小山振鏞甘州府知府 由甘肅寄刊成 皇朝謚

法表四部并函告余以留京辦事保加三品銜 傳六縣紳士勸集中學堂經

費捐輸 七月二十日周厚坤回黔 八月初八日子餘姪

并姪孫奎王連元回黔 二十六日往萬壽宮拜 牌謝

恩二十五日接河東道行知護院趙轉留京辦事保案經吏部核准於三月二十三日覆奏前內閣侍讀山西蒲州府

知府楊賞加三品 九月十五日六屬來府過考二十七日
銜奉 旨依議

宗姪光鼎由山東至 十月初九日寄京饒劉二宅銀信芝饒

亭奠分劉幼青賀敬又二十六日寄張勵吾 十一月初三
奠分各十金劉鏡交段春巖張交渠楚南

日媳華氏孫太平妾陳氏至蒲二十一日太平以痘殤葬寺

坡底河東書院後隙地 十二月初一日發大計屬員詳冊

二十二日至泓龍洞求雪離城三十里俗呼東龍王廟次日得雪三寸

二十九年癸卯六十三歲

正月十五日放燈蒲郡連歲歉收余莅任後雨暘時若年歲較豐村民相聚為樂不之禁也 二

月初一日謁雷首山二賢祠至永濟南鄉閱巡警壯丁雷首

陽山有夷齊墓唐碑二宋碑一離城四十餘里又八里宿同

河三十五里至小里三十五里宿永樂有呂純陽故宅分同

知駐此二十里張村六十里回小里宿二十里東任西任村

二十里匿河宿四十五里韓陽鎮十五里至城凡行五日初

五日回署 二月初四日宗姪光鼎起身赴山東號正吾因戚劉

武城令以報捐股粟代伊捐縣丞分發四川余適以缺苦給

川資回東約渠辦成後量助後伊於三十一年在黔由華延

儀處撥銀 初十日陪祭西海神河瀆神主祭為大同鎮總

二百兩去 湯陵啟程宿臨晉次日至祭 十四日祭

南 十二日陪祭 湯陵啟程宿臨晉次日至祭 十四日祭

湯陵禮成陵在榮河離城六十里黃河岸上高山祠屋頽廢

不甚高廣舊 十六日至廟前渡登秋風樓

以漢武秋風辭得名蓋漢宋祀

后土故址是日晚至萬泉縣點驗巡警壯丁十七日傳紳士甯康等往臨晉清算協濟兵差欠項十八日至猗氏點驗二

十一日至運城見河東道馮煦號孟華江蘇全壇人丙戌探花二十二日至解州二十三日至虞鄉縣點驗巡丁

二十四日謁王官谷司空表聖祠

離城二十餘里休休亭等蹟久廢瀑布於祠後觀之

亦不大傳為土人毀二十五日由虞鄉過城子埒點驗巡丁二十六日至栲栳鎮點驗永濟北鄉巡丁午刻回署永

濟東鄉巡丁後於三月初二日補點

三月初二日派生員王鳳三慈步瀛查

點蒲州府志板片補刊

志為乾隆十九年郡守周景柱修輯余訪求舊本久不獲既而萬泉教諭

趙鍾烈覓送尋板藏府庫取校計短少漫漶者二十餘片續得慈步瀛藏本刻之始完

初四日納妾陳

氏姪允元

回黔 四月初六日上蒲州中學堂額十一日通稟移永

濟縣縣丞分駐永樂

永樂自唐宋均設縣治後廢國朝雍正中升蒲州為府移同知分防司緝捕

始行是日宿臨晉十二日三十餘里至王顯鎮為榮河屬見
 魏令隨同勘查八里至賢胡村二里至偏店村四里至午述
 村災以偏店為重午述賢胡次之八里至陳庄見猗氏章令
 十三日同勘陳庄及北嶺村上莊又二里至張庄上莊村內
 有臨晉地餘皆猗氏屬災皆輕宿麥尚有三四成收因語魏
 令榮河以倉穀六百石借貧民秋後繳還臨晉猗氏則勿庸
 撫卹至被災地畝皆停徵上忙緩至秋成查勘情形再議勘
 災畢後行三十五里至猗氏城十四日抵運城見河東道吳
 匡書年由太原府升十五日
 過解州宿虞鄉十六日回署 二十二日袁甥玉冰至
 由汴梁會試回

閏五月十五日考試臨晉猗氏虞鄉肄業生童 十九日

委杜忠元至二賢祠永樂宮上扁額 二賢祠清風萬古 永樂宮仙人舊館 二

十日考試永濟臨晉萬泉肄業生童 二十二日臨晉紳士

薛鐘嶽等送扁額 文曰德媿關西以萬泉協濟兵差案余派 臨晉陸令為之清欸并詳定章程之故余

在臨晉勘災 六月初二日派杜忠元至泓龍洞上扁額 文
時已為力阻

合靈 垂澤 十三日發中學堂開辦日期暨肄業生童名冊通詳

稟明教習難得其人暫從緩設蒲州政務尚簡公餘之暇自行督課諸生並可節省修金以為擴充學堂之用後各憲獎

勵創辦學堂諸人以余切實 整頓化導躬親記大功一次 十五日往中學堂率肄業生

童釋奠開學 二十日往學堂閱諸生日記 嗣後數日一書
往以為常

學堂對額 額曰匠成翹秀對曰倚中條瞻太華俯洪河棟宇
宏開闢梵宮為儲才勝地溯虞庠思王官懷逸老

典型具在願諸生立不朽令名 學堂居峨眉原之陽憑高
下視襟山帶河形勢最勝繼任者以其距城遠將學堂移入

城中良 可慨矣 二十七日往滎河勘水災 滎河為古汾陰地逼近
黃河地勢低下道光以

後河漸東徙所有古后土祠均已沖沒 今之后土祠蓋近
年移建 本年河水大漲水遂漫溢入城余接縣令魏元熙

稟報遂親往履勘次日抵縣由西門步至北門望河水蓋浮溜由廟吳鎮分溜迫城城俱土牆派人用木柱口袋實土阻水午後往南門看積水督人疏銷又至城拐角看所開消水溝渠遠日復派隨帶之府經黃廷梧把總杜忠元等會同紳

士查被淹田畝坍塌房屋二三
日後始見水退數丈河灘現出
七月初三日由滎河回郡

順道過臨晉與縣令陸叙劍查看城外白龍廟渠(在西門外)引峨眉嶺山水放出二渠約至城有土埝三道(在土埝

土人謂之臥牛)阻水不至入城又至野狐壕(在東門外)在文星台下引山水放入田間亦有渠皆乾涸又至城內官

池凡城內水均入之池不能容則放入石佛寺後臨晉地高城低凡城外水過之使不入城城內水防之使不出城則無

患
發查勘滎河黃水漫溢入城通稟請築護城隄一道以防

後患兼請委幹員監修隄工
旋奉批示
十五日祭王淑人

命恩元行釋服禮
杜忠元來訂修築署後月臺
府署後有空地一片

縱十餘丈寬五丈餘東西北三面繚以土牆南即抵上房後院余初至即欲芟蕪野草改種禾麥樹木惟郟城皆係城地一值雨後徧地成白植物不易生長而此後園之地更有難者則以磚瓦縱橫幾無隙土試加刨掘愈深則愈多此歷年來鞠為茂草未能開闢之緣因也最後余銳意剔盡磚瓦俾成善地費錢數百千歷工一兩月磚瓦始十去七八於是修理平整議由園門築路一條自東而西路盡處築一月台以便南眺華山台下置石棹石磴為憩息之所路之南北區為二畝擬徧種禾麥并雜植桃杏

八月榮河令魏元熙來見

付以勸捐修堤札文

榮河水患關係全城民命護城隄之築原屬刻不容緩惟約略估計非數千金

不辦近年來晉省捐輸稠疊民力已殫驟欲於彈丸小邑集此鉅款誠非易易余再四籌思得一善法庚子開辦秦晉振捐猗氏臨晉兩縣尚有餘存之款今擬移緩就急各提一千金以為修堤之用不足則就地籌畫所短甚少自易為力其一切工價則擬減半給發如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眾擎易舉不難計日奏功稟奉上憲批准至是札飭魏令照辦

勸永濟縣隄工

永濟城外有舊隄一道自北而西而南係明萬歷時所築以捍黃河者年久失修北西兩

面尚完好由西至南二段則幾淤為平地本年河水亦浸流至城門余意欲一併修理願以款項難籌動工匪易且水係

漫溢流出去城甚遠非榮河切近之灾可比遂議從緩築

付永濟縣捐助小學堂經

費生息銀壹百兩

蒲州舊有義塾四處蒲陽書院在永樂首陽書院在二賢祠敦行書院在鄉間其一

忘其名皆有膏火近年多為鄉紳把持余屢欲整頓而項令新之時各縣蒙養學多建而永無之因捐廉為倡於城內外

各設一堂 九月訊太平茶商與蒲商控案

蒲州茶商三家在解州辦茶銷行河東各

處因帶辦貢茶許其專利太平茶商欲與爭利屢在解控告未能了結至是余提訊秉公判斷命太平福聚厚鋪伙衛子

端蒲商敬天元趙清桂等三人具結為裁規費一百二十餘兩存規費一百二十餘兩兩處茶商公攤並立合同完案

十月以榮河縣辦理隄工遲延詳請記大過二次榮河魏令

明白辦事顛預委任各紳未能操縱在我杜絕弊端工款
項既由鄰封提撥二千且工價又係折半是所短有限酌量
攤捐已足敷用乃函件往返總以款項不足為言意在多派
以致各捐戶嘖有煩言余恐工程因此延閣告藏無期累派
黃府經等隨同督工又復迭次馳函告戒至是又詳請記過
俾其知所做懼并可為整頓紳團地步果不日而大功告成
矣

榮河報隄工完竣

擬為碑記以垂不朽因難覓石工中
止後至太原值新選榮河令朱焜赴

任談及之遂作碑記交其攜往
刻石并捐給碑價銀三十兩
得健安信知王淑人柩已於

六月初六日送至貴陽殯於次南門外雪厓洞丁公祠園內

十二月歲考六屬童生

正場六百餘名六屬用六言六蔽
首一句為題次題永以為好也

臨下以簡 猗與那與 榮辱之主也 萬邦為憲 虞
芮質厥成 分貼六屬首一字二場覆試首題 其乃有濟

叔弓如晉 王謂尹氏 允猶翁河 山下出泉 其服
也 鄉分配六屬下一字次題 宋孝宗謂治盜宜嚴治民宜

寬論六屬同試四場畢六屬長案 永濟翟用章 臨晉王
紹璟 猗氏朱琳璽 榮河李殿瑩 萬泉薛鳳池 虞鄉

鍾鳳翹此為科舉時代末一次考試自
此後徧改學堂科歲考永遠停止矣

三十年甲辰六十四歲

正月種後園樹七十餘株 三月訊榮河上控案請將縣令

魏元熙撤任查辦

榮河隄工築成各捐戶捐欸始終未交累次札催該縣官紳幾若窮於應付已疑必

有不實不盡及是各捐戶上控余復密查乃知辦捐之紳士
周一清等弊竇百出且各富戶與該紳親友者絲毫不派餘
則任意多派如此不均何以服人故各捐戶延不交欸來府
上控至此考察得實知魏令操守難信各紳皆意在營私遂
稟請將該令撤任查辦未及半月而都中果有人奏參魏令
各大吏皆服余之先見後魏令革職各紳亦皆褫去衣頂捐
戶將欸繳清 四月學政寶熙字瑞臣旗人壬辰翰林來府
此案乃結 其尊人與余丁卯同年

考試

五月府屬迅風半日

午刻自東南起吹翻後院大椿樹一株宅門上房東瓦脊墮折

垂花門椿折去大枝數四大堂外皂角樹劈分半邊儀門筐亦壞四鄉樹木房屋毀去不少日入漸停風起時黃沙眯目

房內紙棚亦墜夜二鼓猶習習不絕月出甚涼

七月上城內龍王廟匾額

六月中秋求雨三

日後甘霖大沛至此上匾額曰澤徧崇朝

偕同城官出城接

皇太后七旬萬

壽恩詔

八月延請中學堂教習左治國至郡

字秋坪介休舉人寶學政

在蒲時嘗以教習乏人請在省物色品學兼優者來任此席至是派左君至蒲并為添延算學教習期以明春至

二十一日永濟差徭局紳與虞鄉局紳邵樂誦等查明外站

扣天名目并未妄增願具甘結完案

蒲郡差徭遇有過百輛車大差則榮河虞鄉協

濟永濟永濟差徭局差到時知會虞鄉該處并不著人到局外站扣天者差事遲早不定或阻雨阻黃河或在潼關羈守

人馬俱須津貼謂之外站扣天虞鄉狡執謂非向章所有經
永濟項令則齡虞鄉賴令慶榮集商了結嗣又控省余大申
飭賴令復提邵樂誦等來永令嗣後差到該局著人來局照
料永虞兩縣於潼關安置妥人查考彼此互相監制以免作
弊案
始結
二十二日撰萬泉差徭章程與萬泉令姚楷
前閭

居蒲時蒲郡六屬差徭皆其手定積久弊生萬泉與猗氏均
協濟臨晉乃萬泉差徭局正人不經手全由劣紳把持往往
差到由臨晉支應事畢按成分任臨晉則因萬泉無人到彼
不免浮開萬泉則藉故概不給錢積欠甚鉅經數任未結余
以姚令前署臨晉二年甚得民心今萬泉又係本任飭為清
理姚因請於上憲按糧每兩加收二分本年為始至三年為
滿以清積欠重訂章
九月二十九日永濟聚眾案起
蒲屬

永濟虞鄉一帶逼近中條山果木最繁以柿樹為尤多不下
數十萬株村民以作醋作酒銷行附近各縣味雖不佳土人
以其賤飲者頗眾每斤僅制錢三十文自公家議重征烟酒
稅作練兵經費定燒酒每斤征十六文柿酒減半征八文顧

蒲屬種柿各地皆已按畝納糧與田產無異且每斤二三十
文除柴炭人工外餘利實亦無多今按斤征八文鄉民驟膺
此重負皆不甚願自春間累遞稟請減上台以各處定章皆
係一律未經允准各縣若善體下情開報斤數稍從減少自
可稍留餘地乃查定出酒數目又係省中委員會同查實意
在多報邀功遂使民人終歲勤動之資幾若竭澤而漁虞鄉
賴令銳意興學壤地福小歎無可籌多因事勒罰民已苦之
永濟令項則齡平日以農厲臨民雖百姓畏威下情未免吞
隔至是虞鄉先在社廟聚眾邀免酒稅賴令以權宜暫行解
散稟報到府余知永濟亦躍躍欲動遂飭項令赴虞與賴令
熟籌善後并沿路查看民情俾免生事乃項令赴虞時塗中
鄉民已紛紛聚議留一日即返沿途若推誠撫慰未始不可
戰衆情乃仍用平日嚴厲手段謂爾等如果聚眾當按律懲
辦必不保首領等語鄉民以取之務盡不得已而聚議今復
受此一激遂憤不可過於二十九午後衆遂入城擁赴縣署
擊毀門窗隔扇官轎煖閣等項令與家屬等逃匿民房余聞
信後密派游擊谷國棟保護教堂典史王葆賢照料監獄倉
庫等處并派教授張芙蓉導李光遠及清徭局紳前往曉

諭管帶練軍姜樹生秉性鹵莽不來商酌倉卒帶練軍十餘
人赴縣彈壓人多勢眾遂起爭鬧誤開鎗傷眾百姓奪鎗毆
傷練軍三名百姓死二人傷十數人失去鎗枝馬匹傍晚眾
議舉老民四人進府署求恩願繳鎗械即飭從速解散諸事
再議二鼓百姓均出城次日姜管帶來見盛怒未息急欲辦
百姓以洩其忿經余大加申飭姜雖帶傷亦不敢言百姓聞
知始感
激解散
十月初一日村民仍聚東鄉孟明橋傳見各鄉

團總予諭帖飭令解散聽候秉公辦理 初二日東鄉團總

展鵬翰等來見述村民已解散是日發聚眾情形通稟並函

約卸署臨晉陸敘釗來府幫同辦理 初四日東鄉紳耆等

來見繳鎗二支馬一匹命陸令與紳耆商議酒稅辦法
通稟上台

以近年柿收減少造酒者不及從前若照原
定斤數民力實有未逮擬減去十分之三 是日發聚眾案

已一律解散地方安靖如常通稟 二十一日河東道委絳

州牧朱善元會同辦理查拿首要事 聚眾案起後項令一夕

盡不能復振所有解散村民重議酒稅皆余一手經理旬日

之間諸事就緒惟此次聚眾雖由激成而倡議滋事之首

不能不嚴拿懲辦以警刁風朱善元曾任永濟河東道吳觀

察匡札委來郡會同查拿而東鄉倡議聚眾之紳士孟有新

已聞風遠颺惟全檄文自行投首南鄉之祁鳳翔党凌霄均

各拿獲並拿到當日入城首先動手之村民孟隨合當即問

供定案通稟上台分別輕重監禁又因項令曾派家人下鄉

查稅雖未訛索而聚眾之案即由此起亦飭項令交出懲辦

定以監禁罪名項令開缺另補此案遂結 此案起事後河
東道吳派委員沈成章來查沈據滋事之孟隨合一面之詞
以回道台因坐獄於地方官又出示來蒲以自首者免罪而
縣令出重資以購首要全檄文因自首余據以免全而道台
不允幸朱牧為道台所信余懇於中丞文書往復數次
得允所請始終不戮一人保全甚多姜管帶亦得無事 十

二月接藩憲飭知調署太原府以正任太原現署汾州府俞恆署蒲州

三十一年乙巳六十五歲

正月初六日赴河東見吳觀察匡初十日回署 永濟紳士

公送匾額辭之不可遂聽其懸 掛額曰政治清平

聞華健安於去歲十月由

常德歸至團溪病故旋送對一聯曰遺書早訂挂冠期何新營菟裘暫作還鄉猶是客垂老怕增聞

笛痛歎重封馬鬣欲尋知己更無人 二月二十四日署蒲州俞恆至郡次日

交卸午刻送印至俞守處 卽雇用來車赴太原 二十八日由蒲州起程作別蒲州五古

六首編 贈相知 三月十三日行抵太原寓居曾忠襄公祠是時府署係現

署臬司前署府胡觀察孚宸居住陽曲令姚楷為預備曾公祠以其離府署甚近便問案也是時撫院南皮張公曾致一

小帆辛未翰林署藩司豐紳泰（荷亭旗人）署臬司歸
綏道胡孚宸（公度江夏人丁丑翰林）均以次謁見其餘
寅僚等酬應紛緜連
日均忙碌異常也
十七日接印任事
派慶姪赴南關

府經黃庭梧赴北關辦理稅務之南關本派袁甥玉冰暨刑席

病未能去遂以
慶姪暫代之
至發審局
局設於府署之西廳正副提調
各一人正委帮審學習以下約

二三十人凡各屬解省疑難之案均在此覆訊另有專辦發
審刑席一人余自此每日均赴局問案以為常嗣後每年所

結案不下百餘起茲擇其難於剖斷曾費
心思並頗有關係者撮要略記不能備也
至鐵絹局
局設

自光緒初年每年解平好鐵並絹紙等項赴部交納以太原
府為總辦委員正佐三人至三十三年余因所解絹紙等項

部中均命折價事務較
簡請歸併財政局辦理
四月訊祁縣三合七村案
祁縣為
晉陝通

衝支應共差皆歸清徭局辦理惟南行至子洪口有支路通
洛澤此路既非孔道支差最為稀少沿路三合七村等別有

易
木
三
音
四七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一局不入該縣總局每年僅支應總局正月一月之差以故
 歷年積款頗多有生息并房租等項除支應正月月差外局紳
 任意妄費不足則仍須攤派非惟糜款并且累民該縣知其
 積弊欲將此局并入總局局紳等以多年自便之私一旦失
 去情殊不甘於是糾約七村人民累次纏訟不能結至是余
 為持平判斷裁撤此局後所支正月之差歸清徭總局代辦
 許七村每年公舉二人赴局查核用款其用款先儘息銀房
 租開銷有餘則留備次年之用若積存太多則買穀備荒非
 有大兵差不准攤派於民總局暨訊臨縣門丁彭錦章案
 七村紳士均照辦遂具結完案
 牙行供應縣署有各項陋規歷任皆照章支取至縣令賀運
 與門丁彭錦章等務在取盈格外需索並將牙頭樊山如等
 押追其家屬赴省控告遂將該門丁等提案訊問張中丞意
 主嚴辦囑將門丁立斃杖下余以門丁罪固難逭然實由縣
 令貪婪上行下效有以致之尚可稍從末減後中丞將該令
 參革門丁得從寬監禁次年其八旬老父由鄂來晉稟請領
 回管束上憲許其開釋若余稍是月新任藩司張紹華
 迎合則彭錦章早無生路矣

安徽人甲 抵省 五月訊大甯縣聚眾案 大甯僻處山陬縣

堂歟無所出遂將翠微山等處柏樹數百株出賣本縣地瘠

民貧各商皆小本營生無現銀交易李令遂覓得汾州木商

陳飛龍來縣承買言訂價銀三千數百金本地紳士多有不

願劣紳劉潤根劉兆靈李令到任時曾出示招告至是挾嫌

糾合眾紳阻止陳飛龍運木李令傳該紳等訓飭未服而劉

潤根等已赴隰州控告李令至州面見州牧李保邦與李令

不協置之不理眾遂聚集李令在隰州聞信折回署中之日

眾紳遂聯合進署並隨同往觀者約二三百人關闕李令見

人多退堂眾遂搗毀暖閣並劫取巡警棚中鎗枝警兵亦向

內開鎗致斃一人傷二人眾始散去至是提劉潤根劉兆靈

至局訊問堅不認聚眾事余以該紳平日聲名本劣詳請斥

革衣頂歸案訊辦後又添傳巡兵木商等來府質問此案牽

涉村民十餘人巡警兵十二人余皆隨時省釋以免株連延

至九月方能結案劉潤根等分別輕重監禁李令以辦理未

合業經撤任免其置議此案滋事後一日李令因堂下有

死屍勘其被鎗傷死又手足脫落稟告未獲兇手而蒲縣令

梁于汶曲沃令劉彤光皆謂為巡兵所傷於是將巡兵十一名屢刑拷問不得其實余因傳大甯紳士賀錫齡來詢其始末當鬧事時人衆於大堂外廂房搶得巡兵鎗枝隨手亂放以致傷人人多手雜所傷者亦係鬧事之人例以格殺勿論而巡兵因慶姪由南關因病回署袁玉冰病稍減姪協得減罪自請上關遂去

元由京來由黔省保送京師大學堂肄業因暑假來署閱電 旨張中丞調撫湖

南晉撫以張人駿安圃直隸人調補 六月姪協元回京

二十九日袁甥玉冰病歿於南關請黃桐軒徐贊臣料理棺殮事送柩至東門外兼善

園安 七月延請介休優貢岳鴻舉為中學堂教習首府事務紛緜中學

堂雖已設立歷任以來不暇兼顧遂致有名無實學生多吸洋烟教習不上講堂坐領薪水余到任後至堂閱視即欲整飭以教習難得其人各處延訪得介休優貢岳鴻舉遠侯品學最優適前教習辭館遂訂請岳君為正教習另有副教習

兼授算學重訂課程斥退懈惰各生添攷新生裁
節各項糜費加添教習薪水至是規模始覺一新

二十日

閱電

旨經張中丞奏保奉

上諭傳旨嘉獎

考語秉性
良實蒞事

精勤

八月寄千金往貴州交華延儀鹽號生息為故甥袁玉冰

家用

由百川通寄去月一分息每年得一
百二十金其子女五人聊資糊口

九月十九日

新撫張中丞安圃抵省 十月初九日移居府署

是月署臬
胡公度移

入臬署府署始空出計在
曾公祠居住七閱月矣

改補浙撫張中丞

小帆起程
循例

送至鳴謙驛
住一宿回署

訊結襄垣縣張富枝家被劫案

襄垣小西嶺
張富枝家被

劫獲賊張維山等一案因犯供不實延至八年之久未經訊
結緣張維山等在局審訊累次堅不承認兩次發回該縣復
審官經數任所擬罪名前後輕重懸殊歷年愈久疑實愈多
以張維山等為案內正賊欲求實據毫無憑證余自到任之

初印注意此案前後提訊至八十餘次毫未得有端倪張維山等既非真犯久滯囹圄事主人證等徒資拖累年復一年情殊可憫不得不設法了結屢與署臬司胡觀察酌辦法至是詳稟撫憲請將張維山遞籍管束事主人等概行釋回安業並將全案卷宗加簽送院閱看得蒙批准完案不知費幾許苦心矣此案以張維山為賊的係前襄垣縣令辦理錯誤到局後另有落澗溝一案賊首曾言小西嶺亦某所為當時局員不提訊對而落澗溝匪首早已處決致成疑案獄具詳撫院張中丞云既非正賊何不十一月訊革道吳炳盞將伊釋放遂得寬恤共保全十餘人

控務本生錢鋪案

革道吳炳盞前管帶練軍時與務本生鋪掌張大鵬交好銀錢來往均有摺據後吳

因案革遣張大鵬代其料理家屬居住黃土塞其屋係務本生產業並有零星用項迨吳回省務本生向其索欠該道平日強橫意在還反控務本生欠伊巨款其賬目係捏造等語調驗賬目源委分明並無捏造憑據該道終不服仍控不已余將詳情上稟請立案不行該道計窮乃不復告

三十二年丙午六十六歲

正月查出飯廠委員侵盜局米分別撤差

省城每歲自冬月朔起至二月底止

循例發倉米煮粥周恤貧民本年南粥廠委員與書吏等串通故遺米於地即掃出搬去易錢朋分八十餘石至是查出

稟請將各員分別撤差記過有差書役等斥革了案

閱電

旨張中丞調撫河南晉

撫以恩中丞

壽補授 宇藝堂旗人甲戌進士前裁缺江淮巡撫

延請中學堂教習

成元治王泰輔講授西學

二人係晉省大學堂西學專齋畢業生其講授係英文理化等學

二月藩臬會委查辦農林學堂案

農林學堂繙譯陶迺以收支委員任意欺陵強占

住屋等詞控於各憲并稱委員二人一係已革一係停委不應在學堂當差顧委員為總辦道姚文棟所任是陶與總辦

平日必有積嫌故委員恃有總辦之勢與陶為難陶遂有此稟許委員之舉並辭繙譯之職余查明稟復後學界中人復

攻姚道遂有二
次查辦之事

二十二日孫葆昌生

子生於午刻是時正值命
令翁葆昌來見故命

名葆昌

新撫恩中丞抵省

三月藩臬復會委查辦農林學堂

案

學界稟許總辦道姚文棟羅列多欸大概以學堂開辦數
年毫無效驗徒糜欸十數萬金并及姚道平日講求風水

委任私人等事余以農林實業各國皆係專門中國甫經創
辦遽欲有明效大驗本非所能至一切用度皆係核實支銷

總辦并未侵蝕入已遂據以稟復姚道尋辭差而去此案
余以姚道固不滿人意而本局繙繹稟許總辦亦為不合上

詳乃姚與臬司有舊怨中丞因使余諷姚去而繙繹交局查
看了結學生等稟乃晉報館程某所為亦經姚查出姚以語

余余不欲
牽涉置之

四月奉撫憲委查辦

廷寄兩廣捐輸參案

兩廣

近數年兵荒絡繹廣督委候補道顧國璠來晉坐辦實官捐
輸於三十一年抵省稟請委員分赴各縣會同地方官勸捐

其勸捐委札本聲明任人自捐不准抑勒委員與有司等意
欲見好往往傳集紳富設局派捐張小帥在晉時以民力久

竭不堪重擾而委員與地方官等不加體恤甚堪痛恨曾將
 勒捐者撤任示警派捐者嚴批申飭署應州牧李維藩以稟
 請設局去官並命余函知通省不准效尤此後勸捐者稍為
 歛迹及小帥去晉後顧道又復各處催捐至欲將少收捐為
 之榆次令張彝撤任余見安帥力爭乃得保全恩撫抵任顧
 道復與兩司會札各屬勸捐仍有照善後捐幾成之言余以
 如此仍係派捐回明藝帥函知各處任民自便切勿誤會此
 語太谷為商務縣富之區縣令方榮驤人頗忠厚勸捐時傳
 見縣中首富曹姓令其多捐致有違言至是都中御史遂參
 奏晉省官員勸捐富戶並有太谷令鎖拿曹姓進署等語撫
 憲以參摺交余查辦並派同知陳昌赴太谷密查方令實無
 鎖拿曹姓之事余復行文通省調取歷屆善後捐川捐等成
 比較此次尚為減少遂據以修理衙署牌樓大門等處開工並
 覆奏方令開缺另補了案

收拾花園等處

官如傳舍居衙署者每不願修理故無論何
 處公所均破壞不堪無人過問府署當街牌

樓勢將欹傾過其下者攘往熙來一旦坍塌必有多人受其
 害而大門亦年久殘毀勢將不支至是余雇工勘估約費一

千數百千遂毅然動工稟明先捐廉預墊分十年攤還府署
後有花園光緒初前守沈晉祥建造有廳房兩處並有山亭
魚池及丁香古木等花樹歷任未經收拾致成荒廢且園之
東南缺一角牆外係破屋三楹破屋之北有大灰渣堆其高
廣約二三丈從前修園不能方正者皆礙於此至是因修大
門以餘力兼及花園將破屋折毀灰堆去其半將其地圍入
園內此園乃得方整於是築牆開徑裱糊廳
屋重裝玻璃一轉移間花園乃大有可觀矣 閏四月中學

堂學生滋事教員等辭去

中學堂講授中學教員岳鴻舉人
本老成新延西學教習王泰輔成

元治係畢業學生平日宗旨不合屢起衝突學生亦分兩黨
互相攻訐成王等辭去各學生喜新學者遂起與岳教習為
難余查明為首滋事者解回本籍岳君亦不安其位辭去時
已暑假學生皆歸遂擬大加整頓延訪教員於秋後開學

是月藩司張紹華去任吳書年 匡升任藩司冀甯道丁

衡甫寶銓升任臬司

先署任後
兩月即真

五月訊靜樂縣民劉

根孩謀死袁孝明案

直隸容民袁孝明在靜樂以擔賣布線為生借住縣民劉根孩家院中劉根孩

見其貨多起意謀殺占為己有遂於夜間將袁謀斃棄尸野外經地方報縣獲犯究出謀殺情由縣令劉煥衢因該犯曾分子其嫂劉賈氏布線等物疑其嫂與謀傳問用刑遂致誣服到局審問究出該犯下手時其兄嫂均曾勸阻該犯不聽有事願一人承當其嫂實未同謀余以罪名出入甚大請調原審官會審以成信讞適劉令卸事來省遂赴局同問供如局訊遂專科該犯死刑其嫂獲免蓋婦女貪得小利遂致株連非余虛心研鞠劉賈氏必至受枉非調劉令隨同更正則失入必獲全為不少矣

六月重修中學堂添建講堂齋舍

中學堂向有息款年收千數百金自改建學堂後添入各縣解二成斗捐約二千金僅敷開支是以因陋就簡學生四五十人教習二三人科學不備卒業無期余抵任略為整頓欲加擴充屢以款無所出中止臬憲丁廉訪提倡學務不遺餘力以太原係首善之區學堂為各府矜式諭令大加整頓為請於撫憲撥庫款二千金為添建齋舍講堂之用不足則派

各縣共集二千四百金計修講堂三座齋舍數十間擬招學生一百二十名聘請教員數人分門講授一切均照奏定章程辦理至於常年經費則加提各縣斗捐二成每年由各屬公舉紳士數人經理學堂事務於是謁見經理紳士王俊卿喬傑等商酌妥善即日興工至下月告成撫憲以下均蒞堂閱視而中學堂由此改觀矣 八月訊文水

錢糧上控案

文水東城等村於光緒二十六年遭電災經該縣稟請減征覆勘後未經具奏時值京中變起

晉省以用款不敷催征甚急該村社長王蘭桂等遂將銀照例征齊迨奉旨減征張貼謄黃王蘭桂等以已征之銀難逐村散還遂公議將此銀撥為社廟公用村眾皆無異言王蘭桂有族人王晉係武生平日強橫鄉里均畏其兇炤欲推倒王蘭桂等自充里長遂以王蘭桂等私吞災糧等詞控縣經縣查明此款實係公用並非私吞惟王蘭桂不按戶發還擅自挪移本有不合遂將該社首斥責罰銀二百兩完案而王晉不服又糾合黨羽赴省控告調查縣卷所斷本屬公允無可加罪遂向王晉再三開導詰以王蘭桂等如果私吞何以災戶均緘默不言爾既非災戶何以不干己之事并相

隔數年始行控告若肯具結完案當為保全功名歸家安業
乃王晉理屈詞窮仍復咆哮不已是其平日居鄉跋扈情形
可想而知且查得該生來省訟費係向錢店挪扯俟訟後按
戶攤還是其斂錢構訟確有可據遂請將衣頂斥革歸案訊
辦該生猶復屢次慫恿徒黨在撫轅具保如此狡詐一旦得
志何事不可為遂請將該革生監禁二年以殺其桀驁之氣
王蘭桂則革去社長
考試中學堂報考新班學生
永不准復充了案
飭各縣保
送小學堂

高等生並在省投考者共一百三十餘名正取五
十名備取二十名合舊班學生共一百二十名
九月十

一日學堂新班學生開學
臬憲丁至經理紳士十二人並教
員學生等齊集致訓詞一篇禮成

而訊平遙縣民安福樹則在押身死案
平遙民安福樹則以
住屋租孀婦梁李氏

同居梁李氏出外探親是夜屋中被盜失物甚多該氏疑安福
樹則所為報縣提訊堅稱不知竊情時縣事係汾陽何令兼理
適不在縣差役程天保自幼曾在天成亨鋪掌范元澍家執
役是夜程天保將安福樹則吊打逼認盜贓以致斃命何令

至縣將程天保重責管押遂即回汾程天保遂於押所脫逃
 人傳係范元對所為屍親不肯領尸意欲上控由紳士說合
 給尸親銀九百兩何令暨鄰封驗尸之張令皆圖省事遂欲
 結案此案風聲甚大傳至省垣經晉報館揭載上憲派人密
 查得實張何二令遂同時撤任將全案提省案中人證甚多
 牽涉者不下二三十人顧首犯在逃嚴飭後任查拿杳無踪
 迹人證等雖累次訊供不能定讞余恐徒資拖累先後分別
 情節輕重應押應保稟請照辦否則囹圄之中必多瘦斃之
 人矣

十月撫憲交奉

旨查辦藩司吳匪叅案

先是交城縣有皮店五家

各領牙帖開設皮行因大侵歇業近來皮貨暢銷陸續復開
 三家餘二帖仍歸該商收執定為五帖三開皮行中人見生
 意起色遂欲將二帖分另開累訟未結後由該縣判斷以
 一帖歸張元清請換一帖歸牛星臣請換飭各捐助學費稟
 蒙撫憲批准立案後張元清帖由藩司印發新漢臣仍與牛
 星臣互爭一帖未經印發蓋新漢臣係開廣泰皮店此帖係
 其假名朦領是以不願交牛星臣更換牛星臣知有變局遂
 介紹中學堂經理人願捐款千金許其領帖余以此帖本應

歸該商具領批准有案遂稟奉丁廉訪諭許其交銀領帖斬
漢臣聞牛星臣勢將得帖遂來省賄通藩署刑席硬欲奪去
遂將此帖雜於各屬換帖彙稟中具詳撫憲意在朦混領去
藩司吳平日見丁廉訪辦事頗顯才能意忌之累起衝突此
次欲將臬司許給之帖故斬不予使刑席得利用之以行其
弊且平日辦事不洽中丞之意者甚多夏間委員解餉被水
冲失置之不理至是中丞奏奉諭旨開缺交余查辦其刑
幕業已遠颺提斬漢臣究出賄賈情形遂據以覆奏吳藩尋
降三級調用此帖仍
給牛星臣具領了案

十一月訊潞安會匪案

會匪之風南方最盛

晉省民氣質樸素少游手本無會匪之名惟西南蒲解東南
潞澤一帶逼近豫省豫省素多會匪不免流入晉境引誘本
地匪人於是燒香拜盟之事近亦漸多願晉民終愚懦該會
匪等不過意在斂錢并無大志入會者亦無恣睢放肆隨處
搶殺重情辦此等案若將頭目重懲解散脅從即可無事光
緒三十一年吳方伯在河東任拿辦會匪牽連株累者幾數
百人以致圍圍皆滿寄禁各縣監獄余已心非之至是南鎮
派兵弁等在潞安拿獲會匪頭張萬盛武得勝解省審辦兵

弁等妄傳武有道術能詛咒人在道折其脛至省氣息僅屬時臬署飭訊公文不卽下余恐該匪旦夕斃用竹筐抬至局中問供果於取供後夜間身死次日遂將頭目張萬盛先行正法以昭顯戮嗣後兵弁邀功續行拿獲匪黨十餘人常柏林安永萬等又在省誤拿與會匪同姓名之王希勝一名余細核案情該犯等不過聽從入夥平日并無不法情事宜從輕辦王希勝係誤拿不能因誤成實分別監禁遞籍已得情法之平藝帥力主重辦斥余姑息見好百姓余再三爭執意終不回後卒如余稟辦理先是丁臬憲得匪名開單送南鎮查拏南鎮搆獲先在會中之史青山作眼線先後拿獲者武得勝張萬勝常柏林魏煥章范應奎柴得勝等多名未據招供撫院急欲正法余固請不允後又誤拿王希勝余亦再四請釋數月後撫院意回乃許重輕以監禁年限爲定不戮株連

十二月捐銀一千兩入中

學堂并提米行公局餘款每年二百七十五千爲中學堂經

費 臬憲丁因牛星臣領帖案捐千金入中學堂至是余亦捐千金並交陽曲縣發商生息又省垣各米商向設一公局

每年糜款甚巨且因爭利累有鞫中學堂經理紳士喬傑亦在米行之一余與商議節省局中糜費每年提二千七百五十千為學堂常年經費並將歷年鞫項充裕年納六七千金理各家皆願具結遵辦由此學堂款項充裕年納六七千金足敷一切支銷矣省城米豆行盛時十餘家大荒僅餘六家每年年終各縣解折皆由六家經手除支應理事外不無餘利喬傑欲以報效學堂六家不願互控經商會不能了事廳無如何撫院札余辦理余因議以餘利捐入中學堂仍六家合辦乃結二十八日奉電旨蒙恩中丞奏保傳旨嘉獎

三十三年丁未六十七歲

三月修省垣旱西門

省垣西有水旱二門惟旱西門最為低

低最易聚水一遇雨則泥潦難行人皆苦之至是將正門封閉由城旁另開一門加高丈餘以便出入

花園

添修東廳三楹開工

花園自去歲修理後局面一新惟東一

料並暑前損毀之舊開帝廟亦有舊木並有大樑二根雇工
添修廳事三楹徧建回廊與原修二廳相接為犬牙式命名
為靜寄東軒並各廳等均題以名作記一篇並係以絕句刻
石置小亭中園外灰渣堆適值暑後師範學堂塾築講堂須
用灰土遂飭挑運淨盡廳事中添置棹椅並有西式器具凡
一切費用皆余捐廉自辦庶繼任者享其成不受其累也

是月新藩憲寶茶

香石旗人

至省

四月初五日赴洑石廟祭

寶鳴犢祠

祠向派員代祭余聞其地風景尚好親往致祭出
城三十五里至向陽鎮村落頗大戶口千餘家背

山臨河引汾水穿渠有南方景致樹木葱龍又十里上蘭村
至廟廟側有灘極清澈水自地冒出神龕上有桐一株數百
年物皮削盡磨拭光滑滑即一統志所謂六月蠅蚋不敢近之
木也有于忠肅所撰碑石可鑑人即所謂透玲碑也山上舊
有瀑布久涸惟水冲沙石痕迹尚存汾水由此山脚出口就
平地聲激越若雷鳴村人設水磨二座在隔岸時麥秀漸漸

土人皆播種秋黍甚形忙遽宿
僧房有花木厥明祭畢回署

訊撫院報房董祥瑞祥案

署撫

報房向有省抄將省中一切新聞通知各屬府縣以圖節下
饒遺相沿已久顧所載多係道聽塗說真偽淆混罕足為據
恩中丞與慶邸雖係至戚在晉整理庶政頗為認真本屬毫
無假借外間不知以中丞聯姻邸揆未免妄生議論時有謠
言報房不辨輕重據以登載中丞震怒派巡捕拿報房董瑞
祥親問交余嚴訊祥瑞雖識字不諳文理其稿必非所擬究
出係陽曲主簿魯承晉主筆交報房印發余以承晉係微末
窮員與報房皆為貪圖小利並無他心其所登載得諸傳聞
尚非造意情有可原飭其聲明以妄載無稽之言自知過誤
今願更正前抄等語徧告各屬請將承晉記過報房斥責了
案賴中丞寬厚照議辦理如余稍有承望
風旨之意則此案斷難如此輕易了結也

訊王廷錫控廣

益盛案 陝西監生王廷錫係同治年間曾任冀甯道王溥之
孫持千兩借紙一張向廣益盛綢緞店索欠而廣益
盛則持有王溥親筆收回此款字據並聲明借紙遠在家鄉
後來不以為憑等語兩造爭執控於陽曲縣縣斷令廣益盛

以三百金還王廷錫後增至五百金而王廷錫不允撫憲飭
 商會判決（商會近年所設以維持商務者）而商會偏袒
 本處鋪戶以該鋪還清此款為據僅飭助王廷錫川資回籍
 所辦愈去愈遠王廷錫仍控不已飭余提訊余細加研究知
 廣益盛還清之紙實係假捏蓋王溥任冀甯道時其子管賬
 與廣益盛交好以私積之千金借廣益盛生息後其子回籍
 將此紙攜去旋即病故是此事王溥在日且未深知何從寫
 收清字據且細察字據中筆跡稱呼有種種破綻委係捏造
 無疑遂斷令廣益盛出銀千兩以五百兩交王廷錫領回餘
 五百兩作為王廷錫捐助學堂其廣益盛捏造字據從寬免
 予深究兩造均願
 遵斷遂就此了結

五月文水聚眾爭渠案起 晉省山高地
 省垣各縣多資渠水灌溉以故爭渠之案無月無之往往聚
 眾互毆釀成人命習以為常文水縣之文峪河亦有渠數道
 向例峪口上下各村各用水若干時日均有定章曾勒碑永
 遠遵守峪口村社長牛德富素日強橫恃勢妄為本係棍徒
 之流於三十一年冬間率領村人將水渠截流不放經下流
 各村控縣未經斷結牛德富等復赴省上控迭派委員會同

該縣查明使水章程從前勒碑已成鐵案竇係由在牛德富
 等遂批駁不准而牛德富仍與其黨阻水不放累與各村爭
 毆復來省迭控不已余稟明各憲以其無理取鬧請將牛德
 富遞解回縣在押管束免致生事牛德富復懲其黨出名在
 縣公保願出永不干預切結縣令翁葆昌遂稟請將其釋放
 詎釋放以後牛德富即投入天主教并聯合該村一同入教
 者計有百餘家之多欲借教為護符以行其抗官霸水之計
 本年三四月間雨澤愆期渠水更一滴為貴牛德富遂與弟
 牛德貴等仍將渠口挖斷迨下流南徐村民出與理論牛德
 富等遂持鎗轟斃張和兒又傷村眾二人該縣驗尸後差傳
 訊問牛德富等抗違不到反聚集多人打鎗枝意在與官
 抗拒該縣不得已請兵彈壓中丞以翁令輕釋牛德富致釀
 此重案遂將其撤任派兵赴縣彈壓兵至則眾已盡散牛德
 富皆已逃匿遂將渠水仍照常放下其黨多有自行投案者
 遂押候俟獲到
 牛德富等再辦
 二十日恩中丞奏請調補太原
 署蒲州俞
 正任太原
 恒稟請
 姪協元由京暑假來署
 六月訊沁水解役疏脫
 開缺

犯人案沁水拿獲搶犯王用才等解赴澤州覆審澤州刑幕

省行至屯留縣該縣加添兵役護送行至半途沁水解役張鳳金以盤費用盡又難赴縣再請遂將該犯私縱張鳳金亦

逃幸相隔一日屯留縣復將罪犯拿獲遂提同兩縣各解役

巡兵來省質問余以賊犯業經拿住解役張鳳金係私放要

犯在逃未獲勢難令巡兵解役十數人在省
羈候致滋拖累遂一并從輕發落以了此案
七月姪協元

回京 二十三日委太谷令承啟查辦太原理理事通判虧空

案 太原理理事通判向係旗缺因缺較優而事簡向多以院司
得力人員署理候補令朱世豪既署斯缺接候補直牧鮑

振鏞手俱江蘇人朱到任數月米豆不敷散放事前既未稟
報及至兵糧缺乏滿營鼓噪始請諸上憲轉借大盈倉墊發

撫院允其請而虧空無從着落藩憲派余查辦余以承令本
此缺人委之查覆後鮑朱二人均難辭咎朱又欲此虧空留
攤後任余不准詳各憲令鮑朱二人分賠後鮑由河東監掣
同知回復揭稟朱令經陽曲令葉學韓調處幸分賠了事

二十七日往旱西門處決屯留縣燒死張毓芝等一家六命

之首犯吳守地屯留吳而南溝張毓芝者向與賊通坐地分

拏捕羣賊與為仇怨甚深吳守地自被伊霸占山地後使張

玉廣與之涉訟又叫張玉廣將其毆傷遂邀允素與張毓芝

有仇之孔甲兒等七人本年三月內黃夜將其夫妻父子等

六人全行燒斃屯留縣詳報至省撫憲以案情重大交余覆

訊堂審十餘日各認不諱獄具撫院以新章須解勘至京余

因言首犯吳守地在獄多病萬一監斃臬司必有重處且新

例雖煩未行舊例亦未言毀倘事延日久屯留令大不能堪

再四懇請遠結遂於七月二十七日正法餘犯俱擬為斬候

及絞候奏聞交部旋奉部覆俱依所議完結後有張金芝

者與張毓芝同族為認屍親來臬署控屯留李令受賊枉法

余因面陳各憲言強盜安得有賊即使控有據亦應另案辦

理不能牽涉原案隨提原告質訊業已逃跑遂飭在縣了結

以省 八月奉飭知經部議准補太原府

解交部費 四百金

奉撫

憲委代折代行按察司事

時臬司丁將入京與福公司議贖回晉礦事本缺不派人署奏以余

代折代行至下月初丁臬電省以礦事一時難了請派人署臬司事時余已交卸府事署提學矣

九月初

一日奉到電

旨恩中丞調撫陝西晉撫以寶方伯茶護理

初六日奉恩中丞飭知奏請以余代理提學使

時提學錫子常擢升

署藩司故以余代理府篆以候補府周渤署

初八日接提學司印任事

發代

理提學使謝

恩摺 旋齋回原摺奉旨知道了

至學務公所

有議紳均以本

省紳士為之分六課辦事各課皆有課長課員均學部新定章程也

十月初三日恩中丞赴

陝送至楊

請牙醫徐輔丞治牙

余牙至去歲常發痛嚼食無力徐輔丞廣東人在美

國學牙科專門畢業居上海最有名至是恩中丞延請來晉治牙自藩憲以下皆請其醫治余亦效顰用電氣洗盡銀牙

半個費 余至學務公所與兩司議滿營生計事 奉諭旨裁撤駐防太原

城守尉所轄亦有旗兵省垣現 設實業學堂擬挑選入堂肄業 與司道至陳列所見紳士

商辦諮議局 奉旨令各省設立諮議局 考試諮送京師法律學堂學

生 計考二次共取十餘人 十一月初九日恩元偕慶姪赴太谷趕會

十一日回 購得魏徵墨跡文與可畫竹等件 十二月初三日至農林學堂

考試預科畢業生 連日均去至初七日畢閱卷出題等事皆教員經理試畢與提調暨中西教員合拍

照一 十三日至公所與兩司會印本年大計舉劾各員詳文

二十一日閱電 旨寶方伯寶授晉撫 丁臬升授藩司 姪協元

年假由京來 飭覆勘農林學堂暨平定州畢業各科學卷數日而畢

三十四年戊申六十八歲

正月十三日恩元偕姪協元由火車赴京

火車於去冬抵省一日半即可到京

十七日遞撫憲整頓學務條陳

共六款一注重蒙小學堂二學堂必籌有的款方許

立案三未經畢業不准充當管理員教員四注重經學國文五畢業時考試宜格外認真六非得優等文憑不准充當教

員 接恩元信十六日在京啟服銷假 赴公所考分往各

屬教員 二月初十日奉撫憲飭知仍回太原府本任

時丁方伯

已將礦事議完由京回署錫提學與余均各回本任

十五日接府印任事 欽差查

辦綏遠城將軍貽穀參案軍機大臣鹿芝軒傳霖戶部侍郎

紹越阡英抵省

撫轅以下各官均迎迓如儀

見錫學司遞整頓蒙小學

堂章程及考試教員規條

議修府監

自改良監獄之說起各省會均照新式改

造本省派員赴天津取得北洋監獄圖式余白於臬司若照式修理費必不貲臬司謂此撫帥因各省皆已興修本省若因循不舉恐受譙責但使粗有規模撫帥據以入奏即可了事於是飭匠估工始議修建 訊文水牛德

富案

牛德富聚眾霸水一案前已登載該犯雖已逃匿然願念其家余知其必不遠颺後由省垣主教鳳朝瑞為之

出面願與南徐村眾議和出款恤傷死之家余以該犯情罪重大若徇教士之請遽免其罪此後教徒得志愈難收拾決意重辦堅執不允教士亦無所用其計遂商同查辦此案之潘太守禮彥懸立重賞密派得力偵探始將牛德富拿獲該村民人復紛紛來省具保可想見勢力之大余將諸保人押回該縣懲辦示儆定牛德富以永遠監禁之罪此案始結

二十三日經撫憲寶湘石奏保齋回原摺奉 硃批著傳

旨嘉獎

考語天性剛峻丰裁嚴整歷任各缺一以公正廉明為僚屬矜式洵足以興廉起懦表異羣倫 三

月訊文水韓福柱傷王泰謙案

文水石家庄村民與永樂村

鼻傷王泰謙身死屍子王成山控縣獲案訊供定案該村有
社長武明德係革生平日包攬詞訟武斷鄉曲知該村有王

宗杰者家尚殷富欲借案磕詐遂教屍子控係王宗杰主使
放鎗該前縣斷令宗杰出錢五十千給村眾養傷武明德愈

恃其技得行遂唆韓福柱翻供鼻斃王泰謙者係在場之李
四子又代王成山作詞控府指李為正兇而韓母李氏亦控

臬司謂縣令誣害良民不緝正兇展轉勾結幾成難斷之獄
臬司派員赴縣密查亦不得要領余因調該前縣翁令來府

細詰此案始末雖於唆訟略得端倪復復堂訊多次而武明德
播弄各節一應證見人等仍堅不吐實余因細閱永樂社長

及尸子王成山所遞呈詞筆跡如出一手復向尸子王成山
逐加駁詰始將武明德代伊作呈供出提訊武明德上堂衣

冠齊楚冒稱文生余喚役將衣頂禱去委員等只懇戒飭余
決意重責二百始俯首認罪又提韓董氏亦供出武明德出

錢使控各情此案若非余細查筆跡及親提
王成山使武明德猝不及防則永無了期矣
初九日孫女

葆貞生

訊永甯釐卡土商張汝鉢案

山東高唐州土商張汝鉢由甘肅運烟抵

永甯薛村釐卡委員典史陳捷因號碼不符扣留該商烟土二十包并未稟明意圖中飽張汝鉢赴省上控時省垣烟土

統稅局係由新設膏捐大臣派道員經理遂飭該州牧賈松年查復該州意圖設法銷弭省事飭陳捷賠該商銀四百兩

令該商出具貨票不符甘結以期和平了案事未成而上聞派員密查得實交余提全案訊究余以陳捷扣烟不報情弊

顯然詳請斥革歸案訊辦斷令將烟土全數繳出交該商領回該商票碼不符本干查究以因案拖累年餘免再深究以

示體恤陳捷開釋賈牧始不實

四月改南關煤油稅為捐

輸晉省煤油銷行最廣者以北路葫蘆油為大宗近年煤油

行棧數家有義聚公司者太谷人與美國美孚油行定約專

運該行之油消行晉省以榆次為總棧南關稅局向徵油稅

易參木戶普

六一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入內地概免重徵以太原為違例徵收等語慶親王等函致撫憲交余查復余以該公司所謂免徵者係指釐卡而言太原所徵者係零星箱地消場稅且該公司總行設於榆次其運至太原者係零星箱隻并無子口稅單同行况煤油已入華商之手并非徵自洋商何得謂之重徵撫憲據以聲覆而外部以照此函致美使恐彼終狡執飭將稅收改為捐輸作為商人自願報效使彼無可借口以全邦交等語撫憲飭令遵辦遂傳集各商每箱減去二分所餘四分視各家來數多寡按月交局詳請立案吁中國利權墮壞於冥冥之中者如此等類不知其幾可慨也夫

處決斬犯改由

早西門刑例皆在大南門外由府署坐堂監綁營縣監斬歷來行刑皆在大南門外余以刑人本係凶事近西方肅殺

修理大堂下苑牆等

之氣南門為當陽之地行刑實非所宜至是改由旱西門外後以為常
處府署大堂下有花牆三面週圍十餘丈省垣間人眾多來看問案暨新犯者每日絡繹不絕常將花牆擠塌至是余因省垣修築馬路工料甚多捐款百餘千將花牆改築磚牆上均鋪以石條以期堅固并大堂下古樹四株向有土圍亦

一律
修理

五月初三日恩元由京回

訊隰州文忍惠控李謀

娃案

隰州文太惠與李謀娃同院居住李有耕牛撕食文之乾草彼此口角爭毆適李之父久病聞鬧欲出因下坑

傾跌後數日身死李遂挾嫌謂文毆斃其父該州范燁委丁役下鄉訪察將文帶案詰責訊無毆斃重情隨下鄉赴驗屍妻以實係病死求請免驗而文太惠帶押時有銀一兩餘為差役搜出至是其弟忍惠以誣賴人命差役私拷索賄等詞至臬轅控告派人往查亦以范牧派丁下鄉不過查案實非代各節稟覆提省訊究余以范牧派丁下鄉不過查案實非代節至差役搜索係恐帶有鐵器原銀旋即退還情恩元復節本輕范令記過原丁驅逐餘人分別省釋了案

因考驗戒煙事赴京

府發審刑席改就臬司館延李子威

文炳充之

余在澤在蒲刑席均延會稽李熠齋丙章相處數年頗稱相得及抵省李仍充本署刑席向例發審

另有一席即用前任之胡平齋世衡至是胡改就臬司之聘即用李為發審席即延李之兄子威任之李年七十餘多年

老幕閒居省城余以新進不
諳事理不如任用老成也
六月訊介休胡三孟案直隸

民人胡三孟寄居介休以佃種菜園為業因事回籍託雇工
李雙成等看守菜園附近有喬姓夜間被劫其家婦女認識

賊中有雇工二人即係為胡三孟守園者遂以控縣縣令張
殿堂拿訊李雙成等不肯認供又未取出原贓胡三孟遂以

縣令妄拿無辜並以差役等搜賊時攫去財物控省余提訊
以雇工人等蓄有賭具知非安分之徒且事主家認識二人

諒非妄指惟未見原贓雇工等人堅不承認不欲刑求拖累
遂將李雙成等遞籍管束縣令原情免議胡三孟旋在押病

歿 挑濬南北關外紅溝河沙河護城河等處省垣形勢雄

二十里外東西兩面均羣山環列汾河傍西山南流地勢較
低是以東山諸水均經由南北關外流入汾近數歲春夏

之間無雨遞六七月則大雨時行水道因年久填塞每大雨
則水由東山直下南北關諸村均被其害至是稟明上憲飭

兵役將各河道挑濬深
數尺不等可免成災矣
七月初七日恩元由京回
八月

修理府監開工

分寄犯人於縣監等處

訊靈石監犯劉恆昌案

劉恆昌係

靈石土著王喜陳小二等皆山東客民夥劫縣屬宋蓮芬家
 得贓逃逸旋經先後拿獲初經該縣張令庭堂訊供係劉恆
 昌起意糾劫各犯亦經認供迨後署該縣吳令接訊各犯翻
 供該令意存輕縱逼令添供犯夥尚有不識姓名多人嗣後
 解省訊問各犯供詞異常狡展劉恆昌不認為首糾劫均委
 之不識姓名人遂調同張令會審各犯忽供忽翻尚無確切
 供詞余以報部必干駁詰輟轉發審徒資延擱詳請改歸外
 結以清積牘遂各定以監禁罪名了案 此案經撫憲札委
 河東道查辦不能結案河 恩元仍由火車赴京 九月委
 東道稟請交太原府了結

員會訊徐溝爭渠案

徐溝洞澗河發源樂平鄉之陡泉嶺經由徐溝縣入汾沿河各村均開渠築堰

引以溉田必上游決堰下游始能見水向來用水期限各村
 均有定規附城北關鄉等處向居遼西村上流光緒三十二
 年間遼西意圖霸水另開一渠直接流入縣境河口北關反
 居下流以致滴水不見因而構訟屢赴省控告遼西勢強前

縣令周之驥斷令遼西得同時并灌而北關以防碍利源終不違
過水為度俾遼西亦不依從蓋渠水為天然之利埃次輪灌幾成
斷築堰遼西亦不依從蓋渠水為天然之利埃次輪灌幾成
鐵案稍一紊亂即不公平今歲仍屢訟不已該縣郭拱辰將
一切詳情細稟余派陳令鍾岳赴縣會同勘斷飭令遵照舊
章由上輪下惟上流北關等村用水期限總以二日半為度
無論澆足與否即當放水下注俾利益均
霑免有向隅之患多年訟累至是始結
二十九日夜府

監寄縣各犯謀越獄未成旋即拿問處決造謀者十五人
後數

日府監修理完工約費千餘金
係在庫領欸各犯仍調還監禁
訊太平獲賊安金海誣板

郭雲章案
太平賊安金海丁九兒等夥劫事主李小成家得
賊將逃事主驚起喊捕村眾亦隨同跟追丁九兒

被眾追獲擊傷次日殞命安金海隨亦拿獲初供行劫同夥
十人并無郭雲章之名即丁九兒生供亦不及郭雲章該縣

以獲犯太少屢提安金海嚴訊同夥之人該犯遂起意誣板
郭雲章到案郭雲章者山東冠縣人在該縣飯鋪傭工代鋪

東將煮成飯菜出街販賣本係安分良民安金海屢次食其飯菜未經給錢郭雲章曾因索欠彼此口角毆打至是遂挾嫌誣郭同夥縣令不辨虛實逮拿郭到案刑訊誣服其實郭之與安並無深仇在押時郭屢向安埋怨不應誣扳安亦追悔許於過府時爲之代剖達平陽府覆訊安如前致詞而該府以案已審定憚於更改不爲申理及解司發府審問余始究出實情始將郭刑具卸去改押候審公所隨調該縣來省隨同更正郭雲章始獲昭雪遞解回籍此案若非細意研訊必至無辜良民慘遭駢首縣令旋即撤任平陽府亦以草率記過

二十三日接電 大行

皇帝於二十一日上賓 大行皇太后於二十二日上賓二

十五日同城各官成服早晚哭臨如儀 十一月初九日

今皇帝登極 丙午生年三歲先是十九日 大行皇太后懿旨以醇親王爲攝政王至是攝政王監國

十二月訊永甯劉漬則聚衆搗毀釐局案 汾郡永甯州屬之薛村設有釐局甯

鄉三交鎮亦有分局向抽百貨釐金而食鹽煤炭向不征稅
近因鈎需奇窘省垣創議加抽卽委薛村局員候補州洪瑞
些兼辦村民以向章所無疑洪私征屢次稟請減免該州牧
會同洪瑞牲屢次曉以大義衆終不服甯鄉民又有黨文廣
綽號信虎劉潰則綽號鴉怪子均不安分遂糾衆至三交鎮
滋鬧委員等允爲代求權宜遣散衆候至月餘無減收消息
愈憤遂羣至薛村總卡肆意攻毀將局中搶掠一空並波及
該處之土藥統稅局省垣派馬隊馳往彈壓衆始解散旋拿
獲首犯黨文廣劉潰則黨旋病歿劉解省訊問究出其家中
富足糾約衆人皆伊供給糧食并首先入局毀碎虎頭牌衆
始一齊動手等情遂定以監禁十年之罪餘犯
分別輕重禁釋有差稅仍設局徵收案乃結

十一日恩

元由京請假回 二十二日姪協元由京畢業來省

宣統元年己酉六十九歲

正月姪協元赴京 聞唐鄂翁於去歲臘底棄世 去歲鄂翁
以重赴鹿

鳴余贈聯云八秩綺筵蘭聽樂萃嵩齒錄欣逢周後甲九
重丹詔下看歡騰桑梓頭銜共仰繼前丁蓋鄂翁是歲滿八
旬並賞加太子少保銜也至是間其卒贈輓聯云富將略蓄
相才抱負難酬末世勳名歸氣數進宮銜躋上壽聲稱不朽
承家節操 又次女壻唐爾錕亦於去臘底在南甯府任丁母
付兒孫

艱爾錕以知縣升鬱林直隸 蓋家運也 二月訊河曲張二
州補鎮安府署南甯府

小子謀殺劉滿通案 河曲張二小子謀殺劉滿通棄尸滅跡
一案經省派委員會同該縣訊出劉滿

通素日強橫奸佔張二小子之妻並謀毒張二小子未成後
勒令賣休又指銀不交續姦如舊張二小子氣忿莫釋遂糾
約張元存子等同謀自以鐵鋏乘劉滿通不備擊傷殞命棄
尸郊外復移洞中滅迹委員等并取有尸骨麻繩等項以作
證據余審訊情節節大相符合惟移屍一層該犯供稱係棄於
溝中為山水時常冲發之地事隔數年非被水冲去即狼犬
所食斷無尚存之理其尸骨麻繩乃張元存子畏刑妄指似
尚可信乃斷該犯之擊斃劉滿通係迫於義忿減等擬流餘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六五

人均 省釋 訊沁源郝正倫跳樓身死案 與沁源王陶村民郝正倫

俊家尚小廉郝則赤貧因劉世俊購買松山郝正倫已屢次
圖賴經人勸息後郝正倫因訟賠錢二十千愈覺無聊劉世

俊允帮給錢文因數未交足郝正倫屢向索問復於某日黎
明往劉世俊家潛登樓房經其雇工聞聲喊視郝正倫即從

樓房跳下致傷腦後身死時縣令汪病危未經往驗典史唐
壬發代理縣事詣驗將跌傷誤寫鐵傷唐壬發不加更正因

訛成實又於鐵字下加器鑿二字以致尸親以被毆身死等
詞纏訟不休解省訊問余始究出檢驗錯誤實情將件作等

從重懲處唐壬發記過劉世俊省釋此案若非虛衷研究必
致無辜受累又以見件作等之不可靠而佐雜等官識見庸

劣偶爾任事即起冤 匯銀五千金回黔交華延儀代買住
獄萬不可任以事也

房一所 余久有歸志而安順住房甚少意欲在省居住時石
姓以省垣住房報效歸公華延儀代為購買至是匯

款歸以 姪協元畢業榜揭曉考列最優等 以舉人用內閣
作房價 姪協元畢業榜揭曉考列最優等 中書須盡義務

五年方能供職旋

閏二月訊榆次郭老春案

直隸深州民人王國堂寄

住省垣南門外與郭老春比鄰均售賣移居城中王國堂旋

至縣屬回籍雇民車裝載行李赴榆次搭坐火車是日傍晚行

一名究出係王老五主謀王老五者亦直隸人與王國堂同

遂指使李金標等攔劫希圖分贓李金標旋解省正法王

糾搶郭老春亦與其謀且憶及起身時收拾行李老春之妾

曾眼見其安置銀物愈疑因此漏風又王老五歷久未獲遂

逾六旬旋即在保病歿其妾至臬署擊堂鼓頌冤言榆次縣

仍狡展不已余嚴責之始願領屍埋葬完案郭老春即太

原土窰其妻女與各衙門通氣訊案時委員引投鼠忌器之

易參木戶普

六六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意請余免責余不允責後郭
妻妾舒服畫供領屍完案

訊清水河王賀氏案

偏關縣
王五小

子寄居清水河之窰村其妻私回母家與之口角爭毆被其
妻抓傷腎囊越數日身死該縣詳報到省臬司以所報僅係
抓傷當不甚重何以致死派員赴廳會同驗訊而該氏遂翻
供係因夫毒打逃跑其夫追至門限絆跌壓傷腎囊身死解
省勘訊余以初報抓傷固不足憑若改為壓傷則愈去愈遠
更與此案情節不符遂復提細究實係該犯婦有心致死其
夫故將賢囊重按
以致斃命遂定案
三月初五日邀集讞局同人共二十餘

員在花園聚飲賞丁香賦詩紀事

同人咸拍照是日醉
者數人頗為盡歡

訊

陵川李陳氏案

陵川孀婦李陳氏抱養義子及長為之娶媳
其媳常逃跑回家屢經打罵後用烙鐵烙傷

斃命提省訊問余以該犯婦年逾六旬其媳年力正強斷無
任其凌虐束手待斃之理再三研詰實因其媳黃瘦有病未
經抵裕並無同謀幫兇之人余以晉省近來用鐵器傷死卑
幼之案層見迭出非重辦無以示儆該犯婦尚非有心致斃

稍從未減定以
監禁十年之罪

四月初四日聞提學司錫病故

錫提學氣體素壯前

兩月其夫人病歿又累因事抑鬱初三日
尚舉動照常至夜陡不能言一夕而卒

初五日撫憲電

奏以余代理提學司事初七日接學司印任事

提學司旋簡放汪詒書頌

年任

五月考試師範學堂優級畢業生

所學各科分日考試自初十日起凡

八日而畢每日卯正去申正歸
人皆謂場規整肅為從來未有

又考太原中學堂畢業生

太原中學堂自丙午經余整頓後悉按奏
定章程辦理至此三年畢業考規同上

六月十二日閱

政治官報於本月初十日奉

旨補授甘肅甘涼道遺缺著

連兆補授

連滿洲人內閣侍讀向在西安謝恩時曾招余飲頃以京察記名放

十五日新任

提學汪頌年

詒書抵省

十八日交卸學司印務

先向丁方伯言過卸

學篆後不接府印擬稍閒兩月撫憲允所請不飭回任

男恩元謹案 先君自訂年譜初屬稿於京邸續訂於蒲

州再續於太原即此本也迨七月命堂弟慶運姊丈袁玉

冰瀚清樞取道鄂湘回黔恩元侍 先君由太原起程

數遇雨車路泥濘至華州 九月二十七日始抵西安

愈甚車不能前另雇馱馬 十月四日由西安啟行二十

中丞任陝撫在晉與 日 十月四日由西安啟行二十

四日抵蘭州府 慶莖臬司同鄉陳崑山燦學司湖北陳蘇

生曾佑首府保 十一月初一日病卒於皇華館 由晉赴甘

定劉小山振鏞 十餘站沿途勞頓疲弊異常 先君年屆七旬素恃強健

晚年遭際為平生最適意時故 瀟覽山川不廢吟詠未覺

其苦然終以備嘗艱阻頗費支持又值北道嚴寒至六盤
 山一夜體中卽有不適本宜靜養一二日先君以供饋
 頗擾地方次日仍前進到省後卽應請假數日以資休養
 而先君向以暇逸爲恥仍竭力摒擋拜客會客酬接紛
 繁劉小山文任首府爲閣中同事至好詢問甘省一切情
 形每夜總談至三更後始寢二十八夜間卽覺氣短次日
 遂病連日延醫服藥未有起色初一日丑刻呼恩元至床
 前告云若當日不西來卽辭官回黔或不至此逾時卽氣
 脫矣次年二月初一日恩元扶柩由蘭州起行取道秦州
 痛哉
 由蘭州至秦州十站又六站至白水江上船
 沿嘉陵江南行經廣元保甯順慶至重慶
 抵貴陽省卜地於大南門外八里屯延內兄十一月初八
 日啟 先母丁公祠淺厝之柩合葬於八里屯尖山之陽
 先君年譜既係自訂去易筭時僅四月故謹補記數語

於後民國十二年癸亥男恩元謹識



天均卮言卷一

蘄水郭階

余自顧極庸極陋之材得天獨厚以植於兩間可不深幸耶可不
自勉耶余初念必惡而轉念必善蓋生於數百年積善之家有

賢父 賢母名師 劉伯山夫子之身教言教乃克有此轉念也

不然居今之時逞其氣質之偏不極於羞當世而自點不止困勉
以至於今覺半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且吾 父棄養虧公欸

七千金賴何制軍飭屬攤繳得免追呼其時階不名一錢幸曾文

正來書招致始免於饑寒屈指三十年來凡助伯叔弟兄族戚朋
友者數萬金豈以階拳曲臍腫之材足致此耶謂非得天獨厚所

宜更勉者哉階 六歲入塾師爲 吳幹臣表叔 李守齋先生

李穉和先生 翟葵生太舅氏 閔南陔先生 許杏橋先生年

十四始從 劉伯山夫子遊是年吾 父爲階 納資爲分部員外

郎十五爲全篇制藝妄薄爲優孟衣冠不願致力願喜閱四書匯

參題鏡謂其一理一法尤樂觀綱鑑易知錄 師予以資治通鑑

每日閱三本好臧否其人物與夫治亂興衰批根尋源近於刻覈

問難或終日頗苦而 師樂其可造益以青溪舊屋文集毛詩禮

記注疏尙書周易舊疏攷證通義堂詩文集筆記沈氏欽韓左氏

注疏方氏易學五書桂氏說文等書均瀏覽一過間課以經解史

論駢體文古近體詩十六吾 父以階 所爲詩文尙明順寄十三

經注疏

皇清經解通志堂經解

欽定七經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朝經世文編

大清律例徐楚金錢氏坵段氏若膺說文史漢文選荀子老子莊
子韓非子列子孔子家語呂覽紫陽綱目大學衍義中庸衍義古
文辭類纂古文約選駢體文鈔韓柳歐蘇詩文集淵明集李杜詩
集日知錄困學紀聞等書先是吾父咸豐三年癸丑以淮揚道
兼權兩淮鹽運使駐泰州五年乙卯階奉母來清江浦居淮揚

道署署中帳房事吾二姊司之是年二姊歸于陳階司帳房事

咸豐八年戊午

階

請於吾

父購天下郡國利病書岱南閣周易

集解周易虞氏義周易述及補易通釋圖略仲氏易二十一家易

鄭氏爻辰補易漢學等書均瀏覽一過一日吾父諭階曰汝他

年當不失為恂謹劬書氣節之士亦不患不見用於世惟剛直孤

立不能委曲以行其志大類我汝無昆弟吾大以為慮徐文貞可

師也名汝曰階字之曰子貞別字曰慕徐汝其識之階不聞過庭

之訓已三十年矣不能有所樹立即間有愚者一得每為人所尼

不得行其志豈文貞果不易學耶抑鄙人才疏識薄無曲達之具

也

咸豐九年己未吾 父死定遠之難階 卽擬星奔眾以寇氛力阻

不聽遇屋主人東臺王韻香言自梁垞來見該處扶鸞吾 父降

乩曰吾惟一子赴定必有難且忠骸已爲人輓葬於義塚矣無從

辨覓茲已爲天曹不以遺蛻爲重輕君等可語吾子乃暫止讀禮

之餘瀏覽二十四史及諸家說易之書兼爲廢著之術以供家用

咸豐十年庚申仍爲廢著之術兼閱經史子集諸書

咸豐十一年辛酉如庚申

同治元年壬戌春大軍復定遠階 隨 季父赴定舟行至山陽登

車吾 師之僕曹發來言捻逆擾眾興余曰眾興在北吾赴定當

趨西必不相及舍斯時不急前若寇再陷定更待何年驅車遄行

過武家墩猝遇捻騎數千轅駒驚逸余顛車下肝膽之氣驟痛不能舉步余素不病此至是始有是疾迄今二十餘年雖劇微不同未嘗全瘳其時佩刀不及解羣寇馬鐙摩余衣而過皆熟視若無覩追族人本安斫其頤項殊四寸本安踣階與季父雜僕從昇跳山陽門者拒曰粵匪強半楚人若輩楚音速去不則齒刃語以前淮揚道郭某子不聽回顧則逆氛甚熾進退維谷之際丁儉卿先生聞而納之助以行李衣履旅費居圍城中七日陳副帥國瑞大破逆眾解圍階隨季父返東臺舉家相持而泣無以為生階將投効都將軍興阿精臺喬鶴儕丈適曾文正聞而函招季父及階以無資斧未成行旋以楊經歷光祖查九泐洲新開河之便

賁函並贈二百金促行略償宿逋餘金數十強行過雨花臺今兩
江總督曾沅圃丈軍其地餽贖二百金半寄母半留旅費抵安慶
乞文正派差弁護送繞道赴定八十餘日乃達其間或微服宵行
而過逆營或深林密箐而驅盜賊或豺狼跳於前而不顧或枕櫬
饑而酣眠入吾父血書之馬宅而階病矣訪諸土人僉如訖語
刻木像衣冠招魂以殮扶櫬回斲是年伯父歿

同治二年癸亥葬吾父於八龍寨之麓階隨季父回曾文正

軍文正檄季父權金柱關釐稅旋歿其時階已返東臺屏當迎

母來皖並請師同行階旋回斲會季父之喪

同治三年甲子返皖文正命讀四部書仍學於劉夫子爲制藝

則從 周縵雲夫子遊是年文戰不利

同治四年乙丑文正以階尚可用檄總筦軍械所旋併於李少荃相國鴻章所中其時李相適權江督也李相因克復宜荆溧陽嘉常等城出力奏保奉

上諭著以知府留於江蘇補用裁兩軍械船文正批獎李相加夫價十名

同治五年丙寅照舊供差暇則閱

大清會典一統志六部則例方輿紀要等書是年娶妻徐氏

同治六年丁卯照舊供差暇則閱武備志登壇必究牧令書刑案匯覽南河成案及續編行水金鑑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百二名家

制藝是年長女重蔭生旋殤應鄉試報罷

同治七年戊辰六月二日以海運引

見奉

旨准以知府留於江蘇補用六月十日復引

見奉

旨發往江蘇以知府補用旋甯七月蒙李相於六年肅清東捻任
賴股匪案內彙保九日奉

旨賞戴花翎九月復蒙曾文正以海運出力彙保十月四日奉

旨賞加道銜是年蒙部議准兼襲雲騎尉

同治八年己巳四月廿七日四妹歿六月三日權揚州府糧捕河

三才局言
卷一
務同知是年李相以七年剿辦張總愚捻逆全股蕩平中原一律肅清等案彙保於七月七日奉

上諭俟補缺後以道員用是年馬端敏甄別奏謂志趣光明堪勝繁缺知府奉

俞旨是年所辦隄工甚多歷任均扣三成階一律不扣然不問他人之扣與否是以所經手者二十餘年均穩固界首小閘節省四千餘金繳於上仍賞弁兵千貫陳千總獻五百金卻之

同治九年庚午四月九日卸揚州同知事六月十二日權松江府海防同知兼總辦海運滬局滬局多以沙甯東衛船少誤兌階遍閱各年卷詳細酌改章程此屆早竣一月仍多二十餘船十二月

六日張子青河帥師之萬以安瀾彙保是年長男萱壽生旋殤

同治十年辛未張子青師言階所改海運章程周妥屬具牘師批

飭蘇藩永遠遵照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著俟補缺後仍以道員留於南河遇缺前先補用是年五月十日卯時次男澂鏡生

同治十一年壬申直隸旱甚階首先捐賑五百千文捐局用三百

千文勸各商捐銀十萬有奇七月十八日卸海防同知事旋檄辦

上海洋務李相以賑案彙保十一月四日奉

旨賞加三品銜是年捐清節堂費二百五十千與上海朱大令鳳梯勸紳商建堂成屋數十間置田數千畝

同治十二年癸酉李雨亭江督宗義彙奏以十年海運出力六月十三日奉

旨賞加隨帶二級九月廿七日辰時次女柔嘉生

同治十三年甲戌照舊供差

光緒元年乙亥照舊供差

光緒二年丙子檄辦三江發審局折獄頗多均平允惟哥老會老三易文富一案極爲上游稱許初司道督委員八人分四班晝夜輪訊無一語之供梅方伯啟照言於劉峴莊制軍坤一聽訟不宜人多郭某長於此請專屬郭某制軍許之余訊半日盡得其情閏五月十九日沈文肅遵

旨試吏取列一等一名與正途一體差委檄權六合釐稅所徵倍於前余以釐金不得已之政強辭歸省旋上游強檄辦如皋釐稅所徵亦倍於前十月十七日寅時三男人鏡生

光緒三年丁丑檄調提調金陵釐稅總局十月二十四日補足道員三班沈文肅檄改爲總辦加薪水五十金前歲所徵僅二十餘萬金是年春夏僅十餘萬金自余履局嚴中飽寬商賈重比較慎擇人秋冬得四十餘萬通年計之得五十餘萬較之從前不止一倍

光緒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奉吏部批示該員應卽更正以道員歸江蘇遇缺前先補用三月十日經吏部帶領蒙

欽派大臣驗放十一日覆奏堪以發往奉

旨依議旋甯照舊供差是年徵釐稅六十萬餘金

光緒五年己卯六月二十八日沈文肅甄別奏謂學優守潔辦事

實心堪勝繁缺道員奉

俞旨十二月十七日左文襄奏保籌解協餉出力是年妻徐氏歿

撥米釐數萬金分賑晉豫是年徵釐稅六十餘萬金

光緒六年庚辰八月九日奉

旨賞加二品銜是年徵釐稅七十餘萬金以與吳中丞元炳意見

不合辭釐稅總局檄委會辦善後局劉制軍檄委總辦金陵善後

總局兼工程局淮揚支應所營務處

光緒七年辛巳照舊供差繼妻李氏正月二十八日歸于我

光緒八年壬午照舊供差

光緒九年癸未左文襄總制兩江檄兼辦水利總局

光緒十年甲申左文襄飭撰兩江使者政書階分類撰總略呈文

襄批飭改爲編年階適病乞緩撰曾沅圃宮保總制兩江檄兼會

辦兩江營務處支應總局籌防總局內外軍械所八月二十二日

劉毅齋撫部奏保籌解協餉出力二十三日病中強閱案牘忽見

人持黎友林世文紅柬招飲昏不知人旋覺自具衣冠隨其人出

乘肩輿儀從甚盛過戚家灣拜張西園年丈不出呼其庭中來往

之僕從不應不得已仍乘肩輿出至曾文正公祠見轎廳肆筵黎

丈迎於階下甫對坐黎丈語

階

已懸牌委寶應縣矣

階

曰某候補

道員也胡爲縣令丈毋乃誤黎丈曰至自知

階

曰吾上院詢其詳

辭仍登輿至大門外路境甚異昏暗如在雲霧呼從者曰此非上院塗也皆不應此時心知爲冥中矣懼甚憂甚然無他事縈懷惟念無弟兄老母年邁需人侍奉許久抵一大署見

尊神言

母老乞放回不許

階

爭

神曰挈數十人趨前

階

遁於

傍空屋遇楊姓者先匿於彼忽見火焚其屋雷電皆作屋瓦皆飛

階

偕楊姓出逃漸聞追者遠回顧楊姓不見

階

遁歸而甦喜慶更

生因自號曰更生又取正平則與彼更生之意是年滿妹歿遺三子長子畢兩人妹夫前妻出次三滿妹出

光緒十一年乙酉十二月十七日蒙吏部核准加一級具奏奉
旨依議從前歷奉檄委文闡點名道武闡校閱道揚州五臺山巡
緝考私總局皆不記其年

光緒十二年丙戌二月十一日曾宮保檄委辦理五河鹽釐總局
辦法仍以嚴中飽等事爲先多徵十五萬餘貫

光緒十三年丁亥仍筦五河鹽釐亦多徵十五萬餘貫

光緒十四年戊子二月十日卸五河鹽局事十月十四日曾宮保
松撫部會札委署淮揚海道奏謂品端學粹爲守兼優謹慎勤明
熟諳河務奉

旨知道了欽此兼總統清淮右軍水陸馬步各營總辦清淮善後

總局釐金總局營務處湖灘局二十六日履新親審沐陽郁玉森
控郁芥儒糾眾行劫拒傷事主一案原詳謂二郁無服族兄弟郁
芥儒及夥盜諸人均供因索祭田租起釁據閭族公稟呈譜乃總
麻服兄弟郁玉森胞弟郁玉儒供同閭族所稟札飭該縣查明有
無祭田如果屬實可活十餘人示禁盜墓弟收兄妻兄收弟妻以
山清兩邑頗有是風氣也十一月二十二日卸淮揚海篆在任僅
二十六日耳一切積案均清結旋奉委代辦隄工局隄工局自吳
柏莊乞假後未委人接辦批飭丁蘭生暫行主政至是曾宮保以
逼歲闌暫委階以是役免階嚴寒奉 母回甯免其駐局俾他日
蘭生與柏莊交代階可免交代也寓中無事頗覺寂寥因思階生

平所爲之書如說文六書分類略釋四卷重文釋一卷易注音疏六十四卷兩江使者政書總略五卷四部識小及駢散文古近體詩未定卷者頗多或同治元年武家墩毀於寇或光緒十二年五河燬於火所僅存者惟周易漢讀考三卷大學釋一卷中庸釋一卷學庸識小一卷詩文所存者不多擬將各書補撰旣無書考證且多遺忘足見階無本之學荒落若是之易淮揚父老有託小隊朱貴特小清官傳階者深動趨庭之感且增悚慙

光緒十五年己丑春二月奉 母挈眷自袁浦南下送者頗多因

憶客歲申報記淮揚士民見階承乏思 先君舊德詩曰多少兒

童齊拍手好官還有子孫來感斯民之直道愧陋質之無才三月

十三日奉委會辦金陵城外保甲總局四月三十日卸隄工差

冉青先生年譜

民國三年甲寅仲秋前河南新鄉縣教諭受業崔應祺編
先生名起礪字再青一名承彝姓熊氏先世家湖北之黃安清初遷河南光山因家焉曾祖啓復字克己祖嘉祥字瑞菴父述堯字唐貽皆馳贈通奉大夫熊氏世業農有隱德唐遺先生以醇厚示鄉儷課耕讀自娛及先生官後仍訓子弟各執所業毋少佚人咸謂爲不可及先生之樹德立功其來有自矣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十一月十七酉時先生生于光山西南鄉熊家北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四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五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六歲

道光三十年庚戌七歲

咸豐元年辛亥八歲

先生始從堂伯祖鍾祥先生讀性穎悟授輒不忘通其意衆異之

咸豐二年壬子九歲

咸豐三年癸丑十歲

咸豐四年甲寅十一歲

從易先生慶恩讀

咸豐五年乙卯十二歲

咸豐六年丙辰十三歲

是歲易先生卒本境荒旱遂輟學二年

咸豐七年丁巳十四歲

咸豐八年戊午十五歲

地方易儉爲豐從雷先生鼓霆學

咸豐九年己未十六歲

始屬筆爲經義出語廉悍過人鄉間宿彥咸睽乎自以爲弗及

咸豐十年庚申十七歲

從殷先生大成學始應郡試

咸豐十一年辛酉十八歲

元配易淑人來歸

同治元年壬戌十九歲

時髮捻擾光固鄉間築堡避兵六月亂稍定往就王先生雲鰲受業

同治二年癸亥二十歲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一歲

從李先生蘭鄰學甫半載李先生謝世又從易先生心泉學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二歲

先生丁母孫恭人艱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三歲

從屈先生貞甫學

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四歲

補博士弟子員督學爲歐陽先生名保極字用甫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五歲

同治八年己巳二十六歲

從易先生味根學

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七歲

秋應鄉試不售

同治十年辛未二十八歲

肄業涑水書院山長張瀛三先生名鵬翼癸亥翰林見先生文示於衆曰此命世才也

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九歲

肄業大梁書院每試輒冠山長倉先生少坪丁先生心齋暨中丞李公後湘廉訪錢公調甫咸深器之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歲

館于曹明府子蔚家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一歲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二歲

館于顧月墀明府處秋應 恩科又報罷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三歲

應河南鄉試中第三十三名舉人座主任柳門少司成楊子和編修房考趙
綱齋明府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四歲

聯捷會試第四十九名 殿試三甲 朝考二等 賜同進士出身授刑部

主事座主寶佩衡相國毛煦初冢宰錢湘吟崑曉峰侍郎房考邵子長編脩

秋八月請假歸省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五歲

假滿回京供職

光緒五年己卯三十六歲

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七歲

充四川司主稿

光緒七年辛巳三十八歲

光緒八年壬午三十九歲

調充貴州司主稿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歲

充兼行秋審處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一歲

補授提牢廳主事查汰宿弊歲餘三百餘金爲恤囚經費更爲之謹出入禁
凌虐狴犴靜肅長官嘉之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二歲

唐遠先生卒于里先生聞訃奔喪守制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三歲

主講涼水書院生徒百餘人多知名之士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四歲

冬服闋起復入都供職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五歲

補授陝西司主事

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六歲

充祈年殿監修

光緒十六年庚寅四十七歲

充會典館協修官兼充總辦減等處差秋擢山西司員外郎京察保列一等

光緒十七年辛卯四十八歲

充秋審處坐辦先生治獄不事操切務得其情每事涉繁難出片語折之一衷古經靡不泮釋嘗撰楹聯云最近人情仍執法但循天理莫沾名藹然仁人之言部中傳誦焉

光緒十八年壬辰四十九歲

充東陵查辦事件隨員秋升授湘廣司郎中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歲

京察保列一等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一歲

充團防局問案差使以郎中截取引見奉 旨記名繁缺知府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二歲

提調律例館派審要案三件一係倉案二係牽涉言官持平擬結公論翕然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三歲

京察復保列一等列首選派審京城勒贖殺人要案奏結輿論稱決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四歲

京察一等引見記名以道府用十二月簡授浙江紹興府知府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五歲

是年春由京赴浙履紹興府任紹古越州民俗悍雜難治視事匝月卽有鄉

民因米貴滋事之案先生率同紳屬辦理平糶粒食其民民賴以安八九月之交三江開淤塞先生親駐工次督飭疏浚水乃暢遂農田始無害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六歲

夏大水上虞江塘百官梁湖蒿場俱潰居民蕩析先生便宜發粟數百石斥私財千金振之復籌款巨萬改建石塘親往督勸民德之爲建生祠先生又因地方匪棍出沒招勇巡緝奸宄聞之匿跡會稽山爲大禹巡禪處上有禹祠年久頽剝先生重修之廟貌翼然并撰有碑文紀其事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七歲

夏諸暨民教仇鬩先生躬往諭解之禍頓息甯紹界有大嵐山綿亘六七百里林深菁密向爲盜藪先生稟大吏派兵勦捕殲厥魁比戶安堵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五十八歲

是年夏先生往曝縣新昌上虞餘姚閱防營操遂偕甯守某往大嵐山度險要增調堡設立保甲分駐防營民賴安居始無盜警山陰茅姓爭繼積年先生據事實援經訓手批數百言飭書懸其祠感泣息訟且爲之頌曰案成鐵鑄鹿門杜孫子之爭口競碑傳熊軾聽公侯之祝亦可見先生明決民之感戴深矣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九歲

夏又饑先生遣員按查戶口開倉平糶饑而不害款調浙省鄉試內簾監試四十日歲事出闈卽奉飭回任九十月之交山會劫案疊出先生偕協戎密訪擒治盜風始息義倉穀款因春間平糶用殆罄先生復籌款購穀數萬石

以實之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歲

會稽臨曹娥江曰東塘有數處報圯先生親往勘核監修工堅而費省郡城內臥龍山上有亭曰望海歲久將圯斥私財修之并撰有聯語碑文紀其事先生治紹百廢俱舉八月赴省謁大吏條陳四事多見採納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一歲

是年秋先生率會稽縣令某勘視東江自宋家漈至小潭江江流逼近塘身低窄卽發帑畀紳董增修以資捍禦山陰縣有蠹役潘祥寶者暴橫徒黨數百魚肉閭右先生訪捕峻法鞫治之觀者如堵輿論稱快會稽教堂謀侵陳姓地未遂則竄附台州教案歟內先生持平折之成就範上虞沙地一案內

有土豪串通外人函達大吏允准先生持正不阿仍據前案兩造均服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二歲

會稽教堂因前案未遂復欲乾沒顯聖寺產其直數萬先生力折之不爲撓事乃寢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三歲

正月二十二日先生卒于紹興府署先生湛于經世之學於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退食之餘輒手一編有所得卽筆記之名曰涉獵筆記每日書日記一則數十年如一日卒前七日猶倚枕記之蓋絕筆矣

先生四子長名先疇字漢農同治丁卯年生附貢生民國二年署河南新野縣知事有政聲次先俊字植庭同治壬申年生光緒乙巳年卒三名先傳字

既明光緒戊寅年生四名先佑字少青光緒庚子年生女三長同治甲子年
生次光緒壬寅年生三光緒丙午年六月生孫二長名緒端光緒辛卯年生
先疇出次名緒倫光緒甲午年生先俊出



觀城王蘊山公傳記

年譜第五

謹案 先君二十以前之事多由毛延齡表兄口述二十至四十則澤澄聞知見知外出於叔父與兄之補述者居多至入滇後之十三年澤澄與兩弟常侍在側知之最稔自慚譎陋不文私衷兢兢恐不足以奉揚先德年譜成後稿凡數易最終就正於吾友賀君性存加箋數十處校正之以齊其體例吁吾父之嘉言懿行雖未獲表彰於萬一而後嗣讀之奉爲家訓官箴亦足以資觀感而興起矣澤澄謹識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蘊山王公年譜

提督銜記名簡放總鎮都督府借補雲南永北營叅將調補貴州黎平營叅將富隆額巴圖魯治愚弟李德濺頓首拜署簽

運同銜署雲南永北軍民府同知事請補石膏井提舉司提舉大理府鄧川州知州愚弟胡璧頓首拜填諱

府君諱衍謙字蘊山號竹樵行三姓王氏山東曹州府觀城縣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歲

九月十三日丑時生城內紫金街本宅謹先述 府君家世及府君之兄與女兄於左
始遷祖伯達公山東萊州府濰縣人明茂才官後軍都督府經歷

二世祖諱失考

三世祖全公

四世祖欽公明歲貢官河南林縣主簿

五世祖夔公明歲貢官陝西華陰縣教諭

六世祖柱公明歲貢官順天武邑縣訓導祀鄉賢祠

一嘉

七世祖善從公明拔貢官河南郊縣主簿祀鄉賢祠

八世祖維勛公明禮部儒士

九世祖光隆公明生員

十世祖裔珂公生員

十一世祖芝棟公增生

十二世祖知命公增生

高祖考諱廷驊敕授脩職郎官陽穀縣教諭截取知縣乾隆辛卯科舉人賜贈奉政大夫
高祖妣氏葛敕封孺人賜贈宜人

曾祖考諱家導廩生賜贈奉政大夫

曾祖妣氏史旌表節孝賜贈宜人

祖考諱世鞏從九品職誥封奉政大夫時年六十三歲

祖妣氏馬誥封宜人

祖妣氏趙誥封宜人時年三十七歲

伯父衍豫公附貢官至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年三十四歲 馬宜人出

二伯父衍復公恩貢候選直隸州州判時年五歲

長姑母適鄆城侯君埴

二姑母適濮州毛君承露

三姑母字故

四姑母字故

五姑母適姜君步衢均 馬宜人出

六姑母適清豐常君樹梓

七姑母適清豐趙君杜

二十七年丁未二歲

二十八年戊申三歲

二十九年己酉四歲

三十年庚戌五歲

六月 叔父衍觀公生

咸豐元年辛亥六歲

二年壬子七歲

從范縣李先生清玉受業

三年癸丑八歲

從生員張先生錦棠受業

二月初八日 先祖卒 府君哭泣盡禮如成人

四年甲寅九歲

五年乙卯十歲

從清豐歲貢李先生緒庚受業

六年丙辰十一歲

七年丁巳十二歲
先伯父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正月卒於官子三澤周候選巡檢澤恩五品銜候選巡檢澤閻
議叙七品銜時析居已數年

八年戊午十三歲

九年己未十四歲

十年庚申十五歲

二伯父考取縣學附生

十一年辛酉十六歲

就傅清豐周莊

三月濮州土匪劉展考全股渡黃河而北初三日 府君 叔父奉 祖母西避四日城陷

二伯父追及同入大名居數日回月杪又西避清豐縣境四月十四日主李岸李師家五月回城小住七月再入大名居焉邑人張君植初團練鄉人間出卻賊聲勢頗震賴以稍安八月初遂俱還家九月十六日賊復犯境大順廣道王觀察榕吉援戰東郊失利 府君遂御 祖母出城橫尸蔽野敵車礙馬幾不能前入南樂主琛堙武表伯汾家十一月欽差大臣勝保擊降濮匪 府君與 二伯父遂不時家居云

同治元年壬戌十七歲

府君兄弟奉親避賊晝伏積尸之間夜若聞鬼哭或離或合歷盡艱辛風聲鶴唳之中尋覓旨甘無稍缺六月全家回城值歲旱畝地易米一升汲水炊火均自爲之家計中落亂猶定賣產買書聚讀娛親城內始有書聲九月應縣試十月奉 祖母命從 二伯父南應府試

十一月將院考 府君曰吾有所卜卜以四書遇予不得視猶子也句心悸曰吾母其有恙

乎不暇整裝與 二伯父歸因濮境黃流瀾漫匪勢猖獗乃迂道東明晝夜兼行左足起泡實始於此十五日抵家 先祖母已於十一日卒痛哭失聲時城內聞濮州隸毛得平作亂俱逃避家止 叔父一人年甫十三歲相見愈慟俄貨產營葬哀禮咸盡由是全家祇兄弟三人

二年癸亥十八歲

三年甲子十九歲

從濮州舉人李先生道灼受業凡六年先生卒時 府君自雲南寄資勒碑以表其墓

四年乙丑二十歲

三月應縣試取第一名

五月婚禮成時吾 母年十九歲縣南大張家村人外祖張公諱鵬舉

五年丙寅二十一歲

三月應府試二十日卒覆榜發取第二名次日擒匪張宗禹撲城知府來君率士子登埤守二十四日忠親王僧格林沁追賊至葭密戰歿賊勢益張晦日 府君偕 叔父回里屏棄

行李繞道東明渡河以船重故步涉二十餘里晚年中涇殆始此

十月澤敷生

六年丁卯二十二歲

三月同 叔父考取縣學附生是屆科歲併試提學爲趙公佑宸遂補增生 二伯父補廩生

府君善屬文所存文稿自是年始

七年戊辰二十三歲

十月澤澄生

八年己巳二十四歲

九年庚午二十五歲

府君與 叔父同從伯父衍頤公衍晉公衍恒公從兄澤霖澤霈表兄蘇鴻昶立古香家塾會課以文三篇詩一首爲程

三月補廩生 府君兄弟俱列優等提學爲于公建章

八月應本科併補行丁外科鄉試中第九十二名舉人座師爲肯夫朱公迨然季和徐公致祥房師爲泰安知縣松亭何公毓福尤見知于徐公

十月之泰安謁見房師何松亭先生登岱而還

十年辛未二十六歲

至京會試還就本縣王君恩湛教讀館

十月生女十一月殤

十一年壬申二十七歲

設教清豐舊城弟子爲表兄趙登先登穀登翰登階皆 七姑母猶子

同元城辛君受址南樂武君勳朝清豐駱君泰階長垣焦君思濬立輔仁社課

叔父考取癸酉科拔貢

十二年癸酉二十八歲

在清豐始題書屋曰靜安

四月澤敏生

十三年甲戌二十九歲

赴京會試薦卷師休甯吳公廷芬設教於何松亭先生宅弟子爲晉秩等 叔父亦留京
府君爲寶佩衡中堂所器重文字交最善者爲唐君傳猷何君師范孔君憲毅憲曾孫君葆
田管君廷猷趙君五星孫君友蓮孔君憲高王君薪傳

四月澤敏殤

十月回自京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歲

在家設教弟子仍表兄趙登先昆仲及儲甥浚美

三月生女旋殤

二年丙子三十一歲

至京會試薦卷師袁公善

七月始存日記

三年丁丑三十二歲

會試荐卷師南皮張公會敷試畢回

九月應捕河廳同知查君筠之聘館於濟甯課其子振綬德綬保綬

四年戊寅三十三歲

六月生男未命名旋殤

自濟甯東赴兗州見從伯父衍恒公東如曲阜謁衍聖公拜瞻夫子廟陵

五年己卯三十四歲

知州查君以謙命子雍綬來就學歲暮辭館回

六年庚辰三十五歲

正月赴京會試後大挑一等四月初五日欽派王大臣驗看以知縣分省試用奉旨依議欽

此二十五日吏部掣簽雲南核計在截留之列應行聽候咨取六月初一日給照回籍

同族修譜 府君及 叔父任纂輯事七月赴東昌刊印令族分存之體裁有法後官雲南

縣爲縣人萬君源灝姚州人甘君雨所定譜乘例亦仿此

七年辛巳三十六歲

五月至德州訪大理府知府李君衍綬詢雲南及沿途情形還道東昌訪孫君友蓮過莘訪高君鴻漸

二月應荷澤縣令凌君壽柏之聘課其子錫祉壻雷其慶及副將黃君金得之子柏恩

府君時與童君康銳習天文學兼習歷算旋閱縣試卷油君汝爲李君登岑聶君錫桓鄧君猷璞劉君玉書均列前茅

曹州府歷山書院修葺告竣知府樊君希棠改名重華三月聘府君主講澤數因應府試隨侍

刊行呂氏小兒語並爲之序後署雲南建水再刊焉

六月澤鑿生

八年壬午三十七歲

在荷澤是歲應課諸生較往歲加多如荷澤李君致中李君錫晉鉅野畢君毓鑫單縣盧君厚巒定陶孔君廣籍張君祖第濮州南君佩芝張君合浦田君徽猷均爲府君所契縣多世交府君爲遠嫌故概不見間有往來亦蔣君浣成君震旭張君星吉諸友而已有

何尙書裔年十六習木工一日操作署內 府君憫之收門下命名蔭澤捐資供其紙筆費
九年癸未三十八歲

二月赴京會試

三月澤敷考取縣學附生四月澤基生

至自京六月爲澤敷授室江西大挑知縣南樂趙公銘牖次女七月金鄉令聘主講席辭之
家居教子姪及孫冠甲等

十月如束昌送孫君友萼如京

先是 府君修荷澤縣志未畢解館歸縣令凌君慮無繼者乃薦葉君道源成之 叔父與
焉至是凌君函請鑒定爲序而還

十年甲申三十九歲

六月奉檄調赴雲南試用呈由本縣具文請咨十月蒙山東巡撫給咨赴滇 叔父自荷澤
來送十一月二十日啓行澤澄澤馨澤基奉 母隨往從者爲表兄毛君延齡遇春表甥鄭
國泰僕馬殿保 二伯父送甫出門泣不能前 府君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君子一樂

不幸幼孤喪母又蚤所自多者惟兄弟耳今將遠別並此樂而亦靳焉能母耿耿乃約十年回籍鄉黨均在南郊祖餞澤敷奉命在籍攀送十里亦泣而返遠道友人來送者郟城孫君友蓮宿遷葉君道源莘高君鴻漸也過祥符遇徐君肇鎰于君光明王君慶詒王君成德諸友至樊城買舟下漢口除夕泊洞庭南港一舟掠前而過有北人語訪之鄆陵高倬吾君其愕也

十一年乙酉四十歲

二月至鎮遠登陸三月十七日到雲南途次日記稱滇游紀程到滇後稱滇游瑣識時總督岑襄勤公毓英用兵越南未歸巡撫爲張公凱嵩同寅中交最契者爲滕王雲浦君廷棟歷城茅文卿君彬羅山甘南村君棠茂閩葉槐軒君滋濬桐城光潤生君進德虞城石蘭坡君香圃長山李陶九君敬鑄臨潼劉曼卿君雲章

四月澤敷子廣慈生

六月男雲生生旋殤

八月充鄉試同考官分第五房薦五十九卷中式第一名寇仲衡及段世清甘叔賢李肇元

莫如德李興言楊純珍范九齡楊增輝九卷副榜萬源灝李學仁二卷撤闈司詳記功是科
主考爲朱太史善祥龐太史璽肇元卷有微疵搜遺時三棄而三得之卷薦果中增輝聯捷
學仁旋中叔賢後以父疾禱神代死 叔父中順天副榜

十一月充發審局委員入局不許僕從伺堂歸亦不言局事自記讞簿不令人見故局憲歷
任首府鄧君華熙彭君澤春及松林君均稱勤慎丁亥四月銷差司詳記功
十二年丙戌四十一歲

三月甄別留省補用司詳考語年強才敏氣局安詳院奏考語敏勉有爲時甯津龐省三公
際雲爲布政使曰吾在京於某處識君名今屢見而君不一言吾益佩矣
時資斧已罄饗殮難繼 府君處之泊如也

十三年丁亥四十二歲

三月男玉生

奉委署理建水縣事臨安府之附郭縣也署藩司史繩之方伯詳委考語曰樸實勤慎閏四
月初三日接印於實任丁君鴻勛將視事誓於城隍神畧云事不病民悉率舊章營私格外

神其降殃因案受錢縱差索擾民即可欺神無不曉遇事宕延不肯盡心民有累托神必鑒臨有一於此是謂曠職自負初心惟神其殛

赴楊家莊相驗舊俗官出相驗地方折繳夫馬靴帽銀若干習以爲常 府君到任陋規皆免此案事主感甚捧瓜子一盂以獻 府君歸笑曰古人取民一大錢世猶議其傷廉今幸未取其瓜子耳

叔父以直隸州州判赴河南候補

往歲徵條銀每兩折錢二千 府君減收千五百文又定章夫馬錢文隨糧抽收縣之額徵銀多於糧前任隨銀抽收至是亦改從定章通稟立案

暫荒田畝前任稟准展限升科限尙未滿司札飭徵以符通案府君曰不可失信於民抗稟二次卒奉批准

七月縣人相驚以紙人翦髮謂紙人自電綫來咸畫十字於門曰洋人畏此可厭也綫幾不保乃示緝妖道謠止紙人亦止 痒疫起死亡日衆民恐而走市肆闐無人 府君與寅僚行儻禮諭編戶鳴金伐鼓然爆竹火把各迎於門以升陽氣疫止

科房典吏劉某兼辦數科舞弊害民革之

縣轄土司二十餘區多不法已故五畝掌案陶福弟金因案在押前任釋之使辦寨事金遂福妻子鄰封諸掌寨稟金不法並結保福子復興承襲 府君以復興年幼委其母楊氏代辦寨事

從九林旋芳被劫於縣南緬店汎弁某獲解普有才白二二名訊擬斬決詳奉批將刑矣 府君曰事主不到非信讞也久之林從九至府君問曰識劫汝者乎答曰識乃盡出囚犯令自認曰無之遂稟革汎弁訊出劣迹解案於省請究辦

夷俗以女婦贅壻從其姓曰上門 府君見兩造有此必責懲或曰治宜從俗 府君曰教之知禮又俗有喫火草烟者男女成羣縱飲跳歌亦垂嚴禁

王鳳莊民爭水互鬥兩造死傷俱衆其要犯二死馬白一被獲部院嚴札飭解 府君援例三稟不可部院又疑二犯死馬白爲捏報委查屬實又另案稟逸犯師玉春從軍裸黑亦不信及該犯罷戰歸田卽日弋獲並搜出功牌解省由是受知於鎮遠譚序初中丞鈞培

十月如阿迷會審盜案案內人犯皆 府君協獲會審時謂劉州牧曰惜首盜逸耳詎該盜

竟在旁觀審爲羣盜所指併置諸法案結奉獎超委

會甯州牧通海縣令驗曲江雹災詳請蠲徵報可

釋押犯張紹安判曰看管十年左日並著查徐氏所控正兇已死餘亦弋獲無期未便久羈致受拖累准卽保釋時因天旱清獄故似此人犯多所寬釋

猛丁掌寨張應祿呈稱張桂林糾猛弄掌寨白某猛梭掌寨刁某納更巡檢龍某聚衆結越南遺臣阮文光爲外援聲言進攻十州實欲暗圖三猛等情時岑襄勤公自越南回駐軍蒙自 府君據稟以聞且言現在籌辦邊防欲禦外侮必靖內奸該土司膽敢如是若不及早驅除難免釀成巨患乘此防軍羅列調度非遙合無仰懇憲籌肅法令而靖邊陲地方幸甚明年該土司愈張大府乃改土歸流移經歷分防猛丁

十一月石君香圃以委勘新設蒙自關道署來城初二日戌刻筵之石君曰昔署甯洱忽遇地震語未畢地大震有聲隆隆伏地過東南如烈風殺木響達一城瓦落漏天燈光俱滅歷三十秒震定石君又曰昔邱北地震我實奉委往查及署甯洱語未畢地又震如是者二府君色變卽出署踏勘災情回首顧石君曰恐又將煩君查賑矣入夜連震十餘次城鄉屋

倒甚多壓斃二百五十六人傷者稱是地裂山崩數處夜製玉真散七釐散搗之下鄉驗災巡撫疏稱縣令施藥救活甚多者此也遂發賑初八日府委西查石屏震尤烈十三日回石君果奉委至石屏放賑石君廉吏也石屏人悅之明春大府遂以署該州事當是時謠言四起有刊板言某日將地陷者民大恐 府君拘其人焚其書示民遷善是月竟少訟事自是或一日數震或數日一震明年夏震止

設義學於五所八鄉四館曲江四館以門役會田之租延館師購書籍事聞於司記功

十二月爲澤澄授室安甯牧鄢陵前內閣中書拔貢高倬吾公長女也十一月赴安甯成婚而返

十四年戊子四十三歲

正月赴場冲相驗驗畢宿廟內禱曰現獲兇手李某正兇乎從犯乎冤乎否乎該犯卽自言兇狀語畢頸噎死

二月赴石屏勘震災詳請蠲徵報可

三月赴蒙自斗姆閣查勘營壘斗姆閣山下臨禮社江對岸爲逢春嶺越南邊也岑鎮軍有

富建壘其上故奉委查題大石了礪之律有云亂峯截然止江痕一綫流山川多瘴癘帶礪
幾春秋紀險也

四月行鄉飲酒禮大賓爲蒙化教授呂君鍾洙後呂君到任時前任爲其子杭 府君因公
至蒙化適遇其喬梓交代

澤敷補廩生

六月初三日因調簾卸任建水縣事回省任內收詞訟六百四十四紙結十之九

是年二月士庶恐 府君年滿調省呈懇本府轉詳留任黃太守援例未允五月民間製送
衣傘頌德政 府君辭不獲赴鄉避之適全庶熙先生楸績蒞臨安府任通稟上憲言紳民
頌政在他邑爲陋習獨建水民風樸直三十年來此爲創舉又言征猥黑軍饟該令採運獨
完遂爲岑制軍所褒許

澤澄 妻高氏故於省寓

男玉殤

八月充鄉試內簾收掌官知縣充內收掌滇闈自 府君始查出榮字第二十號卷之次三

場霜字八十八號卷之次場默寫不符稟請查對外簾大譁旋奉提調松晴濤儲憲林飭知號錯更正兩卷具中榮爲張瀛霜爲武繩祖內簾更正錯號亦自 府君始七房以景字十七號卷相示 府君曰必名士薦之爲副榜陳畢明主司龐公鴻文以七房中卷相示問能易一字否府君曰頗似朱廷珍筆榜發果然建水中四名鍾傑李鴻昌尤所愛士

九月布政司以積功詳給超委

十月生男旋殤

赴東川勘荒初五日次光頭坡僕鄭升死買棺寄葬哭之以詩至東川會府守踏勘沙田稟請蠲征

十一月奉委署安甯州事州爲雲南府屬前任卽澤澄岳丈高公因病出缺適 府君輪委到班初十日藩司詳委考語曰精明幹練 府君自東川回省十二月赴安甯初八日接印時代理者爲王君秉鑑明年捐廉爲高公交代資之回籍

十五年己丑四十四歲

二月州境始設電綫

增書院膏火錢

三月舉行歲試文章取袁汝勤等武童取楊津等 府君每校士終日面試不令家丁書差入棚搜檢綦嚴

七月奉調簾差十八日交印於狄君知懷赴省八月入闈監臨譚中丞曰上科君司收掌咸慶得人今宜仍舊耳入簾收卷二千九百七十三薦四百九十六中八十四 府君曰近科房運五房最亨如己卯宋君寶楫荐劉承祚壬午張君坦荐陳榮昌乙酉余荐寇子戊子李君鴻楷荐聶培湖皆中第一且中者極多又皆係乙榜下科不與衡文列今則甲榜李君堯爲五房局將變矣榜發二房得第一卷又曰上科紅號中調號獨遺才字今科紅號三十一字又獨遺一學字亦適然耳是科安宵中二名九月回署安宵州事二十六日接任

稟留安宵鹽井先是黑井提舉惡安宵鹽礙其銷道欲塞州井代納課並歲餽州牧金 府君不許稟該管官許之而巡撫從 府君言不許故他井多爲三提舉兼併州井獨存竈戶得不失業

十二月爲澤澄續室議叙知縣清苑優貢舉人原籍上虞張衡齋公銓長女也

櫻樹園等村民昔年供炭以抵夫馬門役及夫馬已革供炭如故至是免之

二十八日澤雲生因名先庚

十六年庚寅四十五歲

二伯父舉恩貢就直隸州州判職

正月稟准減收練象堡租一成

叔父因鄭工合龍升知縣

閏二月二十六日卸安甯州事交卸於實任張君嘉璧奉委西赴易門驗縣令所修衙署工程還安甯過境兩日程州民餞送夾道至城始理交代該州民良訟簡任內收詞百二十四紙成訟者三十四案未結者一案

三月回省充發審局委員時局憲爲首府陳崑山太尊燦

五月南甯縣瀟湘白石兩河決口爲災平彝縣境亦災藩司湯幼安方伯委 府君及羅平吏目趙君勵昌前往沿河放賑二十五日抵南甯次日駕葉舟歷災區決口形勢會曲靖守文彬及黃南甯毓崧韓平彝再蘭及紳耆等建議稟請蠲徵以工代賑仍先賑極貧災戶手

寫賑票與趙君分途出查親給災民飭自赴局領銀不准紳吏代領六月朔築兩江潰口舟笠督工衣盡溼二十一日雨甚相傳白龍見語趙君曰勿慮人定可勝天也逾月隄成水退時委賑尋甸之札已下 府君未知也月杪回省

六月澤敷次子廣惠生時方辦賑濟因故名之曰廣惠乳名曰乃濟

七月甫至省復東行赴尋甸查災放賑臨行撫軍曰南甯之役知君勞苦然分內事吾服君廉耳對曰廉亦分內事出便登程十二日抵州明日會州牧晏君端鎔出賑宣化乞曲越九日回賑郊下稟請蠲徵事畢而返遇新任藩司史繩之公念祖於易隆昔公之之黔藩也臨歧揚言曰我在滇久凡所賞識始終無求於我者祇王大令一人耳

八月十五日回省積勞疾作方延張君元勳診脈天津劉欣卿先生向榮入見曰余初到省頃謁東院王夔帥問見君乎可友也故來見既見歡若平生命澤澄師事之九月疾愈值生辰致齋每屆皆齋戒家人勿祝曰父母生我劬勞非人子行樂時况永感之下尤觸人悲乎府君奉密委西赴昆陽州施甸查案既入施甸州牧猶未之知先是丁君寶桃奉委會牧丈田歿於差次民控其受賄甚鉅 府君查悉州俗遇印委下鄉村人聚族而食名喫公飯官

去算賬一村輒費數十千合一鄉計之數已駭聞丁君夫馬不無取資於民然委員果腹無幾鄉民中飽甚多又益以升科非民所樂此上控所由來也送據以上聞並請通飭禁止案既結緩其升科

府君發施甸東過昆陽城州牧亦未知遂循滇池南岸東至呈貢會縣令李君馥始知二十八日有署鄧川州之委十月初三日入發審局清積案銷差記功

十八日赴大理府鄧川州之任將行得 叔父信知 叔母及堂妹故於祥符 府君曰弟困矣時資斧僅銀二百卽以半寄 叔父乃行路又遺銀七十窳甚過紅崖商人之馬鬪行李於河衣物盡涇馬主慴伏笑揮之去十一月初三日入鄧川前任黃君繼善因病出缺故接印於兼理牧王浪穹墀

歲貢段某入謁袖獻金 府君呼之跪實吐之跪曰此與前任私賣叛產所瓜分者不敢祕故自首 府君曰此誣前任已死欲自站地步而以利啗我也供曰否否憚公嚴正不敢祕故如數獻聽處置 府君曰明明恐合郡攻發耳叱命管押褫衣頂朴責銀發大公用於是控追叛產之訟起

賑濟被水災民蠲徵

十七年辛卯四十六歲

二月疏彌苴佺江貫州全境水高堤薄南流入太和縣境注洱海海水至趙州境之龍尾關復爲一綫河流河口淤塞水不能出故州境歲患決口正月先發民丁赴龍尾關疏通河口二月濬彌苴佺江兼修其堤先是境內河工歲發民丁八萬工而折價歸河工總局濫費者半 府君曰百弊由折錢起禁之發丁未半境內河工已報竣矣 府君猶慮之曰安得籌一巨款永作歲修之費乎

三月辦團點名畢分符行賞約曰一村有驚聲礮報險不救者罰無赦旋有因廟會鳴礮者夜深矣團畢集府君亦至查知無盜乃嚴罰該會首事異日有盜警鄉團登時獲十餘名境內肅然

四月龍尾關疏通河口之工成鄧川自是始少水患道詳記功

奉司行知請補祿勸縣知縣後奉部覆飭知應補雲南縣缺

捐賑奉獎加同知銜

署雲龍州牧劉君採買積穀冊報不實後任揭之六月府委密查辭未蒙允西行六日至州城是爲滇西極邊 府君跋涉滇中此行最苦提案訊實而返稟諸府本府乃改原稟之詞轉稟各憲迨 府君回省謁撫院譚中丞不悅曰君欲爲劉牧解耶 府君不知稟已易詞對曰解云何也夫憲台創設積穀爲便民耳今紳民未受其益先同官賠茲鉅款使通省聞之皆曰積穀擾民恐非憲台所取解云何也中丞曰是也稟內胡不云然及見 府君原稟之稿始釋然遂除城紳賠穀之章

雲南縣知縣缺司中先以陳君慶禧請補部覆未允二十九日布政牌示以 府君更補會詳考語精明穩厚八月初五日撫院具奏考語識練才優勤求吏治奉硃批吏部議奏欽此十一月二十六日部奏准補奉旨依議欽此

鄧川之糧徵不及額向皆勻撒花戶飭代納數甚鉅 府君曰誣民之事有不平於此者乎據稟請免又恐有損徵額請以餘款官租之銀抵之兩院稱善藩憲駁以十可疑 府君覆稟申辯卒蒙批准民間始無重徵之患

建積穀倉

州城舊設大公用經收叛產租石以備地方公用而款多虛糜當革貢段某等管局事時盜賣叛產幾盡 府君究追勒繳產復如初因念州蓄公款莫富於公局叛產州有漏厄莫大於河工經費挹彼注茲又奚用歲役民工八萬爲乎乃詳定章程提五成爲河工歲脩經費自是河不病民亦不爲河病

十月初三日卸鄧川州事交印於實任劉君樹堂任內收民詞百八十四件成訟結報者百數案初九日行紳民途次獻德政頌牌筵之還省

十二月十九日部覆准補雲南縣知縣行文到司卽日奉委飭赴本任

十八年壬辰四十七歲

正月十九日之雲南縣知縣任二月初二日接印前任爲陳君典三是日 叔父交卸太康縣事

來鳳溪盜案前任內團甲獲犯八名詳經議罪五人呼有冤 府君察出口盜賊爲害民之最斷不容姑息以養強梁刑法準情罪之平亦豈容無辜而稍濫及稟請開釋且上言若必拘泥前供立予懲辦則正盜居然逃逸而良民反代桃僵且該犯等或應斬或應徒果爲正

盜固法所以斬之徒之於卑職無與若非其盜則直卑職斬之徒之而於法無與枉法以繩民不獨卑職所不爲抑亦憲台所不容譚中丞之治滇也疾惡如仇夙知府君慎刑特許之於是前任復來會審遲久始得開釋

三月舉行歲試文章取楊錦春錢嘉彥等武童取姚鎮邦等暇教嘉彥測量是縣人講算學之始

覆試榜甫發奉札飭塞各處山洞以防賊匿府君以日尙未暮遂出城南行十里勘青華洞而遇聊城黃別駕景濬約之入城留數日間府君審案何慈也曰此非慈欲慎耳夫鄉愚見官心已惕惕臨之以威將膽裂不知所云若囚犯誠不足惜然以刑求供未見有能成信讞者昔余初審案一施刑心便悚然誠懼此惻隱之心或失耳黃君然之明年去差役喝堂之儀曰威不足服民也

六月至大理

閏六月赴賓川州會審盜案

七月會趙州牧如太和縣勘訊水案

是時督憲提憲學憲本道本府往返過境供億甚煩舊案辦差供役派諸約甲 府君概免
攤派以紓民困而官受其累矣

八月初四日澤雲殤悼以詩有云十索得男亡過半傷情頓異壯年時
從督憲巡閱大理督憲此來州縣上控者如梭本境獨無

九月赴蒙化廳會審盜案

十月修城

建城鄉積穀倉五

十一月修署簽押房額曰平軒後改四可軒

十九年癸巳四十八歲

正月赴大理

三月赴賓川

免民間攤解籠費先是臬司定章凡解囚犯飭由犯事地方攤派經費俾知儆戒或抽湯稅
備解犯開支縣案乃兩章並行 府君曰是重派也故革其一

六月舉行科試取文章楊崧等

八月赴蒙化

驗本境水災十日查畢稟蒙委員會勘蠲徵

九月十五日左足跌溝右足屈傷逾月平復蒞任既久輿情愛戴聞足疾每來探問十七日城鄉紳民咸集詣署呈匾一牌四頌德政 府君曰慚無善政於此等有干例禁之事又不能禁抱愧多矣烏足爲榮設席筵之明年民欲踵行禁之乃止

十月赴蒙化

書院田租舊爲某紳侵吞至是全數追出充膏火並分定各鄉額取卷數由是鄉間生童俱至文風遽振

時多火患購製水鎗發公所備之並作防火詩二十首傳貼里閭歲暮聞城南四十里茅草壩災焚四十餘家卽詣驗施賑銀改村名文筆塔比回已除夕矣

二十年甲午四十九歲

正月赴大理次大哨阻雨歎曰歸乎恐蒙化廳虐吾民耳遂歸

十二關副長官司歸府轄而公事隸縣窒礙難行因稟准所屬目把歸縣差遣聽約束縣轄土司縣丞一楊姓唐大楊詔之後巡檢一張姓漢末樂進求迎降諸葛武侯賜姓張氏世襲至今至十二關土司則國初直隸趙州李姓從趙良棟征滇有功留守是關者也
三月赴賓川

時蒙化廳改所屬馬街市財神廟爲書院歛資於商商不堪命移市山下曠地之近前所者縣境也若避水火遏禁不能廳人愧奉其官示截商於途輒鎖之去商隸縣籍者什七幾釀變 府君往查商乃建閭闔八衢且移家實之示決不去 府君諭曰惟商利所在去就由爾我非誘爾來亦不迫爾去姑稍安勿躁也於是廳商亦至咸曰去就由我惟善政所在耳廳丞知商心已失乃出示曰書院之設欲聽近馬街之姚州鎮南趙州雲南賓川諸生俱考課耳五州縣均惡其說廳丞復稟大府謂街市之移實縣官紳引誘之大府竟提縣紳至省發審並劄縣會廳復市 府君稟請分期開市或兩市同期聽民所之而發審局斷飭縣令督拆舖房逐商人回馬街 府君堅不奉命上言如必飭拆請另委賢員署縣接辦適布政使岑楚卿公毓寶護撫篆批札下縣謂官拆民房從古無茲政體卒如 府君議聽民自便

縣紳之解省者亦均發回前所舊無水市既成體泉出焉自是商賈雲集築建樓枋綿巨數里甫一年成巨鎮

赴大理入邸舍甫一日上寮未盡見聞喬甸命案出卽日東旋取道賓川三日馳至驗畢返署而喬甸又報命案四月哉生魄馳詣尋尸先是鄉人見山腰有人戴笠坐數日不去卽之尸也既報案尸被獸移尋諸箐有兔突起命投以石伏而不行曰此案破矣既得尸兇犯俱獲兩案皆破

時鄰縣歉收或以遏糶請 府君曰人均能自謀世豈有自忍饑而售米於人者乎且鄰民猶吾民吾民獲利而鄰民得飽兩益也無以其平糶以濟貧乎五月發倉平糶

六月暇至前所觀市樂之聞蒙化稟請毀市不勝憤怒還至雲南驛發倉爲熟所薰回署瘡發十三日用醫者言以虎掌草貼腕截瘡泡起成疤七月中旬愈

七月聞二叔祖母卒二叔祖母之回自山西也叔父衍鼎公尙未生 府君兄弟實事之聞訃哭甚慟既而曰吾母與叔母之生年月日同而享壽不同愈慟

十二月晦聞 二伯父卒

二十一年乙未五十歲

正月初四日爲 先二伯父棄世百日設位而哭成服並具稟請假一年旋曰吾來滇時與兄約十年回籍不意話別竟成永訣今設非歲逢大計吾仍歸耳

先二伯父生子四澤澍廩生戊子科副取優貢鴻臚寺序班澤瀚廩生澤濬附生鴻臚寺序班澤瀾幼

荒田升科限迫 府君下鄉查荒已將遍矣曰舊荒未墾新墾旋荒是有司之過限屆升科可奈何查縣丁有國初寄守大姚鉄鎖營者歲輸氈於縣乃以之折價抵應升科之額

疏青龍海先率紳民步行四十里勘其形勢迨疏濬旣畢青龍以暢海濱田畝涸出甚多三月如大理

舉行歲試文章取張漢文等武童取段映魁等

五月整頓保甲昔年編查戶口給一門牌輒索費百錢民苦其累私匿戶口登冊者不及萬戶 府君查悉乃自捐廉俸除積弊刊條約授甲長飭皆遵照時查荒已二十餘次于各村之大小衆寡及某善某否早經洞悉預筆之籍及秋校對新冊猶微不符乃於課試童生及

訟案兩造必先稽冊有無是人有則准無則究迨明夏冊到始無一夫之遺而甲長懼聯坐之嚴無賴子弟不時送究流氓遂不逐自去紳民恐卸任後書吏復索牌費 府君曰捐廉一事本難持久乃提各市現收升斗錢文充承辦經費永不派累民間

府君暇時率僕從一二肩蔬米徧歷阡陌間進漢夷村民而導之於善遇小爭訟輒繫馬決之平時樂沐滂山水就塘側建屋十數楹題曰憩亭以息輿馬之勞

連歲豐穰祈雨祈晴每步禱於梁王山龍神祠罔不響應城內向無專祠因鳩工建龍神祠時就署內隙地闢小圃取故鄉籽種種之日夕樹藝其間率兒曹鋤溉曰此以識田間晴雨令若輩知稼穡艱難耳每熟分黍粟於鄉曰縣地所無可種也是縣民知種黍粟之始恭迎誥命授奉政大夫並封贈二代

七月如大理

九月大計保薦卓異布政使裕按察使湯會詳五花冊註操守清才具長年力强政事敏考語樸誠幹練心細才長奏經部議加級陞升

李詩庭君馥爲永平令因案落職九月回省過城 府君憫之贈銀百兩談至夜分次日辰

起復覺右足滯重漸引右手延醫服藥時發時愈初猶疑癸巳傷足之交節復發不意卽中溼之始也 府君言交在心性不在形跡故列蘭譜者在家祇定陶孔雨村君廣化萊陽王芷亭君蘭昇濟甯孔以愚君憲高莘高晉笙君鴻漸郟城孫幼青君友蓮荷澤蔣化雨君淳在滇四人一黃陂龔海門君化龍一卽詩庭李君其二人則澤澄岳丈高倬吾公張衡齋公也其生平所與晉接者愈久愈恭從未發一詼諧語欺飾語故能爲一時賢士大夫所交稱識與不識莫不引重

十月赴浪穹

澤敷三子生

十一月修萬花溪閘溪發源梁王山南流入趙建閘使東名一泡江以漑本縣田畝夏圯故修

府君方值薙髮聞左所有盜遂束之馳詣追捕 府君之重視捕務也類如此

十二月查辦蒙化馬街案蒙化歲貢徐某之設書院於馬街也苛斂商民又挪地方公項及罰派之銀三千餘兩爲書院置產而自肥逾半本道發縣究追遂赴馬街傳集紳約數十人

皆欲得徐某甘心者 府君諭曰馬街設市已數百年因徐某管事而廢以致蒙化之官長被議紳士詳革商多失業農受派累固汝輩所切恨而徐某又欲舉我縣之官之紳之農商多方誣害我豈不恨然上司飭我追徐某之銀非使我治徐某之罪也人於是服 府君之量迨明春追清給領乃解徐某於道治罪書院旋由本道飭廢並除其苛派 府君歎曰建書院善舉也然竭地方財力以供士使士見有司而頌之曰好官也知將有一路哭矣是故官省事民省財

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一歲

元旦朝賀畢擬攜行李曰今大計已過行將如省辭官耳有請緩者 府君曰十年爲吏幸無過失而與吾兄所約已愆期矣若貪銅符戀餘俸以肥家終非吾心也乃清案牘委拆行次日如省北道定遠過張衡齋丈署內阻雪三日旣望至省與昭通守林公紹年同逆旅遂受契遍謁上官陳地方利病並請交卸是爲仰識崧制軍黃撫軍裕方伯之始 府君體魁梧長漢度七尺有奇昔與寅僚遊機器局試登洋稱重二百一十磅人皆莫能及焉至是時照像面則額修顴廣口大耳長鼻梁高蠶腮頰豐滿右顴有小誌丁亥正月留鬚

時鬚色黑四黃五白一髻尙未留眉則高而厚銳而平目則爲雙睫爲金睛灼灼然威楞懾人瞳不花齒不搖口不恆笑雖與密友處無詼諧語無倦怠容聲音清洪不必疾言餘韻能過數字卽之則藹然可親能使人各盡其情各安其禮而輸其恭敬之忱二月回署逾日鄉人孫游戎建邦之任景東過訪曰在省初見忘君爲官至此又忘爲衙署眞能不染官氣者留三日又見勞甚曰今知君不如居鄉之樂也

時屢出命盜各案案皆破五月有全案人犯被保甲獲諸鄰境捐銀厚賞縣民之出境拏賊自此始

六月舉行科試取文章張志等百三十八名咸豐以來此榜最盛時通衢有人貼七律二章頌揚德政

七月赴大理旣回復赴永定里相驗途次遇昌邑徐在亭叔姪二人蓋來自歐美印度者邀至署禮遇甚優 府君每遇東人無貴賤概與鈞禮少者教之貧者資之有患難者解之仰府君之力歸故里者有人入仕途者有人故東人到滇皆以爲東道主

八月因廩生鄭福安品行甚端孝著於鄉張國選母劉氏事姑割股三次均懸扁額以旌其

門

遵札赴梁山勘金銀礦或曰君將交卸五日京兆可惜勞矣曰今日不猶京兆乎遂詣查稟覆

奉文調送引見二十一日卸雲南縣事交印於秦君定基署之越六日回省士民均集東郊祖餞沿途村民皆餞或獻牌頌政觀者塞途者老哄然曰明年引見回又侯老爺來矣應答若家人父子 府君因戀戀泣下留詩四章以別有句云獨欣行篋裏無一贓私錢又兒童離母意泣笑兩無因計在任凡辦命盜二十五案斬決者二十六犯絞候徒流及外結改繫鐵桿監禁者二十五犯民詞可考者自壬辰四月至是年七月結三百九十七案

九月初七日至省先謁西院陳回籍意黃植亭撫軍曰速赴引速回任邊徵需才年方壯母遽作歸計謁東院崧錫侯制軍曰吾將西巡姑稍待勿遽去謁藩憲裕方伯言聞君欲去而不返然乎否乎勿爾行將重用君也謁臬司湯廉訪問治術民情最悉當是時迤西道舞陽張光宇觀察在省曰吾知君去將不返然不忍聽君去也雲南府林贊虞太尊亦詳述上憲意留勿遽歸歸勿遽隱 府君歎歸里之志願徒存也惆悵獨悲愀然不樂整裝待發歷

久難行暇與奉天金菊圃君福英仁和許子衡君台身海陽李少涵君秉堃黃陂龔海門君化龍及王君寶儀相往還皆欲去滇者也頌甫錢君青楚樵楊君珩及昆明張慰農君元勳王月軒君桂華均舊友時造門而問曰歸乎留乎抑至京後而復回乎 府君曰自乙酉年來無一日賦閑居而手足已鄰於病急流勇退時乎時乎隨波逐浪胡爲者時澤敷稟請來接 府君發電止之曰毋余將行矣

十月奉委署理永北直隸廳同知事崧錫帥巡迤西時訪悉 府君治績兩司亦早有所聞僉曰宜入告請緩引見爲滇留才時永北有要案難結十三日遂會詳東院奏留委署錫帥謂吾自迤西回所慮者惟永北委君治之可慶得人速往勿延 府君以足疾發欲辭而督憲已巡迤南去矣黃撫軍不允辭本道復以永北有土匪滋事電催到任林太尊亦來促程十一月初五日督憲回節 府君不得已謁請治廳方畧卽日率澤馨澤基西發過安甯紳民咸留次之率紳士浴於溫泉楊升庵所題天下第一湯也過雲南縣人夾道歡迎攀轅入城又次之西過大理張觀察廷燎問曰君志云何對要案未結某決不去旣結某決不留勉自策勵以期勿負委任若有一毫草率與故爲托延某又決不爲也過鄧川耆老迎與而問

曰非吾舊父母乎謁見者沿途不絕

十二月朔至永北次日接印於張君舒翰該廳東接四川西連西藏縱十八程橫九程綠營防軍沿邊林立同知復自統練勇二百名設分防經歷二員知事一員土司大者知府一知州二州同一並設長官司土千總各武職漢夷雜處姦宄充斥詞訟之繁甲於全省昔署建永末下車收詞七十餘紙安甯鄧川數紙雲南十數紙至是收二百餘紙未幾盡結澤澄自省稟請小事宜節勞奉諭責曰衙門小事非民間大事乎 府君理案俱有課程晝聽民訟夜稽文牘孤燈熒然恆至夜分辰起則標判批發有事未結寢食俱廢歷任所聘幕友若建水之彭君繩祖安甯之錢君青鄧川之黃君增祿永北之鄭君瑞崧與寓大理之石訂西家銘士皆知名

土司每值流官到任節壽餽儀甚豐所費均出土民 府君蒞任伊始先垂嚴禁

建威防營定章由本官按月點驗結報 府君到任該營循舊規送空額二十名峻拒不受遂不時點驗其軍營官感甚自是丁壯足額永北賭風素熾比元旦兵縱賭 府君盡拘其什長笞之曰勿謂度歲便弛禁也又曰平時不穿號褂博巾大袖呼嘯成羣歌遊無忌此與

哥老會匪奚異乎再犯必捉汝矣蓋會匪裝束與此相似也營規既肅會匪胥去

二十三年丁酉五十二歲

正月以北勝州族長高鳴玉代辦土知州事

節渠士知州年幼管事李紹培募梁山黑夷入籍名爲墾山納租實則縱盜分贓出輒千百成羣器械精良甫十餘年州境皆黑夷族類官不能制二月密遣練勇趨抵州署李紹培尙高臥未起擒之收禁夷匪震懾

解已革代辦土知州高長貴於司先是委署札內司詳有云光緒六年北勝土知州高長祐被戕後土族爭襲迭次構亂曾攘巨案現復據該廳稟報應襲知州高毓崧天殤匿不具報高長春復殺子圖賴謀襲等情案關緊要非精明幹練熟習夷情之員難資治理兩院據以入奏 府君審出毓崧病殤其親父長貴匿不具報恐地方撤其代辦欲以兄長春子毓隆謀抵故將崧屍焚化滅迹事爲高楊氏所發呈官請驗長貴被拘長春恐獲罪遂使朱運昌刺殺毓隆逃去長貴誣告楊氏密遣運昌刺殺毓崧前任驗係毓隆非毓崧正身及長春逃逸運昌被獲遂併長貴解省定罪

三月澤潯在省既生女遂奉 母來署

昆明縣知縣缺先以劉君安科請調部覆未允十三日藩司牌示以 府君調補會詳考語樸誠穩練任事實心四月初九日撫院具奏考語才識明幹穩練安詳五月初八日奉硃批吏部議奏欽此三十日部奏奉旨依議欽此七月二十一日部覆到司八月十二日奉布政司准補行知

二十五日東赴改流地方辦理升科越五日次舊衙坪卽舊北勝州土州同章土司地也十六年州同不法改土歸流田地發照升科並准收照費以作公用民貧費重咸不欲納費未收照故不能發科故不能升流故不能歸民存疑慮失業者多去年秋控於省請委定案以免久累裕方伯以歷任祇收照費於升科改流全不置議與其另行委員何如仍由該廳之呼應較靈故委 府君赴任查辦 府君以此案改流原期與民休息並非利其土地且憲文之所云升科者非加徵不過改歸官徵已耳更不可因區區之照費敗乃公事上言減免照費則升科計日可望方伯聽之並允新設華榮庄經歷李君韋超先行到任又允留何君德銑署舊衙坪經歷之請以資臂助 府君曰永綏邊夷被改流之惠非親詣查辦無以昭

平允而期迅速又恐書吏擾民帶門弟子二人供筆札既至士民夾道歡迎蓋此道爲歷任所怯行 府君蒞止民咸知 府君爲便民而來咸走集願仰漢官威儀聽約束 府君分晰清理案畢結並分付執照限日傳發出示免收照費八年未了之案至是胥有端倪遂議七款以示於衆一升科田地係免丈量以每出穀二石爲一畝照下則科糧以惠夷民也一納租各戶分別免糧以省繁重也一營汛廟宇室廬地基應科糧以歸劃一也一擬責成兩經歷收糧以歸簡便也一擬設甲長鄉約以專責成也一嗣後該處營汛兵米擬由經歷支放以恤兵丁也一年解錢糧擬劃抵明白以定升科新額也曰苟一法之未善將貽累於無窮細譯之勿可而否否也咸曰便今而後知改流益矣更有以詞訟進者以課卷進者悉評判之凡八日而部署就緒

初北勝州章土州同伏誅廳稟羊坪土千總李土司係州同屬員地均合業州同既奉改流屬員豈能僥幸獨存奉批飭併改流 府君寃之曰章文職李武員州同豈有管轄千總之例稽諸檔案兩姓各有職貢各有疆界且章係元臣章吉鐵穆爾之後李則因從勇畧將軍趙良棟征逆有功始受領土者也既非一家何從合業以累世恭順之臣無端而與叛逆併

案改流殊非情法之平遂具稟請免旋蒙批准

四月回城是行也道途險惡不可以輜每日步行數十里天氣炎熱瘴癘薰人 府君憊甚初十日至署面容微黑氣息微粗言語微遲步履微艱不飯自飽時發時愈

五月旱步禱觀音箚時足疾已發釋杖步行五里至箚禱畢大雨歲豐

以高長欽襲北勝州知州北勝州自甲午歲女知州高履坤出師陣亡該族爭襲枝節橫生詳定以穉齡之高毓崧待襲其親生父長貴代辦嗣前任稟長貴癩癩夷民不服請以長欽代辦然長欽亦一童子迄毓崧病殤長貴獲罪 府君乃以長欽請襲其母楊氏撫孤督憲

批飭再議覆曰伏查長欽年幼有何德能服夷民其所以爲衆悅服者皆由其故父鳴珂兩代州事甚洽輿情其母楊氏欲子接襲不免預爲要結以故楊氏母子夷衆祇知悅服以之承襲固屬衆論允服若求永無爭端則實未之敢信長欽雖能爲夷衆所悅服不能爲爭襲者所悅服不服必爭事無疑義特舍此不得其人爲地方計似宜仍以承襲以後有無爭端隨時察看酌度辦理奉批行准卽出示革禁土司承襲經費

青驛文生劉彥清哥老會魁也犯案派勇擒之時匪兇瑪都灑沙馬色姑蘆要仔加拉其匠

羅巡風山五九等先後被獲夷疆安謐

府君抱恙恐黑夷出巢來擾撥練勇出防要害故臥病三月地方未出搶案爲近年所無

七月初二日 府君日記絕筆自是不復出署

府君力疾從公

澤澄等環懇稍息

府君曰豈能以一人病廢一郡事乎初六日具稟請假

一月委司獄代拆行而治事仍如故

府君辦改土升科一案督吏造冊寫算躬親日無暇晷歷數旬不能竣事歎曰今始知此事之難無惑乎歷任之遷延不發也初十日成稿畫行 府君曰吾事已竣足以報上憲知遇矣自是寫字竟不能復整曰此豈冥冥中故留吾筆以了此案歟因唏噓久之

十二日上言卑職渥蒙憲恩調署永北直隸同知並調補昆明縣知縣自維駑鈍知遇偏隆方期勉自策勵整頓地方以稍作涓埃之報無如永北轄地遼闊案件之繁異於他處卑職生性迂拙事無大小從不肯假手他人以故外而審理勘驗案件以及肆應酬畫一切內而研究文牘旁及批閱標判諸事數月以來精神坐耗加以西境逼近雪山積雪經年不化寒風刺骨積久病生己所不免乃自三月間奉查改土升科一案在外周歷日久天氣酷蒸道

路險惡直爲平生所未歷每日須步行二三十里大汗頻傾從此中氣極頹稍一舉動卽哮喘不已而駭力之弱竟漸非有人扶持不能行走夜間恆不成寐精力所及深恐不能周到自揣年甫五十稟性素壯斷不應如此早衰潛心考察實由於病當於初六日稟請賞假調理在案其時尙能支持猶不敢稍負委任遽圖回省無如近日病勢漸增永北旣乏明醫又無良藥屢經診治愈劇所倖接辦升科等類一切要件均已辦理就緒尙無隕越若再因循戀棧則病根日深剷除非易精神不振深負憲恩其誤猶小以永北著名繁劇應以病軀將來貽患地方不可收拾其誤更大再三思維惟有仰懇憲恩賞准委員接署員缺俾卑職回省就醫早獲病痊勉供驅策不勝感激待命之至 府君欲速交卸另稟本道電咨請委稟旣發出憑公案而坐聞司獄在東廂代收民詞有隸過堂下府君目之曰呼告狀人來收數紙曰有則仍來毋因吾病不前也訟者供數語輒遽下蓋咸知 府君已病也

二十一日辰起扶兒輩而出問今日無一公牘乎吏曰無曰今日不應報晴雨乎吏以稿獻遂畫行腕不能運擲筆而退

二十五日審案畢病篤先是訪聞南陽廠鄉長不法傳訊收押又以改土升科之遲實阿比

列鄉長把持之鎖提不到欲比差差稟昨日至矣遂呼行椅卽廳事提案責懲因出示所有夷地鄉長概行斥革改設甲長鄉約由經歷自選以一事權蓋沿邊鄉長夙多跋扈其出入儀仗擬內地牧令非府經歷所能制也午後病篤

府君之委署永北及問案始末與受病原由皆因改土一案迨案奉批准 府君已不及知謹錄司批於此新任藩司湯公壽銘札開略云查該廳北勝州同改流事宜時閱數載官經數任至該丞始行辦理事竣旣無擾累亦尙平允與原案本非利其土地之意相符所擬籌辦事宜各條亦均妥協自應照准辦理噫方伯蓋深知其難也後方伯輓 府君之靈曰以死勤事指改流也

八月病旣篤澤澄等祈禱無靈醫藥寡效紳民驚恐省視盈庭初四日永北營參將羅平李仁普君德濺守備彌勒黃蘊臣君紹瓊千總蕭君森李君國泰楊君萬興建威營管帶提標守備昆明鄧雨亭君需釐金委員平彝縣知縣縣竹蕭潤泉君仰德教授楚雄安遜脩君克敏訓導景東周鳳書君詔來司獄順天高致源君立中用土俗入城隍祠設壇諷經爲 府君禳星則又平時善交所致也

九月初一日 府君以事多積壓恐有貽誤遣使催新委同知胡君璧接任

十月初六日卸永北直隸同知廳事 府君待人寬厚立法謹嚴故臥治者三閱月吏不敢欺事無不治自到任至七月結詞訟六百餘案

十二日雲南縣士民聞 府君疾齊集九峯書院禱求神方遣武生王飛鵬來視並述縣民之意曰欲迎歸該縣養病

二十三日酉時 府君卒於雲南永北直隸廳署正寢

准補首縣行知奉後存省是日寄至閱畢疾革 府君嘗曰吾不願舍者雲南一縣民耳又曰永北事畢吾卽辭去不願再任昆明豈言出竟成讖歟時與 府君同荐卓異者爲永昌太守湯君子坤湯君未及引見亦以奉到准調首府行知出缺胡兩事酷相似耶三堂後有西流水府君每指之而笑曰此堪輿家所忌亦竟成讖

澤敷屢請來滇省視輒奉 諭止是日午安稟至猶以約伴來滇爲請及久不奉 諭親赴開封電稟問安 府君已不及知矣

時澤敷在籍澤澄澤馨澤基親侍含殮戚屬之始終侍疾者爲毛錫九表兄延齡僕人則南

樂馬殿保昆明廖文明

越日稟報出缺上官咸嗟歎按察使興鶴年廉訪札發護照俾利遄行十二月二十日 府君靈柩起程漢土軍民咸泣送爆竹之聲相連數里沿途鄉民道祭凡六日夜甚有用土俗爲奏洞經者山路荒僻一日每僅行一二十里金沙江北之民至披荆棘鑿巉巖廣開道路叩謝之不肯去至雲南縣阻雨兩日八川之人蓑笠來弔有哭失聲者至雲南驛復駐柩一日受鄉民之弔安甯亦如之過省寅友輓奠撫部院裕公復給咨文發牌票以便回籍歲戊戌三月舟過芷江沖天湧灘觸石船破逐浪里餘抵窩灘風起攏岸舟以不沈舟前有廟其神楚三閩大夫也見者歎有神佑焉易舟順沅水入洞庭至漢口資斧絕 叔父遣人來接逾旬澤敷亦至遂奉柩乘江輪而東至浦口入運河黃河抵范登岸五月二十五日抵籍入城治喪己亥十月初十日葬於縣西三里辛山乙向之原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冬十月

觀城

王澤

敷馨
澄基

謹述

年譜志略序

統窺鉅製允揆宏才。敘事詳明。摛辭雅鍊。既編年而紀月。更範水以模山。年譜據事直書。具見生平壯志。瑣鎖行文似繪。足稱天下奇觀。比三農之自敘尤精。較霞客之記游更妙。能使小巫氣索。未學心傾。頌之餘。忱輸靡罄矣。餘如序志等作。詞意俱工。散行遠範。歐曾包熙甫靈皋之美。儷體近追陳紀。賅輿軒竹垞之長吟詠。生新文章。軼古洵調高自然。寡和想北學未有能先。迺猶白璧不慮蠅污。屢邀參閱。丹經遂遭蠹

蝕盡力推勘實有目之同瞻信無瑕之可指游
南作記孫文定詎專美於前入蜀紀聞王漁洋
當甘居其後何愧石湖之錄居然李翱之編信
乎蜀錦當胸張珠在握以之問世誠足啟人宜
亟付諸手民庶不孤乎心匠名山什襲如觀委
宛書藏薄海傳鈔定使洛陽紙貴右讀

笏珊仁兄父臺大人鴻鷗鎖錄蠶叢計陸及駢
言日記等編不勝佩服因謹題識數聯於卷末
借志嚮往以爲作家一證

光緒乙未秋暮治年愚弟趙大焯頓首拜譔

笏珊年譜。戊子春日。在湖南舟上起稿。

笏珊氏曰。余家自始祖子安公。卜居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南阮家莊。繼遷段村。傳十九世。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孟秋朔四日巳時生余。自先祖父馨達公以上。皆以經商起業。先父彭庚公始以學武游庠。築咸甯堡以來。迄今歲戊子。計百一十有六年。而余家猶謀始之原主也。余少多病。四歲庚戌學識字。七歲癸丑入塾讀書。八歲甲寅先母康恭人見背。賴先祖母陳宜人鞠育。故未識失恃之爲難也。十歲丙

辰繼母趙恭人又逝。母郭恭人來歸。同治二年
癸亥二月初十日。先祖母陳宜人壽終。余時十
七歲矣。承撫恤多年。哀毀之心。緜於隔歲。十
八歲甲子。從戊辰進士張琴圃志賢夫子肄業。
甚叨鍾愛。余學作冬至卽事律。其中聯云。山梅
有意將迎臘。岸柳多情欲待春。夫子獎以詩云。
回首光陰一歲餘。文情詩思久荒疏。眼看冬至
眞無賴。得此清吟幸起余。先父始命專意讀書。
十九歲乙丑。從甲辰舉人成子禮永和夫子
游。八月十三日。娶鄉飲大賓康世宇先生女爲

妻。二十一歲丁卯。受庚申翰林林錫三天齡。夫子知。以第四名招覆文章入邑庠。題爲執射。乎吾執御矣。從子禮。夫子讀於陽曲學署。七月廿六日子魯璵生。二十二歲戊辰春。爲先父捐守禦所千總。弟茂林捐衛千總。在省藏修。承同窗張壽堂永昌兄提撕甚切。余事之在師友之間焉。八月十五日。與介休趙紫庭守誥兄。蘭盟於日昇昌號。十一月初六日。三弟照林生。母氏於前夕夢紅日照身。故名日照。誌其兆也。猶憶先祖母爲余言。余之生也。先祖母夢奚童著

紅兜而來。蓋先父爲祖母嗣子。祖母是時望孫
綦殷。故形是夢也。二十四歲庚午春。受癸亥
榜。眼龔湘浦承鈞夫子知。考列錄科第一名。題
爲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
人治人。是秋補廩膳生員。與孔乾一掄元兄。賈
策臣仰誼兄。伴讀於邑東南朱坑村避難古塞。
號曰探驪文社。辯難析疑。最爲莫逆。余有詩云。
覓得龍岡誦讀居。絲毫俗累不牽余。有時好鳥
相酬和。一任浮雲自捲舒。道德觀摩三益在。詩
書驚喜五更餘。南陽駿烈垂炎漢。萬古增輝處。

士廬。二十七歲癸酉。子禮夫子由陽曲教諭。丁艱歸。設帳於梁家寺。余仍附之。前後凡十年之久。秋蒙房師癸亥進士雲茂濟夫子閱薦。副主考江西道台吏部主事王子進士范鶴生鳴。龢夫子批取。正主考戶科給事中御史戊辰翰林洪右臣良品夫子批中。鄉捷六十六名舉人。題爲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聞報先父爲之色喜。八月二十九日。女淑芳生。二十八歲甲戌。公車北上。羽殺禮闈。歸仍讀於探驪文社。而姻兄鄧雲翹步青亦來相伴。三十

歲丙子爲 皇帝建元恩科。復赴春闈應試。榜發未捷。承孫詩臣士全世叔。康子鴻丕基內兄。首倡飲助。與世交范保廷先生。鄉仗邢元升先生。父執孫士純孫士美先生。族祖張秉鑒先生。暨鄧善卿姻伯元文。鄧燮卿姻伯萬青。共滙銀一千四百餘金。於光緒二年七月二十日。援例由湖北協黔捐局。報捐員外郎。二十八日。闕左門驗看。得瞻 金闕巍峩。籤掣刑部。八月十八日進署。堂派安徽司學習行走。始讀律。援元年正月二十日 皇帝登極恩。爲父母請五品

封典。祖父母。賜贈五品封典。五月十二日。上
毅皇帝尊諡恩。爲本生祖父母。請賜贈五品封
典。蓋逢 恩請封。至三年始限滿也。十二月二
十日。先祖母陳宜人 欽旌節孝。入祀賢孝祠。
三十一歲。丁丑。七月初三日。告假省親。值晉
省連年饑饉。斗米制錢三千。斗麥錢三千有奇。
死殍枕藉。人民相食。同治十年間。編查保甲也。
余邑中戶口。猶幾及三十萬。迨大祲後。僅遺十
九萬餘。遭災之愴。誠有不可言狀者。三十二
歲。戊寅。冬十月。與康銘菴舅父同輿北上。十二

月十八日銷假當差。三十三歲己卯。順天秋
闈。欽派外簾。入場籤分受卷。與王鈺甫集同
年。全處第一房。公餘譚心。雅相投契。五月初六
日。次女仲芳生。三十四歲庚辰。四月二十四
日。告假復歸。值修邑志。余同參閱。法夷構釁。
朝廷命曾沅甫爵帥往保山海關。延余入幕。余
留題村中河西廟詩云。巍巍帝闕俯清流。佳氣
靈鍾古渡頭。每聽鷓鴣生吹夾岸。慣看牛斗拱岑
樓。千峯翠靄開屏障。四月黃冠拜冕旒。欲趁長
風征海去。且留鷓鴣託瀛洲。蓋是境院落鈞連。

地基階疊。左環帶水。南對屏山。入春兩岸鶯嘯。首夏合村燕饗。而東南文昌一閣。更爲高矗雲霄。邑乘詳鋪稱勝境焉。七月二十日。由家起程。先父遠送。不勝悽戀。詎知卽爲永別之期哉。言之誠覺痛心。抵保府。爵帥接。廷寄罷兵。余仍入都。時天津府汪子常守正夫子。爲慈禧皇太后調診聖躬。因往依之。九月二十八日。乃到署銷假。冬十月。友人荐於董醞卿大司農太夫子幕中。辦理筆墨事。太夫子善隸書。余亦因之學隸。然一生漂泊。未有若此數年者也。是歲一

詔止捐。三十五歲辛巳。七月初六日。蒙潘伯
寅尙書以人年壯。辦事詳慎。奏留本部候補。
八月初四日。承律例館提調。奉天司郎中。戊辰
進士。王友松鵬壽同年保荐。堂派安徽司幫稿。
得閒讀鑒。以留心千古興衰。夏日舒長。則學丹
青。以當銷遣。恭逢 皇帝歸政恩。爲父母請四
品封典。外祖父母。賜贈四品封典。 皇太后萬
壽恩。爲五叔父母。請賜封四品封典。時光緒七
年也。其 頒詔之日。則余忘之矣。三十六歲
壬午。順天秋闈。欽派簾官。八月初六日。進場。

籤分內簾收掌。是科正主考。爲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庚戌進士徐蔭軒桐副主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丙辰進士達峯烏拉喜崇阿。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順天府府尹辛丑進士畢東河道遠工部左侍郎己未狀元孫燮臣家鼐。內監試爲禮科給事中。文生員藍田舒璧。吏科給事中。乙丑進士鄭博卿溥元同考官。爲翰林院編修。丙子進士張書城炳琳。翰林院編修。丙子進士陳詠農思霖。翰林院編修。丙子進士劉次方中策。刑部員外郎乙丑進士盧燮堂秉政。翰林院

編修。辛未進士。潘耀如炳年。翰林院編修。辛未
進士。熊畚滋景釗。翰林院編修。辛未進士。曾與
九培祺。翰林院編修。丁丑進士。洪朗齋思亮。翰
林院編修。甲戌進士。龐次符璽。翰林院編修。丁
丑進士。唐元穎景封。翰林院侍講學士。庚戌進
士。錢辛伯桂森。翰林院編修。丁丑進士。戴青來
兆春。掌江西道鑒察御史。戊辰進士。李子嘉肇
錫。翰林院編修。丁丑進士。程午坡夔。翰林院編
修。甲戌進士。林贊虞紹年。翰林院編修。丁丑進
士。張肖菴嘉祿。翰林院編修。辛未進士。陳天如

序球。翰林院編修。甲戌進士。王辰垣作樞。內收
掌爲內閣中書。甲戌進士。孫蘭濱鵬儀。與余二
人也。余於分卷之餘。爲畚滋兄幫點落卷。爲與
九兄幫圈中卷。闈中底裏。得以纖悉皆知。冬月
無事。爰檢平時所發之函。彙爲二編。名曰卿雲
草堂尺牘。友人以爲可。遂付梓焉。然自愧小技
雕蟲。殊不足以問世。三十七歲癸未。春日清
明。堂派陪祀。憲皇后寢宮。得覩皇陵之壯
麗。夏至陪祀。冢土。冬至陪祀。園丘。得瞻
皇家郊社之威儀。是歲冬天早晚。輒紅映如霞。

彩如此月餘。十月十五日。內子攜兒女來京。寓崇文門上三條史家花院。臘月罷董太夫子館。三十八歲甲申。朝廷俯恤京官。詔各省輸銀津貼。蒙軍機大臣子青張中堂。點列二等。歲可得百二十金。十月十五日。賴律例館提調。陝西司郎中。庚辰進士。鹿遂齋學良。同年保薦。堂派主安徽司南股咨題。並幫辦現審。三十。九歲乙酉。法夷又反。遂以津貼助餉。海防捐開。四十歲丙戌。受吏科給事中。戊辰進士。張安圃人駿。夫子知闡卷出房。題爲子張問行一章。

五月初一日。館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子榜眼。王
向甫。賡榮兄家。授伊子調羹讀。與己丑翰林宮
竹樓耀月同年。全註得無認齋詩集。蓋向甫兄
文集。久已梓行。今復鐫是集。一同壽世。附驥尾
而益著。有以也夫。六月初二日。與趙際唐堯年
兄。子嚴。恩。端。兄。陳麗生永清兄。蘭盟京邸。際唐
明以達。昂昂如千里之駒。子嚴惠而祥。郁郁似
當風之桂。麗生雅而閑。皎皎若雲中之鶴。皆不
數邁之材也。是月。朝廷議復京官全俸。歸津
貼於俸內。七月初一日。聞訃。丁先父艱。搶地呼

天莫名哀毀先父於六月初四日壽終本籍七月十四日在京開弔九月二十日由京還里十月二月初七日將還里日期由邑詳省咨部秋日多淫雨邑城西門水深數尺城西村莊漂沒多家。四十一歲丁亥正月與四叔蓉溪考訂宗譜。二月初九日請裴慶雲先生相宅安葬先父於安社村東祖塋東阡新立坤山艮向七月初六日因人多宅小分爨另居九月十六日命子親迎同窗范躋青步雲兄三女來爲婦二十四日出外游歷山川十月至汴主趙銘三世叔新

冬月經維揚。主白羲亭中皓兄。臘月駐舟。上洋。主張子言興邦兄。遂將舟車所見聞者。集爲鴻鷗瑣錄。是歲黃水決流。朝廷發帑賑築。增開鄭捐新例。詔都中改用制錢。四十二歲戊子正月。浮於漢。主郝尊五鄉丈建良會公壽。爲作壽序。西會館成。爲作碑記。二月泛於江陵。主王勸丞鄉丈清藩。三月過常德。主毛雲生鴻翰兄。旋赴長沙。主雲生胞弟殷臣鴻序。四月抵湘潭。主楊雲田漢章。遂與雲田殷臣兩弟結義。雲田舊號雲天。而高誼亦與之稱。殷臣才華爽朗。

務廣交游。亦義重如山者也。自湘返漢。主張沐
臣恩榮。兄因聯宗焉。五月二十九日還鄉。九月
二十二日。女淑芳適鄧雲翹。兄之胞姪溫。實干
總銜桂軒步蟾兄之次子也。十月初二日。三弟
照林受邑宰楊子權執中知。考列縣案首。初六
日。與子佩鳳池宗弟同車北上。二十三日到京。
寓康銘菴舅父處。二十四日。進署銷假。二十五
日。照林入泮。宗師爲翰林院編修。丙子進士。管
士一廷鶚先生也。十二月初八日。降來歲鄉會
恩科旨。余於是日。奉到吏部文在京起復。照

林亦於是日親迎王學孔先生次女爲婦。初九日。詔開方畧館。十五日夜子時。太和 貞度 昭德三門災。火至十六日午始息。十九日。

欽差大臣吳清卿大澂奏黃河合龍。二十三日。夜子時月化。蓋月旁生五色光芒。說者謂主文明之象焉。是歲正月。同宗議立先祠。各自捐廉。八月需錢五百千文。購宗兄良和和薰堡外南院二所爲基。始興修造。前在壬午年。平邑創立賓興文社。刊條款於縣志。丁亥九月。余請於汾州府張仲模太尊楷。增補條款所未備。戊子八

月。歸賓興於大成社。四十三歲己丑二月初三日。皇帝親裁大政。初二日。太和殿演禮。余偕太常執事往。仰見太和殿御座聯云。帝命式於九圍。茲位艱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適求厥甯。中和殿聯云。時乘六龍。以御天所。其無逸。永綏一德。以建極。彰厥有常。保和殿聯云。祖訓詔垂。我後嗣子孫。欽承有自。天心鑒降。爾萬方臣庶。永保無疆。匾爲建極。綏猷。其排演之法。上設皇帝御座。王大臣分三層。坐官簞。憑几陪於側。執事大臣敬由殿

前張黃幕。進酒殽。獻佾舞。起首有小兒衣黃白皮。戴前後面具。跳舞數還。繼又有衣黑皮。頭戴鷄翎。面繫獸臉。若熊羆狀。執春秋刀旋轉。又有衣蜀錦者數人。左手持箕。背面畫虎頭。若藤牌。右手執鼓桴。立於閣外。劃之俾其音簸簸。王公和聲。鏘玉作喜。起舞於御座前。又有跣高翹。騎竹馬。甲冑弓引。持刀獻戲。又有衣紫緞寬袖袍。綠背心。上繫絲補。戴紫瓜皮小帽。一人作譚語。導之使折斤斗。又有著錦衣冠。若本朝狀。而首尾各多一尖。頂如皂隸紅帽。奏外國鼓吹。一人

頂鑼於頭。一人以鼓桴頂銅盃。若賣藝中之盤戲者。又有衣本朝朝服。十字披紅。前二人戴六品頂戴。學爲蒙古語。環走而歌。最莊雅者。有十餘人。衣本朝服。執笙。簫。管。笛。檀板。琵琶。跪於御座之前。細審其音。若頌明堂詩者。王公侯伯。文武百官。翹首跂足以觀。誠偉觀也。初四。初六。日。連頒大婚。登極。恩詔。詔由天安門樓上。金鳳口。內牽之。而出。婉轉聯屬。宛如九霄肅降。禮部堂官。捧於太和門外。宣讀。以其出於鳳口。故謂之鳳詔也。二十七日。皇帝大婚。二十六日未正。

發輿。余亦隨班朝賀。其禮未升殿時。設皇節於御座前。分設冊寶於側。殿外羅金鐘玉磬。鼗琴祝敔。陛前禁鞭三響。笙管齊鳴。麝蘭噴溢。皇帝登座。臺諫驚立丹墀。中堂率百官九叩於品級山下。賀畢。婚姻大臣執節前導。鑾儀衛扛冊寶隨行。龍杖分排。鳳輿蹤走。聖朝隆儀。於此稱勝。三月十六日。逢皇太后加徽號。恩加一級。爲四叔請。馳封四品封典。五月二十四日。內人携次女仲芳來京。仍寓崇文舊居。二十六日。與徐薌雨弟潤結義於京華。薌雨捐光祿寺

署正。雖身隱漁鹽。而胸中淵博。處事周詳。且善
趙文敏書。亦雅人也。有贈以崖竹槍者。余羨其
紋理精緻。代爲銘曰。沈迷者愚。痛絕者迂。花朝
月夜。室淨窗虛。夢闌坐困。茶半酒餘。句思琢錦
道欲味腴。譚經論史。古往今趨。琴棋閑設。枕簟
平鋪。傾身彈指。煙橫霧紆。非鳴得意。聊以自娛。
銘訖。與語甚洽。他日過訪。見案頭一絕云。雲流
山欲動。興發筆如飛。昨夜聞君語。今朝觸化機。
蓋有所會也。復與論輪迴有無事。薌雨曰。文
昌帝君曾言。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焉得爲無。

余曰。帝君之可貴。在未嘗虐民酷吏耳。果爾。安見非卽在座。而人不自識也。相與粲然。七月十四日。祭社稷壇。余堂派陪祀。是日。皇上親行。辰初。聖躬衣正黃朝服。團龍褂。東珠頂。晶珀珠。侍衛提檀爐。王大臣佩寶刀。恭肅接踪。由壇對面殿左門履棕氈而前。咫尺。天威自不禁。御香身惹。而日繞龍鱗識。聖顏焉。至壇中立進香。三跪九叩。百官隨班行禮。所謂相爲辟公。天子穆穆也。獻爵讀祝舞佾畢。步棕氈而西。望燎。仍由舊路還宮。蓋壇方基北面。四面琉璃甃。

墻分飾青白赤黑。壇基高三尺。其土亦分東西南北之色。而以黃土居中。鑿方井一孔。實以色石。覆以檀蓋。如印匣狀。所謂社井也。其上左供太社神位。右供太稷神位。左側后土勾龍氏之位。右側后稷氏之位。壇之左爲太廟。古柏參天。多仙鶴焉。余上署。每由城根騎驢。違署非遙。乃向友人處。更換衣冠。安步而往。歷有年矣。或嘲之曰。凡人之居官者。必高車駟馬。乃見顯赫威儀。今君獨取乎驢。得毋有乖體制乎。余解之曰。夫所謂高車駟馬。須資有所出。而

後可。若余也。籍隸晉省。分結無多。職列捐班。食俸難望。又復拘執成性。不敢妄爲。張羅烏在。能高車駟馬乎。且夫孟浩然賢也。灞橋騎驢。張果老仙也。廊廟騎驢。韓世忠王也。湖上騎驢。由此觀之。行之不修。名之不立。不能精察民隱。而使雀鼠無爭。是之爲患。若夫驢可增逸事之傳。未爲盛德之累也。八月二十二日午。雨雹雷電交作。天壇祈年殿災。十月十五日。順天武闈鄉試。欽派外簾十四日入場。與丙戌進士戶部主政楊偉臣森。己丑進士禮部主政李蔚嵐煥堯。

乙酉拔貢吏部小京官吳東山海。在至公堂當差。見其聯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則哲。與賢共天位。勗哉多士。觀國之光。匾爲旁求俊乂。中鑄乾隆九年十月十七日御筆。幸翰林院。賜大學士及翰林等宴。因便閱貢院。乃知雲路鵬程。誠不易也。得詩四首。翰院瓊筵酌令辰。棘闈來閱鳳城闈。百年士氣經培養。寸晷簷風實苦辛。自古曾聞觀國彥。從今不薄讀書人。白駒翮羽傳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盡道文章接上臺。菁莪樂育濟時才。千秋得失非虛也。咫

尺雲泥亦幻哉。若有淚。眶。嗝。桂。落。那。無。笑。口。對。
花。開。鳳。池。多。少。簪。豪。客。都。向。龍。門。燒。尾。來。萬。里。
扶。搖。正。翮。搏。飛。龍。利。見。豈。爲。干。志。賢。聖。志。應。須。
立。言。孔。孟。言。大。是。難。見。說。經。綸。推。國。士。從。來。桃。
李。屬。春。官。但。令。姓。字。朱。衣。點。那。惜。三。條。淚。燭。殘。
周。遭。圍。棘。院。沈。沈。景。物。當。前。總。入。吟。材。擬。圭。璋。
方。特。達。文。歸。雅。正。薄。艱。深。禹。門。魚。變。辭。凡。水。喬。
木。鶯。遷。出。故。林。寄。語。至。公。堂。裏。客。莫。教。冰。鑒。負。
初。心。俗。傳。純。皇。帝。代。人。進。場。坐。龍。字。三。號。殆。
此。之。誤。也。凡。屬。對。貴。具。身。分。如。螃。蟹。一。身。甲。冑。

或對鳳凰徧體文章。或對蜘蛛滿腹經綸。後果
一爲學士。一同平章。亦有巧奏天然。不假修飾
者。如丁卯橋。對子午谷。雙眼花翎。對崇牙樹羽
三才天地人。對四始風雅頌。王馬溫趙四帥。對
禹湯文武三王。春風無語梅心覺。對夏禮能言
杞足徵。木已半凋。休縱斧。對果然一點不相干。
廿四番風。都讓梅花傳信早。對十三行帖。未知
桃葉學書無。濃陰市地掃不開。幾樹綠槐夾道
對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蓋子午谷。
係于忠肅公對。四始風雅頌。係蘇文忠公對。禹

湯文武係金聖歎對。夏禮果然二聯。則國朝
張香濤之洞制軍對。其他皆得之傳聞者也。猶
憶在揚州時。丁仲仁爲余述一聯云。鷄犬過霜
橋。一路梅花竹葉。余對云。鶯蛙鳴水岸。兩班鼉
鼓鸞笙。又云。夏商殷周三代。余對云。濂洛關閩
五賢。當否待質高明。四十四歲庚寅。正月二
十日。奉堂派陪祀祈穀壇。寅初。皇帝出齋宮。
乘黃輿。違壇二十餘武。駐蹕。對引大臣執藍燭
晶籠前導。履櫻氈。詣更衣殿。換祭服。由壇左宮
門進。執大燾者十餘人隨之而行。至丹墀下排

立。皇帝登壇叩獻。百官隨班行禮。畢乃還宮。按祈穀。應在祈年殿。因尚未建復。故藉壇址。六月二十八日。爲皇帝聖誕。是歲值二十萬壽。故於正月二十六日。大宴羣臣受賀。三月二十二日。降詔沛恩。余逢恩加一級。二月二十日。照林來京讀書。承己丑進士劉性庵彭年同司。爲之改文削詩。誘掖提撕。良多獲益。石清虛石之最靈者也。上開小竅。欲雨則雲生。留仙言之綦詳。然未經目覩。猶以幻而疑之也。四月初三日。在李子壽宏齡兄處。曾覽一石。色黝如試金。

圓頭三角。犬不盈錢。上照一碧色人。如道者狀。騎一駿馬。人之鬚眉。馬之鞅勒。畢現全神。川北道某以白金四百購去。聞某酷嗜玩奇。其屬有潔遵速駕者。出所藏小石以侑酒。上映一牛。甚爲精妙。某欲之。而屬以爲傳家貴寶。不肯奉敬。故得此而不惜重貲焉。又河東富室。世秘一石。有闕聖及周將軍相。可見大造之奇。無物不產。而竊笑少見多怪。益信古人之不我欺也。余幼讀黃河之水天上來句。未嘗不心竊疑之。頃在溫子翰紹宗兄處。與湖北大令張晴之語。據

言伊涉歷寰區頗遠。由渭川以往。地形漸次高。翹路出嘉峪關外。渡流沙。逾火焰。抵崑崙之西。北有天山焉。匈奴謂之祈連山。蓋胡人謂天爲祈連。其境霄漢近在咫尺。煙霧迷茫。人跡難至。冰堆百尺。亘古不銷。卽虞書所謂昧谷。西游記所謂天盡。黃河之源。輒由冰底奔湧而出。東流入海。天上來者。蓋云由天山來也。積年之疑。始恍然矣。六月三十日夜大雨。余因公宿署。黎明急雨傾盆。司堂之水。已盈尺有咫。至午雨仍不歇。余蹲車內。渡刑部大門之水。灌入車廂。

衣爲之漸。滂沱霖霖。一連二十餘天。處處牆頽。家家屋滲。順天所轄村莊。被汨沒者。不計其數。皇太后發帑三萬金。皇帝撥米數十萬石。派員各處賑濟。聖恩誠優渥矣。九月初七日。未刻。有一大星。率眾小星入北斗。聞趙紫庭兄沒。余輓以聯云。梓里潤金蘭。憶當年冀北。譚心曾訂知己。梅門瘞玉樹。歎此日燕西。翹首空詠伊人。薌雨丁艱歸。余輓其尊人聯云。六秩享椿齡。更欣有子象賢。奉丹陛龍章。敬褒盛德。一堂欽芻莫難得。嘉賓鷺振。聞青霄雀唳。齊動哀容。

董太夫子壽終。余往弔之。見靈幃懸一聯云。不
惠不夷。渺滄海之一粟。而今而後。聽史論於千
秋。蓋罷官時自隸以寄感慨者也。查太夫子年
譜中。有載輓伊兒媳一聯云。姑嫜地下應相慰。
夫婿天涯猶未歸。亦無不秀韻天成。初八日。奉
堂派署安徽司正主稿。以癸未進士徐子光謙
兄奉 欽命隨往吉林查辦故。四十五歲辛
卯。二月初一日。徐子光兄奉諱返津。堂派余實
任安徽司正主稿。初七日上任。三月十九日。晉
省地震。坍塌房屋。壓斃人民。介休靈石爲尤甚。

有隸介城南村者。地基卑濕。夏多積污。經災後。全村覆沒。水泉上蒸。而桑田竟成滄海矣。四月初三日。宗祠落成。迎神致祭。余求祁子禾尙書書一聯云。緒衍清河。葛底瓜絲增蕃茂。秀鍾超麓。蛟騰鳳起蔚崢嶸。求甲戌狀元詹事府詹事陸鳳石潤庠同年書一聯云。學鯉庭二聞。方能繩武。遵象山三聽。自可亢宗。求庚寅狀元安徽學政吳肅堂魯同年書一聯云。材盛宋時。三史六經恢舊學。支繁陶邑。金鈎玉印洽休徵。皆鑄版懸楹。以光宗族。余亦隸一聯云。沐蕭露龍光。

敬衍列祖。藉縈潦燕享。永佑曾孫。亦虔挂屋壁。以誌欽崇。五月初八日。承薛雲階侍郎以安詳穩鍊。公事明晰。保送倉場監督。二十七日在德昌門內勤政殿引見。未蒙記名。勤政殿者。南與瀛臺毘連。蓋西苑中便殿也。夏六月。照林旋晉應試。九月初九日。獲電知照林中十四名。舉人題爲君子上達二節。文刻掄材堂闈墨上。主考爲甲戌進士白悟齋。遇道太史。暨庚辰榜眼曹次謀。詒孫同年也。余慶以函云。昨閱弟文。惟慮被瑕掩瑜。爲之惴惴者累日。詎意重陽接

電弟名遽爾高標。旣揚四叔困闈之氣。復慰先
父在天之靈。誠克家之令子也。兄爲之竊喜於
懷。連宵不寐。迴憶黃花逼近。科甲同登之讖。不
禁躍然驚軒。非不知爲事之所難有。然豈究爲
理之所絕無。况兄弟黃甲。行處頗多。又非若兩
宋齊元。爲千古之奇遇。蓋以之望效。甯可決其
無。以之致功。不妨信其有。望弟於摒擋一切後。
卽早來京。與兄同室觀摩。冀符 聖意。雖然。究
令實有其事。遲我二十年而後中。待同年者。不
亦苦乎。蓋庚寅出場。在前門 關帝廟中掣得

一籤與照林一同閱看。爲宋郊宋祁兄弟同科。其詩云。羨君兄弟好聲名。只管謙撝莫自矜。丹詔黃花相逼近。巍巍科甲兩同登。榜發未捷。復往虔禱。仍獲是籤。今照林中式。與聖意似欲相符。姑誌之。以占後驗。凡卜居必得風水之勝。而後財源文運。應之而興。余邑城由咸豐年修葺以來。增雉樓七十有二。以資觀瞻。誠爲壯矣。惟魁星一閣。基址偏。無以應文運。乙亥冬。汪子常夫子。延昭餘趙文斗先生審視。移建於東。於是已卯捷者。有趙錦三新。鄧雲翹步青。壬午

有王幣三聘乙酉有冀禮門承詩戊子有趙允
卿鴻猷武偉康丕文程鳴廷鑾章辛卯有雷星
淵天衢及三弟旭初照林丙戌銘三復成進士
人文蒸蒸日上矣又城中建街市一樓高形鵠
峙異綵翬飛額曰金井古跡爲邑中八景之一
蓋其下覆有古井樓南鑿一孔以舒其氣然每
覆以石人亦習見爲常矣丁亥冬奉諱里居值
其地修造啟覆余蹲而觀見其甬浮翠綠水漾
金光澈底通明其泉不汲自湧余暗稱奇者久
之他日觀之則與常井無異聞水必有潮余之

觀也。適當午。或值來潮時歟。然吾鄉滙兌一業。寰海盛行。何莫非職是故耳。十月二十日。照林到京。會試魯瑈偕來。四十六歲壬辰。三月初八日。與照林相偕入闈。棘撤。仍同落第。查幼時所核邵子書。有云昔年已聽鹿鳴歌。幾度常安未遇何。撫之不勝悵然。九轉而丹不成。蓋有命焉。非可幸而致也。屈計讀書以來。縣府道試各一次。錄科三次。鄉試三次。覆試一次。會試九次。考軍機三次。補缺後。尚應考御史一次。以余之末職。較郭令公中書令。稍去固不啻天淵。若云

二十四考則幾幾乎當之無虧矣。四月二十五日。照林歸去。六月初四日。印君錫辰臣恩兄上任。余答雲南鹽法道達泉普津信云。弟承乏安徽一載有奇。託庇尙無遺誤。現辰臣來司掌印。亦係昔日良朋。不難和衷共濟。惟幼庵鑰錠。迄今派署曾無殊覺屈抑耳。辰臣乃庚辰進士。幼庵名溥來。派出天潢爲司幫印。與漢股劉性庵均品學兼優。相交莫逆者也。二十七。八暨三十日。申酉之間。蝗飛甚夥。齊集南西門外。然食草不食禾。老農捕而視之。以爲鎖口。又言頭無王

字。非神蟲故不爲害。愚夫可以語知。蓋有所試之矣。七月初一日。太白晝現。按金星已刻見爲晝現。過午猶融爲經天。或主兵。或主水。每興災異。而黃河卽於是月連決四口。是明明應於水矣。據洋法則以爲行經其躔則現。是乃天道之常。珠聯璧合不爲瑞。日蝕星孛不爲災。第天人。有相應。亦有相違。固有人事泯。上符天變者。卽有彼蒼垂象。無與譏祥者。要皆不外夫氣數之定。然因變修省。往聖皆然。而吾儕又安可忽視哉。又余村踞南山之下。然未見有雉。丁亥春。

於村北反見之。昔康節先生在洛陽天津橋。聞子規聲。歎曰。是地氣由南而北也。今雉之來。得毋類是。而邑中風氣亦較往日繁華矣。八月初二日。同鄉公祭。至聖孔子於下斜街新建山西公所。抑揄雍容。藉資賀廈。初海甸有雲山別墅。咸豐十年。圓明圓猝遭兵燹。斯境與之俱焚。客歲三月。邢文恪公與何受軒福堃觀察會萃同人。議立枌榆公社。以爲雅集之區。共需銀萬餘金。於七月告竣。顏曰雲山別墅。仍其舊也。其境他處亦皆平平。惟後庭一樓軒豁開朗。冬

宜賞雪。夏可迎薰。文恪公擬一聯云。秋色從西來。池月漸東上。余亦隸一聯云。挹西山之爽氣。依北闕之恩光。蓋卽景也。九月初八日照林續娶王錫恩先生女爲繼室。余於四十六歲壬辰冬月初八日留髭。按算學。一六之數爲生。辰屬龍。冬月建子。子於五行爲水。蓋取其相貴而易生也。且斯歲天干爲壬。是日主亦在壬。轉瞬鬣將成林。則庶乎有壬有林。古以壬林祈福者。余以壬林養鬣矣。十二月二十四日。經刑部申明舊章。奏准徒罪以下。仍歸五城及提督衙

門大宛兩縣審辦。而民之訟興雀角。少入園扉者。終歲將以數百計。洵德政矣。四十七歲癸巳。其明年爲皇太后六旬萬壽。故於元旦日降恩科鄉會旨。余省歸化七廳。荒災甚重。二月初一日。皇帝資銀十萬。以賑鴻嗷。從同鄉王鏡逸。傲侍御之請也。仁人之言。其利甚溥。不信然哉。從正月二十九日。現審全完。迄二月初九日。始分一案。司中十日清閑。爲從來所未有。按刑部規。每逢十日。到白雲亭呈遞現審單一次。將各案情節。畧注於上。有需斟酌者。是日面

陳以便遵辦。積六案不完。卽應記過。若一時全結。亦宜記功。由堂主事辦片。各堂畫齊後。交清檔房存記。雖亦無足重輕。然於忙裏得閒。差覺舒暢。爰擇辦結之案。錄爲稿尾存參。一編用備攷證。十二日承薛雲翁少司寇點派秋審兼行。所謂總辦秋審處也。得家信知長壻鄧溫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喉疾沒時。長女年方廿歲。曷禁慨然。因內人多病。慮恐母女關懷。知益增劇。故未忍使聞也。刑部京察一等。漢員共八人。均不出五提五坐之中。而得此律例館提調。

秋審坐辦必拔貢進士而後可。若由舉人納貲顧亦名爲正途。然僅准考軍機御史而已。雖依然勘秋審描黃冊減等且不可得。提坐之難望更成定規矣。余統計補缺尙遙。截取無路。不得已降改知州。遵新海防例報捐分指三班發往四川試用。共需銀一千七百餘金。於五月十八日呈請離署。十七日交卸。二十日咨吏部註冊。二十八日闕左門驗看。六月十一日勤政殿引見。二十日領照。贊以成之者。則有冀達堂以蘇兄。史松泉久旭兄。梁翰臣維藩兄。郭

崑璞照崙兄。毛雲生鴻翰兄。白仙嶺蘭芝兄。左
雲舫湧泉兄。溫子翰紹宗兄。楊生甫廣發兄。郝
琴軒登鰲兄。暨趙紹唐盛年仁弟。徐薌雨潤仁
弟。與侯壽峯仁閣姻兄。仙舫凌霄族叔焉。初壽
峯兄倡爲是說。余低徊未決。詣前門關帝廟
掣得一籤。其詩云。雲雨風雷各有司。至誠禱告
莫生疑。與君定約爲霖日。應是蘊隆中伏時。繼
礙款巨難籌。便爲罷論。方竊笑籤之不靈。及四
月中旬。王鞞棠舒萼兄爲余言。聞君改外信乎。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君胡不悟。余因與同人緩

商無不樂爲惠假。其事遂就而引。見適在中
伏間矣。余幼時有爲推甲子者。言余固不少冠
戴。然必由異途而入。其批流年中云。最美者癸
卯運也。化官合財。功名中又進一層。得意施爲
在此日也。又閱邵子書。批四十七歲云。久雨初
晴。倏忽樓臺水氣清。可以功名成就。有不遇之
遇。現運正行癸卯。合而觀之。始信數不可逃。然
化官合財。則此番舉動。洵猶是財旺生官。若言
功名又進。則祇算以退爲進。不誠可笑歟。余從
此往矣。曩城根驢夫。固不知余爲何許人。而相

識既稔。遇必以先生呼之。此之以後。城根少一騎驢先生。殊爲缺典耳。當余交卸時。題稿科鈔。交至十八年十二月底。咨稿文。行至十一月底。現審養傷一件。飯銀餘七十一兩零。署中分案。大中籤各十七支。奏案出大籤。咨案出中籤。除督捕而外。十七司輪流分掣。至公且平。第均此奏籤。有因逆倫大案。盜犯斬梟而出者。卽有以宗室軍流。職官有犯而出者。是關司運焉。余接辦幾及三年。不惟未遇梟案。並命案入實者亦無之。雖會府訟詞。絡繹不絕。實甚糾纏。然司中

數歲不戮一人亦幸遘耳。余上兌之日夜忽夢至一官廡相者曰此文昌閣也。余入有古學士衣冠者六七人相與講論。年均而立以來內有二人歡喜躬迎言余與伊等同班。余拜二人答拜。余羨其境宇清幽意欲請留。二人已知僉曰君當遠行不應居此。余遂出夙搆二冊如行文簿狀求爲評隲。其一人著圈頗希然毫無瑕疵。一人則著圈較密。但有一二短幹處文尾各加總批或卽所謂功過格歟。余携歸欣述於先君之前。方殷細稟豁然驚醒。乃南柯一夢而景

象歷歷在望。予齡賚粥。書禮所傳。固不得以荒唐致之。且平心推闡。何莫非神明垂警之慈。吾儕日事臨民。詎能必毫無疚心之處。此特誌之以自戒云。咸豐辛酉八月朔日。日初升。如雨鏡相磨。內一明。外一稍暗。明者時於暗者之四旁。迸露光芒。欽天監奏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以此是年順天鄉試。改於九月舉行。光緒丙子十月二十日夜。火土金木四星平列如帶。是年九月。郭筠仙嵩燾始奉命出使外洋。以後瓜期更代。著爲常經。此四事均載董太夫子年譜中。

年譜原百年後事。然余因改外赴蜀，羨京中刻工良。故將癸巳孟秋以前者，先付梨棗，藏以自娛。嗣有見聞，尙應續志。且是舉也，爲外任之始，實京職之終，亦一生大關鍵也。卽譜出，未爲不可。大雅寓目，幸勿爲笑笏。珊自跋。

--	--	--	--	--	--	--	--	--	--

余擇於七月二十日午刻挈眷出都取青龍之
吉也董太師母曾惠贖儀有隸書福壽雙幅鴻
禧一懸太夫子遺筆也得而藏之可不寶諸渠
楚南本翹中翰許少宰葉芬太史亦各贈一聯
渠聯云宦海波瀾一帆風順嘉陵山水尺幅雲
騰蓋譽余能繪事也然余僅仿甌香若三王二
李固未窺門牆耳許聯云立仗樂從丹陛聽持
衡人自白雲來白雲刑部七堂會議公事之亭
猶吏部之有藤花廳也聯之跋云笏珊仁兄比
部同年改官出都由晉之蜀書句爲贈一泓汾

水是兒時游釣之鄉。萬里巴山爲他日循良之
券。夜牕操翰用寄懷思。譎陋不辭。賜政爲幸。復
惠橫幅上書苦雨詩並序。癸巳六月望前一日。
凍雨乍晴策馬入宣武門。由西安門折而東。達
正陽門而出。城河水聲如雷。陟橋遠望。宛等黃
流。甕城水滿。幾逾馬腹。聞玉泉挾山漲。奔注盈
太平湖。東趨故順承門。水尤急。東西月牆迴波
數尺。往時所無也。雅州漏天。日日雨。不經我曾
聞。是語左旋天蓮。那可。知下應人心。幻如許。今
年麥熟時。序調十日細灑。傾天瓢。如何望澤久。

不厭陽候憤起豐隆驕四月風纔轉南陸溽蒸
乃已過三伏五月從無十日晴朝綿夕繩斷復
續夜深雲黑天若咫尺家家閉戶愁仰屋橫坐怒
蛙喧到枕入夢哀鴻紛滿目朝來忽見曦輪明
恍如啟蟄蘇春醒史官紀事職載筆束帶須作
城南行水平三尺沒無影御河激盪黃流聲聞
說倒捲玉泉水併注不使城門扃驕馬連錢那
能渡輦紅淨洗東華路如在蓬山頂上遊遙見
金鰲坊外樹乘槎有客凌風翔溯洄從之道阻
長盈盈帶水環月牆我所思兮何可忘歸來敬

紀赫蹏紙月逢在未年在巳爲我誠祈仰天
子。變理紛紛朱與紫何處鳴珂導錦章臣心如
水門如市余遲遲其行者因水故耳八月初六
日返梓祇謁高堂肅奠先墓尙幸松楸完好慈
竹平安私以自慰服與二三弟聚首數載睽隔
怡怡之樂頗暢襟懷余云一番相見一番老能
有幾日作弟兄二弟素性强悞爲之感泣二十
九日敬懸立匾四於宗祠九月初三日偕燕僕
古鈞由家起程闔族尊長送諸村西文昌閣外
叩辭就道曷勝依依初十日經霍州觀電知宋

位三夢槐郭蓮亭騰蛟同領鄉薦十九日過臨
潼浴於驪山華清池之太史塘其貴妃一塘專
浴婦女聯云楊柳不隨前代去桃花猶是昔年
紅二十日經長安十月二十六日抵蜀寓天福
店卽日稟到在途集蠶叢計陸一編二十九日
在藩署具稟繳照十一月初六日奉批候咨二
十日詳具並無在川開設典當及各署游幕親
供請同鄉敘州府知府王星生麟祥年伯出結
在藩署投遞旋奉批候繳供結二十六日李姬
來姬湖北人宦裔而陵夷者也二十八日劉仲

良制軍秉璋傳見每次二十四人。共傳七次。十一月初七日。移居提標大庭。與沈氏昆仲同寓。初八日。得電知薛雲階先生。晉刑部尙書。先生精於申韓。任左侍郎十年之久。通部公事。均資決定。彙唐宋元明例之嘉者爲一書。凡百餘冊。國朝之臬陶也。十七日。制軍署傳對本。卽遞京題本。正途人員當此差。四十八歲甲午。正月初一日。制軍詣萬壽宮朝賀。余偕沈夢萱大令兆蕙前往站班。又各憲堂期待二鼓。輒見客。所謂聽鼓與安徽司同寅函云。林現已到川。毫

無司事。站班聽鼓。恍爲筆政之爲。回首郎曹。奚
啻天上竊比於水。今已流出西湖。欲載歌舞。不
知應於何時。然欲如在山之清。不可得矣。沈夢
萱乙酉舉人。性甘沖淡。工詩律。與余最爲莫逆。
二十五日。王魯薌方伯毓藻到川。余接於申江。
縣大礫磴。游宦廿載。始學接差。二月初九日。余
故人成綿道承敦甫觀察厚進京引。見余送
於東門雷祖祠。其地卽薛濤舊居。廳前有井水。
泉芳冽。爲薛濤取以作紙者。故廳聯云。古井冷
斜陽。問幾樹枇杷何處。是校書門巷。大江橫曲。

檻占一樓煙月要平分工部草堂二十四日藩
憲傳見四人一排面寫履歷三月初一日日缺
自己初至未初止初三日天甚寒有落雪處諺
云窮漢莫要誇尙須防凍桐子花又云吃過五
月糶纔把綿衣送又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
冬是處地氣不時如此然隆冬却又無雪所居
之屋簷則活瓦平鋪壁則篾編塗附若在北方
便當被風吹去矣二十三日奉藩憲札催提綏
屬津捐是差春秋各一次調劑候補之例差也
四月初二日起程五月初六日返省消差在綏

定道中得信。知四月十九日奉恩益堂太尊壽。札委讞局學習經射洪。多鹽井。口三寸餘。深數十丈。上設轆轤。如紡綸。大六七尺。以蔑条繞其上。末繫竹筩。高三尺。汲水而上。煮之成鹽。彭水。郁山鎮。則又有飛井二。泉由石壁飛出。下有穴。如女陰。亦出水。氣腥。每月必待飛井之水。遠噴入穴。始可成鹽。俗名公母井。載在彭志。復有水輪。架於渠上。式如鹽井輪。而大過之。週遭綴小筩。以注水。渠水激盪。輪自斡旋轉。軸之聲。嗚嗚然。瀉水之聲。潺潺然。以之溉田。不舍晝夜。誠爲

良具五月初十日入讞局當差十四日亥刻月
外有暈中橫白氣由月中沖於暈外移時乃滅
二十二日奉文鏡堂臬憲光札接充讞局副委
按讞局舊規提調一人卽本府太尊坐辦二人
爲直隸升用知州董翰香汝涵山西大挑知縣
趙蒨庵綏之月薪水三十金正委十人爲雲南
大挑知縣楊哲甫燮吉浙江保舉知縣孫圻甫
定培成都繙譯進士知縣奎聚五榮陝西孝廉
方正知縣雷劒南登閣浙江保舉知縣李星圃
大林山東卽用知縣王子襄廷贊順天卽用知

縣陳麟洲源潏山東卽用知縣李藩西翰屏江蘇保舉知縣陸晴嵐嘉謨江蘇卽用知縣牟贊卿育月薪水二十金副委十人爲雲南試用知縣解渭賓尙陝西保舉知縣康季棨壽桐江蘇保舉知縣王應春恩澍陝西教習知縣孟引之積伸浙江試用知縣樓蔭庵黎然貴州保舉知縣陳恆山矩江蘇試用知縣徐鶴年壽昌貴州保舉知縣徐桂棻念馥貴州試用知縣楊幼畚徵月薪水十金六月十二日在署鹽道殷厚培同年李堯署閱月課卷同寅十六人每分看百

四十卷題爲文王事昆夷至故大王事熊鬻六月二十七日倭人擾我高麗 朝廷命師往征與相持於平壤七月初十日耆雲書太尊年由順慶調署成都同人接於中江縣之新店去省五十里十八日恩太尊進京祝 嘏復送於新都縣太尊宿桂湖余偕同人往游二十七日重慶大火被災者千餘家八月初四日作文具匣霍幼梅刺史勤煒爲之銘曰丹作書無黑守助使君成治譜斯器斯人同不朽夢萱亦自作匣銘屬余隸書其上曰虛厥中藏乃器應有有無

求備匪用之適將充類焉以存神而索至初六日得信知三弟留京讀書余邑武偉康成進士九月初一至初九川省多食素家闔闔中市飯者均插黃旂名做九皇會豫章舊俗也十一日接黔江縣知縣張袞甫同年九章函欲以愛姬見贈其略云兄宦游到川寶眷同攜來否如未偕來風雨晦明何以慰此岑寂弟因無嗣前在常德購來侍妾鄭女又在成都接得岳女作妾緣同時託人各已說就遂致欲推不能但收納以來已闔三載刻鄭女十九仍未孕育推原其

故不盡該女不甚宜男實緣弟乏刑于之德內人既妬忌性成而弟亦年近五旬精力就衰所致弟思久羈此女非特深其怨曠益且閑氣多生此女貌雖平常然性情婉順俾侍牀榻必稱襟懷如兒物色側室此係異鄉籍貫尙無母家沾連之嫌且衣物粗全不須多費裝飾如其有意祈討一冬查差使便可來黔就接使此女終身有靠不用避當頭月之太明未始非盛德之事不揣褻瀆用特敷陳知定讀罷軒渠也余答之云弟本素性不羈酷嗜名花况復老而鰥居

愈難消遣閣下乃以寵姬見賜銘感奚如第於
客歲抵川業會置得一妾花朝月夕足以藉慰
寂寥若再奉迓仙娥恐亦要告才力不及矣特
勒婉辭兼申謝悃儻必欲開籠放鶴弟當代爲
相攸有願藏以金屋者自應竭力贊成以稱慈
祥之雅意云云函發復覺故交情重游子緣慳
事雖不成亦屬風流佳話附錄於此以博觀者
一粲二十六日樓籬庵赴川東措資同人公錢
瀕行各留贈篆書楹聯余聯係嵐光蓮嶽富酒
味鞠花穠其說片云諸公高誼薄雲賤子歸心

如箭潭淵千尺難忘送我之情。秃筆一支能寫
懷人之句。爰集成語二十一聯。聯數如其人數。
每聯各有酒字。所以頌酒德。誌襟痕也。笑作蟬
蛸。何必跼天躋地。亂爬蛇虬。只緣心急手違。贈
我將離。報君遠志。此去灘高石險。未平宦海之
波。他時路轉峰迴。重話巴山之雨。十月初十日
皇太后六十萬壽正日。各街懸燈慶賀。皇
會走馬總府兩街。夏扇湖縐結綵五色斑斕。其
間有金鈕飾麟者。有洋珠穿鶴者。有晶圈作獅
者。鬪巧矜奇。以致觀者如堵。晝夜紛馳。司道肩

輿均瀕地而行。恐妨繫綵。十一月初三日。觀晉
省題名。知余邑武孝熙同文。郭錫三。鴻恩。王鹿
萃。嘉賓三人中式。與所卜之生生數高升指日。
位列三臺。數適相符。猶憶己丑會試。有祁邑孝
廉卜牙牌數。問疇可獲雋。得辭云。羊角搏扶搖。
大振垂天翼。眾解曰。羊角乃解字。定爲解元。渠
公扶搖直上。劉公起而譁。辯曰。是應在吾。吾若
翼振垂天。諸君皆當羽殺榜發。劉公果捷。蓋劉
公名奮。熙號振翼。而渠楚南解元。亦於次科中
三十二名。爲山右貢士之冠。一占而兩科連應。

一隱指其人一顯揭其號不將與白雲紅葉之
識同爲美談數亦神矣哉然數之神不必盡在
卜卽一言一事而驗亦有甚奇者吾鄉何潤夫
水部乃瑩應順天試未捷本房批云具此佳章
竟遭屈抑扼惜奚如生其勉旃王後盧前必中
魁選次科歸試晉省果中三名經魁而居其前
者爲王鏡逸太守倣隣其後者卽盧姓焉又許
少鶴同年爲大宛名士風流倜儻超軼等倫而
久困闈場未得展翼戊子交卷馳往名妓劉素
芬家曰爲我作接場宴當借卿芳譽發我奇光

棘撤果捷其明年會試素芬仍爲設筵而復增
以二蠲蓋取鼎甲之義遂又聯捷爲會元按少
鶴工書原可望鼎而朝考完竣僅列庶常蓋素
業惟望其甲而不知已誤於二也初十日奉署
鹽道殷札在鹽署清查鹽茶引張按引數統水
陸土腹邊每歲共消三十餘萬張鹽引分水陸
二種以舟載者爲水引以人運者爲陸引陸引
可購鹽四包包百六十斤水引可購鹽五十包
每水引一張可敵陸引十二張半惟土引屬茶
每張可購茶百斤而消於各州縣者爲腹引消

於西藏雲貴者爲邊引十五日清查完竣十六日署成都府者請入府試院閱卷與卽用知縣王子襄廷贊黃玉田德潤陳山銘偉勳廖儀亭鳳章大挑知縣姚佑民汝翼張顯齋西普侯布南化宣候補知縣熊晴嵐廷杰高石洲承濬試用知縣徐茝雙聯棻蘇振山麟臺爲同事十二月初八日考畢場中得新都長案劉樹根卷文論賦詩俱佳爲十六屬童軍之冠也初九日因到省一年試用期滿稟請甄別十六日奉張紹原鹽憲元普札赴督轅督飭書吏鈐印鹽茶引

張時制軍署理將軍印。適因公請出鈐用。重百十八兩。大五寸許。凡部印及督撫關防。亦皆用銀。惟鑄以柄。將軍特爲臥虎鈕。聞內府藏九頭獅鈕印。想等而上之也。二十八日。以將臨歲除。發審封局。是歲也。倭人踞我高麗。侵我海疆。擾我奉天。朝廷特命恭王總理戎機。直省軍馬統歸節制。四十九歲乙未。正月初六日。發審開局。十九日。成都武童府試耆太尊。請校閱步射技勇。二十九日。試畢。二月二十二日。二女仲芳出閣。適侯壽峰兄子詒謀。二十七日。余故人

長如亭觀察春來上成綿道任。余接於北門歡喜庵。歡喜庵者國朝阿文成祠。緣士民愛戴故以名庵也。二十九日奉藩憲札知甄別考語。係年力甚壯。堪以補用。於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硃批吏部知道。欽此。三月初二日奉藩憲札委余清查瀘州敘永積穀。遂由水程進發。過江安。抵納溪。改行陸經。敘永而永甯而合江。而瀘州。於四月初十日返省。消差。按積穀起於光緒八年。爲丁文誠公穉璜創始。蓋蓄以救荒者。其穀或藏於公廟。或屯於私家。皆擇殷

實者主之。故無虧短之虞。十七日奉臬憲行知。因讞局平反案件。詳准酌委優缺一次。移藩司註冊。五月初六日。川人焚毀洋人教堂。二十七日。與倭人講和。將臺灣讓倭。二十九日。閱鈔。知宋儒呂大臨從祀聖廟。又知湖北設銀元局。鑄五等銀元。行於中國。六月初七日。奉藩憲牌示。委余代理黔江。從袁甫同年之請也。次日進藩署謝牌。十三日復奉札。十六日。因鹿滋軒制軍傳霖到任。傳見。遂上院及兩司兩道首府謝札。十八日。消讞局差。兼稟辭赴任。十九日。同鄉官

商三十四人。公錢於草堂祠。工部詩壇故址盤桓。竟日之長。貺余之厚。永矢弗諼。其間蒼松翳日。翠柏干霄。且多梅花。故旁榭聯云。詩教將衰。誰起先生。扶大雅。梅花有主。我來此地。坐春風。祠中奉唐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杜子美。宋涪州別駕監鄂州稅簽書甯國軍判官知舒州吏部員外郎黃山谷。宋秘書監寶章閣待制渭南伯陸放翁三賢位。故神閣聯云。宦游同是來三蜀。詩聖於今配兩賢。又楹聯云。詩永千秋。南來尋丞相祠堂。一樣大名垂宇宙。橋通

萬里東去問襄陽者舊。幾人相憶在江樓。則專
讚子美先生。祠東爲浣花溪。奉唐冀國浣花夫
人相。其聯云。僕射朝天之日。散財募士。執節麾
兵。信宿間寇盪烽清。偉烈尊唐宗。比夫人城峻
娘子軍雄。巾幗千秋三鼎峙。璇閨毓德之初脫
珥。卹災浣花徵瑞。里巷中徽流韻遠。英靈昭蜀
土。看工部堂前武侯宅畔。江山萬古一祠新。二
十日楊哲甫兄餞余於貴州館。其院中大廳水
繞山環。極爲閑雅。黃吉裳先生卓元題以聯云。
勝日耐盤桓。茗椀詩筒得句。偶參蔬菜趣。清源

徵朗激天光雲影臥游如在木蘭舟正歡飲間
哲甫兄奉委達縣暢何如之屈計發審從公一
年與同人譽處哲甫雍容揖讓予襄品學兼優
麟洲精明內蘊引之果斷英明皆頗相親近焉
二十二日由省起程二十九日舟泊渝城稟覓
黎純齋觀察庶昌並叩謁重慶府王藝庵太尊
遵文太尊與余同鄉蓋由刑部京察外放者初
八日抵涪改旱裝攀山越嶺所歷之境形奇狀
怪極爲險巖而最愴目者莫如郁山鎮之白石
塞天梗路巉巉嶙嶙令人不忍終視最怡情者

莫如石塔鋪之青峰。或如人。或如獸。或如塔。或如屏。或如鐘鼎齊排。或如樓臺橫亘。而有伏必應。若斷還連。玩賞紆迴。樂而忘倦。所謂羽人煙鬢。爲黔江十二景之一。十七日。經黔江白蠟園。署中東西班。設筵於學使行臺。晚宿石塔鋪。沿途均有紳董恭迎。而攔輿紅呈。亦絡繹不絕。十八日。經柵山。入房在此。上手本呈。須知冊。旋抵黔城。同寅接於官廳。由南門進。俗名喜門。鼓樂設祭拜。而後入。暫寓試院。十九日。辰刻進署。拜儀門叩闕。拜印答拜。同寅差拜紳董。派眾家。

人執事差與刑名鄒純一夫子鼎祺送關書帳
房則故人張雲樵汝霖也二十一日黎明詣各
廟次第行香並闕城設祭東門入署拜相國祠
及竈神土地考太平廣記黔州雜居溪洞半屬
蠻獠其性獷悍其風淫祀前本歸冉姓土司統
率自宋紹興元年訖雍正十三年共襲職六百
二十年。朝廷始設官治之。今仍茅屋荒涼居
民樸陋城垣東南一隅僅有土圍而已惟鸚鵡
成羣幽蘭徧野且多產桐子油墨客購以熏煙
頓需本資巨萬洵爲他處所無二十二日閱監

卡監禁三人。卡禁十二人。均如法收羈。二十三日。考代書題。嚴禁盜賊。取三人。二十三日。派盤民間積穀。二十六日。升堂聽訟。革一差。枷一犯。笞一民。二十八日。接袞兄交代清冊。並閱省單。知鹿制軍飭司委員清查。應行迴避人員。且復輪委舊章。二十九日。出關防告示。並與袞兄出清交總結。初三日。袞兄進省。同寅送於范公祠。按范公號長生。漢昭烈時人。註周易十卷。壽百二十歲。初八日。將到任日期。於各憲申詳。十二日。吳移香學憲樹棠。由酉陽試畢歸來。余爲辦。

夫馬供應。捐廉頗巨。列任之大累也。十六日。點鄉約。卯畢。官甚閑暇。參閱袁氏談瀛錄。徐氏高厚蒙求。西洋地球說略。滙爲堪輿譜槩一冊。二十日。因制軍札飭求賢。余以文章保薦趙雲。颯廣文。大煊術數。保薦陳典。五廣文。秉幾。復與雲颯同年相譚。言及孔子亦獵較。朱註云。獵較之義未詳。遂使懷疑莫解。據雲颯言。川俗寒士莫克舉事。便設宴請資。名爲打網。歛齊。輒相較曰。某人尙措若干。某人僅獲如許。獵較之謂也。接以而況受其賜。句意義十分融洽。姑誌之。以補

箋註二十三日奉酉州札知斯年八月開府道
二項捐正途人員均准納資從御史宋承岸之
奏也九月初九日新生入學並赴墨香院會宴
是日歡聲鼎沸觀者塞途余作碑記以垂永久
邑人趙雲驥同年時爲院長是日陪宴亦作五
律二首刊立臥碑以誌勝云茲邦文瘵落禮廢
卅年前此日欣重覲旁人喜競傳徧游芹藻地
更做鞠花筵盛會當佳節登高共折旋栽培文
教切渠範訓當前典自賢侯重名爭俊乂傳風
光濃泮水日色霽瓊筵幾輩簪花客聯翩笑語

旋雲颿爲黔名士。著有穉學篇及易筌尺木齋詩集行世。其詩集中有江空漁火暗沙冷雁雲斜。又燕歸留細語。蟬過曳殘聲。皆雅句也。二十日當堂理訟。有拳擊者紛然擁入。攫至則本署茶房繼至。余轎夫也。擬欲輕縱。又恐閔堂因強忍各予重笞。當卽逐出。退堂有感。遂銘以自箴云。無瑕律人。有慾滋疾。十日十手。不愧屋漏。苟忽幾稀。彼人而獸。毋愆爾箴。允綏吉佑。十月十六日。復向大堂懸聯云。我不要錢。勿撞木鐘。詒自悔。爾來告狀。俟成鐵案。任人評。又聞酉陽趙

蟻仙州尊藩。有堂聯云。焚香告天。苟妄索案頭
一錢。陰譴重矣。設身處地。敢不爲堂下百姓平
情理之。又見大堂敬懸 聖祖仁皇帝頒行
御書清慎勤匾額。因思三字以清居首。最爲切
要。古詩云。官清民自安。蓋不清則慎勤俱不足
貴矣。然清非僅不貪之謂。堯典欽明。可藉觀矣。
不然。徒以不貪爲寶。削木爲吏。不尤愈乎。故臨
民。既貴乎清。更貴乎明。而清乃無餘憾。十一月
十五日接夢萱弟函云。前寄復函。備呈近事。頃
披來札。快慰積思。讀至兆叶弄璋。不禁代爲色

喜鳴琴多暇得以靜閱古今書味畫禪其樂迥殊俗吏風塵之內此境良不易逢吾兄何修得茲令人豔羨無極黔本瘠區綱紀輩少爲沾潤皆由人少之故然國肥家瘦未免偏枯豈天以吾兄旣享清福不復以阿堵物措念耶抑吾輩措大有異庸奴耶唐人句云親戚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三復斯言于今信矣弟省垣株守一切如常兩畝石田耕之不獲差遜於我哥之再接再厲也一笑北風多厲諸衛眠餐十二月初一日於城隍廟設團練局養丁四十名

委衛千總吳益堂琨爲練總外委許瀛洲永洪
爲練副遵鹿制軍之札也十九日午刻封篆二
十日迎春獅綵龍燈春亭錦幟房書衙阜練卒
營官簇擁於東郊之外雖係山城尙頗煊赫二
十二日考教習義學生書題可以爲師矣詩題
春雨如膏得如字二十四日送雲樵進省爲官
錢店執事表弟康泗川紹孔來黔接管帳房余
素愛民不肯輕爲敲撲寬和之目里巷傳聞又
值殘臘向盡報強搶者接踵而來不得已囚斃
西人其氛乃靖治蜀尙嚴次莫如猛不信然乎

全言三十四
二十八日。邑生孫有儀。因考義學除名。呈詩二
律以希周恤。爲擬宦游到石城。訟庭閑處樂夷
夷。每邀名士譚風月。倦與庸流作送迎。豔說長
官慈。是佛劇憐賢。宰法常平。崇朝一怒殲。蝨賊
除。暴胸中自有衡。折獄風高早。樹聲片言頓。使
釋紛爭。如山鐵案誠。堪重似水冰心。分外清。愛
士多情懷。以慨知人善。任恕而明官。無留事民
無曠。他日甘棠處處。慶寒士祈憐。故辭多譽焉。
是歲也。武偉康丕文。以卽用縣籤掣來川。王幣
三聘。以試用縣亦至川。稟到雷星淵天衢。以試

用縣分發直隸。宋位三夢槐以試用通判抵廣
東需次。趙銘三新題補新安實缺。余則奉委代
理黔江。吏治漸近起色矣。五十歲丙申元
旦。萬壽宮朝賀畢。同城文武齊詣各廟行香。
十九日午刻開筴儀節與各處皆同。惟增禮生
二人。一捧聖諭。一秉木鐸。比耦而行。一步一
搖。一搖一誦。猶似道人巡路。古趣盎然。二十日
與純一夫子談言及晉俗。夫婦繼逝相距數十
年。必開壙合葬。有客死他鄉者。縱萬餘里。必載
骨以歸。且多厚葬。雖云愷惻爲懷。然亦須因事

致宜不可爲俗所泥焉。昔漢光武帝舅氏樊宏臨終遺勅薄葬，並以爲棺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損壞傷孝子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曰：今不從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後欲以爲式，又况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我朝。帝后陵寢各異，而民間必欲合葬。云：非非禮之禮乎？又劉向諫成帝曰：孔子葬母於防，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不識也。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干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合禮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禮也。始皇窮奢卒遭暴骨。是故德厚者葬彌薄。智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其葬愈厚。珍寶充盈。發掘必速。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夫何爲哉。昔漢趙岐年九十餘。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於賓位。自居士位。各爲贊語。勅其子曰：我死聚沙爲床。覆以單衣。卽日便窆。又薄葬之奇者矣。復有富貴之家。夫死再醮。

必爲他人笑訕。因而多致天折。夫守節最貴。第
柏舟自矢。以博榮旌可也。勢迫形拘。似太過矣。
周禮原存司會之職。爰書不刪。繼父之條。且范
文正公大儒也。曾隨母改適朱氏。公子純祐妻。
亦再醮。宋時極講理學。未聞指爲瑕疵。蓋孀守
無終。雖不能昭昭申節。猶勝於冥冥墮行也。王
道不外人情。謬於積習者。曷借以勸且懲焉。二
月初三日。在試院考調院月課。生題子曰。有教
無類。二章童題。其愚不可及也。至子曰。伯夷詩
題。焚香薦土。得香字。是日有贈素心蘭者。花碧

心緣味較清香。頗爲矜貴。蓋以物罕見珍耳。又署中畜八哥三。其一購得時能喚了頭。遂以爲名。一呼便應。常隨人連說三四語。亦奇鳥也。署右有池水數處。可以栽秧與藕。中起茅亭。前縣康爲善建也。顏曰知稼亭。其跋云。官曰司牧。政如農功。矧夫荷蓋一池。雨晴可課。秧鋤半畝。豐畱能知。爰倚樹以爲亭。聊誅茅而代瓦。憑依悅日。居然南國風情。寄託何心。敢學東湖韻事。雖寥寥數語。頗稱雅觀。十三日讀聖武記前言黃河之源。來自天山。按此載乾隆二十年。昭莫多

戰平準回疆。式廓天山南北。所在皆成重鎮。漢書註。天山去長安八千里。未爲甚遠也。三月初三日。偶然來戲一班紳耆。因余行年五十。相率代爲祝壽。卻之不獲。遂承應焉。乃爲余製橫匾一懸。高牌四對。楹貼九聯。匾云。治去秦甚。牌云。花庭鶴伴。桑野雉馴。琴堂懸鏡。玉壺映冰。勞謙持己。審克用刑。閭閻徧澤。鬢序從風。聯云。符琯石城柳營。沐化籌添海屋。花縣稱觴。又治術見精神。政向雲岩布出。年華臻耆艾。香從月窟探來。又百里布辰猷。治譜東川賢刺史。五旬綿亥。

算祝傳西晉古華封。又恆嶽鍾靈萬里甘霖流。
赤緊曲江遺愛五旬福澤耀丹輿。又我公正百
廢俱興願再一年藉寇。是日隨羣賢畢至。祝八
千歲爲春。又出宰本郎官。奉檄隨來琴與鶴。我
公眞壽相。登堂晉祝杖扶鳩。又棠蔭播鴻猷。檄
奉庸城懸鏡盟心敷子惠。艾齡綿鶴算觴借曲
水。躋堂拜手祝壬林。又幅幘盡摠驩。看甘鄉稱
兕獻羔頂申華祝。笙簧來式讌。聽萬姓歌廉藉
寇齒仰遽賢。又鳧舄駐丹輿。數月內除暴安良。
復見桃花開滿縣。鴻恩流赤子。甘鄉中稱觴祝。

祐咸歌麥穗發雙岐更繕垂簷戲彩障垢堂簾
錦屏兩圍殊幃八幅萬民衣一襲萬民傘四張
余捐廉設彩觴百筵以謝之到任未久愧無惠
政及人乃竟愛戴若斯百姓誠良自問滋增慙
忤耳初四日東郊致祭先農扶犁播種初七日
購得錦雞二金頭錦尾藍翎朱胸項若虎章肩
成麟甲背則黃絨細綴臀則丹羽長飄文彩精
神十分可愛於是喂以玉麥範以竹籠惟性喜
飛騰頗難馴致初八日改小課爲十大課扁門
嚴試優給膏資士心悅服邑孝廉方正趙雨人

澍寄詩云。治如單父。日彈琴。俗變鸚音。化泮林。
政暇論文崇實學。年餘撫字總勞心。一餐不作
賞賓待。百里都蒙厚澤深。料得 朝廷需丙吉。
長留遺愛徧棠陰。廩生吳連科詩云。雙鳧飛下
九重天。手種桃花滿縣鮮。折獄胸襟真是鐵。驚
人事業不言錢。慈心共幸依生佛。好句爭傳繼
謫仙。自愧無才同小草。望公移植彩雲邊。初十
日接薌雨弟函。知吾鄉何潤夫水部乃瑩閣夢
九比部錫齡。楊綺蕓比部深秀。同時考得御史。
曷勝忻慕。昔在京與諸公齊驅並駕。未敢後居。

而余改外情殷甘爲降格。迄今追悔莫及。徒嘆
實命不猶耳。按綺蒔爲山右名士。工詩。有弔武
穆王截句云。九泉若見于忠肅。應羨功成始受
誅。詩甚蘊藉。蓋于岳兩墓均在西湖也。綺蒔余
同部官。其子復與三弟爲同年。又有楊秋湄篤
亦名士。與綺蒔並稱。二楊學問復在綺蒔之上。
然綺蒔由黃甲得侍御。秋湄則僅以乙榜教諭
終。可慨也夫。又有三王一爲王鏡逸。吏部倣由
主事入軍機。轉侍御。出守涼州。一爲王向甫。太
史賡榮。由榜眼爲侍御。出守潯州。一爲王念堂。

太史文在。由探花視學楚北。又有樂平三李。一爲李梧岡。廣文鳴鳳。以進士爲汾州教授。一爲李亦青。農部希蓮。以郎中京察放九江海關道。擢長蘆運使。一爲李鞠圃。太史用清。以翰林得外獎。爲貴州撫臺。數公文譽。皆角立傑出者也。五月初二日出定契。換庚兩示。以革舊弊。黔俗兩姓聯姻。從無婚書庚帖。僅媒勺齋物。詣女家。插香爲憑。嗣有悔心。每藉無憑。輒與雀角。余爲出示曉諭。插香未爲不可。第須於是日換一庚帖。祇多片紙之需。貧者亦可立辦。此後如無庚

帖而肇訟者。其親以未定論。又鬻產之家。立約時。相商價多書少。冀圖瞞稅。名爲背價。嗣繳領不足。輒來瑣瀆公堂。無賴者亦承其風。以資訛詐。余亦爲之出示。交易以契爲憑。此後如有契外之價。實屬伊戚。自詒。槩置不問。初三日。閱兩漢書畢。擇其中所心寫者。萃爲讀漢摘腴一集。是日請客席間。有言及洋人支解戲。互相譁然稱奇。然按漢書永甯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於朝。安帝大樂。陳禪獨切諫。以爲邪媚之聲。不應入。

朝可見支解之戲。東漢已有未爲奇也。初八日。黔學陳瑞五廣文毓芝因病請假旋里。余爲兼理其職。回思出京以來。由郎改牧。由牧代令。猶曰上。映列宿出宰百里也。今更由令攝教。兩印齊懸。似此一路榮遷。勢必將小官。厯徧矣。初十日接鹿制軍稟批云。據所稟辦理情形。較爲切實。尙非空言塞責。深堪嘉許。已飭司改委接署矣。仰卽益勵清勤。勉爲循吏。毋得始勤終惰。致負委任。此繼。余代理黔江業將年滿。奉讀之下。不禁喜出望外。慚戴交榮。用當鏤骨自箴。彌增

兢業矢報特知耳見制軍有矢慎矢清章余亦
仿作益勵清勤小截以冀步趨二十日奉藩憲
詳委接署卽將接署日期具册申覆六月初
六日向各憲申解本年應繳款項按黔江每年
地丁火耗計九百三十二兩餘田房稅契四百
零六兩餘雜款二十一項三百兩餘通共銀一
千六百三十八兩有奇此外局紳經手尙應繳
津貼七百八十七兩餘捐輸七百七十六兩餘
此通年之出款也其領項除扣各費外可實支
四百兩有奇六月初八日署中芭蕉花開色淡

黃形如菡萏。瓣寬三寸許。長六七寸。有鬚正中
一朵。挺發蕉心。又鐵蕉亦花。色紫紅。如綿團綴
於椿頂。署右生鎖羅樹。形如椒。有葉無花。枝綠
色。四面生稜。宛削薄杪。版砌於上者。署後又卽
小阜。雜樹蔥蘢。日陟成趣。雖居城市。不減山林。
而左右朝臨。無不是層巒疊嶂。誠所謂四面有
山。皆入畫。一年無日不看花。初十日。與黔彭營
范超羣都司元善論爲政所宜。余爲述魏袁渙
之言曰。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
僞則鎮之以樸。世異時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

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其言最爲可法。二十日讀三國蜀志。夫以先主之雄才大略。不克得志於中原。謀臣凋謝。故也。向使士元不死。則無荊州之虞。孝直猶存。可免白帝之敗。悼二公早卒。雖有武侯之精至。其如獨力難持。何。陳壽曰。龐統法正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儼蓋重惜之也。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計。命卻正爲書。請降於鄧艾。爲古今所深非。然觀後主

欲入吳。周曰：自古無寄人國爲天子者。今魏能吞吳，吳不能并魏，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殆深知其主不能死國而委曲以求全者歟？後主入魏，惟正與張通，隻身相從。多所匡導。後主歎曰：恨知正晚，然已晚矣。陳壽曰：周詞理淵通，有董揚之範。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取焉。二十六日讀吳志。周昭著書稱顧雍、諸葛瑾、步騭、嚴畯、張溫之美。曰：古今賢士大夫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不一。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議論。

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
議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
欲速則失德。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然亦有
反之者。論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顧豫
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諸
葛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步丞相履之
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嚴衛尉張奮威蹈之矣。
其稱美數子。固難免。過然論賢士大夫之失。自
是古今名言。故志之。又薛綜嘲西使張奉曰。蜀
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出入其

腹奉曰。不當復立君吳耶。綜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眾坐皆笑。誠爲樞機。敏妙二十九日。讀豐城袁易齋守定先生圖民錄。通達治體。親切有味。往古循良。無不枚列於上。其日閱歷。後好讀書。先生殆深造有得而爲是說歟。臨民者。洵當奉爲龜臬。又言爲治當因地制宜。誠哉是語。如黔江幅員廣一百五十里。長二百六十里。三義一鄉。更隔彭水。利川。遠至三百里。有奇。民戶則僅二萬餘。居市躔者。尙可燈火相接。若散處各鄉。竟有一莊獨立。去五七

里始見人煙而守助之法爲無用矣民間播種平陽得水灌溉可植稻穀者爲田山陂專賴雨澤僅產苞穀者爲地均疆場欹斜難以隴畝核算立契交易皆以所出之穀若干挑爲准而井田之制不可行矣七月初一日日有蝕之初二日有弄兒魚及孔雀者呼入觀之魚長三尺形色如北省之鱧大口小目特多四腳其指如猿匍匐以行天旱則舍水上樹食鳥以聲如小兒啼故名鯢魚膏燃燭不滅鱧陸璣疏作鱣詩其魚魴鱣孔雀高尺餘尾脩三尺有奇金碧斑斕

矧然入畫。又黔邑武陵山有飛虎。大如狐。腋生肉翅。棲樹食雀。前在江夏。見小鼉。形如守宮。週身長土色。鱗博物志。其聲如鼓。詩云。鼉鼓逢逢。陸璣則以爲皮堅可蒙鼓。故謂之鼉鼓。蜥蜴亦如守宮。惟身與尾則似蛇。有鱗有爪。五色備俱。余見時黃身藍尾。甚爲鮮明。其色時時更易。經以名易。貴在善變。蓋取諸此。七月初六日。因天乾。設壇禱祈。詰朝。卽甘霖密沛。誠如劉昆所言。事之偶然者也。然而百姓歡騰。余亦因之鼓舞矣。雲颿同年有喜雨詩云。馨香動靈感。一雨受

天賦隨車安足奇。貴愜雲霓望。又喜慰三農望。霑優貴比金。不是鑿巴雨。眞爲傳說霖。八月二十日。讀五代史。歐陽文忠公曰。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梁戒唐禍。始更用士人。然僅備顧問。參謀議於中而已。未始有專行於外者。至唐郭崇韜。安重誨爲之。權乃侔於宰相。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旣重而宰相從此失職矣。國朝之軍機。卽前代之樞密也。按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日常參謂之衙。朔望薦食。陵寢有思慕之心。不

能臨朝百官俟朝於衙者由閣門隨入見於便殿謂之入閣衙朝也其禮隆閣宴見也其禮殺後因亂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轉以入閣爲至重繼並入閣而廢之唐明宗立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李琪奏以爲非唐故事請罷明宗曰五日起居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之禮可復然此起居入閣之遺制也又按莊宗舊將惟周德威符存審爲最優惜德威莊宗拂其諫而陷於死存審崇韜忌其名而扼於邊均不得與入汴之勳亦憾

事也。觀五代之君，惟周世宗銳意圖治，而臣亦王朴爲最賢。朴考歷定樂，後世宗之。其所建平邊策，宋與用之，皆如其言，可不爲賢乎？故歐陽文忠公曰：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斯以碁將處敗，使善弈者一爲易置，則勝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朴材誠能，然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二十三日，讀王彥章傳。彥章，鄆州壽昌人，驍勇有

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鐵鎗騎而馳。突如飛。他人莫能舉。時號王鐵鎗。初爲澶州刺史。扼於趙巖等。未嘗大用。宰相敬翔力薦之。乃詔爲招討使。三日破晉兵於得勝口。爲副使。段凝所賣。未賞其功。事急。復以五百新募兵屬之。敗於中。都唐將夏魯奇舉稍刺之。傷重被擒。彥章不知。書嘗爲俚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莊宗屢諭降。不從。被殺。今京西涿州琉璃河有鐵篙鎮橋。相傳爲彥章爲水賊時所遺。按彥章本忠臣。謂爲賊者。當惡朱溫而並及。而鐵篙應鐵鎗之誤。

也二十九日讀張允傳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禍又漢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漢曰願陛下無赦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余到黔赦前任卡禁之一犯而卒犯罪以死責釋不法之一役而復凶器傷人以拘其明證也故筆於書以誌余疏忽之愆且使後君子觀之當知所戒焉五代時王建踞蜀僭稱皇帝鳳見於萬歲縣麟見於壁州又見於文州昌

州及永泰龍見於嘉陽江。又見於洵陽水中。凡五十騶牙見於壁山。二鹿隨之。廣都嘉禾合穗。劍州木生連理而甘露白鹿白雀處處有之。然天下紛如。歐陽文忠以爲出非其時。雖好爲附會者。又孰能強謂之瑞哉。九月初三日。讀四夷傳。晉高祖時。契丹耶律德光。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國號曰遼。置百官。皆如中國。北京所自始也。又載胡嶠陷虜記云。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爲犬噪。其妻皆人。能漢語。常有中國人至其處。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著十餘隻。教每

走十餘里遺一箸。狗夫見之必啣而歸。則不能及。然觀地球說略。並無所謂狗國。第此係正史。姑存可也。又言于闐國去汴京九千五百里。漢張騫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卽此也。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其國王嘗取以獻中國。初九日。在柳子亭致祭。藉作登高亭中所祀者。漢孝子柳暎。芳也。衮甫同年有聯云。詩補陔亡。負薪可。是采蘭日。人懷漢末。酌酒欣逢賞菊辰。十四日。在烏鴉觀。與雲颿同年餞行。因上宜賓教諭任。

雲飄題詩曰。清秋逢盛饑。韻事紀賢侯。地本飛
仙集。人皆大雅儔。宦情千里共。交契十分投。天
亦開晴爽。居然助勝游。雲飄既去。余代爲之掌
院。是日接藩憲批。迴准領廉銀三十五兩。俸銀
五兩七錢。作吏廿年。行年五十。始克沐 汪濊
湛恩。運亦艱矣哉。是歲也。因官事閑。遂纂讀漢
摘腴。堪輿譜。概晉哲。會歸三卷。並前所集之鴻
鷗瑣錄。蠶叢計。陸駢言集。腋一通。付梓。卽請沈
夢葵弟。校閱。董成。固知難臻嘉善。然私心竊喜
八萬餘言。居然裒成一帙矣。

年譜志略

五十一歲。丁酉元旦。萬壽宮朝賀畢。迎春於東郊。如丙申禮。惟虎皮明轎。萬民衣傘。爲客歲所無。是日進財干緡。亦爲余前此所無。十九日。在黔二次開印。三十日。稟撤黔江練丁。蓋因增捐輸二百金。亦係按糧攤派。制軍軫恤民艱。故不得已而去之也。二月初三日。閱許滇生冢宰乃普所集宦海指南及張丹叔中丞聯桂自著學治錄。知牧令之難。不在潔已奉公。而在因地制宜。力防諸弊。余在黔有李羅氏謀死親夫一

案提犯數鞫。草供卽定。乃嫌其夫旣不能人家。又寒甚。曾逃外藏匿。被翁姑覓歸。該婦因念此身難脫。實乃夫爲之羈縻。故起意謀而斃之。正擬申詳。而邑中紳士具稟。公懇匿報舒民。緣黔地極苦。曩無三費公局。可以供應解資。而辦逆倫重案。必需三四百千。乃克蕺事。其款卽取於犯事之鄉。鄰左右者。不堪其擾。余曲體人情。准如所請。擬逼令該婦服毒自盡。以消此案。是日請客未果。其夜夢至一方。花團錦簇。回頭再往。荒涼滿目。四野冰霜。余爲之撫景慨然而歎。盛

衰消長之理。固應如斯。歸路遇瞽者。倚杖點地而來。余恐爲伊。截不利。避道風趨。未及隄防。已被杖繩。挂余左臂。纏繞不開。醒甚惡之。及晚。方命殲此梟婦。而署內署外。議論譁然。代請寬宥。蓋該婦生長蓬茅。雖蓮船頗巨。而年剛二八。貌比花鮮。見之者戀其姿之妍。齒之穉。遂忘其居心之狠毒。憐才之意。積而爲救生之心矣。余一時難卻眾情。暫飭監禁。迴思冰雪荒涼。原肅殺之氣。固執法者萬不得已之爲。而惜遇盲人。從而牽掣之也。然余懷每不爲之釋。然諱命處分。

重不過降級。究屬細故。且陞沈有定。趨避徒勞。惟此身既爲宰官。應數世修積而來。倘有輪迴。而以屈抑民冤累之。誠爲大失算事。會行城隍廟香。神前默誓。終爲雪冤。入夜歸寢。方濃。倏聞有鐵鍊聲。啟戶傾聽。簌簌者猶在牆外。旁一老翁白鬚飄飄。目懸晶鏡。謂余曰。此冤鬼爲厲也。可不懼哉。忽然驚醒。耳中猶有餘音。乃風雨瀟瀟焉。輾轉復寐。又夢半著女衣。詰朝暗參。殆神嗤余爲婦人之仁也。復將該婦提出。欲與以死。而不意又被奸人弄逃。爰出賞格五十金。並禱

於本署土地得籤云。但守正終獲吉。越翌日。該婦仍復就擒。余鑑於前。立逼致斃。雖未顯契於王章。尙不隱乖夫天理。清夜自問。殊足以對神明。因悟夢中老翁。非黔邑城隍。卽本署土地。恭酬設奠。心願乃完。初八日。聖廟丁祭。於初獻時。見滿龕坐一金神。著袞龍如王者。聖容雖爲簾掩。而右邊長鬚一綰。由簾罅露出。其黑如漆。下堂暗忖。像遮簾內。當爲致虔之意。而左右配享。何反盡爲神牌。因思欲一瞻聖貌。亞獻再上。簾掩如前。端坐者固儼然也。終行三獻。仍

未少移祭畢散班。殊未介意。嗣送諸生墨香書院肄業。與山長劉伯純屏之在。神前交拜畢。承欵留午宴。余從容曰。前任袞兄稟移。聖廟此處改作書院。另立神牌。故將神像歸復舊位。然像如此其偉。當日何以能移。山長曰。其處亦牌並未塑像。余曰。然則牌係滿金乎。曰。亦非。金字藍身。與此無異。余凝神定省。始渙然於平生所覩金像。固未有若斯之煥發者也。第非此日揭明。則將終身以黔江。聖人爲塑像矣。堯羹舜牆。至聖親見洋洋如在。不信然乎。筵間山

長爲賦七律云。新晴天氣薄寒時。視學來瞻後
袞旂。雲路廣培桃李蔭。泮宮樂賦藻芹詩。爲霖
舊約爭神契。奏假精誠覲 聖儀。文教蒸蒸期
日上。去思合豎兩侯碑。又光風霽月古鬚眉。座
領清談匪所思。昔日郎官今日宰。眾人父母學
人師。清如趙抃澄無滓。慈似劉寬俗挽漉。藉寇
情殷天若許。永教黔首慰心期。此外諸生題詠
尙多。不概贅焉。是日會歸。余爲之隸楹聯云。於
者邊燕處羣居。蛾術時勤鵬養翼。願常此蛟騰
鳳起。鹿鳴式宴雁題名。會酉陽景湘泉州尊其

沉祝六旬晉一壽余亦敬一聯云二千石鶴俸
頻邀更喜化洽東川雁題子舍六十年鴻庥滋
至且看星輝南極兇介公堂初十日與蕪一夫
子言審案要訣在隔別研求萬不可以筮楚不
加卽矜爲信讞如所鞠謀殺親夫夥搶錢挑二
案掌責未施口供輒盡嗣另獲正兇乃知一係
犯婦仇板一係事主誤識苟操切從事不幾蹈
死生出入之愆哉十一日接制軍通行內載御
史奏准實缺州縣必使久於其任以期化洽於
民指引漢代循良以爲準該督撫不得以人地

不宜妄爲調遣。此未經閱歷。泥古不化之論也。夫漢代近古。人心較樸。州郡之曹胥。又均擇賢而畀。品望差隆。其所敷陳。固非閭閻疾苦。爲牧守者。第綜其成。卽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故久而益治。如王堂爲汝南太守。謂其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於是委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郡中大化。至近世人民。狡焉思逞者。所在寢多。而州縣之胥吏。半以無賴從事。頂叅必需重賞。得差之後。惟利是圖。與邑中頑痞。狼狽相依。重重舞弊。朝廷吏議。復愈增愈嚴。事必申

詳動輒干咎。讒佞用是周內市詐。牽掣多端。所謂一心之微。眾慾攻之也。作牧令者。爲時若暫。若輩未諳其情性。罰則知懼。賞則啣恩。措理猶爲較易。所以考績之例。僅及三年。苟積久而疲。施寬則玩忽四起。被風拂者。罔識其和。恃猛則怨讟叢生。忌霜威者。抵隙思報。書差之朦蔽棍痞之講張。更有防不勝防者。又安望化成久導哉。如余與袁甫同年。前後蒞黔。雖用寬用猛。趣各不同。惟守正飭廉。皆堪自盟於衾影。袁兄更百廢俱興。以卓異推升直牧。雲飄同年。爲余作

壽敘美之云。非蕭規曹隨。亦張前楊後。然而衮
兄。歷任七年。請假決去。余僅二載。亦亟欲遷。故
云。久於其任。以求治。爲泥古不化之論也。雖然
此特現身說法耳。他省異斯。容或有之。十五日
見署中飾窗。胥用桑皮薄紙。因憶昔讀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註云。桑土。桑根之皮也。心竊疑之。
桑根之皮。何以用作綢繆。今覩此。乃笑幼時之
少見多怪矣。又余考月課。出五月斯螽動股題。
場中詩。均誤與莎雞爲一物。不知斯螽卽阜螽。
似蝗而小。原以股鳴。聲聞數步。五月卽產莎雞。

俗名叫蠲。似蟋蟀而大。特鳴以翼響徹堂宇。六月始繁。余聞人也。故克區其種而詳。諸生川人也。故僅讀其書而誤。及其至也。聖人不知物而求格。非親見烏乎可。二十日。讀范祖禹唐鑑。因集讀唐論略一篇。元宗時。始置翰林院。延文學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術數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復因民兵苦役。遭逃。張說建議。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又陸宣公奏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兵從中御。卒鮮成功。千古一轍。故肅宗命魚朝恩監軍。以九節度使統師六十萬。會討安慶緒。未幾自潰於相。蓋軍心生懈。雖以李郭名將將之。亦無可如何焉。二月二十六日。接制軍批云。據稟請抽契底。添作賓興。取諸買業之家。藉貼觀光之士。於窮黎無擾。於寒士有裨。應准照辦。仰布政司。卽飭出示曉諭。一面督飭紳首。妥議章程。稟請立案。此纒蓋按買業者。價值千錢。令補四

底黔江年終常稅約八萬有奇。每萬錢四十千。則八萬卽有三百二十千。以三年計之。堪積九百六十千。用作賓興。庶可觀矣。初余之蒞任也。憫積學之儒。苦路遠家寒。每輟鄉試。曾爲小啟。廣勸賓興。其略云。余下車以來。閱課數次。見生童文字。佳者極夥。而鹿鳴式宴。雁塔題名者。何以甚屬寥寥。推原其故。皆因去省寫遠。盤川浩繁。寒士驟難措辦。於是中止。以致畢世沈淪。余爲之惋惜於懷。不勝蘊結。因願首助百金。以爲賓興之倡。而自愧鶴俸輕微。莫克有濟。雖然。余

在此權攝。不過偶寄鴻泥。猶且情殷作育。爾紳糧百姓。生長斯邦。培養人材。不啻自植已業。知更必踴躍相從。故爲此拋磚引玉之爲。其有樂善好施。願助千金者。余必爲稟明制軍。照例出奏。請旨建坊。以爲矜式。是爲最上。不然。或數百金。數十金。及錢數千文。數百文。量力樂輸。均無不可。卽貧家小戶。亦勉出錢數十。以令簿上有名。不惟善與人同。該戶設有讀書子弟。他日上進。亦可藉此騰驥。此爲百年不遇之舉。亦百年毋庸再舉之爲。又况作善降祥。昭垂往籍。邑

多君子。囂競自消。培植人材。卽所以轉移風俗也。爾紳糧百姓。樂善有素。諒有同心。其各極力贊成。毋吝。然而雖經各紳力勸。僅萃千緡。仍爲不濟。爰更爲抽底之舉焉。三月初一日。因年歲饑荒。稟明制軍。在文昌宮設局平糶。並將前積穀五百石。全數施賑。是災也。川省重夔。綏忠爲尤甚。制軍札寄塔捐十冊。勸捐移賑。直隸復有水災。成都府亦寄冊來捐甚矣。生民之億也。初三日。祭柳子亭。歸與邑紳遊宴於城東三元宮。談讌甚樂。余曰。來年諸公會此。應不忘今日事。

也。趙雨人兄因作七律四章。余遂書作橫幅。卽
懸其境。以誌鴻爪之遺。詩曰。蓬萊仙境仰名山。
石磴縈紆古木環。無數巢林飛野鷺。有時疎磬
澈層巒。官紳雅集三生幸。詩酒爲歡一日閒。上
巳明年來此會。應留佳話在人間。又。春來花木
映禪房。久坐微聞自在香。境勝閑譚今古事。山
深不解利名忙。王亭謝館羣賢集。沂水春風處
士狂。醉後日斜人影散。明年何處共飛觴。又。向
午花間快舉杯。誰知方丈宰官來。偶臨福地塵
心澹。未待詩成笑口開。此日風流親玉局。何年

雲路步金臺。人生聚散原常事。棠蔭佛門已徧
栽。又吟聯讀罷。細摩挲。如此銀鉤永不磨。美景
無逾三月好。浮生徒唱百年歌。幸逢循吏張從
事。欲證菩提李釋迦。般若堂前春夢覺。香煙樹
色綠雲柯。又余每課書院。必當堂嘉獎。兩人兄
復擬調寄瑤臺聚八仙詞云。人頌青天。坐公堂
品評文藝無偏。最留意在錦句鴻篇。鎖院生童
齊鼓動。螢窗膏火喜增添。傾心願。蛟騰鳳起。直
上聯翩。二十九日辰正一刻。季女西珠生。名爲
珠。取蚌老而生之義。繫以西。誌所產之地也。五

月初三日。考賓興決課。取生員五。爲李希震。陳乙垣。楊正溼。萬家勳。李夢庚。童生五。爲李承英。程翔雲。李爲。楊正科。陳東垣。余於榜未批云。決課者。決必售者也。黔江文運果開。鹿鳴式宴。李生以上五人。之分應多。然朱衣點首。亦不盡在文章。凡應試者。均當自勵。秋解春元。可翹俟焉。又云。生爲決課。童亦應作決課。公道詳評。來年科歲兩試。所取長案。當在陳童以上五人之中。然已進者。宜勤求益進。未進者。當奮發爭先。慎勿暴棄自甘。是所厚望。榜旣發。因誌於編。以占

後驗。十二日。閱廩生陳乙垣。會燕墨香書院古風。奮勵多士。共昂青雲。余爲之隸書一過。卽用楠板刊懸。留作諸生觀感。其詞曰。峩峩北山白雲古。巋然一院雜風雨。微聞池沼墨流香。香滃東西圖書府。升堂待振宣尼鐸。入室恍擊大昕鼓。斷斷講學萃英才。豔說雕龍兼繡虎。憶昔邑侯俎豆崇。移置聖廟向城東。改設斯宮作庠序。高懸馬帳坐春風。後來賢宰更超羣。維持風教意殷勤。籌添賓興增膏火。激揚士氣奮青雲。衡文校課眞善誘。人仰泰山瞻北斗。數年循吏

接踵來前有召父後杜母。吾黔邊徼多佳士。觀
光有志或中止。至今講學得觀摩。不患人文無
蔚起。搜羅石室與蘭臺。枕經菲史揆宏才。岷山
之精爲井絡。遙遙珥筆到蓬萊。茲忻集燕當夏
際。江山磅礴發秀氣。三台列宿煥光芒。八面興
雲蒸鬢鬣。對此勝境實堪娛。况復中藏萬卷書。
回思授教遵鹿洞。更比觀經塞鴻都。君不見李
太白讀書山。仙才五字問青天。又不見坡公讀書
樓。銅琶鐵板發清謳。古來英豪不概見。諸君豈
爲方隅限。會看抑塞磊落拔奇才。翹然壯志凌

霄漢十五日。詣板夾溪相驗李氏子。余未至之前。李氏本族蠶處該鄉爲難。時值荒年。無聊婦男。亦藉端附和。屯積數百人。毀器攫食。竟致市爲之罷俗。名打上門報親臨彈壓。並諭令其族長李世安嚴加管束。境始肅然。李世安者。彭水李家營人。彭民素強悍。而李家營尤盛。且爲盜藪。前因搶煙號錢挑派領役黃雲。統帶眾差。會同李世安搗穴兜擒。擊殺巨寇二。拏獲夥犯三。余遂賜伊公正勤能匾。兼札充黔彭團保。故此次出行。頗藉臂指焉。然亦南省浮動難理之覓

端也。到板夾溪路經三十三里小南海。乃咸豐初年崇山驟陷。水由地中出。遂積爲百尺深潭。宛如泗洲陷水。於澄清時。潭底瓦屋猶現焉。中央一峰崛起。四面波環。爲當日陷時所餘。初山之將陷也。有孝子劉光貴抱母而涕。山遂屹立。詰朝。僅留茅屋三楹。母子二人惶泣其上。鄉鄰憐而濟之。其處爲黔咸分屬。湖北巡撫嘉其孝。奏請旌表。名震一時。厥後習見爲常。敬者漸遠。今孝子猶存。年將週甲。景況窶甚。惟樸訥自安而已。曾記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載。乾隆庚子。

楊梅竹斜街火所燬近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頽垣。齋如界劃。乃寡婦守其病姑不去者。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正與此相表裏焉。十六日。范超羣都司持來武營函。言十三日申刻。酉陽陳厚菴州尊德薰延請同城籌商賑務。獄中匪首白愴。謀於是時爲亂。遂殺死禁卒。與卡犯同時反出。直沖內署。會筵已撤。州尊少君誤爲饑民滋事。出而撫慰。當被刺復折入游擊署。前後拒傷數十人。闐然獸散。恐被拏緊急。竄奔入境。故寄諭交界團保。俾戒嚴焉。十七日。輪差過

境知西陽逃凶。業於十四日。七人就擒。白犯與焉。當卽正法。二十八日。送表弟泗川。偕古鈞還里。以余將交卸也。於前三日。古鈞理裝。執出三弟客歲函。其辭曰。古鈞見覽。自爾抵川。老翁屢次來諭。具言爾忠實可託。太太與家人聞之。每恨家非有餘。不能格外撫慰。稍償辛勞。已深抱憾。乃於七月。接爾來稟。並寄銀百金。在爾必屢聞家中說苦。故情不自禁。然爾千里奔馳。所爲何事。養老恤幼。亦大爲難。今卽稍有贏餘。老翁近數年中。能保常此寬裕乎。爾係老成持重人。

現居上下交關之地。勝任誠非容易。苟克小心從事。自必獲益良多。慎勿以今日之有餘。遂忘來日之不足。老爺素性豁達。期年代理。猶是妙手空空。交卸省居。又將何所倚賴。惟望爾始終勤贊。俾老爺事業有成。爾亦可借以自給。至寄來之銀。太太與余皆已心領。仍匯四川省垣。爾可查收。以後勿再妄爲此舉。是事也。在古釣誠爲好義。三弟力卻似涉拘泥。然杜欽有言。乏觀不取。故不嫌俗而直錄之。使吾後嗣寓目。均以三弟爲式。卽不失爲清白吏子孫矣。二十九日

因金溪報遭水災者百七十戶。余稟請將塔捐
四百千截留。命邑紳鄒瑤甫前往給散。並將署
中社穀五百石繼賑。余亦捐廉百千接濟。三十
日請江西郭紹春夫子。淦來署。辦理刑錢事務。
夫子向處州幕。時景州尊請假歸省。故迓來黔。
刑錢爲本官所重倚。必廉明敏達。乃可相安。蓋
不廉則妄貪。不明則致敗。不敏。每多誤事。不達。
尤易生嫌。紹春夫子。其庶幾焉。六月十九日。黔
邑紳民於范公祠前。爲余刊德政一碑。並暨袞
兄亭中。額曰兩侯去思。文爲劉伯純山長撰書。

丹則陳宿航博士也。竊幸余與袞兄同鄉同姓同年。同由京官改外。宦蜀宰黔。而碑復同立一亭。事非偶然。附驥益著。是日設筵致賀。藉作祖餞者。城鄉紳士四十餘人。詰朝余亦設筵謝之。二十一日。給三人匾額。貢生楊再和。曰望重膠庠。文生陳炳昌。曰廉明公正。監生吳廷藻。曰齒德兼優。均飭表厥宅里。俾樹風聲。二十二日。奉制軍批。余請款接濟稟。准由川東道發銀二千。繼賑黔黎。其款卽交接署縣莊子佩裕筠攜來續辦。是賑也。城中平糶穀二千餘石。各鄉除由

該鄉等自辦平糶外。分賑錢二千五百餘緡。時黔江王學博文杰。有餞余行詩云。嗷嗷十萬哀鴻集。怎忍臨歧賦遠行。然繼此銀二千。小民庶其有豸。余或可告無罪乎。二十六日辰刻交卸黔篆。七月二十八日。因候總結。未克起行。爰取紀文達公書。以當消遣。中載顧郎中德懋嘗論鬼存亡。謂人之餘氣爲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遠消者亦三。怨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大富大貴。取多

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見女纏綿。埋憂賈恨。其情專。則氣亦凝。至於凶殘獷悍。戾氣亦不遽消。然墮泥犁者。十之八九。又不在此數之中。古今言鬼者。如聚訟。此論似頗近理。又載李芳樹刺血詩云。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爲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決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

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藁砧書。可憐帛
一尺。字字皆血跡。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
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
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倘化斷腸花。猶得
生君家。其詞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殆三百篇
中執祛之遺也。八月初一日。接子佩兄總結。遂
向西陽會印。於初七日辰刻。由黔進發。文武同
寅。餞於城西范公祠。闔邑紳士。餞於三里沙子
壩。署中房班。餞於十里櫃子巖。鄉中團保。餞於
八十里石塔鋪。衙役練丁。送於彭水。沿途百姓

火礮連綿設酒棹三十餘張掛紅十餘道殊令
余慚感流連不忍遽去焉。初十日經彭水晤李
卓如司馬英截聘郭紹春夫子於幕中。是日長
孫女生。十七日舟泊涪州謁見前酉陽趙景二
州尊二十九日抵重慶稟見任逢莘觀察錫浹
在川江頗遭風險行囊半爲之漸按船神名馮
耳登舟時三拜三呼其名可以免險或誅書禹
字佩之亦可避風濤又見有運廣船者每遇灘
多水溜數十人赤體匍匐以率一人執策驅之
有不力者痛加鞭笞其人不致少眦曾牲畜之

不如。吁。苦矣。九月十七日。由旱道歸省。寓萬福店。魯璵來川省親。十八日到藩署。稟繳總結。時鹿制軍因事進京。王方伯升任貴撫。署督憲者。爲恭問松將軍壽。接藩任者。爲裕壽泉方伯長也。余因挨次稟見。二十四日。移寓會府北街。十月二十二日。領廉俸五十三兩。署黔之事。爲之一終。是任也。還宿債二千金。寄養家二千金。不無小補焉。凡歷一任。有三時情景迥異。履任之時。氣焰特甚。交印之時。蕭疎特甚。平日之措施。民情之愛憎。畢現於去官之時。則又可畏特甚。

身歷其境。當自知也。二十四日。申聲之大令。轉委署溫江。同人在會館。音尊公餞。余與聲兄各捐銀五十。以助修葺。十一月初一日。奉藩憲行知。因二十二三兩年。黔江捐輸。於前一年內全行繳完。照章記拔。委優缺二次。越日。上署稟謝。初五日。酉珠因風殤。此女十分聰穎。余年老溺愛。故不忍刪除。使湮沒其名也。十一日。因鬱悶。讀陳蘭垞大令塏所著學治摭言。切中敷政要害。可以奉爲準繩。結聯云。揆務以明爲本。不明而勤惰皆非。立心以正爲歸。不正則貪廉俱病。

尤爲金玉之論。十二月初八日。閱情史。有載夫
病喜冲。飾弟以代姊。遂與其夫之妹潛私。因而
涉訟。然兩姓各聘有姻。經堂訊結。卽以所聘者
另撮爲耦。其事奇。其判亦豔。固不讓臙脂之判。
專美於前也。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
子。情在理中。一雄一雌。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
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
因姊而得婦。樓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嫂而
得夫。懷吉士初非炫玉。相悅爲婚。禮緣義起。所
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

政改娶孫郎之婦。奪人妻人亦奪其妻。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鴛鴦。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祇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當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初十日接藩憲札。委查山西年終閒員幫費。二十七日榜發。應領者閒員三人。故員一人。各獲銀十二金。二十八日接黔山長劉伯純函云。細繹蘭翰。益切葵傾。情一往而逾真。腸九迴而欲絕。想此後雲泥間隔。更何日得如我公在黔。

時官閑政治。略分言情。一榻蕭然。領春風於座上。也。貢生李友棠函云。某材同樗櫟。幸蒙哲匠垂青。詞乏珠璣。又遇文場勒白。辜負知己栽培。怕聽俗人慰藉。戴遙天之愛日。朗照何時。憶疇昔之春風。溫言如昨。曾記袁簡齋先生。上尹望山相國書云。若使前緣未盡。定重逢問字之車。如其後會難期。誓永立來生之雪。二信均情文兼至。讀之曷禁神馳。二十九日。爲吳子修學憲慶坻五十壽。余代許國甫少尉之儀。擬一聯云。師範蓉城。敷文夏大。帝頒芝誥。賜壽春前。又前

月王星淵文魁兄生孫。並慶六旬壽。余亦爲擬
一聯。椿蔭駐煦輝。實茂華榮。更喜桂子飄香。蘭
蓀擢秀。崧生當冬令。福濃壽永。要如紅梅吐豔。
翠柏長青。是歲也。德人踞我膠州。詔復籌餉十
成舊例。邑中趙春熙登賢書。曹子鈞。劉鎔。爲選
元。五十二歲。戊戌元旦。日有食之。自未正起。申
初三刻復圓。十五日元宵節。閭巷間游。見人懸
燈破謎。因憶目中所涉獵者。有亥字謎云。一時
半刻。廂字謎云。眼看的衾兒枕兒。婦字謎云。左
七右七。橫山倒出。魚字謎云。一箇小猴兒。無頭

無尾兒無頭無尾兒。敗字謎云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交字謎云。上看似六十八。下看似八十四。究非六十八。亦非八十四。熊字謎云。去了上半截。還有下半截。比作兩半截。又無下半截。儉字謎云。一人立。一人坐。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過。資賀二字謎云。貝字欠兩點。卻莫作目字。目字加兩點。卻莫作貝字。盡字謎云。江有筆。湯有盤。察其形。祇得半。乾策一十六拋荒。分而爲二。以像兩。無不巧思綺。

合。妙趣橫生。固不僅黃絹幼婦爲千古絕妙之辭。又今人喜究說文而不知字固有無可解者。昔王荆公作字說。東坡詢之曰。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足快於牛。積字爲三。而義何以皆反。雖荆公不能對也。十六日爲諸僕打牙祭。卽北省搞賞之義。唐制。各節度使。于月之朔望。次日。宰牲祭供。軍官皆於是日大酺。謂之牙祭。牙。古衙字也。二月二十一日。移寓暑襪街。與蔡多三大令。光亨同處。三月二十四日。同寓康健安先生炳坤來訪。其人秉性慈祥。遂

於內養。故時年七十有八。而神清氣爽。迥異尋常。據言曾夢至一處。曰造命所。架上橫羅冊籍。司事者造人名於上。其下蠅楷分箋。宛如小傳。然已成之籍。又間不整潔。有改刪厚祿者。有添註巍科者。有增減壽算子孫者。藉藉紛紛。渾不知其幾千萬焉。還抵一處。曰造像所。應造之人。階除雲集。堂前胥吏。迎面躬臨。如塑泥。如雕木。如寫照。如劃沙。點綴些微。其像輒異。正堪與汪兩園宮詹夢游桂宮。親閱才德惡寄。四科祕籍。互相發明。且充類以推。相書之心。像生滅。孟子

之粹面盎背。周易之降祥降殃。何莫非比物此志哉。晝長罔可消遣。筆此以誌勸懲。汪宮詹事見孫兆漣花箋錄。四月初十日。閱邸鈔。知恭親王奕訢於三月初十日薨。加恩世襲親王配享太廟。賜諡曰忠。與醇親王奕譞。賜諡曰賢者。均增耀。天潢永垂不朽矣。二十日。閱時報。知旭初三第。大挑列二等。以教諭選用。五月初十日。閱邸鈔。知制科統改策論。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准八股廢。十二日。讀南北朝宋臨川王義慶世說新語。六月十二日。奉文臬憲

札委余南門盤查正委其札司道統會銜印副
委則王仲郊縣丞光圻也十七日午刻接事前
數日連朝淫雨是夜蛟水驟發資陽一帶水高
於屋及丈閭閻大受災害七月十四日讀史案
其書爲國朝江左洪穉存太史亮吉編訂之
者河間紀文達中堂也翻駁千古定史雖似石
破天驚仍復平情近理洞悉歷朝治忽得失之
源洪太史而在立雪候門所深願焉十六日與
李子興宗佑弟譚因述及往事相傳多有顛倒
失真積久莫辨者如關平本忠義帝親子也

而世反誤爲義育岳雲本。忠武王義子也。而世轉信爲親生。按忠義三子。長平。次興。次索。平生於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十三沒於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七年四十有二。見廣義祀典及忠義世系譜。忠武五子。曰雲。雷。霖。震。霆。惟雲爲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破賊功嘗第一。封左武大夫。死年二十有三。見宋史忠武傳。八月初二日漸次讀漢焦贛易林。漢京房易傳。北魏闞朗易傳。魏王弼易略例。晉阮咸注三墳書。晉孔晁注汲冢周書。

衛端木賜詩傳。漢申培詩說。漢韓嬰韓詩外傳。
吳陸璣草木蟲魚疏。漢戴德大戴禮記。漢董仲
舒春秋繁露。漢班固白虎通。漢蔡邕獨斷。漢馬
融忠經。晉陶潛孝傳。漢孔鮒小爾雅。漢揚雄方
言。魏張揖博雅。漢劉熙釋名。梁沈約竹書紀年。
晉郭璞穆天子傳。漢亡名氏補越絕書。漢趙曄
吳越春秋。漢劉歆西京雜記。漢班固漢武內傳。
漢伶元飛燕外傳。漢亡名氏雜事祕辛。晉常璩
華陽國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隋王通元經。晉
陶潛羣輔錄。魏王粲英雄記。晉皇甫謐高士傳。

晉人蓮社高賢傳。晉葛洪神仙傳。漢孔鮒孔叢子。漢陸賈新語。漢賈誼新書。漢劉向新序。漢劉向說苑。漢劉安淮南子。漢桓寬鹽鐵論。漢揚雄法言。漢荀悅申鑒。漢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魏徐幹中論。隋王通中說。漢應劭風俗通。魏劉邵人物志。梁劉勰新論。北齊顏之推家訓。漢魏伯陽參同契。漢張良陰符經。漢公孫宏風后握奇經。漢黃石公素書。漢諸葛亮心書。晉崔豹古今注。晉張華博物志。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梁庾肩吾書品。魏繆襲尤射。晉王嘉拾遺記。

梁任昉述異記。梁沈約續齊諧記。晉于寶搜神記。晉陶潛續搜神記。北齊顏之推還冤記。漢東方朔神異經。漢東方朔十洲記。漢郭憲洞冥記。晉葛洪枕中書。晉釋法顯佛國記。後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漢亡名氏三輔黃圖。漢桑欽水經。漢石申星經。晉宗懔荆楚歲時記。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晉戴凱之竹譜。晉張華禽經。梁陶宏景刀劍錄。梁虞荔鼎錄。漢黃憲外史得暇復集燕趙同軌。秦晉連程二編。俾與蠶叢計陸蛇委蟬聯。以當北游之記。二十日閱電。知御史楊深秀。

從主事康有爲潛謀不軌。事覺伏誅。負平生之學。而比暱叛逆。身被顯戮。沒遺臭名。昔弔武穆之詩。迄今竟成讖語。然猶幸 聖恩寬大。若在前朝。難逃族赤矣。二十二日與符霖沛園兄晤。據言世之食肉而寢其皮者。皆彪類。非真虎也。虎西藏間有之。其形較小。來則有聲如風。草盡爲偃。人不敢逼視而潛圖之。此其所以爲百獸之王。猶之并州所產麋。腳麟。非瑞麟也。麟。踠圓如馬。牛尾麋身。黃色一角。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爲極祥之獸。又鬪牙亦虎。黑章白質。尾長於身。

不食生物。與麟均應德而生。王者至仁則出。二
事見陸璣獸疏。沛兄又言。民生日蹙而世難治。
余曰。是在嚴制度而調勻之。董仲舒春秋繁露
不云乎。今世棄制度。而俗各從欲。以自恣。是大
亂人倫而靡其財用也。夫上下之倫不別。其勢
不能相治。故苦亂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
給。故苦貧。如是則富者日驕。愈貪利而不肯爲
義。貧者日憂。屢犯禁而莫可禁止。此世之所以
難治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
不可。古者天子衣文。庶人衣緁。其大略也。亟使

貴賤有等。衣服有制。則庶乎財用不匱。而上下相安矣。二十三日。閱光緒十五年。薛撫平副憲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載比國境內。相傳有舊城。爲火山擊土而覆。不知其幾何年矣。被近人挖出。塵市依然。人民鷄犬。一一如生。塗以藥。使不腐。遂往懸燈。以作遊觀勝境。二十五日。因舊咳劇發。延請張南岑。貳尹傳耜。爲之愜心診視。調養數月。始克就痊。然南兄非僅邃於醫。而且詩文精敏。兼工速於馬。校書畫淵涵。契規模於黃米洵。爲超軼等倫焉。十月十四日。十

一月十九日。奎樂峰制軍俊裕子和將軍祥相繼來川接印。二十四日。皇太后降懿旨。歸復科場舊制。士林悅服。二十八日。承督辦通省釐金總局賀穉珉觀察綸夔。札委余核算差使。會銜者。兩司及鹽道也。是局委員四人。第一支撥。爲試用知縣沈夢菱。兆蕙。月薪水三十六金。第二文案。爲試用知縣毛篤齊。玉麟。月薪水三十金。第四號簽。爲試用知縣劉仲履。肇坦。其薪水與余所任之核算相等。均月二十四金。川東亦設一土稅總局。委道府督率。歸省局節制。此外

百貨釐十五局。土稅釐十九局。通年百貨可獲四十萬餘。土稅可獲六十萬餘。土釐可獲二十萬餘。以助餉需。十二月十二日。消南門盤查。差二十六日。省釐封局。是歲也。郭錫三。鴻恩。郭蓮亭。騰蛟。兩孝廉。均納貲爲中書。與趙允卿。舍人鴻佑。余邑中內閣供職者。現已三人。而同鄉何受軒。觀察福莖。復升甘肅臬司。何潤夫。侍御。乃瑩。得優保。補順天府府尹。李蔭墀。宮詹。殿林。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從此人文蔚起。翊贊皇猷。不將繼先哲芳踪。愈增梓里之光也哉。

五十三歲己亥正月初六日。釐金開局。斯日。王爵堂方伯之春。由川東抵省。開印。初。大足人余棟臣。犯罪畏逼。自號義民。執法華司鐸。以叛。匪徒蔣幹臣等。雲合影從。處處以焚洋樓。殺教民爲名。橫施滋擾。巴渝一帶。爲之震動。方伯奉敕。徂征。用花礮毀其巢穴。乃懼投誠。全川肅靜。二十六日。賀觀察奉委夔關抽釐。蔣鈞軒觀察兆奎。來總局接事。八月二十日。王方伯升任晉撫。同鄉在會館音尊公餞。是月也。張袞甫九章兄。調署南部。趙蒹庵綏之兄。委篆大邑。趙醴泉

淵兄題補德陽申聲之韓兄楊朗山昱兄分別
飭赴夾江永甯新任而月而牌五懸殊稱一時
之盛九月二十八日釐金局奉准部咨議加釐
稅共籌款六十萬餘斯時剛子良中堂毅復在
蘇廣等省整頓權務更加二百萬有奇憶董太
夫子年譜中載當乾嘉之初歲入國帑僅三千
萬咸同以來已增至八千萬今復迭次釐定約
當不下萬萬矣十月十七日綽勝亭將軍哈布
至自閩十一月初九日周玉山方伯馥至自齊
十二月十八日萬蓮初廉訪培因至自燕又是

一番新政矣。五十四歲庚子。正月十三日。得家信。知客歲科試。堂弟柏林。族弟守仁。各以府縣錄科第一名。咨補廩膳博士。調令德堂讀書。三月初三日。與局中同事。公臚蔣局憲於青羊宮。以做曲水流觴之樂。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上巳日。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霸諸侯。乃因爲曲水。上巳豔游。其詒意也。十一日。與夢菱弟談論。及忠臣戴主苦心。昔紂爲無道。箕子諫不從。或勸其去。箕子曰。知其

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取悅於民。吾不忍爲也。是真聖人衷曲。又非僅爲忠臣者。所能企及也。然時勢所限。顧不必強同。孔子曰。殷有三仁。要各行其是而已。又言近人每鄙說部爲不可閱。殊不知亦極有可取者。如紅樓中酒令云。奔騰烹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鎖孤舟。旣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一古文。一唐詩。一牙牌號。一曲牌名。一憲書語。珠聯璧合。卻湊成無縫天衣。不識是啟發性靈哉。二十八日。經釐金局申議。奉准督憲批。札委接辦簡州土

藥稅釐。四月初一日到局理事。月薪水五十金。轄分卡二十一處。歲報解銀六萬餘。簡蜀漢簡雍舊治。北關有情盡橋。唐雍陶宰此。更爲折柳。詩。碣云。從來祇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橋。此後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十一日。閱京報。知三弟旭初。銓授定襄訓導。五月二十七日。獲電。知拳匪倡亂。以致中外不和。七月二十六日。皇帝避亂太原。旋幸長安。茲至以往。

國家大事。不敢多言。亦不忍詳言矣。八月二十日。武偉康兄。寄來其尊翁行述。中有自著聯云。

試看兄弟聯蹤已慶春秋登蕊榜。卻笑孫兒穉齒亦從泮水擷芹香。蓋甲午一年之內其兄弟父子叔姪應試皆捷洵爲士林佳話。二十九日與張蘅浦夫子間論讖書惑人太歲爲崇初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以測歷代興衰宋太祖惡之乃取舊本自巳驗之外皆紊其序而雜書之凡百本與存者並傳於世從茲真僞錯愕成廢帙矣。又建興三年詔修大內司天監以太歲在戌不宜興作奏太祖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使二家皆作太歲其將誰凶於是蒞撤一燦今人

號達理者。易一棖覆一簣。猶翦翦拘泥。不已甚乎。復與推論九月初一。川中食九皇素之原。按唐代叢書。袁天罡微時。曾食惠於村嫗。嗣爲司天監令。值嫗子犯罪應斬。遂往求援。袁命嫗俟於衢。有老姥牽七豚兒過者。攫而納諸罈。上以符鎮之。有司奏北斗不現。乃大赦天下。嫗以爲獲罪神明也。作九皇會以懺之。故今斗姥宮中。猶塑豚兒環伺。又言往事相傳多誤。如蔡伯諧廬墓稱孝。見於漢書。而琵琶記乃以鄧敞背其妻李氏。入贅牛丞相女。厚誣之。張仙本蜀王孟

昶像。宋滅蜀，取花蕊夫人以歸，昶好獵，夫人思之，乃繪像祀於宮中。太祖詢之，夫人詭云：張仙祀者多子，世人遂爭仿倣。或曰：五代時本有張仙，號遠霄，老泉曾爲作贊焉。九月二十日，得省垣函，知衮甫同年報効萬金奉旨，著以道員留川補用。十二月十二日，遵陝西籌賑例，報捐花翎，共需銀三百五十金。仁皇帝時，施琅以平臺灣功，封靖海侯，疏請辭爵，願賜一翎，猶格於廷議。何今若斯之易易矣！五十五歲辛丑正月十四日，接多三兄函，謂刻下需餉孔殷，經

戶部議准增開助餉新例。四品實官核減六成。收納多兄奉委辦捐。勸余乘時陞改。兼做急公。遂將頻年儲蓄。匯湊六千金。於二十日上兌。聊輸涓埃之補。以獲之。皇家者仍還之。皇家所謂取懷而予。問心少覺自安耳。然何莫非數定哉。查幼時所推邵子書。評五十五六云。綿綿瑞氣臨。九重恩詔必遷陞。又入蜀時。路經留壩張子房廟。祈籤得第百支。解云。百事皆如意。晚節愈增芳。心竊喜之。然猶謂有意求祥也。曾記出都之日。羨內廷帽式良。爰詣東四牌樓往

市。選春秋冬夏樣各一冠。其人給四品頭銜者請試。余曰。吾所需者水晶珠耳。其人曰。姑且試之。無妨再換。未幾什襲呈來。因拼擋匆忙。未及詳檢。他日冒然首加。內人竊笑曰。異哉。何頂色之若斯。余曰。斯何足異。豈冠廿年。爾猶未見耶。摘取而觀。乃昨試之青晶也。以非己應用。笑而藏之。復趨荷包巷。多購金補。以供載贄之需。迄今補已無存。僅餘四品浮雀。用是探囊取出。而藍頂雁章。猶是京都盛時。誤爲攜來之物。兆基於預。事莫之爲。謂非數定哉。丁酉。余之去黔也。

邑孝廉劉伯蕝爲撰去思碑。文謂余與袞兄隸同籍。系同譜。同以癸酉舉於鄉。同由部曹官於蜀。先後同宰吾黔。同以實惠及人。其去也。士民戀之。同豎雙碑於茲亭。屈計已有七同。頃接踵過班。官階相捋。又增一同。嗣後俱可號八同先生矣。八同。或作不通。亦作不同。其義未詳。存參。二月十五日。交卸簡局差。二十五日。回省稟繳總結。少收實數六千金。多收子口八萬有奇。按釐金新章。功過相抵。三月初二日。上各憲署稟知過班。從茲州縣皮去。司道班中。幸豁免持手。

本稟見矣。十二日接藩司移來咨部公文。與瑛兒束裝就道。同人餞於城外官廳。四月十五日。順抵長安。赴行在吏部投文驗到。二十日。謁見孫中堂。變臣鹿大司農。滋軒薛大司寇。雲階及同鄉何副憲。潤夫。時以大公館爲察院署。潤夫寓此。其大庭聯語最工。曰。驛舍新崇。韋杜城南。雨細花濃。迎使節。旆征暫駐。芙蓉闕下。雪來柳往。詠皇華。六月十八日。王大臣在九卿朝房驗看。二十三日。與趙允卿觀察鴻猷。聯步丹墀。同排引見奉旨。著照例發往欽此。二

十六日在朝房具籤遞摺謝 恩其辭云爲叩
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三日吏部
以臣帶領引 見奉旨照例發往欽此竊臣晉
中下士知識庸愚濫列賢書謬登郎署秋曹讀
律憶分鎖院之簾西蜀備員忝握黔江之篆茲
監司之驟列正兢惕以方深迺復仰荷 溫綸
准予發往自 天聞命頰地悚惶伏念四川爲
繁要之區道員有表率之責如臣禱昧勝任良
難惟求 聖訓之昭宣俾作官箴之恪守庶遵
循之有自免殞越以遺羞忝領豸章冀紓 旰
旰

食宵衣之慮。勉驅駑質。用答 隆天重地之施。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須臾。籤摺

并發。籤背行書。七月初十日。遞牌子。蓋奏事處。恭代御筆也。原摺領回。其籤及履歷。仍存軍機。屆期。軍機將籤呈遞。黎明詣 朝房恭候。四軍機至。迎揖之。旋奏事官帶往內奏事處。與軍機環坐。有頃。內官傳宣曰。起見下矣。乃隨之。風趨及門。復有太監掀簾。俯見 兩宮同榻北向坐。遂鞠躬而入。以手免冠。且跪。且奏曰。臣張桂

林叩謝

皇太后天恩。碰頭數四。冠而起。

如儀叩謝

皇帝再冠再起。前只有咫尺。跪聆

聖訓。互沛

溫綸。東坡所謂。召對便殿。考其

所學之言也。畢。肅恭而退。出朝。分詣四軍機宅

申謝。敬候頒照。十六日。吏部照發。爰整裝啟行。

於二十日入川界。與奎制軍二公子銓燕平鐵

松岩遇。亦以道府引。見榮歸。廣元縣派兵來

接。旌旂掩映山谷。燦若朱霞。余有詩云。秦關天

險石門開。雲棧縈紆入。覲回。一望蜺旌紅不

斷。望如。二公來。八月初十日。經梓潼文昌

宮。謹按之。慮名亞。字霧夫。晉武帝太康八年丁未。二月三日夜再降於金馬山張老家。每出騎白羸。仙人引入巨穴。卽梓潼之七曲山也。出帝君世紀書此。以補蠶叢計陸之缺。十六日進省。同人仍迎於官廳。少坐歸寓。上制軍署稟到。並謁拜司道答禮。同人二十日具稟。移文藩司。詳咨繳照。五十六歲壬寅元旦。敬趨萬壽宮朝賀。散班。齊集制軍署。卽歲司道將官。公堂團拜。以省往還。六月十五日。爲陳廉訪璫壽。慶以聯云。司馬文章。臥龍經濟。汾陽景蕪。潞國耆英。

黃公度先生年譜

常熟錢萼孫仲聯撰

黃先生遵憲字公度梁啓超嘉應黃先生傳別署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人啓超

飲冰室詩話又本詩草卷四海行雜感自誌世爲廣東嘉應州人

曾祖學詩字詞海得諸先生從弟由甫之言以以先生貴誥贈榮祿大夫梁誌嘉應州妣李誥贈

一品夫人

祖際昇字允初梁誌嘉應州誥贈榮祿大夫嘉應州志妣梁誥贈一品夫人

父鴻藻字雁賓號逸農咸豐丙辰科並補行乙卯科舉人由戶部主事改官知府分省廣西先後督辦南

甯梧州釐務以勞績加三品銜陞用道署思恩府知府嘉應州志誥授通議大夫誥贈榮

祿大夫嘉應州志妣吳誥封淑人誥贈一品夫人庶母劉孺人吳孺人

先生全母弟三人妹二人仲遵模字采汀廣西候補知府叔遵路字公望州庠生季遵楷字牖達

光緒己丑科舉人挑知縣署福建廈門同知長妹珍玉次妹碧玉庶弟一人遵實字實甫庶母吳

出庶妹二人芳玉珮玉庶母劉出

先生娶葉氏誥封夫人 誌梁

子四人長子冕家名履端字伯元次子鼎崇家名履和字仲雍三子履剛四子璇泰家名履豐字

季偉履剛早殤女二人長當樛次當蓀

孫八人延豫延綽冕出延凱延毓延武延纘鼎崇出延緒延超璇泰出 在武延纘延緒延超皆先生亡後出生者

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西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先生一歲

四月二十七日先生生於廣東嘉應州城東門外之東街堡家中 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云五十年前事未忘白頭諸母設家常

指渠頭地呱呱處老屋四頭第四房 時先生曾祖母李太夫人猶在堂年七十五祖父允初公年四十父雁賓公年

二十母吳太夫人年二十一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先生二歲

仲弟采汀 避諱生本詩草卷五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云明年阿弟生兄弟日爭乳

道光三十年庚戌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年 先生三歲

六月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之金田村

長妹珍玉生因連年生弟妹時相爭乳曾祖母李太夫人携先生同起臥晚上口授千家詩未幾

全部成誦

八月開蒙塾師為李伯陶 學源先生 普通開學多在正月李太夫人特取八月嘉應俗語有八月

詩云三歲而學步途兒上學 堂知兒故畏性戒師莫嚴莊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 先生四歲

閏八月洪秀全入廣西永安州建國號為太平天國

咸豐二年壬子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 先生五歲

十一月詔在籍侍郎湘鄉曾滌笙 國藩 督辦團練

咸豐三年癸丑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先生六歲

二月洪秀全陷江甯建為天京

十月朝命曾侍郎督帶練勇赴湖北勦賊

十一月朝命曾侍郎督帶水師勦賊

咸豐四年甲寅 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先生七歲

二月曾侍郎統帶水陸師萬七千人自衡州出戰

咸豐五年乙卯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先生八歲

叔弟公望遊路生

咸豐六年丙辰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先生九歲

先生父雁賓公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據嘉應州志選舉表又藝文志云鴻藻成豐丙辰科併阿翁

科報登

咸豐七年丁巳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先生十歲

先生學為詩塾師以梅州神童蔡蒙吉一路春鳩啼落花句命題先生有春從何處去鳩亦盡情

啼句師大驚次日令賦一覽衆山小先生破題云天下猶為小何論眼底山因是鄉里甚推異之

本詩草卷九已亥雜詩白注

十二月英吉利法蘭西聯軍襲占廣州

咸豐八年戊午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先生十一歲

二月松源堡土匪王討食四率衆寇州城三月勦平之據嘉應州志寇變志

七月二十六日先生曾祖母李太夫人歿於家年八十五

咸豐九年己未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先生十二歲

三月初四日太平軍石鎮吉犯州城十六日城陷知州萍鄉文叔來是等死之男婦死者四千餘

人據嘉應州志寇變志破嘉應州知州文壯烈公是死之從而殉者萬餘人河虛四月初一日賊棄

城竄興甯官軍復嘉應嘉應州志寇變志

咸豐十年庚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先生十三歲

八月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陷京師文宗狩熱河

咸豐十一年辛酉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先生十四歲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先生十五歲

同治二年癸亥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先生十六歲

次妹碧玉生

同治三年甲子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先生十七歲

六月清軍破江甯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先生十八歲

三

人境廬詩草存詩自本年始本詩草卷一第一題感傾詩云願皇十一載憂虞林深淵拔極盡
之後當與第二題乙丑十一月月遊
亂大埔三河廬詩同為本年作

三四月嘉應大饑米斗至千五百錢先生祖父允初公初與州人士捐貲為義倉至是議者欲按戶散賑允初堅持不可曰州人雖貧然愛惜聲名今日賑則故家寒士不得分潤者多矣且倉米無幾如此恐不足數日糧糧盡何以為繼計不如煮粥碗三錢人得六錢足支一日矣收其貲又可續糴此名曰賣而實賑也從其言全活甚眾嘉應州志人物志

十月葉夫人來歸是月二十一日太平餘黨汪海洋陷嘉應州城潮鎮左營分駐游擊滿洲英蘭莊秀死之嘉應州志時先生婚後纔數日也十一月先生全家避亂大埔三河虛本詩草卷一乙

大埔三河虛志云一葉小舟避往潮州本詩草卷一潮州行云自從居三河謂是安樂上世情潮州住往 十二月閩浙總督湘陰左季高宗棠督軍圍嘉應十二日斃海洋於陣二十一日克復

嘉應州城餘黨悉平據國史左宗棠傳康國器傳及嘉應州志寇變志本詩草
同治五年丙寅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先生十九歲

先生回嘉應本詩草卷一有亂後歸家詩案嘉應州城克復在迭經變亂家業中落本詩草卷一

吾家本富饒，貧賤推人衣。今日將衣質，主知是誰。

長妹珍玉適同里張

同治六年丁卯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先生二十歲

春應院試入州學學使為會稽杜耀川聯學士

夏至惠州遊豐湖本詩草卷一遊豐湖詩云我生二十年初受塵垢汗又旋往廣州應本省鄉試

案遊豐湖詩云况今千里來遊豐湖詩云我生二十年初受塵垢汗又旋往廣州應本省鄉試
則故有先生本年至惠州後當即往廣州鄉試未售

同治七年戊辰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先生二十一歲

二月十二日長子伯元先生本詩草卷一長子伯元生詩

先生作雜感詩有云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十年後人驚為古爛

斑雜感詩編次在長子伯元生時與到之音非其議論之全也

同治八年己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先生二十二歲

同治九年庚午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先生二十三歲

長女當樛生

本詩草卷一 生女詩云 拜佛拈花 後居 然見汝生 繁絲誰 健婦爭 乳香 齋 兄

六月至惠州重游豐湖

本詩草卷一 有庚午六 月重到 豐湖誌 感詩

秋至廣州應鄉試中秋夜偕羅少珊

文仲

梁詩五

居

登明遠樓看月

本詩草卷一 有庚午中秋 夜始識 羅少珊於 矮屋中

途借詩五 共登明遠樓 看月少 珊有詩 作此 追和時 往廣州 應鄉試

先生叔父問琴

案

中是科

案

舉人

物志 登選舉表

先生未售

至香港有感懷詩十首寓汕頭有詩寄梁詩五再至潮州又有詩寄之蓋去乙丑避亂時已六年

矣

詩俱見本詩草卷一 寓汕頭 旅館 寄梁詩五 云策策秋聲 木葉乾 百端 蕭瑟 入心 肝將至 潮 矣 州又寄詩五 云片帆 遙指 雁城 屈指 家山 尚幾 程 玩詩 意似 先生 試舉 送里 時遊 香范 汕頭

潮州等處 尤諸 係在 赴廣州 之前 非是 又將 至潮州 矣 寄詩五 云 西首 六年 離亂 事 夢餘 猶覺 客心 驚

同治十年辛未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先生二十四歲

歲試第一名補廩膳生學使為定遠何地山

廷 謙 侍郎

同治十一年壬申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先生二十五歲

同治十二年癸酉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取拔貢生

據同治十二年 全錄 科 學使為何地山

廣東同治十二年 全錄 科

學使為何地山

七月先生至廣州以新科拔貢應廣東本省鄉試

庚午中秋夜始識羅少珊於樓屋中逢時癸酉

孟秋也詩三句勿三年忽已過秋風行宿試則先生此來當應本省鄉試也重陽後始回二寄詩四卷

次子仲雍鼎崇生

同治十三年甲戌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八月先生二十七歲

春先生在家

本詩草卷二有人境難詩編次在寄探四弟詩年將應廷試感園詩前詩中多是

先生北上應廷試由海道赴天津秋抵京師

本詩草卷二有將應廷試感園詩前詩中多是

萬樹秋風起吾心吹不歸檢此詩境地言之知先生抵京已交秋短令又此詩自注孤燈葉寒年六

十六交以先生一歲時大父四十在京與友人興甯胡曉岑嶺潯州賴雲芝鵝年兩同年相過從

案二人皆先生拔貢同年也本詩草卷二有狂歌示胡二境岑別和雲芝同年等詩別和雲芝詩
陳鏡鼎右在檢甲夜至丙言尤詳

叔弟公望入州學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先生二十八歲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五

秋七月客天津有利宣化鍾西耘德祥庶常津門感懷詩見本詩卷二時豐順丁雨生日昌中丞亦在

津朱安瑪在津與李鴻章光緒元年七月壬戌軍機大臣等英國馬嘉理一案八月丁公

奉命督福建船政德宗紀十一月授福建巡撫光緒丁巳華縉錄及朱壽欲延致先生幕下而先生

將應順天鄉試不果往王福日本雜事詩序云公度嶺南名士也今豐順丁公

光緒二年丙子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先生二十九歲

客烟臺始識閩縣龔藹人易國南海張樵野恒兩觀察與樵野抵掌論當世之務本詩草卷八

疑齋話別圖詩云也初識公同客齊之梁相與商委瑪會議於此案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縉錄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李鴻章奉命蒞烟臺將應順天試仍用前韻呈龔亦在此時矣本詩草卷二

樵野丈請馮通志易圖傳云加布政使張登萊青桓於本年權登萊青道知聖張二人

此時皆在烟臺福州大水為本年五月中事先生既始謁合肥李少荃鴻章督部李語香山鄭玉

軒藻如以許霸才本詩草卷十一李肅毅侯軒星使許以霸才

八月先生中式順天鄉試第一百四十一名舉人主考工部尙書滿洲魁華峯齡戶部左侍郎吳

江殷譜經兆兵部右侍郎仁和夏子松同善理藩院右侍郎滿洲麟芝庵子科順天光緒二年丙

頭場題押爲之不厭至云爾已矣 居上不驕至足以興 禹稷當平世至孔子賢之 秋風

起兮白雲飛得辭 二場題蒙以養正二句 圻父薄違三句 觀其流泉 齊人救邢 昔者仲

尼與於蜡賓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年丙子八月初十日

先生以舉人入貲爲道員清史稿 以五品銜揀選知縣用日本新

十二月上特簡翰林院侍講大埔何子峨如爲出使日本大臣候選知府口口張魯生斯桂爲

副使據清史稿德宗駐東使臣第一人以先生充使日參贊清史稿本傳 日本國志自序云丙

日先生於何如以爲世任如放使差先生願相從東渡途爲參贊時先生似有微談止前

以先生之出洋爲然蓋望其登進士入翰林爲玉堂金馬

次女當孫生

光緒三年丁丑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先生三十歲

春以日本薩摩兵亂暫緩行期八月十九日何使等至上海十月十九日何使拜摺具報出洋日期

並奏帶隨使人員據何如將之日本先生造半身寫真題詩贈諸友本詩草卷二有將之日本

二十二日傍晚何張二使偕先生及正理事范丞口口副理事余舍人口口及繙譯隨員

跟役等三十餘人登海安兵輪二十三日舟出吳淞二十六日抵日本長崎港二十七日何使偕先生等詣會館之天后宮行香漢官威儀東人見所未見觀者如堵二十九日出長崎晚泊平戶港三十日出平戶港渡長門海峽晚泊下關十一月朔出長峽晚泊松山內浦初二日遵海而行

晚泊小豆島何使偕先生及廖教習樞仙錫恩等登岸閒步初三日出小豆島抵神戶泊焉以上俱錄

何如璋使東述略 使東雜錄自注夜四鼓有琉球國臣馬兼才斜簪頰髻衣裳檻縷徑入舟即伏地痛哭操土音

不解所謂時復搖手慮有倭人聞之既出一紙則國王密勅內言今日阻貢行且廢藩終必亡國

令其求救於使臣者也本詩卓卷七 使人詩自注初四日午後何使偕先生等上岸商人具儀仗駒從迎連

夕沿岸張燈以千萬計初五日由鐵道赴大阪游石城天滿宮各勝晚宿於自由亭初六日晨由

鐵道入西京游日皇故宮華頂山諸勝晚乘火車回神戶初七日游熊內村觀布引山瀑布訪楠

正成祠於湊川初八日由神戶啓輪晚雷雨泊加大灣初九日出由良峽晚泊大島初十日出大

島十一日晚泊城島十二日午抵橫濱十六日上岸寓出張所先生先赴東京見外務卿通殷勤

約覲見期即回二十四日隨何張兩使赴王宮謁日皇呈遞國書晚仍回橫濱以上據何如璋使東述略

注日本漢學者皆謂自隋唐通好以來千有餘載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國書待以鄰交之禮書之

史册以爲至榮日本國志 鄭二十八日爲日本及泰西各國元旦先生等隨例趨賀十二月十三

日先生復往東京租館租定芝山月界僧院是晚先生仍回橫濱二十一日移寓東京芝山月界

僧院院舍二所錄何如錄使東述先生所居室木而不石四面皆玻璃風作則顛搖鼓動如泛一

葉之舟於大海中日本雜事 詩白注

光緒四年戊寅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在日本參贊任使館中事多待決於先生由前日何使多謀善變而意斷先生則每事必

先生既至日本伊籐口口博文榎本口口武揚大山口口巖淺田口口惟常重野成齋安釋宮本

鴨北小一大沼子壽厚南摩口口綱紀龜谷口口行巖谷六一修蒲生綱齋重章青山季卿延壽

小野湖山長恩岡鹿門千仞鱸彥之元邦森春濤魯直森大來槐南宮島口口誠一耶秋月古香

種樹石川鴻齋英日下部東作鳴鶴穴戶瓊佐野雪津常民諸人先後與先生游諸人皆見於本

生相識未必皆在本年特統列於此尤詳引先日本人士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者戶外履

滿而先生爲之提倡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羣奉爲金科玉律日本

開國以來所未有也王福日本 雜事詩序

是時日本民權之說正盛先生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知
太平世必在民主也尤譜引新民叢報先生王寅論學箋與何使言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

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我不敢知要之必變將此藏之石函三
十年後其言必驗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自注

庶妹芳玉生

父雁賓公由戶部主事改知府分發廣西

嘉應州歲饑叔父問琴借州人士發義倉穀設廠平糶不辭勞瘁鄉里德之嘉應州志人物志

光緒五年己卯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在日本參贊任

閏三月先生始與長洲王紫詮編訂交遊屢招邀無虛日每酒酣耳熱談天下事王緒日本雜事詩序云余去歲

舟從墨川之月遊餘閒旅居江戶途得識君於節署嗣後聯詩別墅三日不見則折簡來招之花
為首肯云天下事長於沙大息無此情詳同甫傲昂避王沈痛洵當今不易才也余每參一議君亦

東瀛之遊既至日本居神戶者九日旅東京者十旬曠蒙何星使子城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乘詣陌折節下交時時過從忍岡花媚墨川荷香皆曰東山水勝絕也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東瀛之遊既至日本居神戶者九日旅東京者十旬曠蒙何星使子城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乘詣陌折節下交時時過從忍岡花媚墨川荷香皆曰東山水勝絕也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東瀛之遊既至日本居神戶者九日旅東京者十旬曠蒙何星使子城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乘詣陌折節下交時時過從忍岡花媚墨川荷香皆曰東山水勝絕也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東瀛之遊既至日本居神戶者九日旅東京者十旬曠蒙何星使子城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乘詣陌折節下交時時過從忍岡花媚墨川荷香皆曰東山水勝絕也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東瀛之遊既至日本居神戶者九日旅東京者十旬曠蒙何星使子城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乘詣陌折節下交時時過從忍岡花媚墨川荷香皆曰東山水勝絕也侍聯黃參贊公度大守

在學林聯吟學堂題字三冊之後墨譜
洪瀾日東文士在席瑛觀者輒爲嘆美

日本謀奪我琉球先生爲何使致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痛陳利害其大略言爲今之計一面辯論一面遣兵船責問琉球徵其貢使陰示日本以必爭則東人氣懾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據理與爭止之不聽約球人以必救使抗東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師應之內外夾攻破日本必矣東人受創和議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聽時復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評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僥倖圖存此下策也坐視不救聽日滅之棄好崇仇開門揖盜是爲無策琉球雖小近三萬戶課丁抽練不上萬人乘以資盜並堅其事敵之心日人練之爲兵驅之爲寇習勞苦慣風濤不出數年閩海先受其禍非特無策又將失計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非所宜也今日中國與諸國結約決非用兵之時然揆之日本近情其不能用兵更甚於我故先籌上中二策或操勝算若徒恃口舌與爭則日本亦深悉我情實決不因彈丸之地張撻伐之威往復論辯經旬累月必求如舊日之兩屬誠無了期然較之今日隱忍不言失體敗事猶爲彼善於此竊謂各國縱橫之局必先審勢而後可以言理琉球三島遠不如高麗衛神京屏藩海外若俄人垂涎於彼保護頗難非先事預籌弭之於未形不可若阻貢之事中土雖弱猶勝日本彼雖狂惑尙未能敢妄開邊釁琉球苟滅後患滋

深是不爭正所以萌邊患謂今不言度勢審理均非其便

溫廷敬茶陽三家梁文鈔卷二何如瑛話
三何使所與總署及北洋文讀凡往返數十函給十餘萬言皆力主強硬手段策日本
當時閱勢謂我若堅持彼必我風洞若觀火縱悉周備其出先生之手者十七七八也

夏先生日本雜事詩出版為京師譯署官版明年王序以凡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敘述風土紀

載方言錯綜事蹟感慨古今或一詩但紀一事或數事合為一詩王緒日本雜事詩序體裁均取七絕詩下

各附本事尤譜云王錫祺等取其紀事轉為日本雜事二卷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

上野近郊勝地有不忍池亦名西湖先生每喜晚遊長夏暑熱或夜深始歸本詩草卷三不忍池

云無端吹噓豐湖夢不到豐湖已為十年案
先生在庚午年重到豐湖至本年為十年案

本年先生叔父問琴暨州紳張□□蘇寶等呈請州憲嚴家疇姚克濬陳善圻撥款倡建崇實書

院於嘉應北岡文祠之右蘇嘉應州志學校志

光緒六年庚辰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年先生三十三歲

先生在日本參贊任

王紫詮歸國後與先生時通書札謂暮年得此至友東瀛之游為不虛稱先生品質醇粹學問宏

深矯然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及久與之交親與之接乃覺溫乎其容藹乎

其言而其情固一往而深也 尺王致國

先生既居東二年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雖發凡起例創為日本國志一書朝夕

編輯 先生日本國志自序尤謂曰案先生所著日本雜事詩多本不可名之曰詩石川英序云上

知先生本非欲作詩所以如此勤生于網羅者則早有作日本國志之心處處留意搜集材

四月重野成齋岩谷六一日下部東作蒲生絢齋岡鹿門約先生游後樂園即源光國舊藩邸先

生有詩 見本詩草卷三

是夏先生有箱根之遊兩旬始返 尺王致國

朝鮮本我藩屬日本既縣我琉球且觀及朝鮮 案尤謂引梁啓超飲冰室文集語曰會英

莫決李鴻章乃兩函密勸其太師李裕元令與各國立約其奏摺謂藉此以儆衆人來制日本云云 先生告使者乘彼謀未定先發制之 梁上書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將朝鮮廢為郡縣以絕後患不從又請遣專使主持其外交廷議又以朝

鮮政事向係自主尼之 據本詩草卷七權懷人詩自注梁誌云具張數千言陳利害甚悉東人至

持朝鮮外交之議謂中國當於朝鮮設駐紮辦事大臣而李鴻章謂若密為維持保護尙覺進退

裕如倘顧然代謀在朝鮮未必盡聽我言而各國或將唯我是問他日勢成騎虎深恐彈丸未易

一事為二分保於二年非是 及朝鮮金宏集使日本先生為作朝鮮策令携之歸勸其親中國

結日本聯美國朝鮮君臣集衆密議而聞者嘩噪或上書詆金爲秦檜並彈射及先生謂先生習聖教而變夷言蓋受倭奴之指使而爲祆教說法也

據本詩草卷七

庶妹珮玉生

光緒七年辛巳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先生三十四歲

先生在日本參贊任

次妹碧玉適同里梁

母吳太夫人之粵西父雁賓公差次

光緒八年壬午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先生三十五歲

本年春先生奉命調任美國三富蘭西士果

山

總領事爲詩留別日本諸君子

詩見本詩草卷七

大沼子壽等餞先生於墨江酒樓各賦詩送行多有和先生留別韻者

本詩草卷七

正月十八日由橫濱展輪往

美二月十二日到

本詩草卷四

三月美國議院設例禁止華工

本詩草卷四

約年合衆國乃遣使三人來商訂設限制華工之約
先生既以先事禦之之謀告其上而不用乃盡其

力所能及以為捍衛梁誌美吏嘗藉口衛生違華僑滿獄先生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

衛生顧右於僑居耶美吏謝遽釋之清史稿本傳梁誌曰美人嘗藉口衛生繫吾

先生日本國志甫創稿本奉命至美政務靡密無暇卒業蓋幾幾乎中輟矣見先生日本國志自序留別日本諸君子

詩有草完明
治維新史句

光緒九年癸未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先生三十六歲

先生在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任

正月初十日母吳太夫人歿於梧州年五十六

十二月二十四日叔父問琴歿於信宜縣儒學署

光緒十年甲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先生三十七歲

先生在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任

本年法越事起七月法軍襲我馬尾我師敗績船政大臣前出使日本大臣何子峨獲罪戍邊

傳及清史稿何如璋傳

九月歸善鄧鐵香

承修

鴻臚保奏先生有久困下僚之語國史鄧承修傳曰光緒十年九月奏保

卷九已亥雜詩自注曰鄧鐵香鴻臚於光緒九年保奏使才已行久困下僚之語與國史所記差一年茲從國史本詩草卷六歲暮懷人詩懷鄧鐵香鴻臚云一第既士通天表獨爾憐才到飯生

冬美國選舉總統民主共和兩黨競爭共和黨勝先生有詩紀之見本詩卷四先生在美見其官吏之

貪詐政治之穢濁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相爭大幾擾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矢以為

文明大國且然况民智未開者乎因於所著學術中論墨子略申其意據尤譜引新民叢報先生

午年下今移於此

十二月欽州馮翠亭子材提督大破法軍於鎮南關外先生有詩紀之馮將軍歌見本詩草卷四時先生父雁

賓公方督辦南寧梧州釐務清師聯翩出關飛芻輓粟羽檄交馳粵西故瘠地南征軍餉皆挹注

於南梧兩釐局雁賓力籌調撥士飽馬騰無失時也據嘉應州志人物志又云李中丞秉衡心

南善後事宜專屬之以勞績加三品銜陞用道

光緒十一年乙酉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先生三十八歲

八月十二日先生由美解任回國先生日本國志自序云乙酉之秋山美回華本詩草卷五八月

離千里推知先生中秋夜在太平洋舟中望月道過日本皆有詩詩草卷五九月抵廣州本詩草

樵野史運 巽語別圖自注云乙酉九月時海疆始解嚴到廣州詩自注云因先生即往梧州省父
月遊 歸自美國卷五有到廣州詩
本詩草卷五有將旋歸嘉應本詩草卷五有過歸及鄉人以余
至梧州誌痛詩 旋歸嘉應本詩草卷五有過歸及鄉人以余

光緒十二年丙戌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先生三十九歲

出使美日秘三國大臣鄭玉軒解任繼之者為張樵野據光緒十一年國志自序案清史稿張樵野

赴美 離歲 春由望江倪豹岑文蔚中丞馳檄召先生至廣州樵野命先生仍充金山總領事先生以

限禁華工之例禍爭未已慮不勝任力辭據本詩草卷八題樵野文而兩廣總督南皮張香濤之

洞 又命先生為巡察南洋諸島之行先生因日本國志已有初稿棄置可惜均謝不往家居有暇

乃閉門發篋重事編纂先生日本國志自序

季弟隔達道楷入州學

為長子伯元授室娶同里張氏女李太夫人之外曾孫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云新婦外曾孫

光緒十三年丁亥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先生四十歲

春拜祭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有詩時先生祖父允初公猶在年七十九矣本詩草卷五拜曾祖母

四十大父七十九此詩編次在寒食詩前

五月先生所著日本國志書成日本國志自序云家居有暇乃開門發篋又檢閱探書至二百餘

種費日力至八九年為類十二為卷四十都五十餘萬言日本國志薛福成序云日本國志薛福成序云日本國志薛福成序云

考日本史僅成兵利二志此皆漢文之史而殘闕不志有古而維新以來禮儀與中頗有彬制矣然

他各國之人寓居日淺語不達令雖頗足微而概用和文外國之勝地難助乏今亦願覽此所及籍之錄為也

文則抄撮亦難有以編纂之難也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異音而無義則校閱物亦頗為難和

中是三雜以積歷年力小勉朝夕經營拮据幸以成書 其總目為

卷首中東年表

第一國統志凡三卷

第二鄰交志凡五卷

第三天文志凡一卷

第四地理志凡三卷

第五職官志凡二卷

第六食貨志凡六卷

第七兵志凡六卷

第八刑法志凡五卷

第九學術志凡二卷

第十禮俗志凡四卷

第十一物產志凡二卷

第十二工藝志凡一卷

稿本寫成四份一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送李少荃一送張香濤自存一份

庶弟實甫遊賢生

三子履剛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先生四十一歲

十月先生北上十九日抵上海時前出使日本大臣何子峨自塞外賜環由滬來潮州先生方由

香港往滬故差池不得相見本詩草卷五有十一月十九日至滬初隨何大臣自塞外賜環於是日旋

入都

入都 三十一

四子季偉 生

光緒十五年己丑 四册八十一千八 先生四十二歲

本年先生父雁賓公署廣西思恩府事辦蠶桑修書院教養兼施政聲卓著 嘉應州志

五月十八日叔弟公望以狂疾卒 薛福成甯波雜記曰公望名嘉應州諸生也年三十餘忽發狂疾醫調漸愈越

三年復發人勸之服藥不應謂所親曰吾疾豈藥所能治耶自香始疾常一七八好女頭翁也日就按我

鬼魁之狀多方談我耳目心口皆束縛不能白主此數月來則宛然一姓名及課飾為其人而時忽

或不知何孽然幸有把鼻不熱者殆矣先是公度從祖家有蓄蠶花一林或見其化為人而時忽

有發狂疾者乃移植於東與公望居相近而公望又發狂疾家人疑此花為妖謀莖莖於腹大叫

深地創不其 先生為墓銘曰吾聞君子之敬天命猶孝子之奉親闕雖降荼毒甘受不違又聞達

人之言命斥造化為小兒一任人世之殃慶禍福顛倒舛午彼造物者曾不省嘗雖旨趣之各別

同渺茫而無歸人固無逃死兮死亦不必祈第委心任運而與化推移胡志意之亢氣幹之未衰

而自縮其期謂神仙為兵解視形蛻猶委衣事豈足信亦非汝能幾謂勇士之赴義甘鼎鑊而如

飴無所為而為此亦未必若是愚謂妖夢幻妄之構於心造於思則嚮香以為臭視白以為緇本

出於病迷似則似矣又胡為操刀之割乃在無病之時謂世為無鬼鬼為無知彼罔兩倏忽猶狂

閃尸者孰爲設施又奚爲雙刃駢殉萃此須臾而不忒毫釐謂世爲有鬼鬼爲有知鬼猶能爲厲
豈人未死而鬼之敢欺且旣已左彈而右雞香滅而蘭萎攫與俱往其又將奚爲以此問佛佛多
遁詞以此問孔孔曰未知卽起黃帝爲士師而學斷斯獄亦不能劓其是非理莫可詰事則如斯
我作銘詞借舒吾悲上以詰無可奈何妄言知命之聖賢下以訊遭值事變不知紀極之何誰

季弟牖達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據嘉應州志選舉表

三子履剛殤

先生在京師先後識滿洲志伯愚 詹事仲魯 編修兄弟宗室盛伯熙 祭酒順德李仲約 文

侍郎萍鄉文芸閣 廷式 編修桐廬袁爽秋 飛 主事長洲王韞卿 頌 主事瑞金陳次亮 繼 主事

嘉興沈子培 曾植 主事成都楊虞裳 宜 員外福山王廉生 榮 編修賀縣于晦若 式 主事錢

塘汪柳門 鳴 侍郎灌陽唐春卿 景 侍讀臺灣邱仙根 逢 甲 主事番禺梁星海 鼎 芬 編修瑞安

黃仲弢 紹 編修嘉興許竹箕 景 星使等 紀 案 卷 己 本 年 有 送 黃 公 度 再 游 歐 西

中沈子培文芸閣黃仲駉不年皆在京師致之安般移集而後知先生與之訂交當在本年懷人詩
保先生庚寅冬在海外所作其與諸公相識自當在出國以前疑皆在本年客京師
時志伯愚梁星海兩人係先生丙子順天鄉試同年相知當更在先姑類誌於此 爽秋與先生

尤契

太常袁略述潘孺初存鄧鐵香語許先生以國器本詩草卷十三哀詩莫遠與秋京朝云識公

又稱先生日本國志翔實有體

西紀句第二首自注

本年夏無錫薛叔耘

福成京堂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之命薛福成出使英法義冬袁爽秋為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章京叔耘使歐爽秋密以先生薦而不語先生

太常袁公行略云己丑冬用

臣公贊與公尤契薛之使英公密以黃薦而不語黃知不欲以公義涉私情也

先生遂被命以二

品頂戴分省補用道充駐英二等參贊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十八爽秋有絕句十首

送之曰行遍扶桑東復東碧幢又引上空桐駟談九大洲非幻都入編排日譜中醫有東瀛國別

書發凡辨體子元如陋他島索輕南北事緯年經意不疏直須壓到吾郵鏡夷夏文人斂手推始

信山川能說者林牙爭重老劉才嶺南不獨生丹橋海外從看舞白題佛說西牛貨洲好漢家戊

尉十年栖金穴中郎工模金豈知國計恤疲黔仍將本富蠶耕重莫得其皮枉用心翁山兀兀二

樵崎嶇雅飄姚不可追今得泓崢蕭瑟手正音一洗嶺南詩孺初伯訥兩孤標說士期君器後凋

却望南雲深不見海山何處訪團瓢蹇然訪我碧雞坊漫叟於今漫作郎稍待時清長揖去與君

挂席水雲鄉茅賦能令狎衆狙蘭闌彈指到羣胡指搗卽寓閒談笑絕倒壺邱攝鄭巫故人持節

大秦西同年叔又送新知捧紫泥蒼海不波川嶽靜始知廟略舞千齊宜親安校王韞卿亦有五

古二首送先生曰廣南古奧區魁奇所叢育我友黃長睿負才尤絕俗敏古得謨觴討今圖幾服

十上不得志神駒恥趨起爰作汗漫遊西行指柳穀在昔遼大石曾收印都族元祖見角端亦著

親征錄兩朝逞兵稜皆至海西曲沈子何號方聞迄未定員幅煩君亟攷實歸來共揚摧大典

圖書淵漁獵資來學歲久漸淪蕪往往山巖伏頗聞倫敦城稟尙盈兩屋願君勤搜討寄我采遺

目大典今存館林院著祇八百餘冊傳聞英人購去歸博物院宣廟昔季年海氛始漸張烟禁既大弛三口爰通商埔頭日以

闢遍地斑蘭裳邇來設海部相率談自強既購克虜礮復置毛瑟槍峨峨鋼鐵甲糜千億佛耶利

器不善用適以齎盜糧金錢日外溢厄漏未渠火生民剝膚血坐是羸且疋小夫驚執利狗態而

懲腸器必尙服匿食亦羅撞漿舌人語粗解著論已汪洋鄒衍書未讀便欲非三王藉此弋聲譽

取爵如爛羊可憐好家居都被纖兒撞望君作砥柱努力事修攘管子權輕重商務卽濫觴墨子

著經說起重理以詳禮失求諸野師夷制夷長陽語要令重九譯事我皇哉唐王頌薛使初

擬於十二月十四日自滬放洋而歐西癘疫方熾乃展期於明正啟程薛日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

四日力埃抵滬方擬于十二月十四日乘坐法公司揚子輪船啟行已購船票矣忽接前任出使
大臣劉芝田中丞來電云德法時疫正盛英亦傳染望明正起程爲安同時李傅相亦接是電遂

十四

論旨已悉薛福成著准于明正啓程欽此先生回籍一行據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
里本詩草卷五由菊里溪流而上駁馬舟行甚疾及夜泊高陵其地多竹二詩富即回粵時作

光緒十六年庚寅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年先生四十三歲

本年先生所撰日本國志付刊於廣州富文齋據日本國志首頁案薛福成一序為光緒二十年

未刊成特付刊始於本年耳
由甫曰刻成大約在乙未年

正月十一日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叔耘自上海乘法公司伊拉瓦第船放洋先生則訂明

在香港守候十四日船抵香港十六日先生携次子仲雍一僕由嘉應州來登舟午正一刻開行

未初二刻出口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先生有自香港登舟感懷詩見本詩草卷六十九日至安南西貢成

刻道銜兼辦招商局務香山張沃生籍蘇以馬車迎薛使暨先生等赴隄岸美南樓聚讌二十日

展輪出口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先生有過安南西貢有感詩見本詩草卷六二十一日過新嘉坡二十七

日抵錫蘭島登岸游開來南廟廟有如來臥佛像二十八日啟行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先生有錫

蘭島臥佛詩見本詩草卷六

二月初五日入紅海初八日薛使與先生談美國限制華民之事初九日進蘇彝士河十一日入

地中海十六日抵法之馬賽駐法二等參贊陳敬如季同由法館前來相迓登岸寓而路拿愛利

街甯項戴特馬賽客店十七日法國工部派管理橋道工員二人邀薛使觀馬賽海口薛使約先

生及陳敬如許靜山廷兩參贊胡馨吾惟德王省山豐兩繙譯同往十八日薛使偕先生山馬

賽乘火車十九日抵巴黎易馬車至使館西正前任使臣貴池劉芝田瑞芬中丞邀薛使暨先生

等赴功邸那達爾飯莊進西餐閏二月初七日薛使往拜會上議院首領魯亞耶及意大利國頭

等公使梅那貝土耳其國頭等公使愛薩德初八日往拜會英國頭等公使及法國下議院首領

福祿格西班牙頭等公使加司氏烏頭俄國等公使摩亨海姆初九日往拜會奧國頭等公使烏

衣烏教皇所派頭等公使斐德禮十二日往拜會伯理璽天德之夫人復往拜會德國頭等公使

閣思德皆與先生偕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一

三月初四日薛使偕先生等由巴黎火車北棧登火車至葛賴海口易輪舟渡海峽至英國之多

甫海口仍坐火車抵倫敦之維多利亞車棧易馬車至使館十七日薛使率參贊馬清臣格里暨

先生觀見英女皇維多利亞於溫則行宮呈遞國書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云則外

同乘火車行三十英里至溫則宮外一二里君主豫備對騎馬車來迓入宮先赴朝堂宴飲畢禮

十五

國及第爾克生引入便殿余見君主親躬黃參贊以兩書選交余手余宜讀項辭呈還先生有溫

則宮朝會詩見本詩卷六使館中凡上行之文奏疏薛使自任之下行之文批劄及例行公牘皆先生

任之平行之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南北洋沿海督撫書函公牘則許靜山任之海外公事大

抵平行者多故當時先生筆墨最簡許珏復庵遺集卷五

四月初二日晚十時薛使偕先生赴柏金韓模宮觀跳舞會十二時半回館薛福成出使英法義

倫敦氣候特寒六月中曾御裘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白注云居倫

七月將命先生為出使日本大臣或沮之遂罷由甫曰先是先生軍機處記名已四次隨時可派

宗紀牛經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圖敬銘主派牛經方鴻章子也衆病達贊圖議云案清史稿本

年不在京山甫所官或有誤

九十月之交倫敦有大霧咫尺不辨白晝然燈凡二十三日見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白注薛

二月初二日記則云余在倫敦先生有詩本詩草卷六有重

先生在倫敦寫真有詩見本詩草卷六

十二月長白承伯純原主事東歸先生送之以詩見本詩草卷五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英法義保獎四期

滿人員一摺吏部主事承厚請以員外郎補用並加四品銜是承厚之歸當在十二月矣

作歲暮懷人詩三十餘首

見本詩草卷六

先生自本年起始自輯詩稿自謂四十以前所作多隨手散佚至是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

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先生至英後乃以為我國政體必當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則欲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之權歸之於中央政府盡廢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自朝廷下自府縣咸設民選議院為出治之所而又將二十一行省分畫為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君主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帝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合眾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如此則內安民生外聯與國或亦足以自立乎

尤謂引新法設擬先生壬寅論學履案先此意已啓日後在湘舉辦新政之機矣

光緒十七歲辛卯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先生四十四歲

先生在倫敦駐英參贊任

二月初九日祖父允初公病歿於家年八十三父雁賓公由廣西思恩府任內奔喪歸

六月自撰入境感詩草序其論作詩之指要曰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為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以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日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遠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延凱者

先生詩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載見學衡雜著第六十期編者吳定得之於先生文孫

七月長女當樛適鎮平縣鍾

是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設立新嘉坡總領事以先生調充

薛編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四光緒十六年庚寅八月

十一日記云總理衙門五月十四日咨開准北洋大臣咨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文稱去冬奉令巡洋抵新嘉坡各島日擊萬華民交涉遠向稱安謐惟未設領事之處多受洋人欺賤奉

關防求保護未便墜不以開查新嘉坡領事既無兼轄各埠明文亦遂無通制各埠權勢疑請以石

每年披領事改爲總領事其各埠設立領事一員即由華民等因本衙門查外洋各轄于境添設
領事均須先與商議如外部商到實核于華民有礙須至否者十二日據云原文與參贊等大臣酌度情形
試與英國領事商議如外部商到實核于華民有礙須至否者十二日據云原文與參贊等大臣酌度情形
必指馬格理地請先經答允則無論何處領事法惟我各所派常矣余以爲中國屬馬參贊分駐英屬境會暫不
伯照會英國丞相兼外部尚書侯爵沙力斯伯里十月十九日接英領事文內開中書候爵派沙力斯
國所駐英領事官因此給事與英廷各友邦之密領事官本爵部堂極喜告知貴大臣英廷願之給文刻下與
一有不照給文憑者一月須由英廷各友邦之密領事官本爵部堂極喜告知貴大臣英廷願之給文刻下與
港有在允地方情形余乃照復外部給文憑者一月須由英廷各友邦之密領事官本爵部堂極喜告知貴大臣英廷願之給文刻下與
嘉任駐附近之地今已選得二領事左乘陸門之核定此嘉二員者歷練有識持已參贊黃接道物靈任之尤堪
巴領事嘉坡一處此領事官定爲侯爵沙力斯伯里六月及附近各處之總領事官八月朔日云外部照會英
會外有出定者總理衙門遂久嘉坡不領事官定爲侯爵沙力斯伯里六月及附近各處之總領事官八月朔日云外部照會英
發知不爭之英相持未決不遠華民之意嘉坡領事官定爲侯爵沙力斯伯里六月及附近各處之總領事官八月朔日云外部照會英
外也給准乃照此事關之保南洋全局亦不涉他事且爲英待中國與他國一律之事並似受之便旋
如接此回電云新嘉坡領事官定爲侯爵沙力斯伯里六月及附近各處之總領事官八月朔日云外部照會英

如接此回電云新嘉坡領事官定爲侯爵沙力斯伯里六月及附近各處之總領事官八月朔日云外部照會英

如接此回電云新嘉坡領事官定爲侯爵沙力斯伯里六月及附近各處之總領事官八月朔日云外部照會英

十七

或利司雷者暨其場部科科新嘉坡及白蠟石叻峴松蓋美谷柔佛檳榔嶼先生離英赴任過法國登

巴黎鐵塔九月十一夜渡蘇彝士河舟泊波塞之夕遇大雨均有詩

見本卷六詩

十一月初三日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札發新嘉坡總領事官憑照并英君主準勅各一件

薛札發出使公使禮部七札新嘉坡總領事官黃選慈給發英君主準勅云為札發事照得本年九

月二十一日本大臣查照辦理衙門文開發給駐英法德俄奧各國領事官黃選慈給發英君主準勅云

後茲據外部大臣查照辦理衙門文開發給駐英法德俄奧各國領事官黃選慈給發英君主準勅云

任上各等因事宜悉心經理以副厚寄切切此札計發準勅一件以便查核存案可也光緒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是月為次子仲雍授室娶同里梁氏女

十二月二十七日父雁賓公歿於家年六十三先生乞假百日回籍治喪總領事官事務由繙譯

官那華祝三代理給福成出使公使卷七札新嘉坡總領事官黃選慈給發英君主準勅云為札發事照得本年九

准坐支薪俸其奔喪給假人員無坐支薪俸查明文該黃總領事現丁父憂案繙譯官留差仍給假百日酌

事則必領金由前代理之人請獎若就支銷兩分薪俸章程既無明年且領事非隨員可比惟既有應辦之

及回籍治喪費用既繁均照舊支領那該繙譯商本總領事現擬應較煩應由該法所領事每月領津

事與那該... 光緒十八年壬辰... 四月假滿回新嘉坡總領事任

光緒十八年壬辰 四月假滿回新嘉坡總領事任

五月十四日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札飭設法嚴查華商船隻販私結會

領事官黃... 薛札飭設法嚴查華商船隻販私結會

門者由內地... 薛札飭設法嚴查華商船隻販私結會

條為保商... 薛札飭設法嚴查華商船隻販私結會

通辦理可... 薛札飭設法嚴查華商船隻販私結會

光緒十九年癸巳 先生在新嘉坡總領事任

光緒十九年癸巳 先生在新嘉坡總領事任

長子伯元入州學

長孫延豫生伯元出

長孫延豫生伯元出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次女當蓀適同里梁

六月先生稟請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擬於大小白蠟共設副領事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

員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八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記云新嘉坡總領事黃運憲稟稱大小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在襟袖間

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白注

又往麻六甲北臘等處假居華人山莊所見多奇景

本詩草卷七己亥雜詩白注

先生到新嘉坡二年因患瘧久病初養疴章園園在小島屋據大石上風定月明潔無纖翳惟狂

風一吼則飛浪往往濺入窗戶間如泛舟大海中也

遂往檳榔嶼

本詩草卷七己亥雜詩小引

有謝姓者邀先生住竹士居居在萬山頂初用土人舁籃輿而往至

峻絕處則引手攀援而上如猿猴然再用一人護足到山頂絕巘俯海一無所見惟月初出時若

在襟袖間

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白注

又往麻六甲北臘等處假居華人山莊所見多奇景

本詩草卷七己亥雜詩白注

其間其行政時亦有將就華民之處趁其在位起設領事此亦事機之不可失者也

門凡八條施英保國譯英之邦不交各處承審官一過體遵大辦律例財絕各條有之舉施督于華民保戶設

處寄寓祇有華民必設領事可資約束而壽保護此順先是英人督施密之司謂各國向未設官然此

萬六千中大抵散居于白蠟工役者為多從寓日來其勢不齊今歲儲工山錢越至博門驗之幸慮其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一員吉隆設副領事一員去歲吉至出錫成一大都會商人之商于大小白蠟吉慶者多獲厚利

潮州富豪余家於新嘉坡之瀦水池邊築一樓三面皆水先生亦借居養病主人索樓名先生因

江南有佘山名之曰佘山樓雜花滿樹無冬無夏先生手摘蓮菊桃李同供瓶中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自注

時值西曆新歲先生作歌咏之本詩草卷七有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一詩歌中有上人三殺

次之句聚眼前詩有句云不信旁人帶靈犀眼前詩獨次在此歌後而三處善則此歌所云新歲指西曆無疑

光緒二十年甲午西曆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先生四十七歲

先生在新嘉坡總領事任

庶妹芳玉適同里李

三月先生郵致日本國志於巴黎請序於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叔耘薛氏皓為奇作數百

年來題有為之者日本國志薛福成序云嚴甲午余破英法使事將東歸公度郵致其稿巴黎屬

月案日本國志庚寅年付刊于廣州本年或將還事乃以原稿或刻樣寄巴黎

薛叔耘解任回國五月十六日申刻到新嘉坡先生率隨員那華祝等往見以馬車迎至領事府

憩息夜設筵席至十一時薛回船見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十

七月日本侵我藩國朝鮮我遣兵援之與日軍遇八月我陸軍敗於平壤九月我海軍敗於大東

溝日軍尋陷旅順先生有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諸詩紀之見本詩八時張香濤自湖廣總督移署

兩江按陳登陸百道先生年譜之香濤移署在十月以籌防需人受事之日即電奏調先生回華

遠室詩草卷九已亥雜詩自注云張君方為新嘉坡總領事張廣雅督部由湖廣移署兩江以籌防

事之日為詞回案尤譜以此事置于辛卯年易香濤受十一月月中旬先生由新嘉坡解任歸國十日

間炎風朔雪每日更換衣服到上海乃重裝矣據本詩草卷九十二月張樵野以全權大臣使日

張蔭桓邵文濂以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命檄召先生有所咨詢本詩草卷八題樵野文運驅車

由前蜀絲學開無華靈旋慘烈謂我識途馬召我來否敢繳我千里船掛我百尺樓○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至江甯謁總督張香濤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康有為黃公香濤置之閒散先生甚不樂

陳衍石遺案詩話卷八又康有為黃公度詩集序云吾言張督近于某事亦通

公度則言吾自教告之其以才識自負而日中無權費若此卒以此得罪張督

始與閩縣葉損軒大莊孝廉相識本詩草卷八借葉損軒為新交也

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聞日海軍寇澎湖之警先生有詩本詩草卷八乙未二月二十

澎湖之日聞

中日戰事我軍既連敗三月二十日中日馬關媾和條約成先生有哭威海馬關紀事降將軍歌

諸詩 見本詩 草卷八

袁爽秋來江甯謁香濤行篋中攜先生日本國志謂先生曰此書早布省歲幣二萬萬 袁太常行略云二十

一年謁習存張公之洞本詩草卷十三哀詩袁爽與秋京烟云馬關定約後公來謁大吏責備兩

國志一書可抵銀二萬萬先生怪問其故爽秋云此書稿本遠在韓署久束高閣除余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二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布令彼二人見之必不敢輕

於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名矣又有詩簡先生云白壁雄談致一雙指搗夷隸歷諸邦南庭都護治

紅海西使高輜擁碧幢頭白虞衡新作志足音蓬壑喜聞登於今龜拯資方略不獨騷材賦涉江

見袁和于湖 小集卷四

五月先生至湖北任洋務局職方與客登黃鶴樓忽聞臺灣潰棄之報遂興盡而返 本詩草卷八上黃鶴樓詩

注白作臺灣行紀之 見本詩 草卷八十三日夜江行望月有詩 見本詩 草卷八旋返江甯時文芸閣學士將南歸與

梁星海等飲集吳船各撫賀新郎詞以誌悲歡先生詞云鳳泊鸞飄也况眼中蒼涼烟水此茫茫

者一片平蕪飛絮亂無復尋春試馬又漸漸夕陽西下水輦山温留扇底展冰籤試照桃花寫影

如此淚重灑 尋思羅袖臨行把竟明明皎綃分翦公然割捨天到無情何可訴只合理憂地下

但何處得開酒社相約須臾毋死去儘丁歌甲舞今宵且看招展花枝惹見文廷式雲起軒詞話用戲有吳船聽雨圖記之文道希先生遺詩閏五月又飲集鍾山送芸閣有詩見本詩又送葉損軒之上海有

詩見本詩

立秋日訪龍陽易寶甫順鼎觀察遂借遊秦淮有詩見本詩八與臨桂龍松岑繼棟主事唐春卿侍

郎侯官沈藹蒼瑜慶觀察華陽王雪澄秉恩觀察道州何詩孫維樸太守游玄武湖作歌本詩

元武湖歌和龍松岑同游有云天風浩浩三萬里吹我犯斗星槎回河山不異風景好今者不樂

何為哉抑塞之情溢於楮墨矣

七月京師強學會開南海康長素有為主事主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云北方由文廷式之

的在改良政治其會具有黃紹箕汪康年黃遵憲岑春煊陳寶琛陳三立等而上海工部局其日

於是在強學會勢益大振時

袁爽秋再至江甯與先生會於秦淮酒舫同座凡烏程徐次洲安陞觀察志仲魯編修合肥蒯禮

卿光典檢討等共七人袁親于湖小集卷四爽秋將去甯借先生游靈谷寺禮

誌公塔俗公度往遊小集卷四靈谷寺題注又有詩留別先生云嶺表嶽崎白下鞞木犀花發喜

重逢登臨不負丹邱興感慨頻傾綠酒濃三品料姑儕仗馬千金技久蓄屠龍明朝挂席方山別

黃海清遊約拄筇見袁稔于湖小集卷四已而爽秋又至江甯九月初三夜先生招爽秋及梁星海武昌柯

巽庵逢時編修新城王晉卿樹枏布政小飲青溪有詩見本草卷八爽秋有題先生集後詩云金石叩

清英雲霞擷奇彩探碑天山頂握節雷驚海詩囊西貨洲弓挂扶桑外鑿括入靈府洪濤瀉靈籟

瑯鏤困萬彙剝落見真宰理董夷夏論廓清良可待陋儒拘于方不信龍可醢聳然失故步菟鶴

越雞殆誰知四極之外六經表大有丹邱逸人在見袁稔于湖小集卷四本月先生往上海晤義寧陳伯嚴

三立主事有詩詩見本草卷八又卷九已亥雜詩注云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又與侯官陳石遺新孝廉相識集於酒樓談詩

先生極言謝臯羽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八詢之石遺康長素在上海辦強學會梁啓超創辦時務

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

助者途在王家沙地方開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

設之洞開強學會張勇自任後張以論學不合故謂前謀先師以會章已發行不可中止告乃梁記

與張傳互異當先生初未識長素會中十六人有先生名梁星海所代簽也
本詩草卷九已亥雜詩自注注中梁星海

名代以空白既而借達縣吳季清德清叩門訪長素先生昂首加足於膝縱談天下事自是朝夕

過從無所不語康有為黃公度詩集序

歲晚復容江甯通州范肯堂當世茂才亦來謁張香濤有詩贈先生云誰謂君為異人者陳伯度

詩有千年而亂錄今日四海好花到異人之句余故感于是而發端也我觀君道得毋同詩言起訖一生事眼有東西萬國風燕處

危巢豈由命龍游涸澤竟無功便借鄒子論三樂也讓行歌帶索翁愁來遍攬前人句讀至遺山

興亦闌容有數聲入清聽何曾一氣作殊觀乾坤落落見君好冰雪沈沈相對寒腹恨楊雲猶賤

在不虞千世人看復題其後曰詩意若曰公度之人處於今世則不能異人而公度之詩傳之

後世則誠異耳見范伯子詩集卷十

京師強學會為言者中止強伯頓南海張先生傳云京師御史滬會亦廢餘會款一千二百金實

為先生等創辦時務報之嚆矢據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記

長媳張氏歿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先生四十九歲

本年李少荃充致賀俄國加冕頭等專使大臣並往德法英美諸國聘問據國史李鴻章傳先生謁之於

上海少荃曰連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本詩草卷十一李鴻章傳

二月文芸閣學士放逐南歸文廷式聞應偶記云丙申二月被劾出都有賀新郎詞贈先生云遼東歸來鶴翔千仞徘徊

制欲下故鄉城郭曠覽山川方圓勢不道人民非昨便海水盡成枯涸留取荆軻心一片化蟲沙

不羨鈞天樂九州鐵鑄今錯 平生儘有青松約好布被橫擔柳栗萬山行脚闔闔無端長風起

吹老芳洲杜若撫劍脊苔花漠漠吾與重華遊元圃迴迴車日色崦嵫薄歌慷慨南飛鵠見文廷式

鈔詞

先生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以報館為始倡梁啟超創辦時三月乃以書招新會梁任公啟超

孝廉至上海始與任公交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先生有詩贈之見本詩於是先生與錢塘汪穰

卿康年中書梁任公三人日夜謀議辦報事先生自捐金一千元為開辦費且語穰卿云吾輩辦

此事當作為眾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無所謂集款不作為股份不作為墊款

務期此事之成而已創辦時所印公啟三十條係由任公擬稿而先生大加改定者時穰卿力主

辦日報先生及任公力主旬報之說乃定議署名公啟者先生暨達縣吳季清達孝廉口潘

展書凌翰部郎汪穰卿梁任公凡五人訂成小冊四五月間分送各處其後聘請英文繙譯桐鄉

張少堂坤係先生託口鄭瀚生三司馬代請者東文繙譯古城貞吉係由先生託日本駐

上海總領事代請者所立合同亦出先生之手其致函各處勸捐託各處派報亦均先生之力數

月之中一切館務先生無不與聞時務報原委誌七月時務報出版由汪穰卿為經理梁任公主

筆政每旬一册每册二十餘頁以石版印連史紙上極清晰而美觀所載有論說諭摺京外近事

域外報譯等而域外報譯獨占篇幅至二分之一而強國報學史

馬關條約許以蘇州杭州兩處為租界予日本政府以交涉屬南洋大臣新寧劉峴莊坤一督部

峴莊以全權昇先生使與日領事珍田舍已會議珍田氏者日本第一流外交家後此曾任數國

公使者也先生以蘇杭腹地非江海口岸比因議自營市政凡所以便外旅者纖悉備至而獨斬

治外法權弗與珍田氏竟莫能難議約時先生奔走江甯蘇州上海間一月三往來殆畫諾矣有

以蜚語相中者謂先生受外賂為他人計便安而日本政府亦怒珍田之辱命乃撤回而抗嚴議

於我政府我政府亦終屈也先生所擬之約遂廢梁誌及飲冰室詩話又本詩草卷八寄女詩

趁夜被會領事官時從商景案附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於上年十一月甲寅奉返任

之命請中所云奔走吳之江常指往來富滬間而言也康有為黃公度詩集序云吾遊上海開強

月會公理各員委務衙門奏蘇省初與領事荒川原訂六款日政府駁之續與珍田商議久而

未定蓋時日本尋登之端又案本年九月十四日總理衙門章京顧維鈞與余姚文命君賈中丞

手札云蓋時日本尋登之端又案本年九月十四日總理衙門章京顧維鈞與余姚文命君賈中丞

兩國政府酌定餘均定議方謂抗界經裁便可就緒乃本月初議立條款內惟管界之權聲明仍

開

開

照各口應照已開口岸一律新開各口應與各界商議或允或否限十二日夜子時照十一日送
將所定新約作為章程分印各執爲此在日一面照置一面交明請求然蘇杭租界議論即於未
一定妥我初六日總理衙門章宗祥在蘇與蘇交涉手札云日約互換時所索四端只租界內管理權十
一抗爭持數月一旦化為烏有仍無可如何

八月李少荃使俄回國傳 李膠州密約成語先生曰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本詩草卷十一

注白

九月先生奉旨入觀梁超創辦時務原委記云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又飲冰室詩話

梁任公之介也梁超飲冰室詩話載故事道府以下官必先引見乃得召見先生因總理衙門

徵召至京本有山吏部帶領引見之旨而部議尼之乃奉特旨預備召見蓋異數也召見時上問
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先生奏泰西之強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

上初甚驚訝旋笑頷之本詩草卷九

十月十九日以道員帶卿銜授出使德國大臣梁宗壽光緒朝東華錄及梁誌總理衙門章札

云上月十九日簡放使英羅豐祿使德黃道憲
大常宜公行略云丙丁之際政府諸公先後累
次密諭詢公願為樣使與否將以銜命使德并命
人傳諭以邸議見推公素以重內治立論尤不
力辭請另選賢才政府於是改請簡黃公道憲
時德人方圖膠州憚先生來折其機牙
總理事

衙門照會去後德使來照會謾稱使德者原為羅稷臣
黃本使英因英拒黃改為英羅德黃
以英拒受之員使德德亦不接待云云總理衙門即以此說詰英英覆稱並無此說而德使仍辯
難不已力尼其行

難不已力尼其行總理衙門章京吳景祺十一月月初六日與姚文俞君買手札本詩草卷八題
注云梁誌云通設詞以慰我政府辛尼其行均謂此案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殺何藻翔挽公度詩自
英政府以其為新加坡領事有一事與英大許不
接受云云皆謂先生曾奉使英之命恐未盡然

十一月梁任公為先生日本國志後序稱先生之為學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見上自道術中及
國政下逮文辭冥冥乎入於淵微日本國志梁啟超後序尼署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朔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先生五十歲

先生使事因德有違言改派許竹簣先生則株守在京據總理衙門章京吳景祺本年二月初六
日與姚文俞君實中丞手札清史稿許景

年證傳云光緒二十三年某日過何劭高郎中談倭事為郎中題象山圖詩見本詩草卷八何藻翔
南詩存於此詩下注云藻翔

談倭使未就道過

先生淵湘鄉會重伯 廣鈞 編修詩云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風雅不亡由善作光豐
之後益矜奇 見本詩草卷八太倉唐尚書 先生自張新派詩之旗幟始此

三月在崇效寺集京師名士看牡丹始與太倉唐蔚芝 文治 主事海鹽張菊生 元濟 主事等游 芝蔚

師為

五月補湖南長寶鹽法道 其有為黃公道詩集序云開居京師翁常熟

六月初六日先生語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曰二十世紀之政體必法英之共主先生自謂胸

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對人言矢野力加禁誡爾後乃益閉口結舌 論尤諸引新民叢報師友

東華續錄矢野於本年五月抵任六月癸亥上御文華殿矢野親見海之後不合 本月先生出都

赴湖南長寶鹽法道任 原委記及清史稿本傳 道經上海因主張時務報舉董事幾與汪穰卿決

裂 梁所出公啓內辦事規條第九款云當在開辦之初館辦亦恐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規條應

由總董議定文館中照向日向同人既申秋至丁酉夏各名同志此議無所不至以致各同志中有故

主平任敬公度得而為人然此後遇事未嘗一月公度也復繼任督謂超云公力持董事之託幾乎

子於前多而此文於於成度六月二十四日所云去年則本年也 赴湘任路經武昌登黃鶴樓

過岳州登岳陽樓抵長沙弔賈誼宅皆有詩見本卷八詩原任長寶鹽法道合肥李仲仙經毅升湖南

按察使進京陛見即由先生接署湖南按察使三譚梁譚清史稿本傳及由甫言又飲冰室文集卷

之察使命使

時義甯陳右銘復為湖南巡撫行新政譚清史本傳相與助其成者先生也譚十月梁任公來湘瀏

陽譚復生譚同知府亦歸湘助鄉治譚梁啓梁超飲冰室文集卷四十四三十白達及清史稿譚

務也于湖南併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任公倡辦南學

會譚同傳譚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會中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梁啓譚同譚飲冰室文集卷

中外大勢成政治原理行政學等蓋欲以激發巡撫學政率官吏成臨會先生與譚梁等輪日演說

正德人侵奪膠州之高等留為省會之會員其大者則散歸各州縣人為一州一縣之分會員蓋當時

以而獨立之基且將由此而推諸于南部各省則他日雖遇分割而南支那猶可以不亡此會之

所以名為先生首倡民治於眾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由一鄉推之一縣一府一省以迄

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邦治臻大同之盛軌譚清史稿本傳湘報載先生南學會第一次及第二次

而世界何以人為貴則以禽獸不能聚而人能合人之力以爲力以制之伏禽獸以數十計則能羣而邑

能爲人何以謂之國分之以禽獸不能聚而人能合人之力以爲力以制之伏禽獸以數十計則能羣而邑

能爲人何以謂之國分之以禽獸不能聚而人能合人之力以爲力以制之伏禽獸以數十計則能羣而邑

能爲人何以謂之國分之以禽獸不能聚而人能合人之力以爲力以制之伏禽獸以數十計則能羣而邑

不足世以集事必合衆即至愚以不爲國如故所謂以生而後能爲中國自周以前國手不懸一國要之可名爲辨封
 之亦成觀者無肆于民而農以耕稼受治焉此宜工執藝事以諫而或傳一祀商六百傳年與八百其大強鄰士出師編
 同乘大政而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國曰曰賢國與曰曰殺下親愛一相實亦與衆共之也此故封豕也蓋
 以有國不極私而先政體以乃學校慮其自秦以後國之以科舉處之可名爲郡縣之有世郡法慮之其世設官與不
 其慮其不極私而先政體以乃學校慮其自秦以後國之以科舉處之可名爲郡縣之有世郡法慮之其世設官與不
 皇出也則河是有邊分民之法有疾病禍計難之困苦顯官連問其所以可喧目至周至密也即官至悉昏矣明然而彼動入惰坐
 淺濁而相於民相亦不相疑相知也遠傳而離心離德而判之曰此官泛泛然若民不事積之日舟既久官與自民無一殺相自信
 明教有被家官縣令不相與者而以官爲復而樂於無官此其故何也官以民爲魚肉官以己爲刀砧也凡于上
 命下委之矣子二政如所謂亭長曰是則夫里老則非而此二鄉三官者皆無有也舉之舉一府一縣數丁差役人之
 諸君而多治而二書諸史者名相國其將能吏功臣可謂之繁夥矣惟官請至循吏政傳則不私也諸君
 哉抑耳二才不古耳與管地無官故一時無官漢唐宋明每之制人不得爲所謂循吏之官自漢既有此數豈人之性殊
 如今之世避一廣明而道詢其價不若彼飲任之官服均不相里同嗜欲不通山川不習一途出都後茫天然
 味然余之世避一廣明而道詢其價不若彼飲任之官服均不相里同嗜欲不通山川不習一途出都後茫天然
 不地異色之甚繁也今制以夕怨嘆爲一穎北道府以如下之而求其治廷固知乎不能久任之不相矣然而州一
 利各官知其繁尙少命所附郭夕治舍此而或去矣或調長官是時之無幾力或代理不能兼亦遂欲知其

卷之二十一

官制

二十五

所進為而不致功久現藥毒者一而九而移山香由也子而速孫凡大政事大典非一朝一夕之
 以昔推現鏡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諸君樂談女乃不相習與宴會時之甫生客何耳惟不久任與逆乃
 知旅中之過客何有長耳亦不知官為誰何乎嗟乎但見入坐堂皇出則地阿道有之則駭而避之皆不
 食我舉衣我妻之家我田宅我園子兄弟將一切情願而事不治豈仰之家長耶抑將數十人家長能
 我之期成立耶命田園遺棄委之於宴會之生客送旋之白遇客而名矣委之有則長猶且不可然則
 常如之商務而後可所求常為工業者自治其自治其以而己矣業利為常與某以會匪結盟者為已
 吾同鄉而共井之人事而不思授手耶請看文正做秀才時便匹夫匹婦不發其澤一鄉一推色而之講中
 共勉之耶願已諸君諸君能任此事則官民上同文正公論以聯合之風力收士夫之資願與諸君無
 天不相習不迫久任之患得治臻大同家之盛執而去部縣專政於此而向有極切要之語由一告者推余
 以今日講義之者曰此開民智毀無之功若以私心權欲私利其彼損權恃勢之蔽之必且以余為口實費余
 願諸君共勉之而已 於是略仿西國巡警之制設保衛局凡與民利民瘼相麗而為一方民力

能舉者悉統焉領以民望而官輔其不及
據清史稿本傳及梁誌文編云尤為先生精心所謀

而保衛局云云公廉訪日本之有警務部也長官者蓋悉後來官長視程為具文達參以神權立我湘永道了

不拔之基此尤大公無私至誠至信之心可以貫鬼神開金石格豚魚夫欲與神植達忘其為刑
己之官權為人而造己寧非世俗所謂愚者乎而廉訪神黃公與觀察况公桂馨黃公炳離則為恐
某為董事聽者感動興起皆紳士有以保甲局反置引喻終日不倦且任之曰某為董非矣先生以此為

凡百新政之根抵若根抵不立則無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故首注意及是超錄尤譜引梁啓

附遷善所陳右銘以先生領之陳三立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 勅布之初民頗疑賊後乃大驩

誌右銘又屬先生設課吏館草定章程陳三立先 此外先生又銳意整頓裁判監獄之事刪淫刑

之陋俗定工作之罰規民甚感之超錄尤譜引梁啓 舉凡一切新政與巡撫陳公戮力殫精朝設而

夕施綱舉而目張超錄尤譜 當是時元和江建霞標 為湖南提學使宛平徐研父仁 繼之皆以變法

開新治為己任其士紳負才有志者復慷慨奮發迭起相應和風氣幾大變外人至引日本薩摩

長門諸藩以相比湖南之治稱天下而謠詠首禍亦始此陳三立先

續娶長媳李氏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上命樞臣進日本國志繼再索一部本詩草卷九己亥雜詩自注

三月回長寶鹽法道本任

四月宛平徐子靜致靖學士奏保通達時務人才康長素暨先生譚復生張菊生梁任公五人二

十六日上諭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著該督撫送部引見朱鴻光緒朝東華續錄本年本詩

殺人才保薦保薦保薦則李蕊園尙書唐春和侍郎張野秋侍郎徐子靜侍郎王夔石侍郎榮仲華侍郎

保歲月無可攻類誌于此諸公奏

在湘抱病與譚復生同觀溧陽狄平子葆賢所藏維摩說法圖卷因亦相對說法各數千言葆賢

平等閣詩話卷二秋
氏挽先生詩自注

先生以病解任

六月二十三日命以三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康有為黃公度詩集序云于是李公端榮奏二

十四年六月乙巳命黃遵憲以三品京堂充駐朝鮮大臣案梁誌及本詩草卷九己亥維廣仁教

皆云奉使日本非朝鮮也又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繫此事于三月按之時同未合康廣仁注

命非一書云弟且少力言新藥水火大權在後老決無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關乃皇知上別放公度

而留伯兄真無如何也由上特簡三詔敦促有無論行抵何處著張之洞陳寶箴傳令攢程迅速來

京之諭然先生以久病未能遽就道本詩草卷九己亥時上海時務報汪穰卿虧款甚鉅報亦無起

色張伯植南海以御史禮泉宋芝棟伯魯之奏至本月初八日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派康有為

督辦其事

錄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總辦張伯植南海康先生傳穰卿乃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云汪

報乃發生移交與否之問題而大開筆戰 七月奉旨着黃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

議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載汪康年上黃欽使呈稿云竊康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到蘇松太道蔡

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奉旨劉坤一電稱康有為現在應如何收交之處若黃遵憲道經上海

各執意見致請核議此等因 先生至上海病益亟 本詩草卷九已

八月政變作先生因病乞歸十八日奉旨俞允 臣黃遵憲奏因病請開去差使清史稿德宗紀云

壬寅八月十九日相差一日免案辛丑為十八日 或奏康梁尙匿先生處蓋因其藏匿日本使館而誤

傳也有旨命兩江總督查看上海道蔡和甫 鈞張大其事 本詩草卷九已 派兵二百名圍守棒鎗

鶴立若臨大敵 本詩草卷九注 然先生所居本上海道公所且當時康已在香港矣 本詩草卷八已

寓滬西人懼先生蹈不測議聚眾劫之他徙 本詩草卷九注 又已 亥雜詩自注云外

知交探問隔絕不通 金丈松岑云時有西人某論垣入公度室似且為奴行徑者防而日本駐

京公使亦請於總署先生慮其重滋罪也轉為之慄懼 本詩草卷九已 亥雜詩自注又康有為黃

免 時袁爽秋以三品京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密言於樞部力為剖白且謂萬不可再事鉤

求致成黨禍

太常袁公行略

二十六夜乃得旨放歸

本詩草

卷九

已亥

雜詩

自注

黃虞

又放歸

詩自注

云廿

有廿

詩自注

云廿

有廿

詩自注

云廿

有廿

詩自注相美 己亥雜

緹騎繞先生室者兩日云

梁

九月初一日自上海啟程南歸有詩

見本詩

卷九

詩

到家有詩

見本詩

卷九

詩

人境廬之隣

有屋數間

先生以二

百萬錢購得葺而新之

本詩

草卷九

有人境

廬之隣

有屋數

間余購

取其地

在而新

之有樓

閣因

足成之一詩編次在寒夜獨坐臥紅榭及己亥雜詩之前故知為今歲又己亥雜詩自注云人境廬之隣有屋數間以二百萬錢購得之然縱橫不過數丈而隣居適處更無可展拓偶有營造人

來資言又紫南武山人資得邱逢甲也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先生五十二歲

本年先生在家講學學生五人為先生長子伯元次子仲雍嫡堂弟由甫道庚從堂姪之駿賈孫

外甥張資度亦稱學科分五門為掌故史學經學格致生理衛生各占一門掌故由伯元任之史

學由之駿任之經學由由甫任之格致由張資度任之生理衛生由仲雍任之各人將所任之科

目先預習每日午前九時起至十一時半齊集講座先生執卷各人即將所習提出討論先生靜

聽後指正其誤或引中而闡發之每人各設札記一冊來復日繳一次先生親自改削之

先生家居常短衣楚製獨行山野間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載

本年成己亥雜詩八十九首續懷人詩二十四首見本詩草卷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詔立溥儀為大阿哥先生有詩誌感見本詩草卷九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西曆一千九百年先生五十三歲

本年李少荃督兩廣屢聘先生出山先生自戊戌歸里後閉門著書不預世事以李督頻頻電促

乃謁帥轅潘飛龍在汕頭詩話卷一商辦嘉應礦務事由甫李督問治粵策先生答以莫先於設巡警免米釐

二事潘飛龍在汕頭詩話卷一從黃道憲之語也樂未竟而去秋辭歸過香港訪番禺潘蘭史飛

徵君於華字日報館談三日參詩話又云庚子秋先生及潘丈與余握手先生謂後人學藝事事

皆駕前人以上惟文字不然以胸中筆下均有古人在步步追摹不能自成一家面目是以宋不如

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漢魏也潘飛龍在汕頭詩話卷一為蘭史題獨立圖云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

黑甜濃君看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此詩本集不載見在山泉詩話卷一潘丈之別署也

是秋拳匪亂京畿八國聯軍入寇兩宮西狩先生紀亂之作甚多詩草卷十又欲為一空前所未

詩名拳團篇未成由甫曰先生欲為此詩長疑

邱仲閔訪先生人境廬撫時感事迭相唱和本詩草卷十有久旱雨澤邱仲閔過訪飲人境廬三用仲

亡後寄詩 前編 五用 六用 七用 八用 前編 和 案 本 詩 草 先生 與 仲 吟 詩 和 在 本 年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在家修家譜

八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少荃薨先生有詩挽之 見本詩草 卷十一

本年與各國訂和約成兩宮回鑾先生皆有詩 見本詩草 卷十一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先生五十五歲

先生因嘉應州屬米價日貴發起運米公所勸南洋富紳集資向蕪湖安南暹羅運米返州照本

發糶

五月先生有署名東海公之論學賤投梁任公主編之新民叢報其論民權自由曰近年以來民權自由之說徧海內外其勢長驅直進不可遏止或唱革命或稱類族或主分治亦囂囂然塵上矣而僕仍欲奉主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又論學校曰天下譁然言學校矣此豈非中國之幸而所設施所經營乃與吾意相左吾以為非有教科書非有師範學堂為之先則學校不能興而彼輩竟買然為之一也吾以為所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

學校而彼輩棄而不講反重大學校二也吾以爲所重在普通學取東西學校通行之本補入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學然後乃能立國乃能興學而彼輩反重專門學三也吾以爲五經四書當擇其切於日用近於時務者分類編輯爲小學中學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爲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爲重四也吾以爲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鑑畢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吾以爲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興學校乃專爲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電醫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俟業成而用之治民蒞事乎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盡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尤

六月先生又有署名法時尙任齋主人之論學牋其論保存國粹論者曰持中國與日本較規模稍有不同日本無日本學中古之慕隋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並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穩乃自覺己身在無何有之鄉於是乎國粹之說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尤

七月先生又有署名水蒼雁紅館主人之論學牋其論孔教曰報中近作時於孔教有微辭其精要之語謂上天下澤之言扶陽抑陰之義乃為專制帝王假借孔子依託孔子者藉口以行其壓制之術此實協於公理吾愛之重之敬之服之儒教不過九流之一可議者尙多公見之所及昌言排擊之無害也孟子亦尙有可疑者尤

是秋陳伯嚴主事有詩寄先生云天荒地變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萬里書疑隨雁鴛幾年夢

欲飽蛟龍孤吟自媚空階夜殘淚猶翻大海波誰信鐘聲隔人境還分新月到巖阿見陳三立詩

上題為黃公度京滬山海關餘今日四海茫茫到異人欲擊頑流還孔照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笑

昏連曉歷歷精舍集不載當作於乙未年無從詳致附于此

十月先生又有署名法時尙任齋主人之論學牋時任公欲作曾文正傳索先生評其為人先生乃曰僕以為國朝二百餘年應推為第一流可謂名儒矣可謂名臣矣雖然僕以為天生此人實使之結從古迄今名儒名臣之同者也其學問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然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哲學未夢見也其功業比漢之皇甫嵩唐之郭子儀李光弼為尤甚然彼視洪楊之徒張陳玉成之輩猶僭竊盜賊而忘其為赤子為吾民也此其所盡忠

以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職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所學皆儒術而善處功名之際乃專用黃老取已成之功而分其名於鄂督官文遣百戰之勇而授其權於淮督李鴻章是皆人之難能生平所兢兢者黨援之禍種族之爭於穆騰額之參劾湘軍也亟引爲己過於曾忠襄之彈劾滿人也卽逼使告退今後世界文明大國政黨之爭愈爭愈烈愈益進步爲黨魁者甘爲退讓必無事能成矣其外交政略務以保守爲義爾時內戰絲棼無暇禦外無足怪也然歐美之政體英法之學術其所以富強之由曾未考求毋乃華夷中外之界未盡潛乎凡吾所云云原不可以責備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竊以爲史家之傳其人願後來者之師其人耳曾文正者論其立品兩廡之先賢牌位中應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文正之卒在同治末年爾時三藩未亡要地未割無償款無國債軌道鑛山沿海線之權未授之他人上有勵精圖治之名相文祥下多奉公守法之疆臣固儼然一大帝國也文正逝而大變矣吾故曰天之生文正所以結前此名臣名儒之局者也佛言謗我者死學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謗又不可學者也不亦奇乎尤

十一月先生又有署名水蒼雁紅館主人之論學牋論政治之程序曰自堯舜以來逮於今日生

長於吾國之民咸以受治於人爲獨一無二之主義其對於政府不知有權利實由對於人羣不知有義務也以絕無政治思想之民分之以權受之以政非特不能受或且造邪說而肆謗誣出死力以相抗拒以如此至愚極陋之民欲望其作新民以新吾國其可得乎合羣之道始以獨立繼以自治又繼以羣治吾以爲講求合羣之道當用族制相維相繫之情會黨相相助之法再參以西人羣學以及倫理學之公理生計學之兩利政治學之自治使羣治明而民智開民氣昌然後可進以民權之說僕願公於此二三年之新民報中巽語忠告婉譬曲喻三年之後吾民腦筋必爲之一變人人能獨立能自治能羣治導之使行效可計日待矣即曰未能人人知獨立知自治知羣治授之以權而能受授之以政而能達亦庶幾可以有爲至於議院之開設僕仍襲用加藤弘之之說以爲今日尙早今日尙早也公之所唱民權自由之說皆是也公言中國政體徵之前此之歷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爲師是我輩所見略同矣風會所趨時勢所激其鼓盪推移之力再歷數十年或百餘年或且胥天下而變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君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二百餘年之政略以防弊爲主學術以無用爲尙有明中葉以後直臣之死諫諍黨人之議朝政最爲盛事逮於國初餘風未沫

矯其弊者極力剗削漸次銷除間有二三骨鯁強項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獄今日南面明日西市者踵趾相接務摧抑其可殺不可奪之氣束縛之馳驟之鞭笞之執乾綱獨斷之說俾一切士夫習爲奴隸而後心安其文字之禍誹謗之禁窮古所未有由是蕙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爲要以無事自擾爲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仰明此意浸淫於民心者至深故止至士夫長吏官幕軍人乃至胥吏走卒市儈方伎盜賊偷竊其才調意識見於漢唐歷史宋明小說者今乃蕩然烏有總而言之胥天下皆曹曹無知碌碌無能之輩而已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幾希今以中國麻木不仁痛癢不知之世界其風俗之敝政體之壞學說之陋積漸之久至於三四千年絕不知民義民權之爲何物無論何事皆低首下心忍受而不辭雖十盧豎百盧豎千萬盧豎至口瘡手疲亦斷不能立導之行也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爲立憲政體今日有識之士敢斷然決之無疑義也雖然或以漸進或以急進或授之自上或爭之自民何塗之從而達此目的則吾不敢知也

尤

本年先生寫定人境廬詩草

由甫言先生手定稿茲終篇爲李愈毅侯捷詳其下寄題陳氏贈履及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乃由甫所增

次孫延凱生仲雍出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曆一千九百〇三年先生五十六歲

邀集地方士紳設立嘉應興學會議所先生自為所長籌辦東山初級師範學堂

歸安朱古微祖諱侍郎為廣東學政晚春過先生人境廬話舊古微有燭影搖紅詞云春暝鉤簾

柳條西北輕雲蔽博勞千疇不成晴烟約游絲墜狼藉繇櫻剗地傍樓陰東風又起千紅沈損鶉

鷓聲中殘陽誰繫 容易銷凝楚蘭多少傷心事等閒尋到酒邊來滴滴滄洲淚裏手危欄獨倚

翠蓬翻冥冥海氣魚龍風惡半折芳馨愁心難寄朱祖謀撰村詞卷二 馮村語彙卷一

三孫延毓生仲雍出

四孫延綽生伯元出

光緒三十年甲辰西曆一千九百〇四年先生五十七歲

派門人楊惟徽徽五從堂姪之駿二人往日本習速成師範準備任東山師範學堂教師同時資

助嫡堂弟由甫並派四子季偉長孫延豫往日本留學

豐順丁叔雅並徵君與先生書曰近歲以來黨禁稍懈康竊欲竭其髦髦之愚惟公所以自處

者擇大吏之賢依之幕府凡天下之措注皆吾之所設施策之上也否則移寓上海斛酌人才內

以聯絡大江三湘之志士外以號召南洋各埠之巨商厚集一中央最有勢力之樞紐策之中也

先生復書謂上策為數年前夙志見丁叔雅遺集叔雅再復公度書云承示謂上策為數年前夙志又云康行年三十有五矣案姚梓芳撰丁憲康傳云宣統二

年四月晦日以病卒於都門館舍年四十一
有一據此推數知與先生書為本年也

九月朱古微侍郎舟過香港有夜飛鵲詞寄先生云滄波放愁地游棹輕迴風葉亂點行杯驚秋

客枕酒醒後登臨塵眼重開蠻烟盪無鱗颭天香花木海氣樓臺冰夷漫舞喚癡龍直視蓬萊

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珠崖不信秋江睡穩掣鯨身手終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

黑成灰又西風鶴唳驚笳夜引百折濤來見朱祖謀詞卷二憑村語卷二載此詞題為甲辰秋九

月舟過香港寄公度

先生在里臥病冬有病中紀夢述寄梁任公詩人境廬詩草存詩止此詩見本詩草卷十一公度五

古三章乃甲辰冬病中紀夢述寄者撰聯語云藥是當歸花宜旋復蟲還無恙鳥莫奈何又云萬象函歸方丈室四

圍環列自家山屬潘蘭史書以刊木置人境廬中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一先生病劇時尚手作論學書萬言

伏葆賢平等國詩話卷二載伏氏挽先生詩自注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西曆一千九百〇五年先生五十八歲

正月致書狄平子有自顧弱質殘軀不堪為世用矣負此身世感我知交等語狄平子等語見秋葆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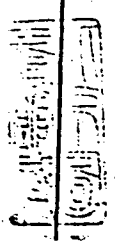
先生詩自注與弟牖達書謂生平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望矣狄平子等語見秋葆卷二

本詩草黃時先生製一艇方成顏曰安樂行窩并題聯云尙欲乘長風破萬里浪不妨處南海

弄明月珠蓋絕筆也潘飛聲在山東詩話卷一云

與梁誌

宣統元年三月先生次子仲雍四子季偉始奉其喪葬于梅南黃居坪之原梁誌梁任公誌其墓



先公年譜

公諱仁堪字可莊又字忍庵號公定行二福建閩縣人工部尚書諱慶雲字雁汀予諡文勤公之孫刑部主事諱傳璨字子恆中憲公之次子也高祖尹齋公諱熙曾祖紫庭公諱彩鳳均贈光祿大夫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歲

是年二月文勤公轉通政司副使公以二月初七日辰時生於京寓

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歲

咸豐元年辛亥三歲

五月文勤公擢授戶部左侍郎十月叔父仁熟公生

咸豐二年壬子四歲

十一月叔父旭莊公生

咸豐三年癸丑五歲

七月伯祖子珊公歿於里第以叔父仁熟公嗣十一月文勤公簡陝西巡撫公隨往每日登程中憲公挈公與一僕先發備前途供應

咸豐四年甲寅六歲

是年從貴州景麗三先生星讀正月會叔祖師竹公逝世十二月文勤公調補山西巡撫

咸豐五年乙卯七歲

是年從太倉吳心毅先生福田讀

咸豐六年丙辰八歲

咸豐七年丁巳九歲

六月文勤公補授四川總督公隨往十一月抵成都仍從吳先生讀

咸豐八年戊午十歲

公在督署從四川陳石如先生謹箴讀文思大進
咸豐九年己未十一歲

是年從陝西王厚山先生鴻飛讀習柳帖楷法日
進常書春帖文勤公顧而樂之課文之暇兼學爲
詩四月文勤公調補兩廣總督公隨行中途文勤
公疾作乞假養疴在西安度歲

咸豐十年庚申十二歲

四月隨文勤公渡河僑寓汾州從同鄉陳朗川先

生藉讀作史論文勤公置匯晴園於汾州爲養病之所

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三歲

是年九月文勤公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補授工部尙書

同治元年壬戌十四歲

三月初七日文勤公薨於汾州會祖妣袁夫人相繼逝一月之內連遭大故中憲公哀毀過甚幾不能成禮公處理大事如成人井井有條戚友稱歎

同治二年癸亥十五歲

同治三年甲子十六歲

是年隨侍中憲公入都從林錫三先生天齡讀

同治四年乙丑十七歲

同治五年丙寅十八歲

是年從陽湖陸廣敷先生爾熙武進趙明甫先生

曾向遊先生督課嚴指授悉遵先正軌範公文學

日進

同治六年丁卯十九歲

是年八月先慈林淑人來歸公舅父仙庵公三女
中憲公元配林太淑人之姪女也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歲

是年大姑母適閩縣陳伯潛姑丈寶琛

同治八年己巳二十一歲

夏鷺門先生集京僚中英俊子弟十餘人爲文社

公屢冠其曹文名藉甚五月長兄孝纘生

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二歲

是年應順天試中式第八十一名舉人房師順德

羅繹農編修家劬座師倭文端公仁瑞文端公常

鄭小山尚書敦謹唐根石尚書王焱時生事甚審

中憲公館於順天府署公亦相助為理以館穀贍

家

同治十年辛未二十三歲

公常應金臺書院課極為院長張椒雲年祖所稱

賞與馮聯棠文蔚張藹卿華奎濮芷泉子澹及蔡

輔臣世佐李熙文叔豹諸先生為文字之交 月

二兄孝繹生

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四歲

同治十二年癸酉二十五歲

十月三兄孝繩生

同治十三年甲戌二十六歲

是年考取內閣中書第十六名館於延樹南侍郎

家

光緒元年乙亥二十七歲

光緒二年丙子二十八歲

先叔旭莊公中式順天鄉試舉人七月 不孝 孝 錄

生是年 月二兄孝繹殤

光緒三年丁丑二十九歲

會試中式第二十六名房師沈叔眉吏部 源深座

師爲竇文靖公墓毛文達公親錢湘吟侍郎贊
廉崑文達公同殿試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
撰乞假歸里謁墓紆道游廈門等處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歲

回京供職

光緒五年己卯三十一歲

正月中憲公得風痺疾半身偏枯右手運用不能
自如轉動需人公調護扶持殫竭心力十二月充
武英殿協修官時中國與俄羅斯更定條約俄人
索我伊犁要求無厭出使大臣崇厚專擅畫諾未
奉旨遽回京公偕翰林院修撰曹鴻勳編修黃國
瑾等二十四人疏劾之略謂崇厚所定條約墮俄

人之狡謀背朝廷之明訓萬難議允薄海同聲顧今日之事不難於內持正論而難於外折敵謀欲折敵謀必自正使臣之罪始崇厚舉屢次廷寄置若罔聞傾心附敵擅增多款是爲違訓論伊犁而闡及松花江是爲越權誠數其違訓越權之罪明正典刑內足以申國法外足以折敵謀請將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斷而更前約慷慨陳詞時論嘉許

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二歲

是年冬簡放山西學政

光緒七年辛巳三十三歲

山西爲文勤公舊治公重莅是邦振興文治訓育

士子敦敦以淬志勵俗爲己任到任首諭諸生以
三事曰遠罪以自重曰讀書以自奮曰改過以自
克略謂晉省比年以來斯文日替人不以讀書爲
重讀書人遂亦不知自重士習文風交承其弊手
定章程六條爲減社錢以建義學籌經費以修書
院去棚費以汰積弊免差徭以尊學校重歲貢以
勸來學戒雅片以作士氣咨商巡撫張公之洞以
次施行而於雅片之禁尤所銳意定諸生互結之
法立一年革除之限均切中晉省士習積弊輿論
翕然稱頌又專疏請改歲貢輪選班次並懇予開
復逃荒例革諸生及已故歲考除名諸生略謂該
故生等本無恆產慘值奇荒溝壑填委於生前衣

頂追號於身後無洛中之鄭俠爲繪流亡致地下
之方干重遭擯棄心旣爲之不忍法尤有所未安
請將報故諸生子以開復士林感戴公課士餘暇
兼習繪事所畫設色花卉家中尙存數幀署公定
款回京後事務日繁亦鮮爲之故世人罕知之者
光緒八年壬午三十四歲

是年四姑母適長樂林貽書姑丈 開暮 七月丁大
父憂聞訃乘騎奔喪十四日路程四晝夜馳至以
未能親視殯殮爲終身憾素有疝疾至是益劇是
月 不孝 孝 婦 生

光緒九年癸未三十五歲

奉中憲公靈榭歸里安葬於北關外下鳳池馬鞍

山之陽躬營兆域五月事畢北歸順路視大姑母
於南昌是時大姑丈督學江右謝枚如先生章疑
亦正主講白鹿洞書院公乃作匡廬十日之遊

光緒十年甲申三十六歲

服闋充廂紅旗官學管學官是時師門潘伯寅李
蘭孫崇文山諸名公皆深器許執友李燕客樊雲
門盛伯希黃仲弢梁節庵袁爽秋王蓮生陳緘齋
沈子培諸先生往還極契洽公自通籍後不欲爲
館閣體所拘會習小篆並摹臨魏唐各碑帖十餘
年間楷法數變故爲人書楹聯墓誌碑銘隨時不
同各因所習異其體也

光緒十一年乙酉二十七歲

是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李公桂林取
中舉人 等若干名文勤公以道光丁酉任
貴州學政後四十八年公再掌黔中文衡時人傳
爲美談差旋充國史館協修官

光緒十二年丙戌三十八歲

九月充教習庶吉士天津徐公世昌是歲通籍及
公門焉是月 不孝 孝 生

光緒十二年丁亥三十九歲

是年奉旨在上書房行走旋充會典館纂修官黎
明入值寒暑無間凡年節賞賜如意袍褂料貂皮
荷包扇筆花瓶果盤燕窠等品及聽戲筵醢諸榮
典均與焉公素性豪爽友朋讌集每劇飲爲快祖

妣周太淑人常引以爲戒乃印慈命戒酒四字環指上遂不復飲正月長兄孝纘卒於京寓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歲

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李公文田取中舉人姚永概等若干名多大江南北知名之士時學政王益吾先生先謙會書所識拔之二十人

示兩主試比榜發獲雋者竟得十九人今惟趙公椿年在耳十一月充武英殿纂修官十二月太和門災有遇災修省之諭公偕翰林院修撰曹鴻勛等疏請罷土木求直言略謂本年二月恭讀諭旨擬修頤和園指明庀材鳩工之費不動正款夫出之筦庫則有正款雜款之分至朝廷責之外省督

撫督撫取之各項釐徵竭蹶以應雖非動用地丁
之正供終是侵蝕小民之膏血在計臣可執未動
正款之說以告朝廷在朝廷何能執不動正款之
說以謝天下若不及時停止竭澤而漁豈堪設想
請將此項工程停止至用人行政之大朝廷得失
之原能深求其故者在言事中本不數觀乃偶有
指陳輒蒙諭旨切責或斥其干進退之大權或罪
其蹈攻訐之惡習公義未伸先坐循私之咎千古
箝制言路莫此爲甚夫從古有拒諫之朝斷無禁
止建言之詔請特下明詔開誠布公求直言敢諫
之士然後士氣振下情通內治可成而外患可攘
也是月 不孝 孝終生

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一歲

五月充廣東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李公端棻取
中舉人周頌聲等若干名是科網羅文學之士爲
各直省冠嘗時有五鳳之譽庚寅會榜聯捷者十
餘人先後通籍任方面者尤不乏人梁公啓超登
是榜年最少云十二月充會典館繪圖處幫總纂

光緒十六年庚寅四十二歲

十月充總纂官十一月吏部覆帶引見奉旨記名
以道府用尋授江蘇鎮江府知府一麾出守同官
相顧愕然蓋己丑太和門災神機營救護不力公
具疏糾參違忤當局故有是命公領憑卽行不以
爲意留別諸友詩有聖明無棄材中外不歧視句

正月 不孝 孝 縉生

光緒十七年辛卯四十三歲

三月赴鎮江府任到官不五日而有丹陽焚燬教堂之案時教堂布滿郡縣且有兼育嬰者蹤跡詭秘公聞報馳驗果得孩尸七十有奇乃訊取教士教民供詞上之總督劉公坤一請專疏入告略謂既名爲天主堂卽不應有死孩骨既曰兼育嬰局更不應無活嬰兒該教士等既於約外兼辦育嬰復不遵光緒十五年兩廣總督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查禍由自召我豈無辭尸跡俱存民蟲可畏請於結案時曲貸愚民之罪以安眾心別給撫恤之資以謝彼族實於民教兩有裨益並請奏

定保護教堂律例以安中外而平冤憤時長江上
下會匪煽動洋人梅生滋事郡民驚擾公親出巡
防申旦不寐民獲安枕乃稟請兩江總督移文各
國總領事令具章程自後凡無業洋人僮私至各
處爲非滋事亦照中國百姓科罪庶足清釐游匪
善全邦交郡有善堂五曰育嬰曰恤嫠曰普仁曰
救生曰留養積久弊生公爲更定規制諸廢畢興
窮民多所全濟公以民爲邦本親民之官當知民
之利病減從巡行險阻窮僻靡不周覽公謂岡隴
阡陌水來無源易遭旱苦慨然以設渠塘備荒自
任顧念官款無可請又不欲勸捐以擾民乃馳書
遠道乞諸親舊而自輸俸錢以興事富商感愧爭

自投納得錢二萬餘緡

光緒十八年壬辰四十四歲

是年春公率邑民度地高下開塘二千三百有奇
溝渠閘壩以百計積數十日因勞得疾猶強起視
事不輟入夏果大旱飛蝗蔽天力疾督捕於野病
幾殆猶據牀作捕蝗議以災狀詳請大府入告得
旨裁漕米五萬石趕辦急賑全活饑民二十餘萬
眾感若二天乃募集賑款籌辦善後凡備荒諸政
如捕蝗牛賑河塘工賑種樹積穀等事次第施行
是役共開支二十六萬餘元逐項均有徵信錄可
考履勘摩畫凡事躬親迄今垂四十年賑款尙有
存者並以餘款生息於府廨前創辦南瀛學舍爲

治經講學之所各區分立義塾教忠教孝懇懇不倦金壇薛埠舊有閘引水灌田可數萬畝歲久湮廢公親詣履勘捐廉提倡並撥公款以工代賑修復塘壩大小九十餘座由此田多成熟近日士民思就該埠爲公建祠議由該鎮所出稻穀每石捐錢二文撥充永遠祭祀之費以展崇功報德之誠城西十里有中矜泉舊在江中沙漲泉移公搜剔得之圍以石欄泉外建屋數椽植柳千株種荷數畝以存古蹟就郡廨餘地築茅亭建竹屋三間名百金園所以示儉也

光緒十九年癸巳四十五歲

大府舉循良第一奉旨報可七月調蘇州府知府

視事甫三月於十月十八夕赴醮回署疝氣加劇
腹痛大作飲食卽嘔吐醫者以爲寒疾服吳茱萸
等藥不效絞痛終日自知不起緊握不孝等手曰
我來去分明耳屢索筆欲書遺囑顧大母在側復
不欲有言延至二十日子時棄不孝等而長逝矣
嗚呼痛哉奏報入都奉

上諭劉坤一奏已故知府政績卓著請宣付史館
一摺據稱已故蘇州知府王仁堪前在鎮江府任
內治獄懲奸講求水利賑恤災黎振興文教以實
心行實政卓然有古循吏之風據紳士韓弼元等
臚陳該故員政績事實合詞籲請等語王仁堪於
地方一切事務實心經理遺愛在民加恩著准其



宣付國史館立傳以表循良而昭激勸欽此公沒
 於蘇州耗至鎮士廢業商罷市野輟耕無不歎歔
 流涕設位而祭供木主於中冷泉水閣中後三十
 年追念不衰羣請以中冷泉屋宇為公祠至今祀
 祭無闕焉 不孝 孝 請 後公卒五日始生翌年三月
 扶靈歸里乙未八月附葬於福州北關外馬鞍山
 下鳳池先塋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十月

不孝男 孝 緝 孝 緝 孝 緝 孝 緝 謹述

門人武進趙椿年謹填諱

...